大江健三郎自选集

遅れて來た青年

迟到的青年





王新新等译

大江健三郎自选集

遅れて來た青年

迟到的青年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迟到的青年/(日)大江健三郎著;王新新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9
(大江健三郎自选集)
ISBN 7-5434-3981-6

Ⅰ.迟… Ⅱ.①大… ②王… Ⅲ.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Ⅳ.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43069号

大江健三郎自选集　迟到的青年

作者:大江健三郎
译者:王新新等
选题策划:青青子衿工作室
责任编辑:路殿维　孟保青
特邀编辑:张国岚
装帧设计:张志伟

出版发行:河北教育出版社
社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邮政编码:050061
电话:86－311－7040218(发行科)　7755280(总编室)
E－mail:hejy@public.sj.he.cn
印刷:河北天鹿印刷事务所
开本:1/32　850×1168毫米
字数:300千字
印张:13
印数:0001－3000
版次:2001年1月第1版
印次: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7-5434-3981-6/I·537
定价:16.90元



大江健三郎（段跃中 摄）

谨以此文为《大江健三郎自选集》之序言，并献给亲爱的中国读者。

——大江健三郎

参与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

大江健三郎

我曾在墨西哥城任过教职，至今已是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了。当时，为抗议官宪在三元文化广场对学生的示威游行进行流血镇压，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辞去了墨西哥驻印度大使的职务。我和奥·帕斯的邂逅，就是在那一时期。与从哥伦比亚流亡到墨西哥来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知己，也是在那个时候。

我还与一位同在墨西哥学院任教职、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人成了朋友，他让我看了一份中国译介拉美文学的书目单，我对那份书目的详尽和丰富惊讶不已。当时，被中国翻译介绍了的奥·帕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被译介到了日本。不过在那之前，我却只能阅读他们的法文译本。那时，我还知道墨西哥的优秀作家胡安·鲁尔福的《彼得罗·巴拉莫》也被全部译成了中文。

当时，我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拉美的知识分子，已经通过文学而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我为此而深受感动。日本的知识分子都奇妙而坚定地相信，他们对欧美文学非常了解。然而，这种自信是真实的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在日本知识分子难以企及的高处和深处，中国的年轻人正在努力理解墨西哥的文学，我相信，这些年轻人从中找出中国文学与拉美文学的接点，从而创造出融入两种异质文化的新文学这一天已经不会太远了。而日本文学距离这一目标却还非常遥远。

当郑义和莫言以惊人的气势开始他们的创作活动时，我觉得自己的预感得到了证实。联想到他们身后的那些新作家的旺盛势头，我认为在二十一世纪的前半叶，中国作家显然将要占据世界文学中的显著位置。让我感到担忧的是，日本文学则很有可能停滞在封闭性的本国文学的框架之内。

在我来说，作为世界文学组成部分的亚洲文学就是鲁迅。倘若现在由我来编选此类文集，鲁迅将会被排列在第一位。尽管我开始从事文学活动的时期远远晚于鲁迅所生活的时代，而且，早在我出生的翌年他就去世了，我也从不曾想像过自己将来会去写小说，但对于我这个法国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鲁迅却是同时代最为重要的世界文学的作家。这里说到的同时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

当然，鲁迅进行文学活动的时代，是以我出世前的时期为中心的，而且，还深为侵略性的国家主义所折磨，那个不久后我出世来到的国家的国家主义。然而，在那个时期，日本却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鲁迅那样备受磨难而不失



威严。在我看来，晚于鲁迅开始文学活动的中野重治是日本惟一能够在文学和人品上接近鲁迅的作家。不过，我同时还认为，尚不能将中野重治划入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这个级别中。

我的母国的年轻作家们，当然，也包括我在内，从内心里渴望实现前辈们没能创造出的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这是我最崇高的梦想，期望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能够用日本语实现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梦想理当已在中国(包括作为中国语文学组成部分的台湾作家)，在韩国，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尽管我还没有接触到他们最新创作的作品）得到了实现。在被这种新文学所深深吸引的同时，我仍在继续着自己的梦想。

我一直在想，我应当竭尽余生之所能，使得这个梦想也能够惠顾于自己的文学。我当初开始作家生涯时曾有一个奢望，那就是从自己的笔下创造出作为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今天，当我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时，对于自己的文学是否可以被称之为世界文学竟然毫无自信，甚至都怀疑是否值得被称之为亚洲文学。

正因为如此，今天我才仍然像青年时代刚刚开始步入文坛时那样，对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总是抱有新奇和强烈的梦想。

二〇〇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许金龙　译）

主编者的话

叶渭渠

多年前，承蒙大江健三郎先生的热情支持，我主编了两套共十卷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和编选了两卷大江健三郎小说选，受到我国读者的青睐，也与大江先生结下了翰墨之缘。今次大江先生自选作品集全三卷四册，收入了长篇新作《燃烧的绿树》和尚未在我国译介过的长篇代表作之一的《迟到的青年》和文论集《小说的方法》等，为我国读者提供更多优秀之作。我又一次有机会主编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也许是命运邂逅的必然吧。

大江健三郎在学生时代就接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创作了《饲育》，获芥川奖而登上文坛。从此，他确立人的存在的本质观念，充分发挥文学的想像力和追求“介入文学”，继续创作出许多杰作。具体地说，大江通过长期居住在森林山谷的大自然生活体验所培育出来的丰富想像力，通过调查日本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所获得的悲惨体验，以及身历儿子天生残疾所承受的痛苦体验而产生的对生与死的关注和对生命的关爱，树立起一种“战斗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三重生活的体验，这种对残疾和核武器的悲惨



后果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的双重思考，便成为大江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和永恒的主题，也从此确立大江创作的基本态度。

首先，大江对社会的参与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他积极把握战后日本史的重大事件，并在创作中发挥自己的文学想像力。比如战后的反对战争、反对绝对主义天皇制、反对核武器、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等政治问题都在他的文学想像力的世界里表现出来。为此他常常通过文学作品来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但他又不是图解式地直接表达，而是与作为人的生存基本条件联系在一起，并通过象征的手法加以发挥出来。《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同时代的游戏》等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们展现一个扭曲、异化的社会世相，深入探索人在社会政治重压下如何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用一位日本评论家的话来说，那就是“在无限大空间充满谐谑和暗喻，明显地划出了时代黑暗的轮廓”。

其次，对人文理想主义的积极探索，致力于尊重人性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在文学上凸现生存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比如从环境污染，具体到残疾人问题和性问题，并将这些问题作为人的存在和状态的重要表征而加以文学化。从《个人的体验》到《性的人》、《我们的时代》、《迟到的青年》、《洪水淹没我的灵魂》等，或将焦点对准与脑功能障碍的儿子之间共生的感情，或以反社会的性行为来探寻人的性的真实存在，或寻找日本现代社会的定势。特别是他成功地将“性”作为政治的暗喻，展现现代人的性世界，以达到打破这个窒息的社会现状，给读者提供了一

个崭新的窥视日本社会的角度。正如作家本人所说的："性的形象就是一种能够位移的、使多样的侧面统一起来的形象。"这样，作家的文学就更具象征的意味。

第三，大江少年时代长期生活在四国森林山谷里，对日本人的神道信仰自然神的象征树木、森林和传统的村落共同体情有独钟，常常将它们作为跃入文学传统的想像力的媒介，以一种亲和的感情去捕捉它们。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M、T与森林里奇异的故事》、《燃烧的绿树》等作品里的森林或山谷村落始终都是作为日本的心像风景而在作家的感觉世界中展现，以此拓展为更具传统文化内涵的社会空间，并不时加入民族的神话和东方神秘的哲理，以获得更为丰富的想像力。

大江健三郎于一九九四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曾一度封笔，表示要彻底解决迄今他一直探求而未能完全解决的社会和人生的疑问，埋头于学习哲学，进行理性的思考。此后发表的《燃烧的绿树》和《空翻》，就是对日本人的灵魂和精神进行思索的结晶。他不仅将他迄今的三重体验作为文化整体问题来思考、概括、把握和升华。比如《燃烧的绿树》，写了他回到四国森林山谷村落，获得了"燃烧的绿树洋溢着灵魂的力量"，就进一步探索迄今他所面临和关注的种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中有关灵魂的问题，试图在自己的乡土上寻回"灵魂的根本所在"。在写《燃烧的绿树》的时候，东京发生了奥姆真理教施放沙林毒气的事件，他已经开始写到新兴宗教的淡化宗教意识所带来的问题，而在《空翻》中，他更是叙述一个更明确的主题：通过奥姆真理教的毁灭，揭示这一邪教产生的精神背景就是"宗



教的空白”，进行对日本人的信仰、灵魂和精神的拷问，以奋力追求文明的延续。正如大江本人所说的：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这五年间，相继发表的《燃烧的绿树》、《空翻》等长篇小说，其实都是我对日本人的灵魂和精神等问题进行思索的产物。比如，日本出现奥姆真理教这个以年轻人为主体的邪教，就说明我们必须重视和研究有关灵魂和精神的问题。我只不过是在文学上将其反映出来罢了。”

总括来说，大江健三郎的创作基本态度、理念和表述方法是一以贯之，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其创作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将现实与象征世界融为一体。再加上大江的文学使用的是“物质化的语言”和“比喻·引用文体”，以适应现实状况的复杂性，扩大其想像活动的范围。这种语言和文体，不仅保证了大江在文学上的想像的生命力，而且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大江的存在主义文学日本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从而创造出大江文学的独特性。

大江健三郎的文学理念和小说创作方法论，已尽现在其自选的文论集《小说的方法》中。因此这套作家自选集中译本的出版，不仅是迄今两套十卷的重要补遗，而且是展示了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最新的创作成果，读者从中可以更全面了解这位从日本走向世界的优秀作家的整体风貌。

目 录

迟到的青年



第 一 部

一九四五年夏·某地

我说："我做不到，因为我不再是孩子，也不再是鸟。"

——W·H·奥登

第一章

“你怎么总是迟到！还有，最近，你那只右眼还开始斜眼儿了?”女教师道，“你可是这个村里六年级学生中成绩最好的，也是个顶呱呱的小公民呢!”

斜视的右眼。我低下头去，用斜视的右眼，望着那泛着白光的小操场。热浪简直把右脸烤焦了。

“你心里准藏着什么念头。讲出来吧，干吗不讲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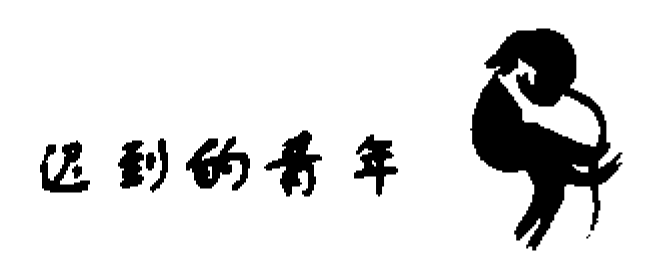
我飞快地抬起眼睛，看了看女教师那张红扑扑、汗津津的大胖脸。我感到有那么一会儿，她大概是在想是不是该叫几个狰狞凶狠、怨气冲天的男老师来揍我一顿，好逼我坦白招认才是。她伸出皮肤粗糙的手指，像牛虻一样忽地揪住我的耳朵，用尽力气拧起来。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和痛感把我吓了一跳，可我同时也放心了——这家伙是要亲手收拾我，这不比让那些凶狠狠的男老师揍一顿强多了！——我装着熬不住疼，哼了几声。这是要做出点反应给她看，讨她个高兴，就像小猫在你用手抚摸它时给你撒娇一样。要是老师的一个行动引不起学生的任何反应，那这老师可是要没完没了地折腾下去了。只要动用一个孩子的才智能把体罚躲避过去，我才不想挨上几下子呢。

可这是白费力气。那女教师仿佛是叫我耳朵里流淌着的热血给烫着了，她松开我火烧火燎的耳朵，像抓着了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一样慢吞吞地放下手去，落在穿着工作裤的肥鼓鼓的膝头上。那手跟男人的手差不多大，还脏兮兮的。——要能跑到教室外边呀，我就赶快到饮水室去洗洗耳朵！

“你倒是说呀！你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个坏小子！就是你不说，老师也知道！”

我惊得喘不过气来，脸涨得通红。我身体里面热得要命，这倒让我觉得在赤日炎炎的空气下面，自己的面颊和眼皮冷嗖嗖的。我不说话，女教师也不作声。教室里只有我们两个。孩子们都在河那边呢，他们的叫喊声、击水声在这高高的校园也听得分明。操场和别的教室也都空无一人。隔着两间空教室就是教员室，那里的广播喇叭正在大嚷大叫，老师们听着聚精会神，显出一片无处不在、莫名其妙的沉寂。这种气氛搞得我心里扑通扑通直跳。只听校长说：“重要广播！”女教师便不再向我发问了，好像有心赶去听一听。她要是一走，我就能摆脱开这种叫人憋闷的感情了吧。可突然，脸上“啪”地一响，这声音听得清清楚楚的。而后，痛楚就一直钻到我脑袋中去。我气得简直要发疯了。女教师尖着嗓子，一迭声地乱嚷：“全讲出来！你就是不说，我也明明白白，别耍滑头！全讲出来！”

——不，我不能全讲出来！——我的泪水流过脸颊，正滴到书桌上的一条刀痕里去。我盯着这滴眼泪，心里想——不能讲！开始这个样子，全是因为那些预科练习生的青年到村里来。他们说，战争要结束了，你太小了，赶不上战争了，你这个小不点！——就在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之前，我还问过爸爸，我能去参战吗？我年纪太小就赶不上战争了，就算迟到了吗？



赶不上战争？迟到了？谁说的！岂有迟到之理！这战争打呀打的，没完没了。战争不会完的，小不点儿，你才不会迟到呢。爸爸这样说。战争嘛，谁都不会迟到，大家都要参战，都要当兵。爸爸是这么说的。好像以前、很久以前，他就这么说过。好像打从神武天皇活着那会儿起爸爸就这么说过。继神武天皇之后，历代天皇们在薄暮中轮流登场、列队游行一般，而在这所有的时代，爸爸总是这么说，小不点儿，你才不会迟到呢；战争么，谁都不会迟到，大家都要参战，都要当兵！好啦！玩去吧！去锻炼锻炼！就你现在这副身板儿，摇摇晃晃的，就是穿上件军服，还不是没精打采的像头长脖子鹿！我呢，我之所以不像平常那样慢走而是飞跑、之所以打扫教室时不去搬较轻的椅子而去搬较沉的桌子，就是要锻炼身体，好当个强壮的战士，一个壮得像熊一样，村里没人能赶得上的战士！

可那一天，一个预科练习生——那些预科练习生是来村里建松根油作坊的，他们没像照片里常见的那样穿着七个纽扣的蓝衣服，而是一身黄色的工作服，头上戴着洗褪了色的军帽——却给我播下了一颗不安的种子：**战争要结束了，你太小了，赶不上战争了，你这个小不点儿！**

“自打你爸爸一死，你就开始变得懒塌塌的！”

女教师似乎不再期待我的回答了，她的声音庄重、宁谧，轻柔得快要让我热泪盈眶了，语气中也充满了自信，我的紧张感消失了。我解放了。这女教师，对预科练习生的青年在我心里掘出的不安的黑洞丝毫没有觉察。原来她全然误解了我的迟到、我的斜视。于是，我再也觉不出女教师站在身边带来的压抑，自顾站在热烘烘的教室的角落。

“可怜哪，真可怜哪，你爸爸这一死，你连自己的生命也

怕起来了!”

女教师开始唠叨起来。那温柔的话语滔滔不绝，简直能让柔弱的心觉得痒痒的。——才不是呢！——可我还是装着沉浸在她那慰藉和勇敢的话语带来的温情中，甚至还热心地流下了眼泪。我又开始想这暑热，还是上午，就已经热得够受了。这夏季里的一天，到底能膨胀到什么地步？不论早晨、上午，还是正午、下午或晚上，我都要测一测玩。夏天的日头烤得脸上火辣辣地发烧。把脸贴近窗框吧，那向日葵和对面的草地，那裸露的红土，那白花花的猫骨头的腰部，夏日也同样灼烤着它们。我要把这个当计量器，测测夏天，测测下午三点时夏天的最大膨胀度。头等夏天，二等夏天，等外夏天，特等的、前所未闻的夏天。我得把夏天测算出来，再根据测定的数值，为下午做些准备。该给鸡添多少水？要不要用些草把铁皮房盖遮起来？要不要把兔笼子搬到仓房里去？该不该趁早晨把木桃的果子摘下来吃掉？要是搁到晚上也不会熟过劲的话，也许该留下三分之一才是哩。等一切准备停当，我就把艾蒿的汗液擦到防水镜上下河去。我会在河里直待到天黑，躲开这大热天，任凭一丝不挂的身体泡得透湿。

还是早晨那会儿，我就测了出来，今天这个夏日就是个特等的、前所未闻的夏日。而今，那白昼正热得上劲儿，夏天仿佛走到了高潮，好容易保持着稳定的表面好像就要炸开一样抖个不停。就像孩子的灵魂一样，就要炸开，抖个不停……

“勇敢点！学学军人！学学拉包尔航空队的战士！别垂头丧气的!”

女教师满脸油汗，那张红扑扑的大胖脸凑得近近的，唠叨着鼓励我。她嘴里的臭味搅得我晕头转向。我屏住呼吸，斜视的眼睛再往右边躲上一躲。空空旷旷的方形操场热烘烘、白晃



晃的，倒是里面出现的两个黑影，吸引了我的注意。

那是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他正踮着脚踏着老式自行车的脚蹬子，在操场上兜着圈，那自行车活像匹八号规格的细高的瘦马。自行车短短的影子在移动，使自行车的路线像野兽的脊背一样凸起来。炎炎的热浪在操场白花花、碎糟糟的表面摇曳不止，盯着看上一会儿，就叫人忍不住恶心。自行车兜出的圈子渐渐变窄。圈子中央站着一个女人，戴了顶麦秸草帽，穿着件麻布连衣裙，一副城里人的样子，全身胖得像棵大树，她躲着日头，陪着儿子骑车玩。女人并不往孩子那边瞧，低了头一声不吭，像是强忍着什么。这女人我在邮电局里见过。有一次我去买明信片时，她就在邮局里。当时村里的孩子们围在邮局四周，感慨地喘着粗气，泛起热浪。他们顶着夏天火辣辣的太阳，两只赤脚交替踩着地面，默默地盯着瞧。邮局房间里昏昏暗暗的，白色的麻布衣服像是发着光。她准是疏散来的孩子的母亲，说起自己总是“妈妈、妈妈”的。我都没有勇气迈进邮局了。我想揍村里的孩子，也想揍疏散来的孩子。她那张长满了白毛的大脸活像羊屌，朝这边转过来；村里的孩子们，连我在内，全都惊得退缩起来……

自行车在操场上无声地滑行，它划出的圆圈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终于，母亲伸出手去，放到车上少年的肩上。少年下了车，两人说着话，推着车子往饮水室那边去了。教员室里的广播声显得更高，女教师身上的体臭也显得更浓。——我可是一边闻着这女人身上的味儿，一边挨她的训哩！

“昨晚你妈妈来了。”女教师道。

——哦，就为这个，今天放学后我才挨留的呀。不是因为我的秘密暴露了！——我感到彻底的解放，满心觉得除去英美人以外，对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充满着友善。

“你想爸爸吗?”女教师问。

“想。”第一次开口。

爸爸说的。大家都要参战，都要当兵！好啦！玩去吧！去锻炼锻炼！可爸爸自己就没去参战。他已经死了，将来也没希望当兵了。他死了，埋在土里，身边满是草根、蚯蚓、知了的幼虫，无数陈腐的死尸，还有叫地下水浸得透湿的、冷冰冰的石头。他就躺在它们中间，如同一颗石子躺在别的石子中间。开战时他就已经死去了，对地上的事情没有任何影响力。伯父从南莱特岛寄来的信，在漆面的佛坛格架上显眼得很，它呼唤着爸爸，就像呼唤一个活人一样。伯父是个军官，而今在塞班岛打仗。现在，兴许他正在薄暮下写信，就像给活人写信一样吧。因为全家一片悲哀，怠懒无力，竟然没有把爸爸的死讯告诉给伯父。

“你知不知道你妈妈讲，梦不见你爸爸?”女教师道。

“知道。”我说。

爸爸死了，他的身体埋在泥土里，惨白膨大，如同知了或者甲虫软乎乎的幼虫。他没有能力给地上回个信什么的。然而妈妈说，她梦不见爸爸，难道这是真的么？妈妈生气了，她恨我了。她不是对我说谎，不告诉我这个要紧的梦吧？自打爸爸突然死去的那个黎明开始，她就生我气了，就恨我了。

“你妈妈为什么梦不见你爸爸呢?”

“我不知道。”

脸上重重地吃了一记耳光。我呻吟起来，这回可是真疼，叫我耐不住呻吟。眼泪又流下来了。

“把眼睛闭上，你这个犟种！祷告祷告吧，闭上眼睛，把你爸爸想上三分钟！看你还说不说不知道了!”

我闭上眼睛，这世界便充满了女教师的体臭。爸爸总是兴



高采烈，他心灵手巧，在把造钱用的结香树白皮捆成小捆儿时，还用鼻子哼歌儿呢。那结香树的白皮，多是农民们的老婆坐在草席上，用铁丝把刀片固定在铁片上，再将结香树皮弄干夹在中间，先剥去一层黑皮，然后剥去一层黄嫩的薄皮，最后再来洗净晾干而成的。那白皮洁净干燥，在把它捆成捆堆起来的地方，到处都飘荡着清香的气味。至于那捋下来的黑皮和黄嫩皮，却总挂在农民老婆们的膝头上，发出一种恶臭，活像湿漉漉的死虎腐烂的气味。我觉得爸爸真是棒极了，他用鼻子哼歌儿，每哼完一节，他就加上个“嘿”，要么就加上一个“哈”，跟局外人似的，跟瞧不起那歌儿似的。爸爸瞧不起那帮子在他手下剥结香树皮的娘儿们，也瞧不起歌曲，他一心巴望能上战场。如果哪天早晨有征兵通知送到他手上，——只有这个才是他满心向往的。然而，他再也收不到征兵通知了，死亡像个兔夹子一样，偷偷地抓住了他。

“好了！睁开眼睛，好好看着我的眼睛！你心里有愧，看不久是不是！”

我盯住女教师那双焦黄烦躁的眼睛。那眼睛里映出我的脸，焦黄渺小，一副怯生生的样子。

“你干吗不叫你爸爸？你妈妈怨你哩，说要是你叫他，兴许他还能恢复知觉呢！”

——才不是呢。即便我贴着耳根叫，也没把爸爸叫活呀。什么男孩子能把死人叫活，纯粹是迷信！爸爸虽然没了知觉，可眼睛还睁着，迷蒙地看着什么，就像在看云彩。于是妈妈、叔叔和邻居，就努力想让爸爸再活过来。妹妹、弟弟、姐姐，大家都试图为他招魂，就一片声朝他的耳朵喊叫，爸爸你回来吧！他们对我说，快来跟大伙儿叫魂啊！叫啊！可我却固执地回绝了。妈妈充满憎恶，冷冷地瞥了我一眼。他就这样丢弃了

我。邻居们也把我看做避之不及的怪物。他们全低下头，不再看我。我孤零零地，落在大哭小叫的家里人外边，也落在一片好心的邻居们外边。可我觉得，爸爸绝不能够复活，我惦记的是，那征兵通知再也到不了爸爸那里了……

“干吗不叫？反省一下吧，干吗不叫？想想吧！”

我早想过多少遍了。就在那一刻，我就在想：——现在我不叫，一辈子都得遭妈妈恨，遭所有兄弟的恨，他们会当我是个怪家伙，全都不理我，要是我现在不叫。——可是我没有叫。爸爸的耳朵再不能复活了。爸爸的耳朵什么也听不见了，冲着这样的耳朵大喊大叫，简直像演戏一样，叫人不好意思。大伙儿连灯火管制也不顾了，在明晃晃的电灯下面凑成了一团。对他们说来，倒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可爸爸已经死了，他的身体落进死亡世界，只会直勾勾地盯着**什么**瞧；大伙儿却偏要把已经死去的爸爸当活人待！对死人说来，这种难为情会叫人憋得慌。爸爸正盯着什么瞧。**什么**大怪物。一间房子要是遭了火，好端端的房子顷刻间就会变成个轰轰狂吼的红黑色的大怪物。同样，纵然爸爸的卧室被我家的电灯照得通亮，死亡却化做大怪物现了形。刚刚死掉的、或者说现在正开始顺着死亡的斜坡滑下去的爸爸，把它吓得全身发抖，他努力控制着自己，软软地盯着看。在这样的眼睛前面，我觉得存在本身都很难为情。

——可是，我要说不好意思的话，别人怕是也理解不了我吧。他们不会理解我的，因为他们谁也不清楚**那样的眼睛**。要是现在我说，是因为不好意思我才没叫，这也太早了点儿，会挨揍的。我可不想再挨女人的揍了。

“别不说话，讲啊！干吗不叫你爸爸?!”

“他早都死了，来不及的。”我恨恨地说。

“胡说！你爸爸睁着眼，要看孩子们哩！”

“他死了，才不是想看孩子呢！”

“死人会睁着眼睛么？会想看什么东西么？你要是再犟下去，今天就给我在教室里呆到晚上！”

“他就是死了。”我不觉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女教师堵在面前，活像一堵墙。“他早就死了！”我说。

“胡说！”那堵墙拒绝了。

“啊，他是死了。兔子死的时候，眼神就是那样的。眼睛是还会动，可兔子早死啦！”

我的双颊又各挨了三记重重的耳光。鼻血在嘴唇两边转了个圈流下来，汪在膝盖上暖烘烘的。划不来！划不来！我心里想，一边使劲儿喘气，好让眼泪别流下来。可眼泪还是沿着鼻血流过的痕迹极慢地流了下来。我舔了一下鼻血和眼泪。我委屈得要发疯了。肯定是妈妈教女教师这么做的！——哦，这些家伙都是一伙儿！

不光是我，女教师也是气得发疯，两眼红得充血，浑身发抖。

“兔子死的时候，哈！”女教师暴怒地唠叨着，“混账小子，兔子死的时候，哈！你亲爹死啦，你倒拿来比兔子！”

我不做声，心里想：我再不跟这丑娘儿们讲什么话了。顶不济的兔子也比她漂亮！这脏娘儿们，还看不起兔子，真蠢透了！——于是，我大模大样地扭过脸，越过操场、房子，抬头望着小河对岸公共树林葱郁的山腰和天空。我们的村庄在山谷里，山腰窄仄地遮住山谷的河流和下游的河水，我能够见到的只有一块方形的天；它不再显得辽阔无垠，倒像是一个操场似的。若有晚霞临空，它就会让人想起热血涌流的战场。战场这个词和操场一词相互提示着它们各自的含义，在我眼里，它们

都是一块方形的地方。那方形的天空晚霞灿烂，映出了缅甸的战地，我甚至觉得看到了阵亡的士兵满脸烤得通红；他们把脸垂下，那僵硬的脸在铁盔下面就带上了一层漆黑的阴翳。这一切我八成都是在梦里看见的。然而我时常觉得跟真的似的。

女教师粗糙的手指气得发抖，一下揪住了我的耳朵。我被她给扭了过来，只好瞧着她的眼睛。女教师像条狂犬，她仿佛要把千仇万恨一古脑儿堆到我的身上。看着她的眼睛，我一阵恶心。好一双臭烘烘的眼睛。——我挨这娘儿们的训！

“斜眼鬼！你这个斜眼鬼，拿你亲爹当兔子！”

我闭着双眼，任她揪着我的耳朵。我不想看她的眼睛，我想看心中的景致，心中的动物。这丑女人干吗瞧不起兔子呢？难道长得再丑的人，也有权轻视动物吗?！——我爸爸临死时，那眼睛是和兔子临死时一样的嘛！都是惊人地漂亮！难道，世界上只有我才晓得这一点？——我想到孤单的兔子，它们要么死于恐怖（生怕公共树林深处的偷猎者设下的无数**兔夹子**咬住它短短的前腿），要么死于鬼知道从什么地方射来的子弹。兔子躲在蕨类树丛茂密的隧道深处，睁大着眼睛，屏住呼吸。它眼里映出了黑绿色的树林，却丝毫散发不出生命的气息。只有剧烈的怯意、软弱、恐惧，然后便是黑绿色的树林，深邃辽远地延展开来，吸走兔子的生命，吸走这森林里最敏捷的动物的生命。我能够帮它从夹子里脱身出来，可那兔子吓得血都发绿了，恰似转世变了只鼹鼠，在一片蘑菇味的残树落叶中间藏起鼻尖，就这样失掉了性命。我没能力给兔子治好这种恐惧的病毒引起的疫病。我一边哭，一边剥下兔皮，再拿报纸在河里浸湿，卷起兔子的身体——那兔子剥掉皮，鲜红细腻，红得真像个人全身赤裸，就是人也没有这样像哩——埋到土里。在它上面，我笼起一小堆火，把它烧熟吃到了肚里。我能够做的便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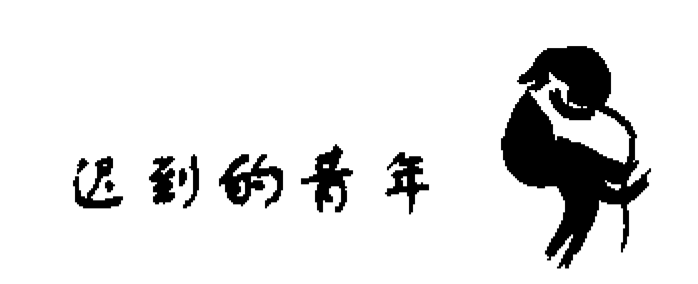
有这些。那兔子觉出的恐惧已变成一股酸溜溜的味道留在我的舌间。偷猎者憎恨别人抢他们的猎物，就在林子里立上些奇形怪状的“磔兔”、剥得只剩了张皮的“磔兔”像。然而，这无形中却成了引起小规模山火的隐患，让我和弟弟地主一般占足了好处。一个少年，比偷猎的起得还早，整天价在林子深处撒着欢儿地逛荡。便是这种生活带给我的智慧，令我理解了爸爸临死前的眼睛。他那短小乏力的前肢，已经叫夹子咬住了，就算你取下夹子来，他怕是也早变成了一只鼹鼠，把鼻子藏在残枝败叶中间。将瑟瑟发抖的后背举得像面旗子似的死去了吧。夹子咬住了他。只要给夹子咬住，准就活不下去了，这是规律。爸爸的眼里充满了恐惧，静静地映现着兔子落进夹子里时眼中的光泽，简直连悲切的力气也不见了。然后，树林深处的黑暗和苍绿，便泪水一般遮蔽了眼球，犹如幕布遮盖了舞台。我盯住了爸爸的眼睛。那里面并没有映出树林黑绿的阴翳，现在映出的却是煌煌的电灯，是人群、是医生、是哭天号地的妈妈姐姐弟弟和妹妹。真的，他们哭天号地的，那声音仿佛我现在还听得见。我陷在周围的哭嚎里面，什么也听不到，只顾一个人呆呆地盯着爸爸走向死亡的深渊。这类声音的世界的价值转换正在进行，就像在林子里瞧兔子死那会儿，我在静默宁谧的树林里倾听漩涡般轰轰作响的音波一样。——活着的人都在恨我！可爸爸，他死的时候不会恨我，大伙儿肯定觉得是这样。为了让我相信，他们竟求到老师头上来了！可这才叫胡说八道呢。而且，说人的死法和兔子不一样，这也是胡诌八扯！只有那些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战士们，他们才有权选一个和兔子不同的死法。别人可全是一个样！——我爱爸爸，也爱兔子，然而爸爸也罢，兔子也罢，却都算不上我的伙伴、我的战友。只有参战的时候，我才会有真正的伙伴。我不会孤零零的

一个人。死的时候，哪怕不像兔子和爸爸那样眼睛叫什么大怪物吓得服服帖帖、胆战心惊得发不出声音，就这么吓死过去也好。只有当个战士，去参战！我真想尽早加入到特攻队里去。

“啊，我想快进特攻队！”我的耳朵还叫女教师揪着，可他们也听到了我呻吟般的声音。这话我本不打算说出来，更不打算叫女教师听到，可是已经晚了。

“特攻队？”女教师的鼻子上堆满了皱纹，大汗淋漓地说道：“你这么个坏小子，可当不了兵，甭说特攻队啦！”

我的眼睛更斜了，脑袋里一跳一跳地疼，天气热到了顶点，鼻子里热乎乎、臭烘烘的。我看不见女教师的脸，真想喊上几句，却又犯了结巴，说不出话来。我觉出自己的凶暴已无法抑制，这让我不安。我的心情像这村子一样，横躺在山谷型两座山腰的底部。——真该把这脏娘儿们宰了！——我把汗津津的手插进裤袋里，握住刀柄。我觉得，这个世界都是别人的，我可没求谁把我也拉进去。心里是一片摇曳的孤独。我克服着这种心境，慢慢把刀从口袋里掏出来，手腕却一直放在腰间。——我要是不用刀尖把这脏娘儿们干掉的话，就该让它给弄脏啦，就真的不能参战啦。——战争要结束了，你太小了，赶不上战争了，你这个小不点儿！你这么个坏小子，可当不了兵！甭说特攻队啦！我全身冒汗，流淌下来，怪痒痒的。刀子全掏出来了。那女教师只顾揪着我的耳朵大骂不止，可我斜视得越发厉害，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像是在梦中一样沉重缓慢地把紧握刀柄的手朝前伸去，又大叫了一声“光！”这声音如同爆炸了一颗炸弹，激起巨大的轰鸣。——我要参战而死！——女教师不停地叫喊，这喊声突然有了意义——杀人啦！杀人啦！——朦胧中我瞥见一条通红精湿的大长舌头和嘚嘚发抖的腮帮子，然后我的两眼就又什么也看不见了。那条黑影大呼小



叫地倒下去，又摇摇晃晃往外面奔逃——杀人啦！杀人啦！疯子杀人啦！——刀子从我的手里落下去。我也陷入了恐慌，失魂落魄地跑到外面。我翻过窗子，一头栽在校舍后面那块黑土柔软的田地上，随即爬将起来，没头没脑地逃窜。正是夏天的中午，树林那边阳光盎然，我便朝着林子逃跑。我踩着焦热的草，踩着青虫和蛐蛐的幼虫，踩着蜥蜴蛋和知了的幼虫，巨人似的逃跑。我啜泣着，喘息着，呻吟着，摇头晃脑地逃跑。谁也遇不见，为了躲开暑热和阳光，大家全都蹲到背阴凉爽的屋子里去啦。逃呀，逃呀，逃呀！

——快站住！回学校去！你要是天皇的儿子，要是个日本人，就别逃了！——我突然站住了，那是来自天穹的声音，那是天皇陛下的声音。它从我的心灵深处奔涌出来，立刻便叫我的全身失去了知觉。我呆呆地站着，真切地觉出了逃走的欲望。可那声音并没有打住，——你不想当日本人了，你不想当天皇的儿子了！就因为你逃跑了！——我真想逃。然而，我打消了再逃的念头。我发出了几声短短的抽泣；脑袋光着，热得像着了火。我的光脚踩到埋在土里的沙粒儿，渗出血来。我垂着头，转回校舍那边去。

——干吗要回去，干吗不逃？你是怕算不上日本人，算不上天皇的儿子了？这真比死还可怕。我不怕死，因为纵然我死了，天皇陛下却还在活着。因为只要天皇陛下活着，我就永远不会成为“无”。在老师教给我这些之前，我对战死怕得不行。可现在，我死也不怕！只要做个日本人，我就什么都不怕！只要做个陛下的儿子，我就什么都不怕！

我低着头，抖抖地往回走。我穿过稻草房旁边那片泥土柔软的田地，往回走。我曾在这间稻草房里让兔子交尾玩儿来着。那兔子一爬上去，便叽地叫了一声，颤抖着躺倒下来。完

事了，我们就玩上了这种游戏：彼此抓着对方的后背，用胸口发闷般的声音叽地一叫，颤抖着倒下去。我从田里一下跳到下边的小道上。这条路怪得很，路上的泥土本身就带着股厕所的臭味。增产运动那会儿，人们把这块地方开垦出来，种上了玉米，可刚发出芽儿，玉米就蔫了。是那土太臭了，臭得连小苗也活不住。不过现在，这臭味却软化了我的神经。我把手搭着教室的窗户爬上去。好热。疲惫征服了我，我涕泣横流。我的脏脚蹬到窗子上，扭过头来一看，发现我逃走——逃往围墙外——时跳过窗子的脚印已深深留在黑土中了。真可恶。然而我并起两脚站到了教室里。一时间，我觉出身体里面满是勃勃的勇气，就像感到一种喜悦，只是这喜悦不曾使我信心焕发。我仍然满心恐惧、胆怯和剧烈的不安。我那不安的触手直伸向教员室去，它搞得我直抖，几乎要摔倒了。

——那群家伙大概全都气得发疯了，大概要把我连踢带打地揍个半死。末了，没准儿再把我送到感化院里去呢。那地方，每天不知多少个孩子肚子胀得老大、脸色惨白地饿死了事哩！——教员室的广播声本是很高的，可马上就低了下来，听不见了。——啊，本来我能逃成，可我自己回来了，天皇陛下哟！

我的小腹上，突然有一种快感扩展开来，如同用热水洗浴的感觉。我像猫儿那样呻吟着扭动身子，斜视的眼睛突然恢复了正常。耀眼的白光中安静的教室，黑板的洼处堆积着亮亮的灰粉，桌子、木凳、坏了的时钟，大敞四开的房门、门外空旷的走廊，还有那个飞也似跑到走廊去的女教师——由于背着光，她黑黢黢的后背一闪一闪的——，以及裤子上那看上去活像些三角形一样膨胀的褶皱，这些都回到了我热烘烘的脑袋里来了。女教师的一只拖鞋扁塌塌的像只螃蟹一样吸附在地板

上，一条还没发黑的血迹像一队蝌蚪，经过房门，拖到走廊消失了。真像一队头朝这边尾朝对面的蝌蚪。我又想起了女教师的喊叫——杀人啦！杀人啦！疯子杀人啦！——其实刀子不过扎到了她胖胖的胳膊上。那刀子好像夹到坚实的肌肉束中了，一时失去了自由动弹不得，被顶了出去。它丢在椅子后面，像一只狡猾的猫儿盯着这边。我觉得穷极无聊，便把两手的指头绞在一起，离那把刀子远远地捡了把椅子坐下来。上课时，这椅子是女生坐的，它太小了，我的膝盖硬邦邦地撞在桌子边上，撞得好疼。喉咙干得很。白光中满是灰尘的操场上一个人也没有，我很想穿过操场，到饮水室去。然而我不逃跑，我要等那女教师带着别的男老师一起回来收拾我，我也逃不掉的。因为在战争时期，老师和孩子们都在天皇陛下的名下团结起来，连结成一个整体。校长会攥紧拳头，另一只手抵着脸，用足力气揍我，揍掉我一颗臼齿，闹得我整整一个星期都觉得满嘴血味。教务主任呢，他会拿条竹板来打我，那竹板是竹根做的，疙里疙瘩。明天，朋友们准该来数我脖子上的抽痕了。啊，还有体育老师，他会穿着鞋像踢橄榄球一样铆足劲踢我的屁股，叫我不光下巴挨揍，鼻口流血，还得同时摔上几个跟头。我周身发抖。然而我不逃跑。那帮家伙全都脏兮兮的讨人厌，下贱到只会满不在乎地践踏弱小的身躯。然而我不逃跑，单等他们过来揍我踢我。——因为我逃不掉的。因为从他们手里逃跑，是违背规律的。因为要是逃跑，就跟那个不知什么时候逃到村里又被抓住的士兵一样，算不上个日本人了。那当兵的弓着身子叫人活活打死，他家里人来寻尸，想把他扶起来，可队长提着枪，踹了死人肩膀一脚，把他踹倒，说：这家伙已经不是日本人啦！还要再对他家里人说，你们说，这个胆小卑怯的非国民不是我儿子！他家里人是邻村来的，只好照着队长

说的那样说，也没法把儿子的尸首收回去，耗到天黑，就回家去了。后来我去邻村玩，见他父母正种地；孩子们骂他们，他们却只会嘻嘻地笑，脑袋一点一点地赔不是。回家时我又从那儿过，见他们在桑树下一面吃盒饭一面哭。我可不想学那个逃跑的儿子！我可不想不做日本人！他们揍我，我挨他们揍，可我们都是日本人，都是一家人。要是我逃跑了，可就要从这家里给赶出去了，就成了敌人了，就算不上是天皇陛下的儿子了。那才真叫孤身一个，没人搭理哩！

想到**那帮家伙**要从走廊赶过来，我吓得要死。我用刀子把那帮家伙里的一个人给扎了，为此**那帮家伙**准会报复我！我就坐在女孩子的椅子上，等**那帮**怒气冲天、凶狠狰狞的**家伙**来报复！我感到身体过度的恐惧感使我的心简直受不了这种制裁。我觉出自己几乎要号哭起来了。瞧我，浑身乱颤，恶心难熬，却一个人待在屋子里，单等那帮凶残的家伙来执行体罚！尽管屋子的门窗向外面自由恬静的原野、树林和小河敞开着，也向小伙伴、家人和动物们敞开着。我只是为了不加抵抗，昂起头来接受那酷刑。——呀，我准是病了！——小腹湿乎乎的，闷热闷热的。我还搞不清楚这种突如其来的奇特快感。然而在恐惧和不安之中，一种心境却嫩芽一般开始萌生：我想摸摸我的性器。这和撒尿前的心境还不一样。——哦，天皇陛下呀，我准是病了吧！

我想专心听听广播的声音，——重要广播——可一点儿听不见。只有知了的叫声如同大海的浪涛，几乎把村子给淹没了。学校变成了一个睡美人的城堡，除去我以外，仿佛所有的人都掉进了深不见底的睡眠里面。阳光照射下的操场上同样空无一人，让人觉得整个村子都一个人也没有了一样。我记起了奶奶讲的故事。奶奶恨小孩子，直到临死以前，还要讲些鬼怪



故事吓我们。下面便是她讲的一个：奶奶的爸爸年轻那会儿，到邻村对面的村子去干活赚钱。那里有一座铜矿山。待了一个夏天，他就和本村去干活的人们搭上伴儿，经过邻村往回走。进了邻村，他们见不到一个人，一头牲畜，觉得好奇怪。可走过邻村，翻过山头，回到自己的村子时，他们发现，自己村里的人和动物也全不见了。原来闹的瘟疫，大伙全从村里跑掉了。回来的这些人也想离开村子，可有些人已经发了病，一步也动不了了，奶奶的爸爸他们便把这些人留在村里，一把火烧了村子逃走了。

——现在，要是村里人发现了瘟疫，把我留在这儿，一把火烧了村子逃跑会怎么样！我怕是逃也逃不掉吧，我会给烧死的！一个人！

我听见教员室的房门打开了。于是，我从烧死的胡思乱想里又回到了开始时的恐惧中了。我想，太热了，这就死了的话，倒少受点罪哩！我简直觉得，这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呢。走廊里，两个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不禁站起身，钻到椅子下面，捡起小刀，飞快地揣回裤袋。这个小动作，只在我的心里唤起了一点点更小的勇气。——我真蠢，逃跑了还回来，叫他们打个半死！

在房门前面，校长和女教师站下脚步，盯住呆在教室里的我。女教师的胳膊用白布吊着。一见校长，我就紧张起来。校长那凶狠的面孔悲悲切切地一片狼狈。他眼里倒是不见眼泪，可眼圈分明红红的。一种我从未有过的剧烈的不安、一种与肉体的痛苦、凄楚的憋闷俱来的不安，把我的身体弄得一团僵硬。

“你回家去！”校长带着哭声道，“快回家去！”

我摸不着头脑地瞧着校长和女教师，她站在校长身后，像

是有些恍惚似的眼神游移不定，——不想收拾我了！简直是世界倒了个儿了！

“战争打败了，也许学校要关门了，快回家吧。在接到村公所通知之前，不要再到学校来。快回去吧！”

“战争打败了？”我说，“你骗人！”

“天皇陛下刚广播哩，他说战争结束了。”

“骗人！骗人！”

“真的，快回家吧，战争打败了！”

“你骗人！”我声泪俱下地说。

校长突然闯进屋来，将他的大手插进我的腋下，硬叫我站起身来。我想把那只手挣脱开去，鼻子上便猛地吃了一击。我又想咬校长的手，可一眼瞥见那女教师满脸煞白，神经错乱一般，兀自盯着我瞧，如同瞧着什么珍稀动物。我一下丧失了斗志，老老实实被带出了教室。我拖着脚步走过走廊，来到土间，立刻便给赶到了烈日炎炎的操场，还**光着脚**在干热的土地上踉跄了三两步。我的后背觉出，校长和女教师一声不吭地盯着我看，他们热泪盈眶，显得好丑，那眼睛也红红的，恍恍惚惚。我还是**光着脚**，头也不回地开步走起来。

——说什么战争打败了！骗人！骗人！校长先生和那个女教师都疯了！还说天皇陛下刚才广播了，骗人！骗人！

毒毒的太阳晒着狭小的操场。我走在操场上，忍不住啜泣流泪。我的心境好孤独，真的好孤独。这种孤独的心境使我觉得好像不是处在阳光灿烂的小操场，倒是在夜半时分栖身于广漠无边的沙洲中间。这是我常梦见的可怕的梦中的情景。我停住脚，用手背拭去眼泪，眺望操场东边的奉安殿。我是在奉安殿的正面。当民兵的村长就说过，要是战争打败了，就在奉安殿的正面剖腹自杀。我便在村长该当剖腹自杀的地方，抽抽搭



搭地光脚站着。

我们村很穷，奉安殿就成了我们村惟一的骄傲。厚厚的房顶是淡黄色的，桧木的房门闪着金光，而今在盛夏的骄阳下面，更是绚烂生辉，漂亮之至。那菊花图案的金质纹章，恰似在暗处窥伺的野兽的眼睛一般闪闪发光地盯着我看，威严吓人。

——说什么战争打败了？骗人！骗人！还说天皇陛下广播说战争打败了？骗人！要真是这样，死在战场上的那些人该怎么样？还有死在后方的那些人又该怎么样？我爸爸，还不跟死蚯蚓、死狗一样，光这么烂下去，将来灵魂永远不能留下不是！我呢，已经无法为天皇陛下而死了，只好像条死狗一样死掉了。我真怕！讨厌！讨厌！讨厌！

我觉得，就算战争打败了吧，就算这是真的吧！总会有人不肯承认，执意把战争打到底的。让我也和这些勇士们在一道，做个不承认战败的人吧。——我不相信战争打败了，我不承认战争打败了！让我像战争还在继续时一样生活吧！——

我从裤袋里掏出刀子，它已经被女教师胖身子里流出来的血和脂肪弄得脏兮兮的了。我毫不犹豫，朝着自己左臂上部戳进去，再横向一拉。在阳光下面，那里慢慢绽出一道鲜红的伤口，我的血流了出来。于是我，就像遭了那帮家伙报复一样，疼得狗似的呻吟惨叫，眼泪也流了下来。我的泪水和鲜血在操场干燥的土地上形成了黑乎乎的小片污迹，立刻便被吸收掉了。我觉出一个甜美的诱惑：让我失神昏倒，让我把脸埋在热烘烘的沙子里，像个勇敢的士兵那样战死吧。我径直朝前走，不去按住伤口，听任阳光直晒着它，听任鲜血一滴滴流淌下来。我宁愿像条突然倒地咽气的老狗，在这毒毒的日头下面死过去。——天皇陛下哟，我虽还是个孩子，可我要为了你而

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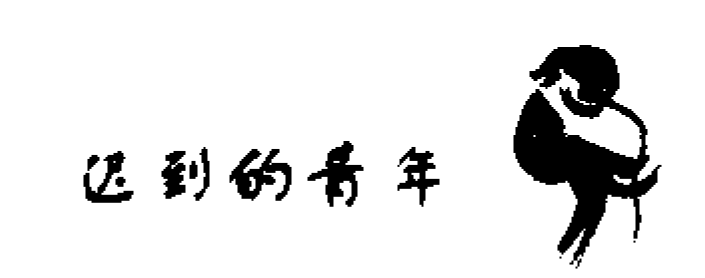
我看到校门那边，一大群孩子吵吵地唱着歌，兴高采烈地跑进来了。全村的孩子们都一个个牵着狗领着猫，还带着山羊，背着小妹妹小弟弟，大呼小叫的。他们像去参加祭祀庆典似的，简直是群发了疯往海里跑的老鼠。他们光着脚，破衣服露出前胸后背，拿绳头当腰带，吊着大口袋似的裤子，还有干脆光着身子的，全都只顾尖声地笑着，嚷着，唱着，叫着。有几个人，牧养犬一样看护着他们；见到这几个人，我惊呆了。是那几个预科练习生队的小伙子，醉醺醺的红脸上一团稚气，身上还是在村头松根油坊干活儿时穿的衣裳，一片声喊叫着，还挥动着点火的松根，煽惑着孩子们。他们把我团团围住了。这群孩子正情绪昂扬，谁也没发现我的伤处正在流血。我听到那些预科练习生队的小伙子仿佛学着什么人讲话的口气，拉着长声叫个不停。孩子们被逗得一阵阵大笑，他们也就学个没完没了。

有一个热烘烘的小硬脑瓜一下撞到我的腰上，活像头亲昵的山羊，是弟弟。他满脸通红，大张着嘴巴，伸出舌头在喊叫。他的眼睛充血，往上直翻。他脸上挂着泪珠，让什么可笑的事逗得快笑到闭过气去，脸上的肉也饱绽起来。

“哥，我们学天皇哩，哈，哥，我们学天皇哩！”弟弟叫道，“哥，我们学天皇哩！”

我颤抖着搞明白了，这帮脏兮兮的淘气鬼，他们做出的是天皇的声音。遇到特殊大事时召集村里人集合的小吊钟响了起来。校园里已经挤满了孩子，大人们也正从校门那边赶过来。暑热和失血以及一种深彻肺腑莫名其妙的不安，叫我无法忍受。我一屁股坐到干燥的土地上，弟弟却还在叫：

“哥，起来呀，我们学天皇哩！”



我抬起头，满眼泪花。我看见奉安殿里烈焰腾腾，我看见纵火的那群预科练习生队的青年发疯了一样，光着上身，举着熊熊燃烧的松明，任凭黑烟滚滚，在奉安殿前面的沙地上狂热地起舞。——**战争结束了，我迟到了！全完了，什么都赶不上了！**

眼睛一下子变得更斜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只有耀眼的白光、太阳和烈焰的毒热。我蹲下来，把头垂在两膝中间，像一头临死的动物那样，让酷暑和不幸搅得我全身大汗淋漓。我死去的父亲那腐烂的身体旁边，躲着一条蚯蚓，现在，我正如那蚯蚓。

第　二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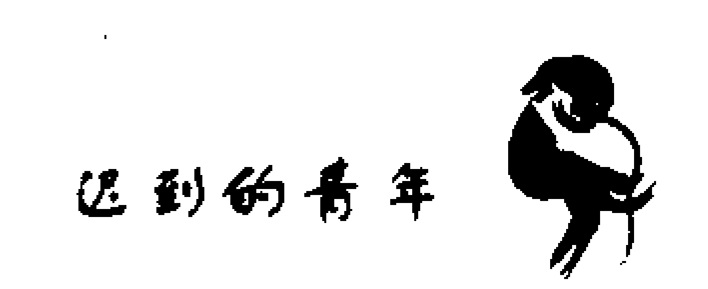
“听说，占领军从新居浜那边登陆啦！”

晚霞退去了，只在村道上，还残留着些微微泛白的光亮，犹如一缕浓重的烟，这便是最后一抹白日的霞光。所有矮屋陋室的檐下，老人、孩子和壮年的残废男人都伫立着呆望山脚剩下的这惟一的光亮，一面叹息不止。夜幕降临了，时间流逝了，人和动物该死去了。大家全觉出了这一点，因为这光亮在山脚的村子里叫做死光，这个叫法都统摄了人们的心。这是**山那边**乡下的叫法。

“听说就快大屠杀啦！全都要杀了呢！”

“女人全给强奸了，孩子当做取乐就打死啦！当枪靶子哩！”

没参战的老人和残疾人，只有他们塌瘪的两腮和病弱的面颊上隆起的高处，才驻着一抹涂红的夕阳，像只小鸟停在上面。他们互相交流品评着不实的情报，以及自己满心激荡的不安所营造的谣言——这谣言把他们自己也吓得不行。村中以邻里为单位的团结早已不见了踪影，倒是天一擦黑，大伙儿便站在村道上成宿地喊叫谈天，于是这不安也便形成了一种新的团



结。

“咱村的人也会给杀掉哩！一个人也剩不下，大夫呀，住持呀，连老师都要给杀掉哩！”

“谁来埋死人哪？谁把死人埋到地里去？”

“要给杀了，还不是跟死在野甸子一样么，只有叫狗吃啦。天皇陛下也是一个样！”弟弟裸露的肩膀抖得厉害。我和弟弟并排坐在昏暗的土间里。我裸露的肩膀也觉出弟弟抖得越来越厉害了。妈妈在土间的一角挑小豆，弟弟便紧紧盯着她，抖个不停。土间里暗得很，妈妈都要把脸埋进竹笼了，极力要从小豆里将坏豆挑拣出来。

“孩子呀，女人呀，老人呀，全得叫狗吃了。战争打败了，啥法子也没有啦！”突然，一个醉醺醺的声音嚷了起来。

这是个疏散来的人。自打战争结束那一刻起，他在山脚就成了个最可怕的演说家和传教士。我想起了他儿子的自行车和他老婆足有船帆那么大的裙子。我真讨厌他。

“都该烂糊糊地叫狗吃，啥法子也没有！”

妈妈把竹笼掉在土间里。她慢慢弯下腰，想要把它捡起来。然而，她就这样弯着腰不动了。她的眼睛闭着，鼻孔张着，黑乎乎的嘴唇周围的皮肤上，像打嘴巴里面捏住了一样满是皱纹，定定地垂着脑袋。姐姐从后门的柴堆那边进来，房门打开了一下，灰蒙蒙的光线从背后照到弯腰伛背的妈妈身上，在那光线下面，她的眼泪分明正绕过颧骨流将下来。然而随即土间便比刚才更加昏黑。于是，弟弟夹着嗓子呜咽了起来。

“别哭了，他骗你呢，别哭啦！”我对弟弟说。

“要是真的呢，呜呜！呜呜！要是真的呢！”弟弟撒娇似的把额头在我的肩膀上蹭来蹭去，哭个没完。

“他骗你呢，他骗你呢！”

“叫狗吃了会疼吗？死也会疼吗？”

“快别闹了！”我说，“咱村早没狗了。”

“呜呜！小熊活着该有多好，小熊不给杀了该有多好，小熊就不会咬我！呜呜！小熊它死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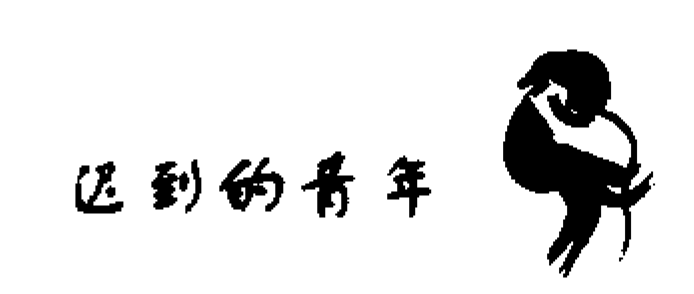
小熊是我和弟弟的狗。一个冬天的早晨，来了一个为军队征集毛皮的，山脚所有的狗全给杀掉剥了皮，小熊就是在那会儿被杀掉，被剥了皮的。我们把它藏到公共树林里，可疏散来的孩子打了个小报告。为报复那个孩子，我打掉了他的两颗门牙；然后老师又报复我，把我着实揍了好长时间。想起小熊，我就觉得难受，我真是太孤独啦，在打了败仗的日本，我没有一个同伴，连狗也没有了。我流着泪，紧抱住自己的膝盖。弟弟早让我给置之度外了。他是在我意识的外面，静静地惊泣不止。姐姐把柴禾放到灶旁，又打开门到柴堆去了。有那么一会儿，比刚才显得还要昏暗，但灰蒙蒙的光线，还是照着了我、弟弟和妈妈。我不想叫他们看见我的眼泪。我低下头，把前额抵到了膝盖上面。

——我从没摆过这样的姿势。这种姿势像老人，好像老糊涂了似的！——我想。我又突然想起，——啊，那帮预科训练生，在松根油作坊前面等卡车回来，也就是这么个姿势！那帮家伙也是疲塌塌的，抱着膝垂着头，好像老糊涂了似的！

我的心里开始觉得，我真的是个疲惫的老人，再不能活蹦乱跳地站起身来了。我感到讨厌自己。我无力地咳嗽起来。

“来，起来，到那边去，别在这儿接灰！”妈妈要开始扫土间，把我和弟弟赶了出来。——干吗呀！大黑天扫地真好笑——我愤愤地想道。

“瞧你那眼神，好像害怕似的，盯着什么呢？你呀，怎么变得就会磨磨蹭蹭的，没个利索劲儿！生蛔虫啦？得黄疸啦？”



我不作声，转过脸不理她。——谁也不理解我！狗又没有了！

为忍住泪，我冲着弟弟说：

“去游泳吧，别老哭啦！”

“唔，去游泳吧！”

“河里可黑呀，你不害怕？”

“不怕，我还要捉鱼哩，趁它们睡着的时候去抓！”

“好吧好吧，别磨蹭啦！”妈妈把我们轰了出来。然而她自己行动起来却慢得很，仿佛在梦里体重一下增加了几十倍，她自己还不觉得哩。

我和弟弟脱光了衣服，只穿了游泳短裤。我在暗处待了一会儿，等弟弟把水下眼镜戴在额上——它形如突出的犄角，还发着白光，像蜥蜴眼睛一样——再把橡皮筋绕到耳边。晚上了，水里面黑漆漆的，眼镜根本就不需要，不过它是弟弟的宝贝。弟弟、和我妈妈，全慢吞吞地出了土间。妈妈向还站在村道上大叫大嚷的大人们打招呼。这问候声却突然打断了不安的交谈，在山脚传了开来。

“晚上好，晚上好啊！”

“吃了？吃完了？”

“天好热，好热哟！”

“晚上好！”

“晚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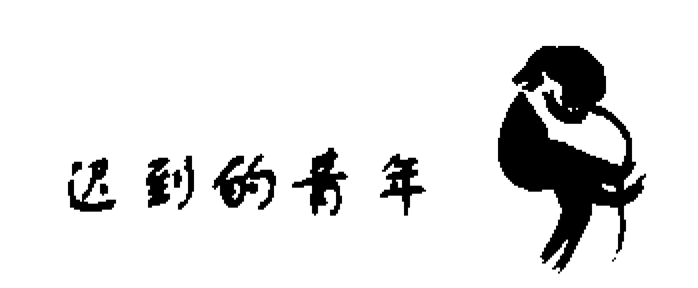
“晚上好！晚上好！”

我和弟弟光着脚沿着村道走。打招呼的声音马上消失了，重新开始了那不安和恐惧的交谈，我们便在这谈话中间，光着肩膀并排走去。我瞥一眼弟弟的脸，见他嘻嘻笑着，倒吓了我一跳。——真是个孩子，蠢到这份儿！我好孤独！

然而，弟弟也是用尽了力气，朝我做笑脸的，立刻他就变得眼泪汪汪了。头顶上一片晦暗，道路两旁的檐下，大人们还在喋喋不休。村头有一间麻风病人的小屋，一个老太太成年地在那里纺织。那昆虫内脏般的机杼在昏暗中飞动，它的声音真像大人们尖声的叫喊。我和弟弟被“占领军”、“屠杀”之类的词吓得一跳一跳的。我们攥紧拳头，靠在腰间，低着头盯住自己扁塌塌的脏脚趾，只顾快步往前走。我和弟弟的游泳短裤，还是用美军黑人伞兵降落伞上的布做的呢。当那些黑人大兵突然出现在邻村时，大人们用石块揍他们，然而却闹不清他们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只有我和弟弟，在公共树林的深处，才发现了降落伞、自动步枪，还有地图和饼干。自动步枪现在还藏在林中的一个小洞里。——那是我的枪！——我要把它藏到我长大成人，有能力打仗的时候，因为，那是我的枪。

离开村道，我们便下到狭窄的山路上。路上铺着石头，直通小河。经年磨损，石头上尽是巴掌一样的小窝儿，脚踏上去会觉出很大的支撑力。那是不怕走黑道的小孩子们踩出来的；野兽们半夜里从山腰下来，穿过一排排充满恐怖的房舍赶去喝水，这小窝儿也是它们经过时踩出来的。大人的脚都太大，再穿上鞋子或草鞋，就显得更大了。所以，石头上的小窝儿便伺伏着危险，能叫你滑倒呢。

大人们还在身后的村道上和昏暗的墙上大呼小叫。弟弟的身体朝我侧靠过来。钻进黑道，我便搂过了弟弟热烘烘的肩膀，还用手指肚摩着他肩胛骨的洼处，觉得那里还有盐末呢。离大人们大呼小叫的交谈远了，我觉得安心。我和弟弟穿过田野，走下石阶，来到谷底。河水流淌，黑黝黝的，泛着水味。我和弟弟一声不吭，微微颤抖着走进水里。水一直没到腰部，我们的皮肤能感觉到那水在流，能感觉到脚趾间有砂粒穿过。



环视四周，整个山脚已经是一片深夜。

桥上还有纳凉的大人们，他们的影子看上去活像黑沉沉的树干。他们不吸烟草，而是大量吸食虎杖的干叶，白烟向空中冉冉升去，恰似闹了不大的火灾。桥上的人们像夜半时分在林中伺伏的野兽，稍动一下，便很快恢复原状。桥上昏昏暗暗，人们背后的天空泛出些微的光亮，于是，他们伫立的身形便显得更暗了，惟有语声高得奇怪，仿佛是在互相叫喊。这和村道那边的人群毫无二致。——呀，村里人全乱成一锅粥啦！跟瘟疫那会儿似的！跟洪水那会儿似的！

然而，当我和弟弟慢慢把身体沉入昏暗的河面时，我却觉得在整个山脚，有一种深沉的静寂植物一样扎下了根。我不禁哼了一声，用身体拨开水站住脚，抖了起来。弟弟吓了一跳，伸手来抱我的腿。我搂住弟弟的肩膀，重新沉到了水里。弟弟在我的臂弯里抖动着，嘻嘻地笑了。我想——好了，好了，我不怕，不用给我装笑——便向着深处游过去。

山脚死一般静寂，仿佛一棵静寂的树根。它纤细的末梢，一直伸展到孩子们柔弱的大脑沟回里面。我在梦中也见过这样的宁静，有一个魁伟的汉子，像山那样魁伟的巨汉，遮住黑黝黝的身体横躺在暗夜里面。这个仿佛就要气绝身亡一般的汉子，便是这个村庄。他还是我的爸爸，是村里所有的死人。这静寂的树根伸到我的胸膛深处，再长出一簇纤细的树桠；于是，我分明觉出了自己沾上了软弱、惫懒、缄默的毛病，也现出了诸如此类一系列的衰弱的表征，而我的狂热却消失了。软弱的大人，不再像农民们平素那样沉默有力地干活了，开始歇斯底里地大叫大嚷了。而软弱的孩子，他们疲塌塌地不吭气，活像些濒死的蟋蟀横在泥巴和霜柱中间，散着股讨厌的臭味。

在昏暗的空气下面，黑沉沉的河水不住地流，我们便在这

河水里面扭着身子，全无必要地使劲儿扭着身子，一头潜到深水里，再浮将出来，大口喘息着，吐出刚吞下的河水。这时，我发现弟弟拳头般大小的脑袋，从水里悄然伸出，朝这边偷看。那动作怯怯地又满带着狡猾，活像我从前见过的那只水獭。于是在我和弟弟周围便轰然响起了农村夏夜里昆虫、野兽以及不明正体的怪物的叫声。我感到自己从大人们不安的暗示里逃脱了出去，又回归成了一个夏天乡下的孩子，这都是托了在河里游泳的福。我瞄着弟弟游起来。

“我坐在石头上了，滑溜溜的。沙子里有石头哩。”弟弟说。

我挨着弟弟，坐到了沙子上。我们俩都面朝小河。黑沉沉的河水冲击着我们的胸口，悄没声儿地把小小的水泡带到我们的皮肤上。后背觉出有个小漩涡，它会像水里面立体的倒影吧。我身下的沙子慢慢给冲刷掉了。

“冷吗？”

“不，挺暖和的。”

“怕么？”

弟弟没有回答。我想起了大人们不安的交谈。——听说占领军开始登陆啦！听说就快大屠杀了，强奸女人，还开枪打孩子！——我怕极了。这黑漆漆的谷底，冷森森的河水，我在这里面一次又一次地浑身打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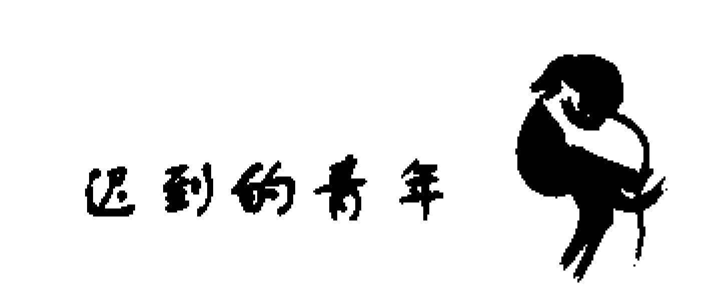
“美国兵要是来了，咱就躲到河里，藏到对面的鲸岩那边去吧。”弟弟说，“我刚想到。”

“光是孩子藏起来怎么行。”

“疏散来的孩子会不会像抓狗那时候似的告密呢！”

“就算他们不说，光是孩子藏起来也不成呀！”我道。

“那大人也一样藏起来怎么样？”



“唔，那敢情好了。”

“大人肯定会藏起来的！”弟弟高兴地说，“藏在那儿，我们还能吃鱼哩！”

——真蠢！——我想。我觉得，大人们才不想躲起来呢。我希望他们躲起来。可以躲在石头后边、树林里边；占领军一来，就向他们进攻！大人们全练过竹枪，差不多都有日本刀。到晚上，大伙儿拿草和鱼网伪装好，打黑地里冲出来打他们，还不把占领军全给收拾掉？这是日本本土的决战，要是敌人肯迈上日本岛呀，一定收拾他们！大伙儿不都这么说过吗？大人们肯干吗？

“你知道吗？有个人，是个大人，带着刀躲到山里去了？”我一点儿也不敢肯定。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有吗？”

“谁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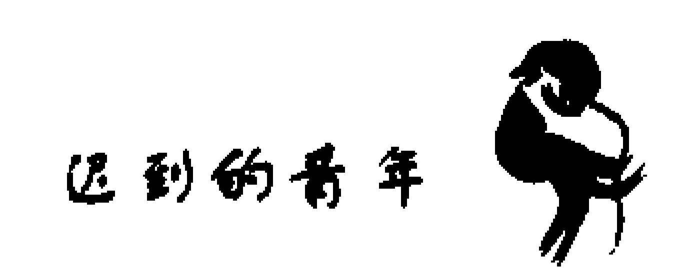
“小熊被宰那会儿，哥哥还说，大人们一生气，要全给收拾了！”

“当然说过！”我恨恨地说，“可大人们全闭了嘴，忍下来了！”

“可不，忍下来啦！”弟弟说，“他们生气归生气，可还是忍下来啦！”

真是的。那一天，军队派了个男的杀狗剥皮，把山脚村里的狗全给杀掉了。那天村里的男人们气得发疯，可他们还是忍下来了。他们在村道上三三两两地聚成堆，一边怒气冲天，一边还指责那杀狗人的做法。然而到最后，他们还是忍了下来。清晨，杀狗汉子肩上扛着大口袋从公共汽车上下来。他把告示

贴在酒馆仓房的墙上、村公所的布告栏上，以及电线杆子上。然后，他便在祭祀青面金刚的土丘下面那块洼地上，支了顶三角形的小帐篷，开始等着狗来。村里人全把狗牵到那里去，那杀狗的便用棍棒打狗的脑袋，随即便动手剥皮。围观的人把洼地周围挤得满满的，像开牛市那样盯着瞧这场残杀。每当杀狗的操起藏在背后的棍棒，瞅准狗的脑袋，瞅准两耳中间的头位猛击时，看客们便发出一阵怒吼。然而这杀狗的立刻蹲下身去，拿起宽大的刀片，戳进狗那肥裤子一样的喉咙，再站起身来，提起狗的下肢，让血流进桶里。干到这儿，看客们则开始兴高采烈地接受任务：去把满桶的狗血倒掉。农民们只要附近有地，多半就巴望着把狗血倒进自家的肥料槽子去。到下午，整个山脚满都是狗肉狗血的腥臭。我的手指根本没碰着狗，更没碰着狗皮和盛血的桶，可闻上去还是一股子特殊的血腥。这杀狗的轻轻松松地杀掉了如此之多的狗，对死狗的主人，他又不会给付任何损失赔偿。村里的男人们先是无奈地同意下来，接着又愤愤地聚在村道上，生气地窃窃私语起来。所有的人，都在气冲冲地相互交谈着。洼地那边，已经不再有人围观了，只剩下那杀狗的在抡着棍棒大肆屠杀。盛狗血的桶也没人去提，杀狗的只好大汗淋漓，踉跄着把桶提到河里去。大人们越来越气；山脚到处都是剥了皮的狗肉和狗血的恶臭。然而，没有人阻拦杀狗，大人们忍了下来。到晚上，只要你从青面金刚的土丘上面往下看，满眼是白花花的裸狗尸骨，尸骨旁边，那杀狗的仍也像是被剥了皮一般，他全神贯注，筋疲力尽，终于在满是血污的地面上躺倒下来。帐篷门口，堆着些大口袋，叫狗皮撑得圆鼓鼓的。杀狗的僵卧着死了似的；惟一显出他还活着的证明便是他的口哨声，那声音都传到了青面金刚的土丘上面。尽管一片腥臭，他却吹得起劲儿——两个孩子在麦田



……——入夜以后，三轮车轰隆隆地拉走了帐篷、狗皮和那杀狗的，这时，村里的大人们虽给气得疯了一样，却谁都不响一声，一个个抱着膀子，恨恨地盯着那车开走，没有一个人出来提一下。那杀狗的委琐矮小，胳膊瘦得跟小孩子似的，可村子里那些强壮的农民，却只有一声不响地盯着他走掉。他打死的可是全村的狗啊。

"臭大粪！"我呻吟着叫了出来。

"啊？"

"光生气，谁也不动手！村里这帮臭大粪！"

"真是臭大粪！"弟弟附和道。

"杀狗的来那天，全村的小孩都哭了啊！"我说，"大人们倒是啥也没干！"

"怎么样？"

我害怕回答弟弟了。

"咱去找鱼吧。带着火柴呢！"我说。

"好咧，走吧！"

火柴是用油纸和胶皮包好，放在游泳短裤的口袋里的。然而火柴可是跟命根子一样，一个晚上，我们最多只许用两根。那硫碘火柴漂亮得很，还有凤凰图案哩。这是一个预科训练生临别时给我的。——呆得没啥意思的时候，就拿去放把火什么的，小不点儿！

我们到河边那处房檐一样繁茂的水杨下面找枯枝。那水杨郁郁的枝下有一个深坑，坑里积着污泥，生长着龟和鲇鱼。我和弟弟站在几乎齐腰深的水里，寻找水杨的枯枝折下来。脚趾钻到污坑里，痒痒的。泥鳅惊醒过来，慌慌地逃跑。我们一时摆脱了抑郁，朗声笑起来。我和弟弟早给那繁茂的水杨准备下枯枝啦。还在初春，柳叶尚未抽芽——单是纤长灰白的毛毛在

里面生长时——我们就把光是穗子的树枝折好啦。我们是考虑到夏天人们要找鱼时用小树棍儿点火，才早早准备下干燥易燃的柴禾的。在我和弟弟眼里，柳树这种植物与我们的野外生活关系极大。红芽柳，岩柳，特别是岩柳，它们在岩缝里牢牢扎着根；因此，把钓鳗鱼的钓钩草绳系在上面，简直是天造地设。鳗鱼和鲇鱼在水里会拚死乱撞，而那柳树却能柔和地、毫无损伤地，替我和弟弟守着它们，直到黎明时分我们去摘钩，有时还会守到大个儿的家伙哩。“呀!”弟弟叹息地说，“知了崽子，油知了崽子!”

我瞥一眼弟弟的手。鼻子和嘴唇触到了枯萎的水杨上长着密密绒毛的一个小块上。是枚短小的雄花穗。

“我可没看见。”我嘴唇叫那小块花穗弄得痒痒的，咽了口唾沫，“哪儿有什么知了崽子。”

“在我手心里哩，”弟弟道，“我的手指夹着它，还会蜕皮吗?”

“会扎你手的，可疼啦!”

“我要站在这儿看它蜕皮，像棵树似的!”

“放手，呆到早晨你该感冒了!”

“唔。”弟弟道，“可是，从一下生的时候养知了，它不也会像狗一样跟你混熟吗?”

“你可真蠢！该把知了都叫做小东西!”

我把弟弟和我捡来的枯枝紧紧攥在一起，再分成两捆，弟弟正要把知了的幼虫悄悄放回到柳树被露水淋湿了的根部。我这才看见了一只油知了四龄幼虫那闪着金光的硬壳。在昏暗的空气中间，它吸收着天上的白光，还要略略反射一点儿。

“别弄死它。”我说。

“唔唔。”弟弟屏着呼吸说。



我和弟弟，对着那小小的知了幼虫，集中了精神和肉体，仿佛被吸进了它的壳里。我盼着这充满宁谧的时刻永不消逝，盼着黑夜永不结束，盼着我们永不上岸，盼着自然和我们突然之间死去。——可是天要亮的，村道也白花花、干巴巴的，全副武装的美国兵，可就要开着吉普车尘土横飞地闯来啦。村里人痴呆呆地毫不反抗，只知道等呀等的，他们该挨残杀，遭强奸，让人家拿枪当了活靶子吧。啊，这黑夜永不结束，早晨永不来临才好！——我觉出自己开始发抖。弟弟也咬着牙颤抖起来。

“我要是个知了就好了！”弟弟羞怯地轻声说道。

“可我们是人啊。”我说，“你是不是想，要是知了的话，就能缩在这种地方蜕壳了？倒是挺悠闲啊。可我们是人啊，就要挨残杀，遭强奸。大人在战场上战死，我们呢，什么也干不了，枪也没有，只好挨残杀了，谁让我们是人呢！”

“我们不是知了！”弟弟让我怒气冲冲的声音惊住了，带着哭腔嘶哑地说。

“我们是人，去抓鱼吧！”我悔不该把弟弟给惹哭了。

我和弟弟把水溅起老高，向水浅的地方走去。弟弟一度站到水里去，准是想在水里遮掩一下眼泪吧。我故意装作没有发现他在哭。怕是我自己，也会像没出息的小丫头似的一阵哭嚎哩。想不这样丢脸，八成得费些力才是呢。半斤八两，彼此彼此。我们爬上河滩干硬的岩石。那岩石之间尖利的沙砾硌得脚疼，我们只好一蹦一蹦地躲着走上河滩，寻找适合鱼儿躲藏的水坑。抬头望去，桥上已经没有半个人影。村道那边，胡侃的人声也消失了。除去昆虫和冒失的鸟儿鸣叫而外，整个山脚怕是听不到别的声音啦。只有我们的脚步声，水声，仅此而已。

“真静啊！”我对弟弟说。

“没有狗了，也就没有叫唤的了！”弟弟说。

“是预科训练生没有了，唱歌的都没有了！”我想逗弟弟发笑，可他装作没听见似的，一门心思找水坑。训练预科的小伙子们可喜欢弟弟啦。小伙子们撤走那天，弟弟跑到林子里哭到半夜呢。他是要不再想起训练预科那些足资自豪的朋友吧。

“瞧，这儿准是鱼窝！”弟弟在岩石上并着两脚站住了。

“好咧！”我也站住了。

“还有萤火虫哩！”

“这和鱼有什么关系！”我说。

擦着火柴，立刻便是火焰和刺鼻的气味。我看见弟弟的脸，出现在火柴的光圈里，低垂着，黑黝黝的。在他的鼻子两边，似乎还残留着泪痕。弟弟的眼睛被火光晃得眨呀眨的，他抬起眼睛看了看我。我退了一下，让脸避开火光。

“把柳枝给我。”我说。

弟弟把一捆柳枝用水浸湿一拳头长，颠倒过来递给我。我伸出左手接过柳枝，也不管它直往下滴水，便往花穗里点火。剧烈的火苗腾地燃了起来，火屑落到水面上发出爆响，活像焰火的声音。我和弟弟把柳枝火把移到中间，低下来凑近水坑。夜里的鱼儿们正在长满黄绿色苔藓的沙子上睡觉哩。这群鱼儿，它们睡觉时都把肚皮直贴在沙子上。倒是有几条在水里浮着，却一样地闷头大睡。

“有啊，有啊！”弟弟兴奋了起来。

“有，有，光顾傻乎乎地睡，战争打败了也不管！”我说，“这帮子脏鱼。”

然而，它们并不脏。倒不如说，这群睡觉的鱼儿，它们的胸中一片汹涌，血管的角落也在燃烧。我觉得在它们身体的一隅，毛细血管在噼叭爆裂。于是，我和弟弟从牙缝里泄出了叹



息。鲥鱼那隆起的橄榄色脊背几乎露出水面，肚皮闪着金光，小螃蟹、小红鱼儿、矮墩墩的黑褐色虾虎、孩子们所谓傻塘鳢，还有石斑鱼、惊醒过来跳来跳去的透明的河虾，以及身体上长着十块黑斑的无数黑点的小鳟鱼，它们尽量让皮肤的颜色接近水坑里长着的苔藓的颜色，伏在那里一动不动。大个儿的石斑鱼慢吞吞地在光亮里面游着，然而它绝对不是醒着的。

"抓吧。"弟弟的心里直痒痒，"管它哪个，抓吧！"

我握着的那根柳树火把，引来了一大群飞蛾、甲虫和带翅的蚂蚁。我的拇指已经觉得有些烤得慌了。我将火把放在沙地上，想把手伸到水坑里去。手的影子抖抖地映在水面和沙子上。突然，那小红鱼儿电光一般逃掉了。我顿时没了心思，不想捉这些小鱼儿了。——这事儿真没意思！——而且，我感到自己好像正要做着什么极不谨慎、极不适时的事情。

"抓吧！"弟弟又说了一遍。

"看看就得了。"我说，"你要想抓就抓好啦！"

弟弟舐着嘴唇，仰起脸狡猾地瞥了我一眼。然后，他径直把手伸进水坑，想捉住一只螃蟹。就在弟弟的手指要够着螃蟹的时候，它却飞快地逃掉了。水立即混浊起来，小红鱼儿之类也就都看不见了。我注意到弟弟定定地把手泡在水里，像生病发烧的时候一样，显得无精打采的。他脸上还泛起了红晕。他的眼里，直到瞳仁的周围，也全变红了。

"嗨！我也光看看得了吧！"弟弟出声地咽了口唾沫在喉咙里，说道。

我和弟弟耐心地蹲在坑边等水澄清下来。别处还有好多水坑，也会有些鱼吧。然而，我很想把这坑里的鱼再瞧上一瞧。——我可不想再这么干，让鱼都跑掉了呢！——我心里想。——我可不愿意这么干，把鱼都弄跑了。——水静了下

来。最先出现的是一条鳟鱼，身上粘着粉状的泥土……

“喂——！谁呀？打夜鱼哪？”对岸很近的低处有人喊了一声。我和弟弟讷讷地不知所措，便把柳枝火把丢进水坑，一声不响，屏息细听。

“喂——！问你们呢！打夜鱼哪？”那声音重复着，带着水声朝河滩这边来了。

“是阿康。”屏着呼吸的弟弟一下子放下心来，叫喊着站起身。“阿康，是我们哪！我们不是打夜鱼，就是在这儿看看鱼！”

我也站起来，立在弟弟身边。康提了盏矿工用的提灯，让灯光在水面剧烈地反射不停，大大咧咧地爬上河滩。我看见康的腰间挂着**绳钩**。在村里，朝鲜人是不许用**绳钩**捕河鱼的。我想，康总该先把**绳钩**藏起来，再来跟我们说话罢。可康却丝毫也不介意**绳钩**的存在，渐渐向这边靠近。

“晚上好，晚上好！”弟弟像大人似的低声说。

“晚上好！”康回答道。

“喂！”我说。

“你也在这儿啊。”康说。

“是**绳钩**？”我回了他一句。

“是**绳钩**。”康使着劲儿说道，“想打点儿鱼呗，我们要搞祭祀庆典，可没什么吃的啦！”

“祭祀？”

“嗯。能听见么？”

“听得见啊！”弟弟说。

我仔细听，仿佛听见了微弱的乐声。这乐声是从下游的朝鲜人部落传过来的。我气的开始头疼，觉得眼睛又斜起来了。打从那一天开始，朝鲜人部落就没日没夜地乐声不断。这就是



祭祀。这帮家伙，挨不着残杀，遭不到强奸，还要奏着音乐搞祭祀庆典呢！我故意轻蔑地用鼻子哼了一下，扭过脸去。我选了块较平的石头，把它旋转着扔出去，好让它的平面水平地撞击河面。

“那声音，是祭祀的音乐?”弟弟被引起了兴趣，便向康问道。

“是呀。是祭祀的音乐。葬礼上也要奏呢。”康大声说，仿佛想让我也听见。

“用乐器奏的?”

“嗯。还唱歌!”“真想上跟前听听哟!”弟弟说，“我想当个音乐家！哪怕是朝鲜的音乐家呢，真想在旁边听听音乐!”

康停了一下，晃了晃提灯。

“你哥哥来我家听过，还试着敲过杖鼓呢!”

“真的，哥哥?”弟弟笑嘻嘻地说。

我不想回答他。然而，我转向弟弟和康，很不高兴地道：“敲过杖鼓。还有短箫，手鼓，伽椰琴，弦琴，五花八门的乐器，我全试过哩。那会儿吧，阿康的爷爷还说，要是大东亚战争打赢了，就该奏乐啦！他说，该用短箫演奏‘再见罢，拉包尔’，可这战争打败了，就奏上祭祀的音乐了!”

我流着泪，心里很羞耻我这哭声。我跟康的祖父又学过好几种乐器的名字，还学过朝鲜式的唱歌方法。在村子里，只有我一个孩子能待在朝鲜人部落，因为康与我最为要好，而康的祖父是个朝鲜乐师，他也很喜欢我。我还记得，我和康曾经每天都按康的祖父敲击杖鼓的节奏，练习那种频繁加入颤音、低低吟唱的歌唱方法。——而今，康和他爷爷，是为了羞辱日本战败，悲悲切切地唱那首歌取乐呢！——我用拳头擦了擦眼泪。拳头上带了股柳树和泥土的气味。弟弟惊得不做声了，从

康那边转到我的身边来。

“我也是不想奏乐，才到河里来的呀。”康半是辩解，半是气恼，转过脸低声说，“日本打败了，我也不高兴呢。可你还要这样生气，是生我的气吗?”

我不说话。我想大概今晚康到过我家，然后才到河里来找我的吧。打从那一天开始，村里的孩子与朝鲜人部落的孩子就断了联系。康在河里见到我和弟弟时，是生怕我们会不理睬他，才把绳钩挂在腰间，省得被晾在这儿的吧。

“喂，生我气吗？要打架就打吧?”康烦躁异常，正面对着我说道。

“打就打，我怕你?”我张开了脚站稳了些，准备开打，“日本打败了，你们就奏乐，肮脏的朝鲜人，就是该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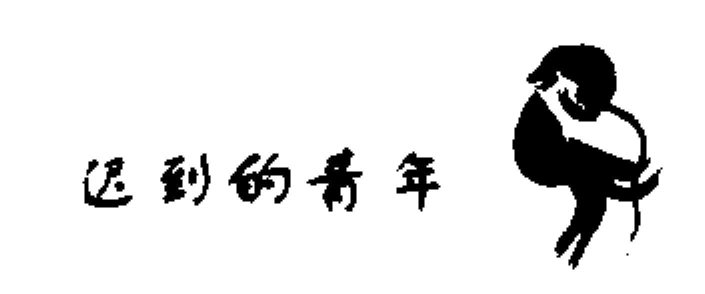
康把提灯放在了沙地上。趁他弯下身，我照准他的肩膀踢了一脚。康呻吟一声，仰面倒下。我呢，脚趾都要给踢碎了，疼得也只顾呻吟。康站起身来。瞥见他右手握了块大石头，我从眼睛到全身仿佛都觉出了一阵痛楚。我向后退，找机会自己也想捡上块石头。然而一弯身子，康的石头就会打着我。我吓得眼睛发晕，康龇着牙，呼呼地直喘粗气。突然，我看见就在康身边的暗处，弟弟朝着我递石头哩！我接过沉甸甸的大石头，便不再后退，并和康一样，把它高高地举到头边。我们俩都停了下来。然而，我还有弟弟这么个帮手，他抓着石块在康的背后看着我们。康也一定觉出来了。

“我可不是因为日本打败了高兴，才要奏乐的!”康说道，“是基姆伊尔桑[1]打胜了，我才高兴哩!”

“那家伙是个美国人吧。”我顶他一句，“还不是一样吗!”

---

① 基姆伊尔桑，“金日成”的朝语发音。——译者注



"基姆是朝鲜人！是金日成将军！"康没了力气，疲塌塌地说。

"哦，是朝鲜人呀。"我也一下子知道了他疲惫欲倒的原因。"那不也是一样吗！"

康不吭声，斜着眼看我。我想，他一定会把石头扔过来。可他却突然丢了石头，抓起提灯，抽泣着朝河滩跑走了。

"扔石头啊！"弟弟腾地跳起来，慌里慌张地说。

"算了吧。"我说。

喉咙发干，脸也热烘烘的。脚趾挺疼。我喊着号子，把手里的石头扔进了河中，累得直想睡。体内的深处觉得冷嗖嗖的。我抱住弟弟的肩膀，用漫不经心的哑声说：

"回家罢，回家睡觉吧。"

梦里，我像条蚯蚓一样，岂止是一样，我本来就是条蚯蚓。这蚯蚓在湿热的污泥里面，活像泡在开水里一样煮得通红，滑溜溜地蠕动不已，我变成了条蚯蚓，在我的旁边，爸爸尸体腐烂而成的泥土结成臭乎乎的一团，但是并不多，土地并不特殊。人的尸体总会极快地腐烂，把地下水弄得脏兮兮的，然后光剩了泥土和骨头，接下来便什么也没有了。那白花花的骨头，也算是一种较轻的石头。石头与爸爸没什么关系，同样，骨头也与爸爸毫不相干。那东西狗都不吃；猫儿呢，只会闻上一闻，然后用脚推开。把它扔到草地上，也不会有什么野兽去找它。因为它已经没有味儿了，也没有让动物高兴的颜色跟形状了。在和爸爸尸体的泥巴一样的脏土里蠕动，我突然想起这么一个单词：Wriggle。那是战死的大哥遗留下的英语课

本里讲鼹鼠和蚯蚓那一章里面的词，蠕动，蠕动，蠕动，里格尔[①]，里格尔，里格尔，我是只蠕动的蚯蚓，蠕动，蠕动下去，那层污泥，那层红绿相间的污泥，那层碱性的污泥，酸性的污泥，便将黏乎乎地混在一起，融在一起，从汗毛孔渗将进去。然后，它钻进喉咙，从眼睛鼻孔和嘴巴冒出蚯蚓的体液，我觉得，这便是蚯蚓的生活，挨残杀，遭强奸的蚯蚓的生活，日本人全是蚯蚓，在我们蠕动的污泥上面，有个大汉个子老高，穿着军靴，抱着膀子望天。这就是麦克阿瑟啦……

“哥，快起来，快起来！”

一条黑影压低声音跟我说话，把热烘烘的气息直呼到我的脸上。我睁开眼睛，腾地欠起了身子。我的脸碰到了弟弟温热的脸。天已经亮了，土间里虽还很暗，可白亮的光线已经透进了玻璃门。飘进蚊帐里的空气，也已经是早晨的空气，凉嗖嗖的。蚊子们全躲起来了。我光着身子凑近弟弟，朝玻璃门外的村道上望了望。妈妈穿着睡衣，站在昏暗的土间里，也正朝着那边看。村道上一个人也没有。然而，远处好像有什么声音在响，让人觉得那仿佛是大地震撼之前的地震，紧张而充溢，憎恶几乎膨胀到即将爆发的地步。瞌睡虫虱子一样密匝匝挤在我脑子里，残杀、强奸和恐惧，却在大脑的沟回上渗满热辣辣的液体。我觉得我自己要发疯了，要吼叫了。于是，我把嘴压在弟弟肩上，省得叫出声来。

“看见吗？”我像玩口技一样，嘴里喃喃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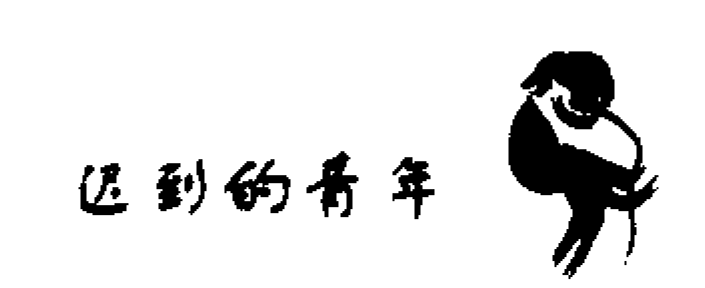
“啥？”

“不是占领军吗？”

“是朝鲜人来啦！姐姐她们都藏到山芋藤阴里去啦！”

---

① 里格尔，Wriggle一词的音译，意为蠕动。——译者注



"妈妈!"我抬起头来说。

妈妈把她黝黑的脸转过这边来，我光着脚就来到了土间。好冷。我和妈妈往下边瞧，往村道通往城里的那边瞧。在近得出人意料的地方，朝鲜人部落的人们组成奇特的一群，正向这边来。我家所在的居委会共有十家，位置就在通往村公所的上坡的丁字路口这一边。这里有理发店、酱油坊、榻榻米店，对面便是我家、药店、女教师家、鱼店、地主家、铁皮店，还有一间专卖药品和文具，这就是我们的居委会了。哪家也不曾留下一个壮丁。这居委会真软弱极了。那帮子朝鲜人跨过丁字路，冲着我们这软弱的居委会来了；他们排着队慢慢走，现在是停在了理发店前面。

这一群人好生奇怪。从老人到孩子，足有二十多个朝鲜人，他们一声不响，围在一辆车厢围着围板的拖车四周，慢吞吞地往前走。他们像送葬似的，毕恭毕敬地缓步拽着那辆拖车。李家患小儿麻痹的孩子在里面，扫厕所的金和他的家人在里面，另一个卖肉的金也在里面。康的祖父在里面，妈妈在里面，康自己也在里面，还有姓许的部落长，他老婆穿了件白色的朝鲜服装，抱着个伸臂直腿的孩子跟在后面。拽着拖车的两个男子是修道的朴和他的弟弟。我家的结香树运走和等级鉴定的时候，他们一大早就来帮过忙。队伍里也有女人、孩子，以及去了朝鲜人部落也难得一见的老人们。

理发店的大婶到道上来了。她胸前抱着个饭碗一样的东西，把它放在车上，然后低着头回家去了。那群朝鲜人在缓缓移动。酱油坊里出来的是大儿子的新媳妇。她抱着一台留声机，在车前犹豫了片刻，朴便轻手把它接过来，放到车厢上面。朝鲜人又开始移动了。

"啊呀!"我呻吟了一声。

“他们干这种事，干这种混账事！”妈妈七颠八倒地说，“谁也别理他们，该怎么样，他们干这种事，干这种混账事，这姓金的混蛋，姓朴的混蛋，啊啊，干的这叫什么事！”

我见到妈妈全身颤抖，泪水纵横。——抢东西啦，抢东西啦，这帮子朝鲜混蛋，这帮子混蛋！——我抖抖地想。——消防团快来吧，民兵会快来吧，把这帮朝鲜混蛋全杀了，把姓康的混蛋给杀了！啊啊，讨厌，讨厌，真是讨厌，呀！

然而消防团也好，民兵会也好，都不曾挺身制止朝鲜人部落这种奇特的示威运动。村道上只有那一群朝鲜人，就像废物利用运动那会儿一样，人们带着什么供物径直打家里出来放到拖车里，再径直回到昏暗的土间里去。那些朝鲜人满脸通红表情激动，眼睛闪着泪花，微微低着头朝前走。朝阳从东边的山冈上放出光芒，那是它的第一缕光芒啊。拖车那铁制的拉杆上面湿漉漉的尽是露水，也给照得一闪一闪的。太阳把孩子们油亮的脸照得发了光，我还见到，有一个女孩子激动得竟然低头啜泣着，跟在这沉默队伍的后面。

拖车停在了榻榻米店前面。人们一齐往放有工具的土间里面瞧，给人一种极其例行公事的感觉，仿佛这是流水作业的一部分。他们静静地立在那儿候着，似乎丝毫不认为受到了妨碍什么的。榻榻米店的老爷子从土间出来，他抱着一个包袱，把它放到拖车里，径自回去了。队伍开始朝我们这边移过来。我看见在拖车的围板里面堆放着各色杂物，这都是他们的收获。这些个朝鲜家庭围着拖车停住脚，一齐仰起脸朝我和妈妈弟弟待的土间这边瞧，对视之下我又气又吓，全身颤抖地站在那里。妈妈还是唠唠叨叨。

“这姓朴的混蛋，姓康的混蛋，啊啊，这样子胡来，可怎么好，可怎么好！”



他们请求似的，定定站在那儿，稀罕巴巴地瞧着我妈妈和土间里面昏暗的空间。

“给他们点儿什么走吧。”妈妈还是喃喃地说。

“我不！”我说。

“给他们点儿什么走吧。啊啊，这样子干，往后可怎么好！”妈妈说。

“不吗，哪有什么可给他们的！”

那帮朝鲜人疑心重重地站在那里候着不动。我斜眼瞧着康。妈妈几乎抽泣起来，低声向我恳求了起来。

“快呀，给他们点儿什么走吧，给他们点儿什么走吧！”她喃喃地说，仿佛我也是一个朝鲜人一样，“好可怜哟，啊啊，好可怜哟，做这种蠢事，往后可怎么好，这群混账朝鲜人！好可恼哟，朴，好可怜哟，金，啊啊！”

我依旧斜眼瞧着康，没动弹。朴把拖车的拉杆交给弟弟，朝前跨了一步。我和妈妈把身体靠在了一起。朴似乎觉得难办，他手足无措地站下来，盯着我和妈妈的反应。然后，他仿佛下定决心，又朝前跨了一步，伸手抓住玻璃门。我弯腰拾起了一个加工结香树用的手钩。玻璃门从里边锁了的，朴显然毫不用力地把门晃了两三下，便住了手，挺立不动，两只大手叉在腰间，朗读一般大叫起来。

“日本帝国主义把从朝鲜人民那里抢走的东西还回来！日本人是一群小偷，还回来！还回来！日本帝国主义把从朝鲜偷走的东西还回来，我们气愤已极！还回来！还回来！”

“混账东西，好可怜哟，朴家老大这混蛋，竟要这么说！”妈妈还在唠叨着。然后，她朝着我使劲儿说道：

“把钟拿过来，当心别弄坏了，把钟拿过来！”

朝鲜人部落的那帮子示威者，透过玻璃门定定地盯住我

们。惟有康一个人，不知什么时候低下了头，瞧着地面。泪水落到他脏兮兮的脚背上，变成了一片污渍。我心里涌动的愤怒和恐惧消失了。我光着脚踏到地板上，从佛台旁边的墙上取下又大又重的挂钟，小心翼翼地搬到土间来，生怕它摔到地上。妈妈打开玻璃门上的锁。让门敞开来，我便抱着挂钟走到了外边。那挂钟放在了拖车的车厢上，钟上面装饰着黑色的葡萄叶，带着凝重的华丽，我觉得，它的存在，全然是写着给我注入勇气的一个信号。我心里稍稍感到满意，便抽身回去。弟弟待在土间，向妈妈诉说着什么。他的一只手里，拿着给挂钟上弦用的零件。这上弦的钥匙漂亮得很，黄澄澄的，样子像一个脑袋。我和弟弟都喜欢得不得了。

“快把它拿出去！没了它，钟就没用啦！”妈妈道。

弟弟抬头瞧了瞧我。

“拿给他们吧。”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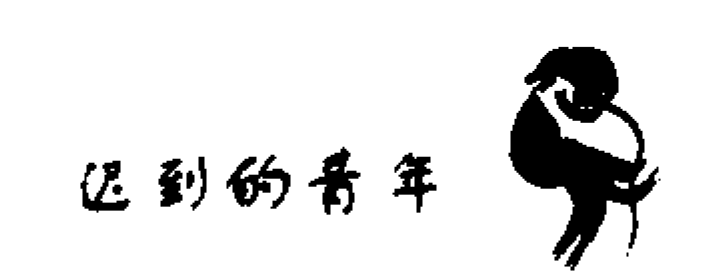
弟弟还是没有动弹。过了一会儿，他低着头穿上草鞋，把那钥匙送给朝鲜人去——现在他们已经停在了药店的门前。我看见弟弟把它交给康的手里。康向弟弟说着什么，可弟弟听不见似的，低着头走回来。他的肩膀抖着，哭出了声。他是舍不得那钥匙。

“可怜哟，可怜哟，做这样的事。朴往后可怎么好，金往后可怎么好，啊啊，好狠的事啊，这帮可怜的朝鲜人哟……”妈妈喃喃地说着，几乎要哭了出来。

“可怜哟，气人哟，还挺得意呢……”

——这帮疯子朝鲜人，还有妈妈，全发疯啦！——我抓住弟弟的脖颈子，也不管满脚是泥，一起钻进了蚊帐里面。妈妈在土间里蹲下身来，双手捂住了脸。

“康跟你说什么？”



“他说，他先前跟你要过的蝴蝶标本要还给你啦。是紫斑蝴蝶，绿的、红的和黑的。那我把钩也还给他。”

——康真疯了，妈妈也疯了！弟弟也疯了！——我想。姐姐和妹妹从地板下面那个甘薯窖里爬出来，粘了一身的稻皮，围在妈妈身边。——我和康，原来可是最好的朋友！朴家兄弟，我们也是好伙伴！可我们再也成不了朋友啦。想成朋友也做不到啦。用不着谁干什么，也用不着谁说什么，反正成不了朋友啦。——我突然想像妈妈一样，对朝鲜人部落的居民说上一句——可怜哟，可怜哟，做这种事，往后可怎么好——我感到厌恶，心里苦苦的。我打个呵欠，眼泪就流了下来。呵欠打完了，可眼泪流了很久。

“朴和金明明知道，我家从爷爷那辈开始，就没欺负过朝鲜人哟！啊啊，可怜哟！”妈妈的声音带着泪，叫我烦透了。

太阳升起来，村道干巴巴的。大人们羞答答地讪笑着，显得丑陋软弱，拉开了被害的闲话。大概他们今天一整天都不会干活了吧。

第三章

早上，男人们把出售报纸号外的铃声弄得一片响，风一样跑在村道上。我还睡得懵懵懂懂，他们的声音可很快就打后脑勺钻了进来。

“占领军今儿要来啦！女人孩子，快进山去吧！”

弟弟热得满脸通红，缩成一团还在睡着。像只跳蚤！我想。原想晃晃他的肩膀，叫他起来，但我又把手缩了回去。妈妈和姐姐回来了，她们好像是在我睡着觉时到村道上去了。我希望那玻璃门的声音轻一点儿。好别弄醒弟弟。他还在睡，紧闭的眼皮上各积了块眼屎，像眼泪一样，白兮兮、黏糊糊、圆鼓鼓的。姐姐钻进蚊帐，低声耳语般向我搭讪。我愤愤地想：知道我睡醒啦！便把头从蚊帐里面直伸到早晨清冷的空气和土间发凉的霉味上去。姐姐立刻钻出蚊帐来追我。她做事总是慌里慌张的。

“坏孩子！”姐姐说。

“他醒了，我再跟你算账！”我说。

“那个，我替妈妈去事神了！”姐姐说，“占领军就要来啦，我们拿竹子、茅草和麦秸，把神社藏起来，还用杉树皮盖上了



呢！”

“为什么？”

“占领军见了神社，还不给烧啦？拿这些盖住，藏起来呗！”

我穿上裤子，拿宽条结香树皮捋了条绳子紧紧系在腰间，权当做了皮带，又光着上身把衬衣往上一披，光着脚就出了家门。在村公所门前，已经聚了有十来个大人和几个孩子。孩子们正在参加圣歌队的训练，准备村里神社的祭祀。这些人便被叫做神仆。这种训练，去年我还轮到过哩。

文书从村公所后面走出来，和村上火葬场的焚尸工一道，拉着一辆拖车。这车上拉的便是以后必须奉行的仪式的资材。我向文书说了替奶奶来此的原因。

“你也来加入到神仆里面吧。你们孩子们，别作声，好好干；谁要吵吵闹闹，可要交给占领军啦 。”文书说。

——妈的！叫占领军吓住啦，真不要脸！——我在心里回了他一句。然而，那些比我还小的神仆们，却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他们正跟着大人的队伍，开始一声不响地走了起来。——真不要脸！

村里只有三个神社，每个都用蒙古包一样的苫布给包裹了起来。首先他们包扎的，是青面金刚土丘上的小祠堂。然后是三岛神社，几乎每个村里人都是它的氏子。这神社太大了，他们只好换个方法，给神社的鸟居做了个栅栏，挡住人们进出。最后，文书领着村里的这队人，沿着村道到河的上游去了。有个高所部落，离村子的中心部落两公里路远，那里有部落自己专用的神社——高所神社。村里人与高所部落人很少来往；他们高所部落也没人参战，因为他们那里的男人全是残疾。部落里的男孩一生下来就要把左上臂二头肌的一个肌头弄断，据说

还有人生来就没有这块肌肉。高所部落只有五家二十人，全是些很特别的人。村里人排着队去给他们遮盖神社，却在那儿吵了起来。

通往神社的台阶边上，是神社的社务所。大人、孩子，连那个焚尸工，全坐在叫露水打得湿漉漉的石阶上，等神官应允文书的恳请，然而，神官却突然暴跳如雷，吼叫起来。四十来岁的文书好不冷静，他兀自一遍遍地申述着官府衙门的意旨。

“这神社，不该叫占领军瞧着呀。村里人也只好别参拜了，不是么，还是藏起来好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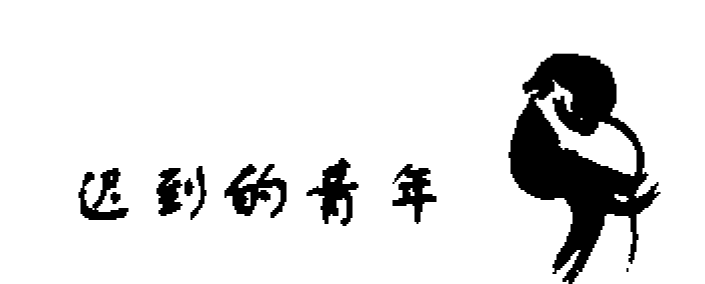
“高所神社就是不藏！这个神社，可不是一般的神社！国家、县里，没有掏过一分钱！神社是村里人专用的，国家管不着，县里也管不着，高所神社就是不一样！”

“神社都要按指示办，没什么特殊的。”

“别来这套，什么指示？”神官说，“对高所神社有什么指示！”

“战争不是败了么？神风也不吹啦，天皇陛下变成普通人啦，日本再没有神社啦。战争一打败，神灵一取消，高所神社也一样，跟别的神社一个样。”

“什么一个样！”神官说道。那声音简直就是拼了性命的狂吼，把大人孩子所有的村民全给吓了一跳。“什么一个样！因为战争打败了，天皇陛下不是神了，日本没有神社了，高所神社就得一个样？战争打败了，就得一个样？**别来这套！**高所神社和战争无关，和天皇陛下无关，和日本无关！这个村里的神，比日本人来得还早的，比四国的天照大神还早的只剩了这一个神！**别来这套，别来这套！**高所人，往前站站，你们给评评理！”部落的男男女女，已经从他们穷得叮当响的家里，到村道两边来了。男人们一律把左臂藏在上衣里，松垮垮地垂下



来。孩子们光着身子聚成一堆，把左臂藏到身后。他们用粗壮的右臂，把那只萎缩的胳臂拽到后腰去。

“别添乱啦！打仗那会儿，宪兵来过，特高也来过，就别添乱啦，你们高所人不是也给村里的人添不少麻烦了吗？”

文书不瞧神官，径自对那几个聚成堆的部落百姓讲着。可这些高所人对文书瞅也不瞅，也不理村里的人，光是盯住神官，一声不响。

“高所人，和战争无关，和天皇陛下无关，不用外人来管我们的事！呶，是吧！”神官道，“文书先生说，别添乱了，可我倒有点想法。你倒说说，到底是什么人，给你们添麻烦啦？”

“等会儿，叫阿文说吧，叫她去啦，等会儿吧。”

一个生了双漂亮眼睛的年轻人，朝神官请示了一下，便沿着村道一溜小跑走开了。房舍的对面有个小广场，高所人就在那里杀羊、打水。他们吃山羊，共同用水，这一点与其他村里的人完全不同。打水场上有一群女人，年轻人是去叫其中的一个人才轻快地跑走了的。

村里的男人和孩子本是坐在石阶上的。可不安和紧张不断地高涨，让他们忍不住站起身来。村里人一直瞧不起高所部落那几个人，早把他们排斥到自己的圈子之外了。他们没有权利采伐山林，而且连佃农也不能做。他们的生活，全靠在河边贫瘠的草地放山羊，以及做竹匠来维持。乡土史学家说，村里人觉得朝鲜人不干净，才要他们聚居在下游；可对高所部落，却容许他们住在上游，这是因为他们原来便住在高处，早在很久以前，他们的部落就设在那里了。可我那战死的哥哥说过，从前河对面的公共树林就是高所人的，他还说，高所人的残疾是为禁止打猎而进行的刑罚。不管怎么说，高所人从未如此向村里人显示过自己的高傲。而今，村里人，连文书在内，却只好

在高所人面前变得怯生生的了。

那男人一叫，一个姑娘，便在公共汲水的宽宽的石沿上面伸开腿，朝通往神社的石阶这边扭过脸来。村里人的身子全抖了一下。至少我觉得如此。可那姑娘顺手拨开身边的两只山羊的头，跣足挺胸，阔步走来，瞧着她，村里的人们一阵骚动，尤其是孩子们。高所人阿文是十八岁的姑娘，在孩子们看来，她简直是一尊偶像。我光着脚，站在孩子们的最后边。我看见她那浅黑色的皮肤熠熠生光，仿佛太阳一样。我盯着傲慢得野兽一般朝我们走来的姑娘，觉得脸热辣辣的红了，眼里满是泪水，那大概是欲望的泪水吧。想来我跟着队伍直走到高所部落，就是要瞧一瞧这位传说中的姑娘吧。我咽了口唾沫，喘着粗气。我为近乎全裸的自己感到羞愧。这也许就是所有孩子心里共同的感受。虽说这姑娘是传说中的人物，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传说，倒该说，这姑娘才算成是一个传说。乡土史学家把高所人称为原始四国人，说他们继承了古代亚洲人的血统。在孩子们心里，阿文便是一个原始的姑娘。在梦里她叫孩子们因恐惧和欲望发疯，是超越人类、超越生命的存在。村里的孩子们，连我也算一个，都知道在高所人秘密祭祀时，巫女是由阿文担任的。逃到村里来的大兵，有的父母就住在邻村，可他们却逃到我们村里来，据人讲这是因为叫阿文给勾了魂。还有人添枝加叶说，阿文每天都要把芒草叶子上到无人拜祭的士兵坟上去。

阿文默默地站在神官面前，不作一声。神官、文书和村里的人们，也都不作一声，阿文的眼睛很大，瞳仁颜色极深，直透到玻璃体上去。她盯住神官的背后，那儿睡着一只疲猫。她那叫唾沫浸得湿润润的嘴唇很厚很圆，微微动了动，像在叫那只猫：咪咪咪，咪！文书从额头向脸颊揩了一把，擦一下汗，



那只疲猫是黄色的，脏得很，我觉得恶心。在我看来！高所的这群人简直是比占领军还要可怕的异类。那不幸的猫疲塌塌地躺着，像是也给吓得够呛。我悔不该随着队伍来这里。然而一见到阿文，除去一种与恐惧俱来的战栗以外，还有种快感在小腹荡漾，而今，那里正像凤仙花的种子一般迸裂开来，热得气闷，还湿糊糊的。

“说说吧，阿文！”神官道。

“带来麻烦的是你。说逃了兵役，把表哥送进了监狱的是你，向特高告密的还是你。战争结束了，打了败仗，表哥会回来，谁把他出卖给宪兵不就清楚了么！高所人的会宿星，大伙儿都在这么说呢。呀，文书先生，这你就明白了吧，就是这么一回事！”

阿文只说了这些话。然后，她径自走到那猫的身边，开始用手指摸猫的后背，那猫呢，小声甜甜地叫着，令人讨厌，身子还一扭一扭的。阿文转过头，盯着神官和文书，她的衣服短得很，是用草绿色硬绷绷的布、巴豆纤维织成的布做的，肚子从衣服下面露出来，像个葫芦形的皮囊。她朝着猫儿把身子一弯下，把她大腿的深处也能叫孩子们一览无余了。大人们也和孩子一样，抖抖地想从低处瞧上一瞧。

“我不知道，别逼我吧，民兵会干的事我不负责任，我不知道！”

“你说，高所神社的事情你不知道？哈！那就回去好啦！既然你不打算负责，就回去好啦！高所人就这样评完了理，给你这个决定啦！”

文书脸色苍白，大汗淋漓，热病患者似的眼睛来回看着神官、阿文和众人。高所人凑拢在文书身边，眼里闪动着事不关己的旁观一般的好奇，嘴唇善良地微微张开。文书又瞧了瞧那

边的女人和山羊群。那帮子女人，对这边的骚动可是全不在意，只顾跪在汲水场上洗什么东西。一片宁静，只听见远处小孩子在哭，柔柔地在公共树林的斜坡上响起了回声。

“回去吧。不论占领军在高所部落怎么折腾，残杀也好，强奸放火也好，我们都不管了，跟朝鲜部落一样，就当是和我们无关了！啊啊，乡亲们哟！”

文书垂头丧气，每句话的尾音都颤个不停。村里人都驯顺地站起身，随在文书后面。队伍开始返回村道时，文书充满恶意地喊起来，像是有意要神官听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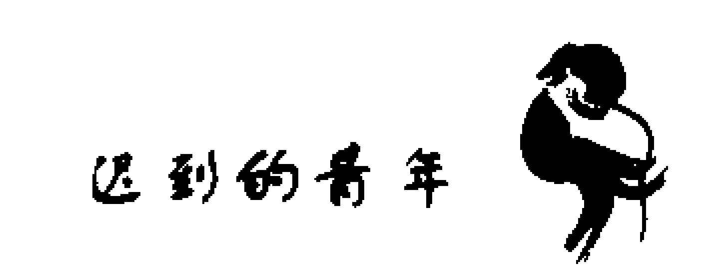
“仗打败了，全乱套了，朝鲜人公开抢东西了！连高所人也跟个人儿似的发牢骚了，神也没啦，佛也没啦，好可怕哟！”

谁也没有给他帮腔。我转回身，瞧了瞧神官和阿文，她还在神官旁边把猫儿抱在怀里。太阳已升得老高，热烘烘的。强烈的阳光，从神官和阿文的身后照过来，使他俩看上去黑黢黢的。——就算打了败仗，他们也不会丧气，也不会软弱，也不会叫人讨厌！高所人可真是了不得！——我心里想。一想到一直欺负高所的小孩子取乐来着，我就害怕得很，仿佛日头的酷热和湿乎乎的不快全变得辽远粗钝，甚至觉不出脚踏在地面上了。身边的孩子们也都青着脸，怯怯的，还带了点儿兴奋。幸好我没把弟弟带来。——那个小伙子，准会发狂哩！

回到家里，弟弟总算爬起来了。和他吃早饭时，他没完没了地问这问那，我却一句话也不去搭理他。我累了；阿文那磨过一样的皮肤和沙哑低沉的声音也在我的脑子里不停地打转，这使我沉进了懊恼的深渊。

饭还没吃完，学校那边就鸣起召集学生的警报了。我和弟弟放下饭碗，跑到外面。不是占领军。我们便朝学校跑去。

“同学们！大伙儿来大声喊哈喽，迎接占领军吧！邻村连



幼儿园的学生都在喊哈喽，咱村的孩子要是都不出声，可是咱村的耻辱。同学们！大伙来喊哈喽吧！”

操场上已经是暑热难当。在早会台上，只有一条腿的教务主任正在大喊大叫。他脑袋很小，肌肉饱绽，一边用拳头擦汗，一边朝着河对岸公共树林栗树葱郁的斜坡，一个劲儿喊哈喽，哈喽。这教务主任把村里佃户的二儿子、三儿子，还有伞店的大儿子全动员进了义勇军，送到满洲去了。于是，人们叫他**坏家伙**。他现在像是要留长发。自从战败后的第二天，他就开始留心自己的头发了，一边喊哈喽，一边还时不时用手指摸摸褐色脸膛上的短发。我们都喊他做兔子；可我已经没法想一下干吗要叫他兔子了。只觉得疲惫、悲切，像堆垃圾一样，光脚站在滚烫的土地上，大汗淋漓。仿佛那教务主任的身体，把一团大大的黑影投到这山脚的村里。那黑影比操场上的二百个孩子要大，比他们聚成的一群要大。孩子们低着头一声不响，忍受着。

“来，一起喊哈喽！”他在早会台上热烈地喊叫。

孩子们哄然笑了起来，可立刻闭了嘴，谁也没喊哈喽。台上那兔子狞笑了一下，就把脸和下巴绷得紧紧的，一副孤独阴险的表情。能看见汗水顺着脸颊分为两股流下来。兔子好像下定了决心。

“来，一起喊哈喽！”他叫道。

“哈喽！”有几个人喊起来。

“来，用点劲儿，再喊一次，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噢噢噢！”许多人喊了起来。

——可没有我呀！可没有我的声音呀！我没出声，紧咬着嘴唇，舌尖都觉出血味了，可没有我呀！——我朝着什么东西的眼睛申辩道。不知不觉中那眼睛经常让我觉得害怕。

“好极了，用点劲儿，哈喽！”

“哈喽，哈喽！”大伙一起喊了起来。

最先喊叫的是那帮疏散来的儿童。而今，暑热、羞耻和兴奋使大伙的脸上一片绯红，他们眼睛潮湿，气势汹汹地大喊大叫。我不作声，然而我的沉默太渺小了，一个小孩子的沉默，渺小得不值一提，在齐喊哈喽的海洋里面，我就像一株怯生生的飘荡不定的海草。我不复存在了。突然，我觉得自己被捣成粉末吸进了洞里；于是，我感到一阵不安。

“拿日本话说，哈喽的意思就是：欢迎欢迎！要有客人来了，你们不是说欢迎欢迎么！欢迎欢迎，哈喽，哈喽！一——二！”

“哈喽，哈喽，哈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突然，我听到我自己喊了起来。

“哈喽！哈喽，哈喽！”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不知谁的拳头，猛地砸在我的后脑勺上。我回过头，看见身后站着一个高小的疏散儿童。我气得眼前一片发黑。那只斜眼疼得很，仿佛一块海绵上钉满闪闪的碎玻璃，再敲到我的眼睛上，让我躺倒在黑暗的深渊。那高小的疏散儿童，臂上戴着值周臂章，满脸得意地推搡着我，然后扬长而去。我觉得面前是一堵痛苦的黑墙，委屈得几乎晕了过去。

“不要脸的土包子，还说什么南无阿弥陀佛，真是个不要脸的混账土包子！”那疏散儿童大声向伙伴说，故意让我听见。“那家伙，还说什么南无阿弥陀佛哩，有什么用，大傻冒儿，还南无阿弥陀佛哩，土包子！”



猛然间，我觉得也闹不懂，自己干吗要去喊南无阿弥陀佛了，而且，我也觉得我的确是一个土包子大傻冒儿了。——我也和那帮叫哈喽的孩子一样，是不要脸的土包子大傻冒儿。啊啊，烦死啦！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蠢东西！气不顺了！说什么南无阿弥陀佛！”

“他们想要给残杀掉了，才喊南无阿弥陀佛的吧！土包子笨家伙！美国兵会给我们香烟和口香糖哩！给夫、米、西伽来特、安得、邱因伽姆[①]！你这么一说，他们就给你啦！”

——不要脸的！不要脸，这帮子不要脸的！——我心里想。——被杀掉才好呢！全给强奸了，杀了，才好呢！

胜利者的军队，秩序井然地悄然进了村子，他们带了武器，坐着吉普开进来了，恰似初春时缓缓的洪水，略微有一些喧哗，却不猛烈逼人。他们把村里人搞得满心冰凉，喜滋滋地、百无聊赖地从吉普车上面，瞧着村民、房屋和小鸡等动物，轻声说着什么话，还长吁短叹的。孩子们从远处朝着吉普喊哈喽，可那些外国兵呢，他们坐在吉普车上，把自动步枪的枪托放在膝上，活像抱了只小猫。他们的头发，有的是金色的，有的是红色的，脖子上的皮肤柔软红润，大汗淋漓，仿佛水果一般。那枪筒，便靠在他们的颈边。强壮有力的吉普车本身就像是武器一样，拉着他们打村里穿过；孩子们失去了信心，还在徒劳无益地喊哈喽哈喽，好像对着野兽讲话，声音怯生生的，毫无自信，冷若冰霜。

我和弟弟一直看着那队吉普车开进了朝鲜人部落，再从那

① “给我烟和口香糖”之意。——译者注

里开出来。绕个大弯，灰尘满天地朝我们的部落开过来。我们是打桥上看到的，这队吉普车全部开进了部落以后，我们便和别的孩子们一起，远远地躲开吉普车，可还是热心地跟着走。汽油的气味引得人血液沸腾一般，带给我一种强烈的懊恼，怀着这种心情，我沿着车队刚刚驶过的道路——如今这道路已经变得新奇而又神圣——追赶着吉普车。

吉普车开进小学校园，在操场上慢慢地绕弯，只有一辆车停下来，两个男人跳下来，没有脱鞋便进了教员室。村长和校长接待他们。然而，他们的会见极其简短。吉普车重又开出烈日炎炎的操场，沿着村道缓缓开往上游去了。孩子们这才透过窗户，往教员室里偷看，只见村里的几个头儿，白着脸坐在里边，垂头丧气地活像给打趴下了一样。瞧完这一幕，孩子们还是战战兢兢地，接着撵汽车去了。

我带着弟弟跟了车队走。我觉得就像那次学习汇报会里唱歌一样，四面八方都有些什么人盯着我们瞧。躲进了公共树林的女人们俯视村道，也会因恐惧和好奇而抖个不停的。大人们和胆小的孩子们也会从黑暗的屋子里偷着朝外看。那些吉普车正要开出我们的村子。像是往高所部落那边去。有一段路途没有人有。穿过了一座低矮的山峰，就到邻村了。吉普车像螃蟹一样，静静地朝前开去。

车队穿过我们的部落。然后，又绕了个大弯儿，经过能环视小河的高地，开往高所部落那边去了。突然，吉普车队停了下来。很快，那帮子外国兵就光了身子，噔噔地踩着庄稼地，下到河里去洗澡了。瞧着他们，我们惊得发呆。孩子们在我们部落边上挤作一团，一声不响地只顾出汗；而后，村里的大人们也一个个走进孩子堆里，开始瞧外国兵光着身子在河里洗澡。



外国兵光着身子，真真正正地彻彻底底地光着身子。他们身体粉红粉红的，柔软而奢侈，那根东西红乎乎的，叭嗒叭嗒地直撞小肚子，后背也是红乎乎的疙里疙瘩。他们还会突然叫上几声，活像鸟叫一样。我发现，这帮外国兵的那根东西，拿凉水一激，非但不会蔫下去，反倒立得挺挺的。一阵恶心，在我的心里热烘烘地积成了一团。——这帮家伙！一到村子里就发情啦！朝我们村子发情啦！——我心里想，羞得气鼓鼓的。——村子遭了强奸啦！受了凌辱啦！村里的女人们，躲在公共树林羊齿树阴下面，热得昏昏沉沉，长吁短叹地朝这儿看哩！——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淫诲的意念，甜丝丝的令人生厌。一瞧着外国兵那根勃起的红乎乎的东西，孩子们便在喉咙里发出了一阵吃吃的窃笑，像吉普车进村时他们那一阵低声的呻吟，连大人们都未曾听见他们的笑声。与其说外国兵们在游泳，还不如说他们是在戏水。临了，他们爬上对岸的河滩，就那么光着身子，两只手放到后腰或是鼓鼓的屁股上，直立着让太阳把身子晒干。他们全都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只让那根东西直挺挺的。他们的身体粉里透红，那根东西现在却是葡萄一样黑乎乎，沉甸甸，朝着天空。我恶心得头昏眼花。眼睛斜得静不下来。我闭上眼睛。——要是我们被枪逼着脱掉衣服，爬到这帮外国兵的前面，把那根粗绷硬、又黑又红的东西，含到嗓子眼吗！——于是，我的唾沫涌了满嘴，两眼紧闭，全身的皮肤变得极其敏感，分明觉出汗津津的叫我发痒。

突然间有两声枪响，惊动了山脚的村子。——开战啦！总算开始了，开战啦！——吉普车开始警备齐鸣。孩子们哭哭涕涕，朝村道那边乱跑。大兵们仍旧光着身子，那根挺起的东西拍拍敲着肚皮，从河滩上跑过来。

“快躲家去，别打着！快躲家去，别打着！”

村里的吊钟响了起来。外国兵在吉普车周围，一下子来了精神，恶狠狠地把枪提在腰间，来回地跑。前边的一辆吉普车掉过头，重新开进了部落，飞也似的扬起了一片沙土。我搂着弟弟的肩膀往家跑。恐惧重又猛然地占据了我的心，那酷热，那窒息，仿佛都达到了顶点。我周身发抖，一心想哭喊上一阵，就这样飞快地往家里逃。

“快躲家去！出了大事啦，别打着，快躲家去！别给全杀了！”是消防团那伙人一面喊，一面敲着铜锣，满村道上跑。又响起一阵金属一样猛烈的枪声，还有怒气冲冲的叫喊。弟弟发疯了似的哭嚎。我搂着弟弟，蹲在土间的暗处，鼻子里全是地板下面霉土的气味。妈妈、姐姐和妹妹跑到公共树林里去了。我独自抱着几乎发狂的弟弟，我不过是一个用尽力气的小不点儿。

“我到药店去，听听出了什么事，放开我！”我说。

“不嘛！不嘛！不嘛！会挨杀的，会给打死的！不啊！”弟弟嚷道，“不！不啊！”

我一阵惊惶，伸手捂住弟弟的嘴。他咬了我一口，我呻吟起来。

“不啊！不啊！该杀死我啦，叫狗吃啦！我不啊！”

“混蛋！别喊，别喊，再喊揍你啦！”

“不！不啊！不啊啊啊！”

我揍他，他惨叫起来；我再揍他，他却突然死掉一样变得软软的、重重的，不做声了。弟弟把头埋在我的膝上，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在我的心里，一种恐惧也开始胀大了。——被杀掉，叫狗吃！我们要给那帮鸡巴朝天的粉红色大个子残杀、践踏，要叫狗吃啦！不，不，不啊啊啊！

我和弟弟像得了病的动物一样，胆怯疲惫地搂着肩膀呻吟



不已。我觉得胃在肚子里像个兔子一样蹦来跳去，可我没法吐，我怕吐到弟弟的身上。大人们吓得发了疯似的来回乱跑。消防团还在敲着吊钟。好一场大屠杀！

“日本人们！村民们！请大家注意听！”喇叭里响起了一个奇怪的声音，很像战败那天——天皇的声音——“你们村的青年，打伤了我们占领军的士兵以后，藏了起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凶狠的暴徒，绳之以法！日本人们，村民们！请大家听好！现在，请马上全从家里出来，到学校集合！谁躲在家里，将被认为对占领军怀有恶意而受到严惩！请大家到学校集合！对到学校来、帮助我们的人，我们绝不会伤害你们！我们的士兵被人打伤了，可他说自己是基督徒，会宽恕那个人的。犯人将被逮捕，但只会处以轻刑！犯人可以自首，见到犯人的人也可以讲！请到学校集合！”

村道上很快就聚满了人。我也抱起弟弟，给他擦一把满是泪痕的脸，又用手背把自己的脸也胡乱擦了一下，走上村道。

“那就是翻译，真行！”一个疏散来的人说；可是村里的人，他们可没心思听人说这样的话。

“准是朝鲜人干的！那帮家伙打早晨开始，就叫浊酒灌得醉醺醺的！”另一个疏散来的人说，他借下了桥旁杂货店的二楼。

然而，村里人却全都不安地默不作声，脸上热辣辣的，大汗淋漓，弓身弯腰，一脸认真地聚到学校操场上来。占领军的吉普车停在那里，周围站满了荷枪的大兵。站在赤日炎炎下的操场上，被不安摧残着、沉默不语也是够受的。在有可能传达出可靠消息的人身边，便会聚上一群人。我也带上弟弟，钻到其中的一堆人里面去。

这群人正围着听一个医生喋喋不休。就是他治疗过那个受

伤的大兵。"高所部落那帮家伙真是胡来!"医生一遍一遍地道,"那大兵想调戏巫女,嘿,就让人用做竹活的小刀扎了!"

我的全身叫一种剧烈的快乐弄得抖个不停。——是阿文!有大兵要调戏她!——我想。——这么说,该是那个眼睛挺漂亮的残废小伙子拿小刀扎的啦!换了我,碰到这事儿,为了阿文也会干的。

"日本人们,村民们!"那个甜丝丝令人讨厌的声音又絮叨起来了。

酷热和快乐使我汗淋淋的,我的喉咙里发出轻声的呻吟。那甜丝丝令人讨厌的声音,它已经满是不安,丝毫吓不住人,仿佛阳光一样从我的头上直浇下来。——是那一只胳膊不好使的高所人扎的!换了我也会干的!我,还不是把敌人扎上一次啦!——于是,恐惧已全不见了踪影。

"日本人们,村民们!"那翻译好不要脸,他活像只讨厌的八哥儿,还在脏兮兮地重复着我们的日本话。"请协助我们工作。现在,我们正在你们的家里进行搜查。村民们!我们并不想扰乱大家善良的市民生活。知道犯人躲藏地点的人,请你们讲出来!"

"肯定找不到的!随他们搜好啦!"我悄声对弟弟说,"高所人连公共树林的深处也清清楚楚哩!一旦藏起来,他们才找不到呢!"

"那就好啦!"弟弟悄声说,"我不想见到高所人给抓着!"

有几个从前在村里生活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老是闷在家里面的老人,这会儿也坐着拖车出来了。这几个老人非常好奇,他们硬要人把拖车直拉到占领军的吉普车旁边,朝着外国大兵瞧个没完。

"日本人们!村民们!"这焦急的声音带着扩音器金属般的



噪音，在山脚一遍又一遍地回响，“请协助我们。有谁知道犯人的下落，请到我们这里来，请告诉我们！”

在酷热的操场中间，大人们的代表站成了一个圆圈。他们在商量对策。充任商议负责人的，是一个疏散来的人。我便过去听他们讲话。

“犯人不是高所人吗？我们没有必要为了那帮家伙惹一身麻烦。”一个大人争辩道，“记得我们在支那也是落个这种下场。把占领军的大兵打伤了，杀死了，该算是吓人的报复哩。那个外国人能讲日语，他说什么只判轻刑，这才叫骗人哩。会把那小子杀掉示众的！战场上都这样儿！犯人要是给抓住，还能叫他站着出去！”

“抓住？才抓不住哩！要是抓不住，就糟啦！村里人会有一两个替死挨杀的啦！”负责的那个疏散者道，“还有，这帮小子会说搜山什么的，跑到公共树林去，遇到那些藏着的女人，还要强奸哩！”

“我们可不想替高所人送死！我们的老婆，也不能给人家糟蹋！”

“我们把犯人抓住，送给占领军，不是一举两得么？”另一个疏散的人说道，“高所那伙人，和朝鲜人不一样，一个个老老实实的，一点也不生性。就是送给占领军，我看他们也不能有什么意见的吧！”

“就那么办吧！”负责的那个人叫道，“村里出了事，村里人自己抓住犯人送出去！”

这就算商量完了。代表们分开混杂的人群，朝吉普车那边凑去。他们是要通过翻译，说一说自己的决定。他们想在僵硬的脸上强挤出笑容，可只有让唾沫润湿了的嘴唇上才算抹上了一层懒洋洋的笑意。

——这帮东西！部落的名人，有势力的人，要把同村的青年出卖给人家啦！——我惊异地想道。——战争中有人揭发朝鲜人部落私自造酒那会儿，巡察就跟我爸爸说，棘手的是那些朝鲜人谁也不肯告发自己的同伴！那帮小子即便是酒的事都不出卖同伴！可我们部落的人呢，要出卖同样的日本同伴，还一边怪里怪气地嬉笑着，往吉普车旁边一本正经的大汉们那里凑！好不要脸！

药店的老爷子抱着胳膊站在我旁边，盯着吉普车和往那边凑合的代表们，像要等出个结果来。

“那帮人真打算把犯人抓起送出去？”我问道。

“啥？当然啦，是真的！”药店的老爷子瞧了我一眼，冷冷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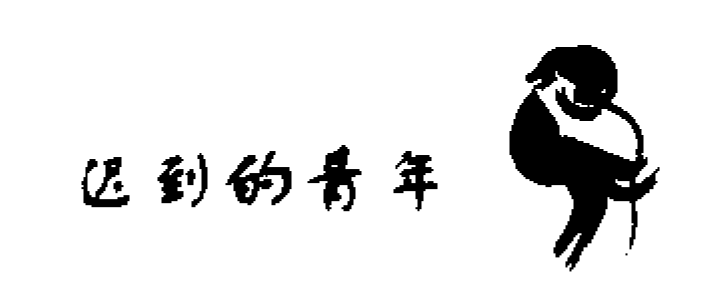
“那，可都是日本同伴啊，就去交给敌人？”

“敌人？傻家伙！占领军不再是敌人喽！高所人怎么能跟我们一样是日本人呢！”

我觉得听不懂。就算我看着了也还是不懂。从那一刻起，我觉得药店的老爷子，虽然他跟我一样顶着火辣辣的空气，一样流着咸滋滋的汗水，然而他却跟我完全不同，活像一条惹人生厌、圆滚滚的黄色毛虫！我一阵发慌，顺口吐了口唾沫。弟弟也学我的样儿，不停地转着身子，朝自己的周围吐开了唾沫。

“高所人算什么跟我们一样的日本人！他们算什么同伴！”药店的老爷子气冲冲地唠叨起来。

一双又大又重结结实实的军用皮靴，从一辆吉普车的驾驶室里直直地伸了出来，仿佛咣咣地踩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头上。军靴遮盖了山脚。然而在这两头怪物一样的军靴里面，却装了个小黑脸儿日本人模样的男人，只穿了身外国兵的衣服。见了



这般奇特的大兵，孩子们一齐笑出了声来。我看到那个大兵，显然是给吓得退缩了一下。然而面对着村民们自发产生的代表，他们却满带上一副傲气十足的架式，从远处也看得明白。——孩子们哄然大笑时，真吓了他们一跳，这样一来，他们更得拿出个威风劲儿了！——我心里想。瞧那架式，我想起了从前那可笑的体操老师，他就是这个模样！——这两个家伙，都是小鼻头，说起话来也一定一样嗡呀嗡的。这两个家伙真叫人瞧不起！——大兵右手抓着根黑棒子，让村民代表怯生生的，可那是扩音器。凭扩音器里流出的声音我断定，这人就是那个讲话嗡呀嗡的翻译。吉普车里外国大兵的神秘劲儿，变得雾一样模糊，这种神秘只在我的心里留下一点点潮湿的感觉就消失得干干净净了。——山本五十六将军，就是叫这帮家伙给打败啦！——我惊愕不迭，心里想道。

“你们讲的话！我会告诉给占领军的先生们的！”翻译完全置身于我们当中，还朝扩声器说话，给人一种有意讲假话的感觉。“别担心，都说出来吧！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尊重大伙的意见！”

那些大汉，也饶有兴味地聚到村民和翻译身边来了。

“我们是你们的同伴，说吧，刺伤你们的，是个特殊部落的，不是我们，说呀！我们谁也不会刺的！”村里的一个男子朝着扩音器说道。

那声音大得很不自然，从山脚的一个部落流出来，再扩展到整个山脚去。我想，那些被赶到操场外边的什么角落里的高所人，他们也能听得见这话吧。我羞得全身发抖。还有，那个勇敢地扎伤了外国兵的男人，他也该在藏身的地方听着这肮脏怯懦的声音吧。

翻译和村民们开始了一场紧张而又激烈的对话。这些话，

未曾透过扩音器传遍全村。——这帮子脏东西！商量出卖同伴哩！——我厌恶极了，心里想，我的耳朵还算干净，别听到他们的话吧。我转过身去，离开吉普车周围的人群，朝校园北边阴影下面蕺菜丛生的低洼湿地走去。弟弟根本就没想跟着我。我想，这里有两个理由吧：他想必打算留在那儿，听听翻译和村里大人的代表讲些什么；他也可能不敢转过身去离开那帮带着枪、在吉普车周围溜达的外国兵。就是我，想到会从背后吃上一枪，也还吓得眼前发黑呢。从前在少年杂志里面看见枪毙间谍的插图时，因为被枪毙的人给绑着，脸朝刽子手，我的心里会觉出一种深切的安心感，而今，我像个一瘸一拐的老人，拖着腿慢腾腾地走。在心里真想跑，可要是跑起来，他们会错当我是在逃跑，兴许会打我哩，而且是从身后。太阳高高地从空中紧盯着我，像一只巨大的眼睛。就在我的身后，也有只和太阳一样巨大的眼睛，在紧盯着我。汗水盖住了全身的皮肤，就像橡胶膜一样，让我觉得呼吸困难。

我踩着蕺菜叶子，抽抽鼻孔，闻到的只是我自己的汗味。跟小草的联系断了，跟小虫、跟动物的联系也断了。只有人，只有村里那帮丑陋的叛徒跟外国兵，才乱哄哄地满村转悠——只有那个高所部落的青年一个人躲在村里林子的深处，把脸埋在草里，盯着虫子，闻着树液，只有他连结着村里真正的心脏。那心脏的形状如同蕺菜叶，然而它热烘烘地带着血腥，一跳一跳地就跟野兔的心脏一样。

校舍的影子湿乎乎、凉嗖嗖的。从那里转回身望去，吉普车周围的人群已经不能让人觉出那种强烈的恐惧了。我战胜了一种恐惧，我体会到了一点勇敢的感觉，可怜巴巴的一点勇敢。

有几个人舒舒服服地坐在校舍的阴影下面。他们抬起头，



用责怪的眼神瞧了我一眼，那眼神好奇怪，仿佛我是个蛮横的闯入者。可他们弄清楚我不过是个毛孩子时，便马上失去了兴趣，把眼睛低下去了。这是村里的三个奇特的安静人儿：一个牙医，一个农林技师，还有一个是从大连高等工业学校放暑假回家来就给困在了村里的学生，他得了肺病，叫做雅二佐。这三个人，在战争时真叫超脱得奇怪；他们不参加防空训练，不参加义务劳动，不给出征的人送行，也不去迎接战死者的遗骨。尽管如此，这一切并未引起什么明显的抗议，因为牙医和农林技师在村里占有重要地位，至于雅二佐，他乃是村里最为活跃的地主家里的次子。而且抗议之后，谁也想不出，有什么能将这三个安静的人儿吓住。

而今，他们超脱开占领军士兵的喧嚣，保持着奇特的安静。我走到了雅二佐的旁边瞧了瞧。他用明信片折了些知了大小的相扑力士放在手心上，让它们比赛呢。手掌动上一动，那两个纸做的相朴力士便把犄角似的脑袋扭在一起，打起架来。雅二佐又把头抬了一下。

“小家伙，想玩相扑吗?”

“不，雅二佐，我不想。”我慌里慌张地说。

“没意思?”

“那个，高所人给聚在哪儿啦，雅二佐?”

“消防团的执勤办公室呗。一个一个地过堂哩!”

“扎了占领军的那个人，听说要是大伙儿把他抓起来交出去，他们就没事了，是真的吗?”我在询问时，用的是村里的孩子们对地主家使用的特殊词语。对我来说，一个青年，对扎伤占领军的事情漠不关心，单会玩纸做的相扑，这可真叫人觉得不舒服。

“当然啦！他们好像正想这样干!”雅二佐道。

“你说占领军会做什么吓人事吗？你说，他们会干什么坏事，比如说杀人之类的坏事吗！”

“是村里人要干更吓人、更坏的事啊，像杀人什么的，”雅二佐微笑着答道，“对手要是高所人的话，他们真会做出屠杀之类的事！”

瞧那副平和的微笑，好不烦人！我觉得，这面带微笑的青年，跟在公众面前做出了猥劣行为的人一样难以饶恕。

“干吗高所人就得该杀？”

“因为再也不能欺负朝鲜人啦，大伙儿再想找什么人欺负呗！”雅二佐道，“不这样做就会发疯哩！”

村公所文书的声音，开始透过扩音器在整个山脚嚷得震天价响。我觉得，他的声音活生生地充满了力量，那力量把我的心也给抓住啦。

“有人给占领军的先生造成了伤害，此等行为，有悖于天皇陛下的御意。我们将开始搜山，抓住那个顽徒，把他交给占领军。搜山期间，请占领军的先生们到国民学校的教员室里略事休息。请大家不要凑过去打扰先生们！全体消防团员，请到吊钟台前集合。其他人请你们赶快各回各家，多加小心，多加小心！”

操场上的群众开始挪动了。吉普车掉过头，排起队来。我看见那帮子人，鞋也不脱，径自便走到教员室里去，在房门口，他们低一低头像在行礼，可这只是因为房门太矮的缘故吧。

“准是骗人！准是想蒙过去就说搜山的！”我心里祈求着，一面说。

听了这话，雅二佐拿一种调皮的眼光盯住了我。那眼神慢慢变得热烈起来。

“你，是盼着那个高所暴徒逃跑吗?”

“我不愿意他叫日本人给抓住!”

“真的?”

“唔。”

“你，可知道那人藏在哪儿？你说，消防团能找着吗?嗯?”

我曾经带着弟弟，走遍了公共树林的各个角落，对村边的林子知道得极多。我知道高所人作猎场用的各种场所、林子里隐秘的场所，我还知道周围的好些山洞，它们又窄又黑，湿漉漉的，尽是死蜘蛛，就没碰着过活的，那些高所人，该有胆量找一个躲进去过夜吧。平时他们抓来蛇，就吃掉或者卖掉。他们清楚，这些山洞里的火山灰质土又软又湿，藏在里面的蛇是没有毒的，村里人倒是多半都认定他们和蝮蛇一样有毒而怕得不行。至于我，我叫那种蛇咬过好几次，所以我倒接近了高所人的知识，——像我这样的人几乎绝无仅有。

“肯定找不着的!”我说，“即使他们去搜山他们也不会把山上的树丛和山洞都捅个遍啊!”

地主的二儿子，那个高等工业学校的学生，他那又白又宽的漂亮额头上微微渗出了汗珠，盯住我看。那双眼睛热辣辣的，仿佛担了什么讨厌的重负。牙医和农林技师，慢吞吞地从我和雅二佐的身边走开了。

“不说要加小心吗?”

“唔，是说过要加小心!”

我也想跟着他们回去。弟弟胆小，我要是不在，恐怕他大白天也不敢走进我家黑洞洞的土间里呢。

“你，喂，能偷偷到那帮家伙躲着的地方去一趟吗?”

“那帮家伙?”

“那姑娘挨了强奸，她也一起进山了，你不知道?”

强奸！我的身体颤抖了起来。强奸！对了，大人们开始骚动时，在他们委婉的用词背后，就已经隐藏着更加重大刺人的可怕事实了，这是不许孩子们弄明白的。呀，虽听说那遭了强奸的姑娘，和那报仇的人躲进山里去了。可如果说用做竹活的小刀把那想调戏巫女的大兵给扎伤了，则是避开了问题的核心。强奸，残杀，由这些词筑成的遮蔽山脚的残酷天穹已经不是架空之物，事实上，它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抓到那些人，屠杀的阶段也便开始了。可村里的人，还要帮忙派出消防团去搜山哩。

“怎么样？要是到晚上，搜山的找不到那两个逃犯，你，肯不肯偷着出来，找到他们藏身的地方去看看他们?”雅二佐道。

“啊。”我咽了口唾沫，勉强地说。

“我想让你替我带点钱，让他们逃得离村子远远的吧。”

“怎么?”我惊疑不迭地说。

“我不想看见村里人自以为是，热衷于杀人的模样。你不也是一样吗。”

“我，接受任务!”我说。

第　四　章

黄昏将近。山脚的空气披上了一层淡紫色的霞光，湿漉漉地带着香味。如果傍晚之前，搜山的还找不到他们要抓的人，那么，直到明天一早，村里的男人们怕只能在憋闷的不安当中歇息身体了。

我和弟弟爬上房顶，俯卧在依然热乎乎的瓦片斜坡上面，朝公共树林那边张望。我们是在张望有没有狼烟升起，那是消防团员们找到了高所那两个人的信号。占领军的大兵会朝我和弟弟开枪吧，想一想真叫人害怕。然而，要叫我们两个猫在漆黑的家里，那就更觉得可怕。万一占领军的大兵一下闯进家来，我和弟弟可就是瓮中之鳖了。爬上房顶去，瞧瞧山林和小河，望望别家的房顶，我们心里就觉得我们还在村子里，还在同伴中间。这里面就有一股力量，它可以把尖锐的不安变得浑圆轻柔。另外，我和弟弟不能不看看那两个高所人是不是给抓住。若是没有逃成，他俩都被捉住，我们不亲眼瞧见他们过了桥，是不会回家去的。特别是那个姑娘，那个被强奸的、孩子们的偶像，那个巫女，不瞧见她，我们就不回家。我和弟弟心里乱糟糟的，一方面盼着他们巧妙地逃将出去，另一方面又巴

望亲眼瞧瞧他俩。要是高所的阿文给人抓住，押着过了桥，让她瞧见我和弟弟，我们会叫一种剧烈的耻辱击倒在地的。纵然如此，我们还是想着攀上房顶，盯住公共树林，一面不安地周身发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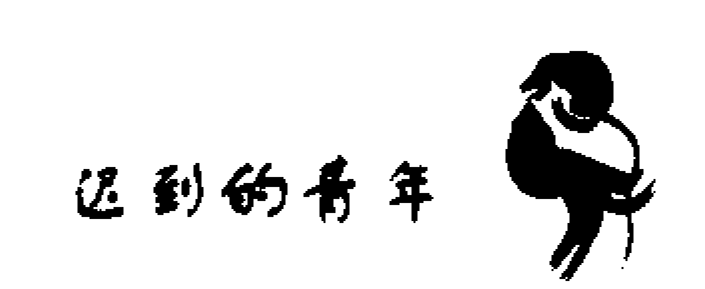
在大人们开始做活儿、孩子们都被赶在一边看热闹的时候，时间在孩子们的眼里，便像拉着重物的牛车，慢悠悠地过个没完。大人们倒能耐得住这般慢慢腾腾的时间。这是他们卓异的本领。可孩子们都很快就受不住了，时间如此之长，如此之慢，简直像把你活活按到泥坑一样令人气恼。他们盯着时间那朝前的箭头，心里充满希望。孩子们和这现实就是这样联系着的。然而，大人们，他们在慢吞吞的时间里泡澡一样泡个没完，不急不慌，极有耐性。那些跑到公共树林里去的大人们还在耐着性子慢慢寻找。孩子们或爬上房顶，或躲到门后，守望着应该从公共树林上空升起的狼烟，心里快急死了。

消防团员的头头们用电话同附近的所有村镇取得了联系，把住了山脚村子的出口。公共树林深得很，可在与邻村搭界的地方有一块空地，是为了阻住山火的，而今，邻村的消防团员就聚在那里。高所人便这样被封在里边了。不到夜里，想突破这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是没有可能的。逃兵事件那会儿，他们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来捉人的。占领军的吉普车，时不时还要在村道上跑几圈，威吓一下树林里的逃亡者。孩子也好，剩在家里的大人也好，全受了这威吓的影响，谁也没有胆子跑出家门喊一声哈喽。这就是战争。人们怯怯地，给沉重膨大的希望压得透不过气来，在家里的黑地儿，在房顶，在门后，感受着慢慢流逝过去的时间。——要是天黑之前还找不见，没准儿占领军会成宿呆在村里吧？到半夜里，还不得开始把大伙儿杀了？——黑夜一下便逼近了眼前，俨然又恢复了原始时代那种

威风凛凛的凶恶。然而，大人们除了在公共树林里慢吞吞地寻找之外，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们必是害怕占领军径自闯进山里，发现他们家里的女人吧，同时，他们也害怕一到夜晚，女人们会因为这样长久的恐惧，变得歇斯底里吧。若是到了晚上，那两个人还没给抓住，我还有一个约定需要履行哩。这使得黑夜的含义在我心里变得越来越重。然而，现在，孩子只准趴在房顶上面，盯住公共树林瞧。心里是一片不安和恐惧，有时还会钻进一种睡眠一样的平静。我渐渐地觉得疲惫起来。弟弟在我的身边睡睡醒醒。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那二十来个高所人在消防团的办公室里关着，也不知把他们怎么样了。想来神官又该气得发疯似的大吼大叫了吧。我抬起头往屋檐的另一对面，往钟台前面的广场上看了看，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几只母鸡在找食吃。附近就是碾米厂，许多米袋子运过去，肯定撒出了些米，叫它们啄着吃呢。消防团员们进山，谁也没见回来。时间还在慢悠悠地往前走。它一面打着旋儿，朝着中心缓缓地减速，一面继续往前走。——被强奸会挺疼的吧，会疼一辈子的吧！她躲在林子里，会疼得直哭哩！强奸！——在我的脸下面，几棵被夏天的日头烤得干枯的小草，发出一股气味。捉兔子的时候，我趴在草地上躲着，鼻子旁边便是折断的青草，整个草地上的草全发着扑鼻的香气。可那会儿的草香里还带着土味和地面湿乎乎的气味。可这些从房顶焦热的瓦缝里伸出来的又细又小的青草，这些一眼看去仿佛绿汁正在透明的草叶里抖动的纤细的杂草，却不带一点点土地的香味，倒是有股子烤焦了的石头泥块的辣味，直灌我和弟弟那叫酷热的空气弄得发疼的鼻子眼。这气味令人不舒服，它不地道，不自然，好像撵着你的后脚跟，叫你没处藏没处躲。我和弟弟经常爬上房顶。尽管我们吓得眼前发黑，却还是从只

有小孩子才能钻过去的天窗偷偷爬上去。房顶上的蜂窝里面幼虫多得是，我们是去捉来一些做鱼饵，还有，鹡鸰在房顶上搭窝，我们用口袋抓过它。鹡鸰会吓得发疯，自己身体会给弄伤，放到笼子里眼见着没了意思，丑得不得了。受了两次伤的鹡鸰被我和弟弟都放掉了，就像把什么脏东西朝天扔掉一样。每逢爬上房顶，我和弟弟就商量，把长在那儿的杂草拔掉，因为村子里都说哪家房上长草开花，这家该要破产了。然而我们发现，草丛里满是小虫，鸟儿们肯到房顶来，便是捉虫的。于是，我们为了能享受到围猎的乐趣留下了那些草。有时候心里介意，还要爬上房顶，瞅准草丛里一朵花也没有，才肯放心。太阳光太强，烤得小草都快要枯死了。那气味把我的不安滚雪球般一下子拉得很大，那雪球变得重得不行，大得要命，仿佛身子动一动，都会吸进大量的雪。

——到了晚上，我按照跟雅二佐的约定去林子里的时候，可别让占领军瞧见我！让那两个被追捕的高所人知道，我是他们的朋友吧。天皇陛下哟！——我在心里念咒文一般不停地祷告着。我没和那两个高所人搭过话。阿文肯定没见过我的模样，可在这夜黑林深的暗处，她不至于因为被强奸而疯疯癫癫吧，他俩不会进攻我，要把我杀了吧。还有，妖怪附在小孩身上会一口吃掉他，要是碰见了森林怪物，或者碰见了它使唤的水獭，我准会给吓瘪的。——去年夏初，有个男孩子正吃晚饭，突然从桌边跳起来，光着脚在家里、在道上、在庄稼地里、在河滩上，跑得扑通扑通的，然后，他就把脑袋像个塞子似的插到石斑鱼洞深水中的石头缝里淹死了。这妖怪好不吓人，一旦让它附了体，你的手脚就不听使唤啦，就另有个什么东西逼着它们动弹，可脑袋却是清醒的。那个淹死的小男孩，钻到水里以前，还在大声叫嚷：不啊，不啊，我不想游泳，不



想钻进去呀！还有人听见他叫了呢。——我觉得自己真成了个胆小鬼啦。现在不光是对高所的那个小伙子，就是对那个巫女姑娘，我都感到害怕了。弟弟问起森林怪物时，我总是说这是迷信，还怜悯地取笑他，可现在，我甚至也觉得这林子里的妖怪叫人害怕了。——到黑洞洞的林子里去，见那些气得发疯的高所人，见那个挨了强奸、疼疯了的巫女，见那个把占领军砍伤了的小伙子，这比遇见林子里的妖怪恐怕还要吓人哩。老师和大人们差不多都说过，别觉得高所人跟咱们不同，全都一样的。可在夜晚的林子里，高所人恐怕就要变成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了。呀，我这么想好不要脸！我胆小到这步田地，没准儿会在林子里面哭出来！战争打败了，人人都变得胆小。怯懦的毒素被播撒得日本满天都是！我呢，怕是到死为止，心里都得这样怵生生的，一到晚上就抖个不停了吧。仗打完了，也没有机会去掉这个毛病了。

吊钟响了起来。公共树林里面暗得很，没法搜山了。我想起了村里那些可能要在公共树林里面过夜的女人们。想起了妈妈、姐姐和妹妹。训练预科生们在林子里挖过一些防空壕，她们会住在那里吧。

“消防团那帮子人，从栗树下的草丛里面下山来啦！”弟弟道，“搜山停了，人可没抓着！”

一下子便有许多消防团员，涌上了通往桥梁的那条窄窄的山路，他们前倾着身子，急急地往下来了。这群人提着鹰嘴钩和镰刀，不见一点疲倦，还晃着肩膀，一派森严地朝桥这边下来了。

“这么大一帮子人带上鹰嘴钩到吉普车那边去，还能输了不成?”弟弟道。

我吃了一惊，警觉地瞧了瞧一排排的房顶，以及桐树和枫

树丛对面的学校。弟弟的话说得太冒失了，我简直觉得，他的话会像只小鸟一样，从房顶的平地上面蹦下去，直跑到在这儿看不见的吉普车和外国大兵那里，他们正在辽阔低洼的操场上。

“别说蠢话啦！怎么能到吉普车那边去呢！搜山就是要把吓得躲起来的高所人拽出来，交给吉普车。明天也一样，直到抓住为止！”

弟弟失望得很。这情绪传染给了我，我也觉出了一种深切的失望。在钟台前面的广场上，二十来个消防团员已经回来了。他们就跟大战山火时一样，把鹰嘴钩和镰刀紧紧地插在腰间。瞧他们的架式，这肮脏纷乱的搜山好像比村里发生的任何一次山火都让他们觉得振奋。他们着迷了！村里的孩子们，本来是不许走出家门的，这会儿也从黑洞洞的土间偷着朝外看，或是干脆爬上房顶往下看，他们也着迷了。全村的人，都一片亢奋，着迷地追捕着两个高所人。

“占领军，会杀高所人吧？残杀掉？”弟弟嘀咕道。胆怯和丑陋的好奇使得他脸上斑斑驳驳地泛着红晕，叫人讨厌，“听说要是抓不着那两个跑到林子的人，高所人就得全替死了。药店的老爷子就这么说来着！”

“你想让他们都被杀了？”我愤愤地说，“人家高所人什么都没干！”

弟弟一下子仰起头，定定地盯着我，从嗓子眼里嗫嚅着挤出了一个还构不成否定的声音。我觉得真想揍他，弟弟也感到我心里有一股火涌了上来。有时候，我对弟弟的压制太残酷了，然而我总是管不住自己。我揍他，把他打倒在地，然后在深切的悔恨中求得他原谅。在心里，我明知纵容自己向弟弟大施淫威是极不对头的事情，可我却一点儿都不知道该向哪个目



标发泄才是。况且，战争结束了，如今想找个敌人挑战也找不到，尽管这世界如此辽阔。

“你是不是想看看占领军残杀高所人？”我满带恶意地道，“那二十个人要全给杀掉！”

“不想！”弟弟又把头低下，瞧着广场那边说。

“就是嘛！高所人教我们找鳝鱼窝，找松蕈，还给我们山羊角吧！他们挨了残杀，咱们可不能高高兴兴地瞧热闹！”我说着，突然觉出了一种悲哀，便住口不说了。我也不想看。

“瞧呀，派出所的叔叔回来啦，和别的派出所的巡警一起回来的。”弟弟好像有意要岔开我的念头。可这句话确实指出了一项重要的事情。

“什么？在哪儿？”

“从村公所的坡道那边下来啦！”

我也从对着公共树林的斜坡上抬起身子，和弟弟一起把头转向广场那边。弟弟光着的肩膀叫烈日晒得发黑，那白嫩的汗毛活像一簇簇灰尘，我的视线越过他的肩膀，盯住通向村公所的那条白土铺成的坡道。两个巡警正在下坡，朝钟台前边的广场上走来。暮色已经很浓了，他们的脸黑森森的，可脚下扬起灰尘的道路却白得出奇，似乎惟有那里才是白天。我突然想到，这惨白的路上，会横上二十具惨遭屠杀的尸体，便禁不住浑身发抖。——也许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都安排好什么残酷吓人的事啦。没准儿已经干起来啦；像强奸，不是干完了吗！

“白天那会儿，就这么往回来了么？”我问弟弟道。我想掩饰一下自己的颤抖。

“没。刚瞧见的。”

“自打战争打败了，这个小子可就不知跑到哪儿躲起来了，这是回来了呀！”我说。

“回来啦。还带着朋友。”

“预科训练生放火烧奉安殿那会儿，村里人就跟巡警说，去把那几个预科训练生抓起来吧。他们不敢抓，就不知藏哪儿去啦。干吗要回来呢，都说仗打败了以后，巡警全给撤了，美国宪兵该来了呢。”我非常懊恼地说。

“是不是回来阻止搜山找高所人的呢?”弟弟说，“要是给搜山抓住了带到派出所来，不比交给占领军好多了。就像姓李的朝鲜人他们家老大那次，嘿，那会儿朝鲜人得救了，没被杀掉，这次没准儿占领军不杀高所人，把他们关进哪家监狱里呢!”

那两个人还在慢腾腾地顺着坡道往下走。他们的脑袋大得跟熊似的，一顶更大的帽子直捂到耳朵根儿，以防备有什么危险。他们矮个子，宽肩膀，鼻子和嘴唇强壮有力，耳朵像动物一样。两个警官像得要命，活脱脱一对孪生兄弟。我盯着我们村的那个警察。——瞧这警察，好像挺难受似的，走起路来也挺艰难哩，还满脸忧郁的！他回村来到底要做什么呢，还得再带来一个警察！——然而，一株希望的幼芽萌生了。他要干吗呢?

“姓李的朝鲜人家的老大那会儿，也是这个样子。”弟弟又说了一遍，“那会儿，警察挺勇猛的!”

“给我闭会儿嘴吧！就是呆在房顶上，你也不是个麻雀!”我说。

警察可真挺勇猛的。去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就在杂货店年轻的战争遗孀屋里，姓李的那小子叫居委会的男人们给抓住了。钻狗洞啦！大冬天的，大伙儿全跑出家门，一片声地喊。朝鲜人到寡妇那里钻狗洞啦！我闹不清这事何以竟传得如此之快，总之姓李的小伙子被系住脖子吊在了校园一角的篮球架子



上，他黑乎乎的身子叫北风吹得摇啊转啊的。我借着民兵会松明火把的光亮，从远处看了看。被吊起来时他还反抗哩，还在嚷——同党！同党！全是我的同党！——听了他的话，大伙儿一边笑着，一边把他吊到篮球架子上。后来鱼店的大小子他们吹大牛，说，姓李的小子被杀了么？没有，他得救了。在村里的传言中，说是杂货店的那个女人，自己去把消息告诉了警察，叫警察把就要没气了的那个姓李的小子救了下来。另一个传言也在寒夜的村道上不胫而走，说是雅二佐把警察叫起来的，他通过父亲，阻止了民兵会的暴行。然而不管怎么说，是警察直接帮了姓李的小伙子的忙！打那时起，我的心里对他们总有着一种深深的敬意。至于杂货店的那个女人，我总觉得好肮脏透顶；对脖子上带着烧伤一样丑陋的伤疤，还心烦意乱地到处乱转的那个姓李的小子，我也深感憎恶。被杀前愤怒吵嚷的李家小子，打那以后，再也没大声讲过话，只会晒晒太阳，或是光着脚在浅滩上踱来转去，自寻其乐，这情形好生奇特。自从那天晚上以来，在朝鲜人部落也没再搭理他。他也几乎是不干什么活儿，只是吹吹口哨玩，到了夏初，他就突然不见了。——不管怎么说，警察可是干得挺勇敢！谁能说，现在，他不会再勇敢地干上一次！

更多的消防团员回到钟台前面的广场上来。八成所有的消防团员都已经回来了吧。两个警察也慢腾腾地往这边走。文书从消防团员中间走出来，同两个警察短短地交谈了几句。我和弟弟连大气也不敢出。然而，结论立刻就得了出来，我和弟弟，重又觉出一阵失望。净是失望了！

“快看，他们恬不知耻地回来，是打算给占领军干活的！还满脸通红乱吐唾沫！”

两个警察虽然还是那样郁郁的，然而这时他们显然是在挨

个儿检查那些全副武装、佩着鹰嘴钩带着镰刀、和消防团的头头们一起回来的人们，看他们的搜山工作是不是有什么缺陷，看是不是有什么漏洞。他们肯定是要把这些报告给占领军的吉普车吧，这帮脏东西！我心里想。——也许，会从哪儿借条警犬来呢！今儿晚上，他们还得把山脚的出口把得严严实实的呢！

警官和消防团员全穿着黑色的制服，头上戴着帽子，或者防火头巾。在黄昏惨淡的天空下面，他们活像是一群苍蝇。这帮子苍蝇，叫那身衣服搞得越发热不可耐，身子动一动都会搅起白色的灰尘，一边不断地吐着唾沫，一边聊天。——咋不吐到你们自个儿的脑袋上！

我觉出一种空洞洞的寒意。我肩膀上披了一件掉光了扣子的黄色棉布衬衣，胳膊是裸露的，我便用它抱住自己的身体。又开始发抖了。——那个警察也染上胆小的病毒了，怪不得他们两个一起回来呢，准是姓李的出事那会儿，他把勇气全给用光了吧。况且，那时战争打得多么了不起，谁都是一身的勇气。可现在，这警察也替占领军戴上顶大帽子，顶着暑热，让唾沫把胡子弄得黏黏糊糊，还上窜下跳地！让他当狗，他准都乐意！

“要是有了两个警察，高所人明天准得给抓住啦，帮不了他们啦！”弟弟悄声说道，泪水立刻把他的声音弄得哑哑的，“哪怕吃兔肉、嚼树籽，能躲到占领军回美国也好啊！”

“占领军能在日本呆上一百年！高所人总不能藏上一百年吧！”

“高所人，全都给抓啦。逃掉的人，别的人，全都给抓啦！”

“从房上下去吧。别让谁以为我们是高所人，带着鹰嘴钩



上房来。”

“唔，下去吧。”

光着脚踩下去，发现房上的瓦片还热得轻轻地响呢。弟弟跳将起来，蹦达达地往前走，嘴里还像什么动物一样哼哼着，好像玩得挺高兴，然而，刚把腰以下的部位塞进天窗时，他转过脸来，泪珠便挂了他满脸。我站在天窗旁边看了看周围，好让他在房里有时间把泪水揩揩干。弟弟这个家伙，他总爱这样说：——自打生下来我还没哭过哩！就是今天，叫你给瞧着啦！

只有一台吉普车朝钟台前面的广场上开了过来。车上坐着翻译。还有三个外国大兵。一个大兵坐在车里，把枪抱在胸前，他一眼瞧见我呆在房顶，吃了一惊，忽地把枪口低下来，几乎对准我的脑袋，我慌了神，顺着天窗哧溜一下滑进了一股子霉味儿的黑屋子里。待我下到土间时，那吉普车该拉着文书和警察他们，又回到校园里去了。那个年轻的大兵好像很不放心，仰着脖子瞧着我家的房顶，坐着吉普车开过去了。我看见了那大兵细脖子上鼓出来的丑陋的喉节，就像蜂子在植物上产卵时做的蜂瘤，还一动一动的哩。

——要光是占领军去搜山，要是以后也是他们搜，高所人在日本国内可藏身的地方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且不说左臂残废吧，高所人的脸上，也有些细微的特征，黑睫毛啦，高颧骨啦，大下巴啦，等等等等。可这些特征细微得很，除去村里人，怕没有谁晓得。占领军更不晓得了。然而现在，连警察都卖了力气，这么晚了，村里人还留在钟台前面不想回家。这些人呀，哪怕高所人讲的一点点错话也会让他们当成线索，马上赶着去找他们躲的地方吧！既然警察出动了，那么从山脚逃出去很不容易不说，别的村里马上也要开抓啦。就算我带上雅二

佐的钱去了，怕也没有用处啦！

我感到周身疲惫无力。我只觉得自己简直是个什么也做不来的矮子。

“要是逃到朝鲜人部落，兴许会给他们藏起来哩，那些高所人！”

“嗯？”我吃了一惊。

“到阿康他们家什么的。”

“唔，是啊，”我说，“可高所人肯定不会上朝鲜人部落去。朝鲜人干过的那叫什么事！”

我和弟弟都不吭声了，我们的肩膀挨在一起，谁也不动。肚子饿得要命。妈妈她们进山以前，给我们做了盒饭，我们俩不说话，默默地吃着。没过一会儿，翻译的那假冒的日本话，又从学校里通过吉普车上的扩音器，朝着山脚喊叫起来了。山脚已罩上了一层夜幕。

“日本人们！村民们！晚上好！我们占领军，今天晚上就在学校里宿营！下午七点以后，学校禁止入内！这个时间以后，凡进入操场者，格杀勿论！请大家注意！明天该禁令将予以解除，孩子们可以安全地学习。消防团员就留在校门附近，若犯人夜里回村，请前来报告！请抓住犯人，恢复村里的和平！”

我和弟弟默默地站起身来回到土间，忙着把家里所有的房门全堵个严严实实。后门的木板用钉子给钉死了。我们连耗子也不让它钻进房里，甚至把地板下面的窟窿也用土填上了。村里沉在一片宁静的夜色中，融成黏糊糊的一团。那几个外国大兵在村民的脑海里投下了浓重的黑影，也使他们的大脑机能成了单行道，通往柔顺的屈服和合作的欣悦的单行道。在村民们作为打了败仗的被占领者沉入屈辱深渊的时候，突然间发觉自



己竟然还不是高所人，便打深渊的底里浮了上来。被挑选出来守夜的消防团员们，便是他们恢复名誉的最后一翼。在村民的脑海里面，那种剧烈的不安早死灭了。赎罪的羔羊，正绝望地躲在漆黑的林子里呢。村里人的罪孽，这就给赦免了。他们正要在新国王的统治下面坠入沉静的梦乡。那帮子高所人！村民们会如此这般地脏着嘴巴骂上几句，然后让嘴角泛出一丝宽慰的微笑，高枕无忧了。

然而这只高枕无忧的大面包，弟弟和我却只能够徒然地咬着个边边儿。我在甘薯窖里稻皮的洼处给弟弟找了个睡觉的地方，跟他说了说自己的计划，说还有些事情要去做。若是不告诉弟弟就出了家门，那他睡醒过来发现我不在身边，准会发疯似的跑到学校操场去。而且，我还有必要把弟弟拉来当同谋，也好瞒住妈妈，不让她知道我的冒险。弟弟睡在甘薯窖里面，倒可以品味一下小小的冒险。于是，我为把网撒开，说道：

"剩你一个人，怕吗？"

"不怕。"弟弟上钩啦。

"我一个人上林子里去，也不怕。"这话其实我是朝着自己那怯懦的一面说的，"我们是毫不畏惧的同盟。"

"我们是毫不畏惧的同盟啦！"

我把弟弟留在甘薯窖里面，从地板底下爬将出来。我没有开前面的玻璃门，而是上了二层，顺着天窗重又爬上了房顶。夜幕下的公共树林，仿佛深绿色的山崖，它兀立着，与山脚的村子毫不混杂，直贯阴云密布、晦暗肮脏的天空。为了不使自己感到那种爬上高树后俯视大地般无谓的恐惧，现在我已不打算把那公共树林看得太久，让自己心底里有个怯生生的蚂蚁爬将上来了。

我顺着电线杆子，从房顶滑到石子路上，穿上插在裤带里

的胶鞋，就朝着下边雅二佐家的方向走去。如果现在康还是我的朋友，我也许会只找上他。可是现在，我只好独自履行我的约定了。我还没有哪个朋友能像康一样，既有能耐，又有胆量呢。——即便如此，也绝不再跟朝鲜人一起做事！瞧他们看见日本打败了那个高兴劲儿，我是怎么也不会跟他们一块儿做啦！

村道旁边的那些房子里，顶数雅二佐他们家的最大。村里人管他家叫大院，并对那些疏散来的人把它当成普通名词来使用，总带着几分蔑视。我站在山寨一般巨大的大院前面，觉得自己简直像一条孤独丑陋的鼬鼠，我害怕了。

河那边传来口哨声。这是给我发信号呢！我从胆怯中振作起来，上了大院和雅二佐家仓库之间的石板坡道。道上黑漆漆的，胶鞋踩在磨损了的石块上面，溜滑溜滑。还能听到小溪的淙淙声。房根底下便有一条浅浅的小河，水流很急，可以钓到鳟鱼。我还闻到了水的香味。其实，那是小河的香味吧。因为里面夹杂着青苔、砂泥和鱼儿的气味。我让耳朵和鼻子警觉得跟狗或什么野兽似的，猫着腰在黑暗中朝下走。雅二佐正坐在大院大门的石阶上。我觉得像是遇了埋伏了。我不是用眼睛而是在用耳朵和鼻子看东西，这个时候被人瞧见，我竟是又羞又气起来。我不说话，直站在他的面前，呼地把手伸将出来。

“啊？”雅二佐怯怯地叫了一声，在黑暗中瞧了瞧我的手，想清楚了，“这是钱，还有电筒。把光朝着地面照。朝天照也随你，可别搞错了，照到学校那边去呀。”

其实，比起这个肺病书生，恐怕我更要清楚晚上在林子里活动的技术。我接过信封和电筒，可我身上却没有一个口袋，能把信封妥妥当当地藏好。雅二佐觉出了我的为难。

“等会儿，唆，把上衣带去吧。”他说着，打开沉甸甸的木



门进去了。

木门里面，隐隐地仿佛有狗儿在叫。——地主跟村长他们藏着狗哩，藏着活狗哩！他们才不是喜欢狗呢！过两天，把他家的狗偷来，到林子里养活去——我打开了电筒。它放出个黄色的光圈，照亮了棱角磨得圆溜光滑的石阶上唾沫的黑色污迹，也照出了用字典的薄纸卷成的灰色烟头。飞虫们慌里慌张地飞到光圈这边来。我觉得电筒挺合手，便把它关掉。春天，虎杖的老根长出红灿灿、嫩生生的幼芽，我和弟弟常采来吃；至于虎杖的叶子，却没有一点用处，连家兔也不愿意吃。村里的大人们便拿它当烟抽，吸上一口，呛人的烟雾针扎似的往嗓子里灌。我爸爸顶瞧不起这事啦。他常说——那家伙抽虎杖叶子！好家伙，啥事都能忍得住！

"这件上衣，你拿去吧！"雅二佐门也不出，只伸过一只胳膊，一面说。

"我再来还你吧。"我接了过来。

"那是干吗？"雅二佐仿佛失望似的问道。

上衣挺长，我穿在身上长得像外套。可要把它裹在身上，在林子里睡上一觉也不会冷，只是，我可不是要饭的。我不能无缘无故地要别人的东西。

"你，不怕么？要是怕，就别去了。"见我不说话，雅二佐牵肠挂肚似的说。

"我答应下来的事就一定要做。明天我来还你上衣。"我说。

雅二佐关上了大木门，我便向着桥那边跑开了。一边跑，一边将那长袖子不停地卷上去，卷上去，可它还是不断地滑落下来。上衣仿佛是预科训练生们干活时穿的，带了股大人皮肤的气味。我想好了，我就跟桥上靠公共树林这一边的岗哨说，

我是去找妈妈，给她送妇女病的汤药去。于是，站岗的准得说，——寡妇家得了妇女病啦？——开上个猥亵的玩笑，我这就算得了通行证啦。消防团员们晚上站岗，总会挖空心思地想出些合辙押韵的俏皮话和笑话来的。然而到了夜里，四处疯跑的孩子可是认真又狡猾。他们就像黑夜里的动物，靠几句猥亵的笑话，怎能赶走他们对黑暗的恐惧呢。猥亵，只会给夜里的恐惧火上浇油。晚上睡不着时，我会想到大人们的性交，陷入恐怖中。这和落进死亡洞穴的噩梦一样，勾起我深彻心底的恐惧。我朝通向树林的桥那边跑，一面吓得浑身发抖。——我叫林子里的妖怪附了体啦，这么样地只想疯跑！

我进了林子里。像顺着游泳池的铁梯子往水里下，直到全身都没在水里的游泳者一样，我屏住呼吸，缓缓地沉进林子里去。感到在我的头上，森林正水面一般闭合起来，黑夜也闭合起来。我停下脚步，低下了头。我要使自己与森林同化为一体；像动物那样，像树木青草，像腐殖土中间的菌类那样，将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变换成森林的一个细胞。我不能不这样做。否则，从四周向我袭来的树林的黑暗会把我压垮的。我会吓得发疯的。一些小动物——诸如胆小的野兔和栗鼠之类——比人还小，比人还弱。可它们却受得了夜晚森林里恐惧的重压，这是因为，它们是构成森林这个有机体的肉体细胞中极其微屑的一个部分。我也像它们那样，把自己变成森林的一个部分，一个细胞。不这样做，便无法踏进森林深处。我怕得几乎要哭出声来，用那过长的上衣，紧裹起发抖的身体。又伸出手，颤抖着从外面按住衣服，一头沉进了公共树林夜晚漆黑的深渊。我一动不动地站住，让深渊底里漆黑泥塘中的淤泥直浸到头顶。我克服掉了一点点恐惧，极少的一点点。我觉得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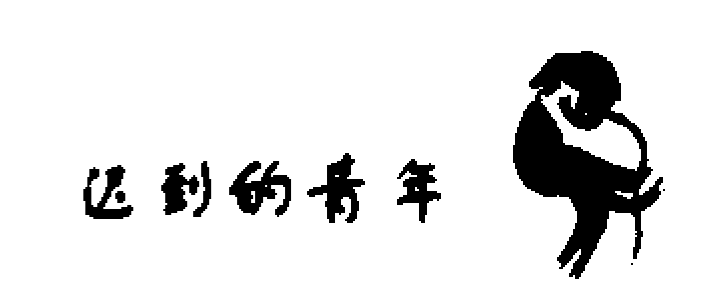


里面比我过去进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干燥。长时间的日照，从森林的上层逐渐地渗了下来。然而，那干燥的触手却还没有透过葱郁的树叶，密生的杂草，以及成堆的落叶，直冲到喘着粗气的地面去。森林是块巨大的海绵，纵然你有满湖的水，它也可以嗖的一下吸个干净。村里的老佃户常说，——要是着起了山火，秋天准下大雨，准发洪水！林子的水，就是升到天上去，也迟早要回到林子的，哈！——我被林子里无数植物、腐殖土和动物的气味包围了。那经过浓缩的气味，穿过鼻子，直传导渗透进胸膛里器官的黏膜上，在那黏糊糊的表面结了一层霜。而且，我身体外表皮肤上所有角落的气味也都像粉末一样，像掺水和成的粉膏一样附在身上。那些林子里气味的颗粒，密密地糊住我皮肤上的全部气孔，让我憋闷，让我心脏里的血液缺乏氧气。我张大嘴巴，垂下舌头，用力吸气，仿佛山坡羊齿丛中的一条猎犬。

我的耳朵里，充满着胆怯的热血，害得我听觉不灵，那血在慢慢地凝结。整个森林，活像只野兽的身体，开始响起了各种内脏的声音。鸟儿会突然叫上几声，轻轻拍拍翅膀，又不吭声了。从前我每听到半夜里的鸟叫声时，总是以为这是鼬鼠和已经野生化了的猫，在捕捉伯劳鸟或者乌鹟鸟。然而，鸟儿们却是受噩梦惊吓才叫上几声的，同时它们又叫自己的叫声给惊得直拍翅膀。脚下直没到脚腕的腐殖土里面有成千上万的虫子在鸣叫；腐殖土底下的大地，也在发出一种低吟。密匝匝的草丛里，不断发出有什么小动物一窜而过似的声响。树皮裂出了缝。微风朝着东边吹去，在高高的树梢上叫出了声。小河的声音也被吹了过来。可是，只要你不再侧耳细听，去区分那各不相同的声音，它们便立刻会在深邃无边的树林里低吟，那陀螺旋转一样的低吟当中溶解、消散。这低吟，便是森林的静寂。

我打开电筒，照着脚前。猛然间看见，在淡黄色明亮的光圈中央，有一只胖乎乎的鼹鼠，一边慌里慌张地寻找着钻进腐殖土的契机，一边逃走了。我的嗓子眼里，迸出了吃吃的一笑。我马上止住了笑，可只这一眨眼的工夫，就觉得又来了精神。我挺起胸脯，耸起肩膀，腿上也有了力气。——在这黑洞洞的林子里，我和那只鼹鼠是一样的！——我一点也不怕啦，就像大水退后，露出了洁净的沙地。从此以后，我热烘烘的身体，我那被森林的空气唤起了村里孩子勃勃生机的身体，它要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啦。于是，我觉出我已经能够放开脚步朝前走了，就像那只鼹鼠，忍受着夜晚林子里那渊底淤泥一样的黑暗，在成堆的落叶上面轻轻地跑掉。

——那些高所人，准是藏到河边又暗又湿的地方去了，藏到白天也是一片昏暗、什么都看不分明的洞里去了！——我自言自语地讲话，就像和弟弟两个人下网捉鸟，在公共树林里到处疯跑那会儿一样。如果他们藏到了杂树林疏平缓明亮的坡地上或是整备有方的栗树林中，早该被抓住了。公共树林的中心，是一片巨大的洼地，两侧逐渐升高。对山脚的村子来说，凸出的两个顶点各自正对着村里最靠边儿的人家。由于这两处凸出的部分骤然前伸，所以，从山脚村子的中间看去，村道和小河像是被堵截一样。我们村名的意思就是——被包围的山谷——这名字想必便来自村子的形状吧。每当近郊农民暴动时，他们都把这山脚的村子当成中心基地。乡土史学家还说，当年的高所人是从四国新的统治民族手里逃脱后迁到这个被包围的山谷里面来的。农民们把公共树林中间的洼地叫做大坑，并恪信要是哪个丈夫在坑边杀了什么鸟兽，他的老婆就生不出孩子之类的俗语。大坑中间流淌着一条狭细的小河，河边湿漉漉的，长满了蜂斗菜。大坑里有一片杉树林，浓浓的树阴遮住了



太阳，可也有一块地方伐掉了杉树，开出不大的草场。草场上长着郁葱葱的问荆草，生得比蜂斗菜还要密实，而问荆草枯萎了以后，就一窝蜂地长满笔头菜，把别的草木都给压下去了。笔头菜方地的周围是一簇一簇的土茯苓。我曾经撞进无刺的灌木桩子迷宫当中，去逮些陷在里边的白眼鸟，也曾经刚要伸手逮住被蔓藤勾住的小鸟，却一下把手给扎破了。这回可不像遇到土茯苓，从手指到手背全弄得血糊糊的。我是把手伸到浑身是刺的菝葜丛里去了。那只白眼鸟惊得要飞；它也像我一样，给刺扎了。于是，我给鸟儿治了治伤，放掉了它。那天下午，我再也没有心思下网，躲到笔头菜方地那边，睡上一觉……

我拨开杉树下面冰冷的草丛，走下坡去，任裤子给搞得湿漉漉的。笔头菜方地叫茂密的土茯苓蔓遮得严严实实，我绕过方地，从长满苔藓的岩石中间穿过去，来到大坑里的河边。湿地上满是蜂斗菜，有时会像泥沼一样把脚吸住，只要下一场雨，两三天都免不了这样。曾经有一些疏散来的人到右边林子坡地的边上那片松林里偷玉蕈时，碰上农林技师出来巡逻，他们就夺路而逃，直跑到蜂斗菜成堆的这块湿地，进退两难，泣不成声。我还在里面见过两只泥糊糊的死野兔哩。这周围还是我和弟弟的猎场。然而说到底，这块猎场，还是高所人偷猎的高手告诉我们的哩。

这湿地，在公共树林里也是惟一藏有蝮蛇的地方，我战兢兢地跑过去，裤子都叫草莓刺儿给刮破啦。我穿着胶鞋，径直跳进小河里面。河水微微地溅起水花，在电筒的光环下延展开去；刚及脚踝清冽的河水也有些发浑。我朝着山脚撒一泡尿，一边构想起来。我这是在大坑最低的地方。溯流而上，只要走到它在岩石、葱郁的羊齿，以及成堆的虎杖枯枝之下消失的地方，大坑在这儿就算到头啦。在通往这块地方的路上，面朝小

河有三个山洞。那是小河的水流得比现在更急的时候，地底下冒出的水冲出来的。到三个洞口，我打算叫他们一下。若是他们不在洞里，那我就再没有比那帮消防团员更细致的搜山功夫了。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出河水的清凉，还觉出鞋里灌了水，膨鼓鼓、滑溜溜，真是够舒服的。然后，我便避开青苔遮盖的岩石，攀上岩来。小河的两岸相距一米来宽，右边是一片荧光灿灿的岩柳林，左边则是无数的杜鹃花，用强健的树根阻挡着沙石的些微流失。在黑暗中间，我像巨人一样逆流而行。弟弟为了通行顺畅，曾把河上碍脚的石块、枯枝杈清理掉了。做这件事，康还帮过我们的忙哩。进入大坑以后，便全然听不见鸟儿的叫声了，甚至虫鸣声也沉入了漆黑的夜里。远处传来的森林的低吟也是水波一样忽大忽小了。这足以证明在我的身边，已不再有林子的低吟。我抖着抽了抽鼻涕，继续往前走。就算有只猫跑进公共树林变得野性十足且像豹子一样敏捷凶猛地跟在我的后面，只要我跳进水里，它也准嗅不到我的气味了。在恐惧又一次袭上心间的时候，这也算得上是一点安慰吧。

第一个山洞出现了。在黑夜蒙蒙的湿地上，半圆形的山洞显得更黑更暗，仿佛睁着一只黑洞洞的眼睛，我想打开电筒朝洞里照照，就停下来了。我怯怯地放低声音，朝里面喊了几声。

“高所人，是朋友来啦！不是搜山的！你们在里边吗？”

森林里小动物们的嘈杂和骚动一下静了下来。身边是一片沉寂，令人手足无措。我真有心跑到河沙里抖成一团了。我又试了一次。

“喂——！高所人，在里边吗？是朋友来啦！加工结香那家的孩子，雅二佐托我，给你们带钱来，让你们躲开占领军哩！出来吧！”



我打开电筒，让那淡黄色的灯光照着我的脸。飞虫凑了过来，撞到我的脸上。我的眼睛叫灯火晃得直眨，落下了一滴眼泪。我感到森林就是一座黑暗的看台，几千人的眼睛正紧盯着我，盯着我汗污累累、挂着蛛网的头和脸，盯着我长得要命的上衣。一种强烈的羞愧俘获了我。我想再喊几声，可那羞愧直传到嗓子眼，叫我喊不出声来。我死了心，像只鸭子似的在喉咙里乌拉了两声，就朝着第二个山洞溯水而去。——妈的，妈的！要是高所人真在那个洞里，没有出来啊，真要是那样，我才不帮他们哩！我弄挺机关枪，把他们全杀了！要是听了我的声，看了我的脸，他们还不出来！这帮子高所人！——胶鞋里面湿漉漉的，凉得很。我觉得一股疲惫，从脚底慢慢地爬将上来，都爬到肚子上啦。我想大便，肚子也有点疼。然而，在这漆黑一团的林子里，要是光着屁股弯下身子，真还不如叫林子里的妖怪附了体呢！

第二个山洞，隐没在茂密的羊齿丛中。洞周围全是些蛐蜓羊齿。这名字还是我那战死的哥哥告诉我的，叫我和弟弟捧着肚子笑了好多次。可这里的羊齿跟别处的几乎没什么两样，所以我们常想这准又是哥哥的恶作剧。我像在前一个洞口那样，朝着羊齿深处的洞口也喊上几句。羞愧的感觉，已经变得很轻很轻。然而，洞里还是没有反应，甚至觉不出有人悄没声儿地朝这边看。我将灯光草草地扫过羊齿闪闪的毛球。一只蚂蚱，懵头懵脑地跳了起来。这种突然送到嘴边的食饵是为了附近极少数的特殊小鸟才跳起来的，这其中的含义，我似懂非懂。——傻蚂蚱！疯蚂蚱！杉树是不是看上去像巨人国里的水稻？你要是到了巨人国呀，还不抵只跳蚤哩！——我又在最后那个洞口，徒然地叫了几声，徒然地照了照我的脸。穿过这里，攀上河谷，来到干燥的落叶堆上。这里已不是洼地。我已

经横穿了大坑。带着股香味的腐殖土和落叶多半是柞树的叶子。那里是柞树林。灰黑色的天空出现在头顶，只露出些微的星光。柞树枝并不碍事，我还能俯瞰到山脚下的村子。然而灯火管制的习惯使得那里直到现在看上去仍是一片漆黑的洼地。学校的那排大房子黑黢黢的，里里外外都不见一点光亮。我伸个懒腰，脱下湿乎乎的胶鞋，裹着那件长上衣抱着脑袋，躺了下来。落叶的香味更浓了，疲劳奔涌上来，从脚趾到头顶，像血液一样渗透着。脚被水一泡，又冷又疼。我太累了，什么占领军、高所人、森林怪物，对所有这些的强烈印象全叫疲劳从脑子里擦掉了。我觉得这一切全离得我老远老远，和我全没有了关系，我寻思着，干吗我要在这种地方累得要命，裤腿透湿，脚丫子发疼，抱起脑袋躺倒睡觉呢。——啥也不要紧，啥也没关系。我，不过一个傻冒儿土包子，小兔崽子就是啦。想睡觉，想睡觉，只想睡觉！干吗那么热心地喊着叫着，到处找他们高所人！一个小崽子，呆在家里热乎乎地睡上一觉好不好！——一个声音朝我嚷道：好了，起来回家吧，弟弟还在黑洞洞的甘薯窖里等着哩。别睡！别在山里睡！那是死去的爸爸在对我说话。然而我却心满意足地把这些妨碍我睡觉的话当耳旁风。像一只猫一样团着身子，把头埋进落叶堆里，睡过去。我觉得一整天都在这黑洞洞的树林里跑来跑去的。这沉睡的树林啊……

成千上万只小鸟，在我的身边落下来，叫个不停。我的身体，把落叶里面的腐蚀菌暖得发出了香味，它们迅速膨胀，像海绵里的水分子一样，弥散到每一片落叶里面。天亮啦。阳光还没有直接照射进来，然而早晨的光线已经亮得耀眼。鼻黏膜好像染上感冒病毒了，嗓子也挺疼。落叶的碎屑，粘了我满脑袋满身，弄得我痒痒的。我一下睁开眼睛，看见了躺在林子里



的自己，看见了清晨的阳光和空气，看见了那片柞树林；我还看见，在二十来米开外，第一个山洞旁边的乔木上面，两个黑黑的人影悬着脖子静静地吊在那里！我缩起身子，眯起眼睛，像装死的狐狸一样，一动不动地盯住那两个上吊的人。兔子在树阴里中了夹子临死时眼睛里的表情，和林子里这两个吊死的人该是一样的吧。我眼睛虽是睁着的，可叫泪水一流，却什么也看不见了。呜咽使我的身体蜷缩得更厉害了。——我昨天一天干的都是些没用的事！就是把这钱给他们，他们也没法从这包围圈里跑出去哟！我在黑暗里战战兢兢地到处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乖乖地这么个样子吊在树上了！我可真没有用！蠢透了！真没能耐，啊啊！我真没用！我跟吊死鬼有什么两样！——我简直没有力气站起身来。我满心地悲哀，像一个溶化的泥像，变得软塌塌的。——啊啊，这两个吊死鬼哟。我帮不上他们啦，我怎么老是迟到！我真是个废物！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占领军确认了尸体，上午就从村里出发了。孩子们朝着他们喊哈喽，他们便把糖果和香烟扔过去。事件的解决，使这帮大兵来了精神，也容易接近了。晚上，高所部落着了把火，给烧了个精光。到清早，部落里见不到一个高所人，甚至他们的山羊，也一头都找不到了。第二天早晨，村派出所总署的署长下村来，和大人们商量事。署长气派得很，金丝缎制服，胖胖的活像头荷兰种奶牛。过了一会儿，孩子们都给召集到了学校，我们这些卧病在家（我得了感冒）的孩子，还特别给叫了去。署长讲话道：

“咱村可没有什么高所部落啦！高所神社啦，高所人什么的，都没有！你们要是有谁被村外来的人问到的话，你们就

说，不知道什么高所，听也没听说过！明白么？明白了的，把手举起来！学者写过书啦，大学的老师写过书啦，说这些原始的四国人，几千年以前就灭绝啦！书上写的没错！你们里面再有谁说起高所人的事，要是有谁撒谎，就送他进监狱！虽说这世道成了民主主义了，本人可不管什么民主主义！听明白了吗？把手举起来！”

孩子们举起手来，表示理解。他们举着手，也不放下来。老师总是命令我们记呀背呀，比较起来，署长的要求做起来还更容易些。忘掉吧，快忘掉吧，忘不掉就撒谎。孩子们举着手，还晃来晃去的，把署长的话全记在脑子里了。

高所人这不成了牺牲的羔羊了？莫非占领军全是些凶神恶煞，只有把高所人当羊献给他们，村子才免得了凶神暴怒的打击？大人们开始相信，他们总算逃到凶神暴怒的范围外边去了，他们战战兢兢地咀嚼着这种平静。

“哪儿有什么强奸！什么大屠杀，全是造谣！占领军绅士着哩，无条件投降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嘛！”

天一擦黑，人们就在村里的路上这样聊开了。一个率直的男人话音刚落，就遇到了疏散来的人恶意的撼动，和平，可不表现为单纯的脸色呀。

“你们晓得吧，那个黑人大兵，不是在林子里给人杀了？给人打死了？”

感冒痊愈，妈妈不再严格控制我夜里外出之后的第一个深夜，我溜到了雅二佐家的大院。我是去还他装钱的信封和那件上衣的，雅二佐从后门把我领到了他的房间。这是个四张榻榻米大的独间，四面的墙上摆满了书，叫人眼花缭乱。我看见有本蓝布封皮的书，上面写的是《全天皇图》，不禁吃了一惊。然而，那书却叫做《全天皇图》。



“高所人的事，写封信寄给东京的报纸，你说怎么样？征集一下写封信吧。”我询问地望着雅二佐的眼睛，小心翼翼地说。这些话我只想过一次呀，可要是，要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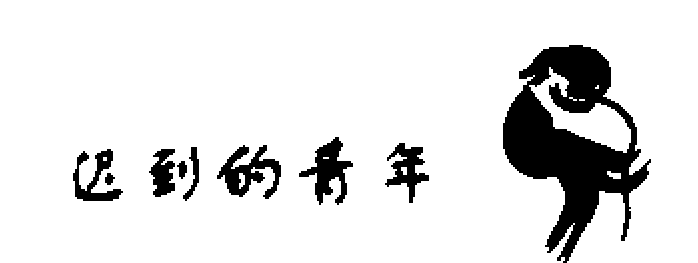
雅二佐突然怯怯地瞧了我一眼。那眼睛带着血丝。这可真叫人讨厌。我摇摇头，否定了自己的话。我微笑了一下，好让雅二佐从狼狈中逃脱出来。——村里的大人，全都一样！

第 五 章

“你们这样的坏学生，我再也没法教啦。自习吧！给我写一百遍：**日本为什么输，因为不讲科学！**”

我们便在楮皮纸的笔记本上面，舔着铅笔写起来。呀，这么使本子，很快就会用完的，这可怎么办，我心里腻烦地想道。差不多每一天，女教师都会闹场歇斯底里，大叫大嚷；我们呢，就上自习。日本为什么输，因为不讲科学，日本为什么输，因为不讲科学。想到本子用完以后，教室里会一片黑暗，大伙儿都吓得发抖，写的小字活像红山蚁。为了高效率地写小字，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先把第一节横向连着写下去：日本为什么，日本为什么，日本为什么，然后写第二节：输，输，输。这个办法，慢慢会专门化。我们还开始几个人分工来写。一个孩子总是写输，输。至于文字的意思，写字的人才不去想哩。日本为什么，日本为什么，日本为什么……

教室侧面的墙上摆着插花的竹筒，凌霄花橘黄色的花朵开得大极了。竹筒下面便是操场；骄阳在那边反射着光亮。女教师凝神盯着这片夏季的日光。不久，她叹了一声，眉梢带着又深又丑的皱纹，老人似的闭上眼。就像一个老头子，不知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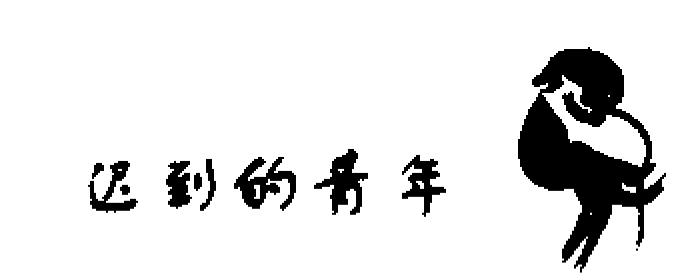
耻，不顾声誉，公然伸出下巴，哆哆嗦嗦迫不及待似的闭上眼睛。眼睛闭着，却流下来一股发白的水，是眼泪。这叫我想起在高所部落见过的山羊交尾，想起完事以后，从母羊性器官那里渗出来的公羊那淡水似的精液。待那水从后腿间开始叭嗒叭嗒滴下来，高所人就说，——精液进得不顺利呀！——然后，抱起母羊的腰，把母羊的大头朝下呆上一会儿。我还从高所人的腋下看见过那山羊的阴户朝着太阳，兀自一闭一闭的呢。好个山羊的阴户，活像大个子漂亮娘儿们的眼皮。女教师的宽眼皮，闭起来也和山羊的阴户一样。她待在教室，多半的时间会打自己柔软厚重的大眼睛里，没完没了地流她白净净的眼泪。女教师简直是棵橡胶树，她的眼睛就是拿斧子砍出来的两道伤口。她便是用这两道伤口，盯着东西看的。窗外夏日的骄阳强得晃眼睛，她看什么东西呢？我们这帮子坏学生谁也不晓得。

操场一角背阴的草丛里，有几个年轻人凑在一块儿。有的抱膝坐着，有的躺在地上。女教师那双泪珠盈盈、怨气冲冲的眼睛，看的就是这群人。他们是从战场上复员、回到山脚的村子来的。小伙子们光着上身，肌肉绷硬的大腿上箍着军队里带回来的草绿色工作裤，围在一起兴高采烈地谈笑着。这些小伙子说的完全是另外一种话，和村里的人不一样，和疏散的人也不一样，他们大叫大嚷，那阳刚青春的声音甚至传到了教室里。然而，孩子们上课时，他们倒是歇着的。这些勇敢开朗的小伙子，只在孩子们游戏的时候，才会把他们所谓游吟诗人的本性，发挥得最是富有生机。下课的钟声一响，孩子们跑出教室，等待时机的游吟诗人们便会被各自的听众们围上，讲起战争和勇敢的故事。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讲，总把自己故事里的危急形势，渲染得越发尖锐：

“我们接到命令啦：特攻队出击！我们就上了飞机，一心

要在敌人的军舰上头自我爆炸！刚抓住操纵杆哟，有个男人，穿了件白衣服，跑过来啦，还挥着胳膊，是从指挥塔那边跑来的呢。白衣服说，战争结束啦！谁呀？是队长说啦，停止出击！这么一说，我就哭开啦，一边哭着我还说，这不是赖活着吗，没脸见我的战友呀！可这，是天皇陛下的旨意呀！我就打算剖腹自杀，被拦住了，就复员回家啦。可那会儿，还真罢不了手哩！”

所有的人，在八月十四日的晚上，在接到最后的出击命令那会儿，全写了遗书整装待命。每当说到这里，他们总要在孩子们一片感叹的嘘声中泛红了脸，咂咂开来。他们把昨天对战争的沉醉留到了今天，并让这些已经无法参加战争的孩子们得以约略地体味到一些充满快乐和热情的战争体验。在山脚下孩子们柔弱的头脑当中，自打这些村里出身的年轻士兵还乡的那时候起，一种真正现实的战争似乎就开始了。孩子们开始玩一种全新式样、内容充实的战争游戏。他们往脑袋上缠面太阳旗，排好了队，喝上杯告别酒，然后便要出击了。这时，队长要跑过来告诉他们战争打完了，这便是他们的战争游戏。看到这游戏一次又一次地做下去，简直让人觉得村里的孩子们掉进了什么时间转换机的轮下，总是一小时一小时地往回逆转，每到八月十五日正午的钟声响过之后，时间便一下退回到一小时以前。我从未参加这种战败游戏。孩子们倒玩得着迷，连我的弟弟在内。我离他们远远的，孤零零的没伴儿，孩子还老是到回村的士兵身边，听他们讲冒险的故事，这我也总不凑前。当初，他们刚刚复员回村那会儿，我曾带着深切的期望迎接过他们。翻过一道山岭，有一座小城，他们就是从那里，搭乘村农业会的运货卡车，回到村子里来的。我以为他们会泪流满面，彻底绝望地回到山脚。去接他们的时候，我大概也会感到难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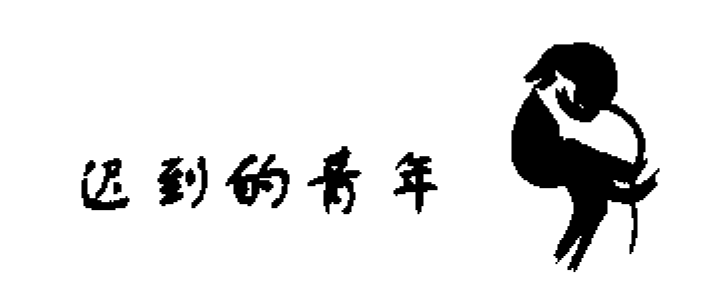
的。明天有卡车去接复员士兵！在村公所的文书把布告贴到电线杆子上的那天晚上，我心头萦绕着一种惊惧，竟搅得我睡不着觉。——去迎接那些战败而归、悲惨凄切的士兵，我还不得哭出来？还不得当着大伙儿的面哭出来？我可不想让那帮子疏散来的女孩子看见我哭鼻子！——睡不着觉，我的两眼变得又红又肿。我去了桥边的汽车站，站在小学生们的队列里，满心不安地等复员的人坐的卡车。运货卡车进入山脚时，我们看见那群年轻人，站在车厢里唱着军歌，一副意气昂扬的模样。他们五个预科训练生穿军装，佩战刀，站在卡车上面，用军人的声音问候大家，满怀幸福和自豪，在村道上走啊走啊……

小伙子们回村来了。然而，他们根本不曾彻底回到田头去。这群人从前是士兵，在他们的脑袋里，依然弥漫着从前当兵那会儿战斗的硝烟。他们的脑袋热烘烘，轻飘飘，没法低下头来，浸到泥水里面一样去除草。他们朝家里人，朝邻居的大人们讲他们的战争演义。一旦这些人听得腻味，径自回田里干活了，小伙子们给人撇下，便索性聚到学校操场去，让那些要打发时间的小孩子们做他们的第二听众，听他们讲——我们接到命令啦：特攻队出击！……——他们的家里多半是佃农，要么就是没什么钱的小商人。有一个老人，每当流行疾病，村里的隔离站就把他雇来，把患者的粪尿拿大锅烧掉消毒，然后再倒在河里。这老人在村边挖了个小屋住，孩子们瞧不起他，管他叫**烧大粪的**。这老头的独生子，也在这群退伍兵中。一经参战，他便从烧大粪老头的儿子，变成了另一个人，俨然被孩子们列入英雄行列里。听人家说，他和烧大粪的爸爸合伙，要强奸邻村的姑娘；那父亲还争辩说，——烧大粪人家的儿子哟，到死一次都没干着，好不可怜哟！——这些传言传出以后，小伙子才志愿当兵，去躲一躲的。可是现在，打从战场上回来，

他竟也成了个威武的英雄！我从来不去他们旁边，听他们讲话，还有，他们懒懒地不干活，只顾玩呀闹的，也叫我瞧不起。然而，这些回到村里的小伙子的确还是具有魅力的。战争的磨炼，叫他们变得肩宽力大，胸肌发达，沾火儿就着。战争已经把山脚的村子给搞惨啦，他们却兀自兴高采烈地谈笑风生。——我抽出战刀，正打算剖腹自杀，分队下士就哭啦，拦住我说，喂，国体是受保护的，你别太冒失啦！他这么说，把我就拦下啦。

这帮子打战场回来的游吟诗人！每当我走过他们身旁，见他们给一群孩子围着大讲特讲，我就直想捂上耳朵，闭起眼睛，把情感变成石头，悄然从他们的身边溜过去。为了不至于觉得心里憋闷，我不能听见一声他们精神抖擞的声音。单是见到他们，就让我感到难受。于是，我已经不经常出门了。弟弟每天都要泡在游吟诗人的身边。姐姐和妹妹白天要和妈妈在一起，在结香树工厂把干燥的白结香扎成小捆。妈妈担心战争结束了，内阁从根上给毁掉了，这对缴纳结香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收缴结香的是大藏省内阁印刷局。然而，附近城里的造纸厂来买结香，她却坚决不卖，因为结香是要缴给堂堂大藏省内阁印刷局的。此外，她还怕给结香检查质量，运送出村时缺乏人手。朝鲜人部落的朴家兄弟，怕是不会再来干活了吧。至于复员回来的那帮小青年，哪里还干活，他们整天价叫战场上的回忆搞得满脸火热，从早到晚对孩子们唠叨不休，——我们特攻队的飞机，开始在甲板上面滑翔，这时候，司令官哭着给我们下命令停止啦，那是八月十五日哟！

我每天就在堆在土间里的结香捆上铺块草席睡觉，独个人呆呆地想心事，等着天黑。到了夜里，我立刻像鸟儿一样，闭上眼睛钻进被子里去。每天都是一整天睡眼朦胧的。学校一星



期只上两天课，就是这两天，我在教室里也差不多都是迷迷糊糊地打发时间。一旦放学回家，我马上钻进昏暗的土间，爬到我的躺椅、结香捆上的草席里把眼睛一闭。起初，妈妈见我大白天也疲塌塌地尽顾睡觉，很是不满：——真叫完蛋！懒懒洋洋，光知道蒙着脑袋睡大觉！生蛔虫啦！得黄疸病啦？啊？——其实，我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八成真的病了吧，于是，我给灌下了一剂驱虫的中药，又给逼着像猫儿一样到房后柿树下面的沙子上去拉屎，看有没有虫子，结果，还真有两条蛔虫，滑溜溜、臭烘烘的，颜色活像脏牛奶，圆滚滚的身体在阳光下面满是珍珠色的光泽，正从我那泡黄屎里面劲头十足地冲将出来。弟弟想要蛔虫，趁我没瞧见，把它们全放到兜里去了。我便把他揍得直哭，自己也想哭上一通。

蛔虫是打下来了，可是我贪睡的毛病却依然如故。妈妈总算死了心不再管我，我便得以在昏暗的土间里猫下，像只冬眠的动物。我突然觉得我的头变成了猪头，满脑袋一片浑浆浆，简直弄不清楚是醒着，还是在睡着。我还感到我的眼睛不管瞧见的是什么，落到脑袋里的反应全都差不多。眼前是原来的树林也好，是小河也好，在我的眼里，它们全像村公所仓库的白粉墙一样，只令我愣愣地觉得平淡无奇。我会时常想那个有千百只鸟儿鸣叫的清晨，树叶丛中，树枝上面，两个人优美又沉重地吊死在那里，于是，我便会悲切地心乱如麻。我流着眼泪，出声呜咽起来，——啊啊，那两个吊死的人啊，可是最最宝贵的人哪……我哭得累了，忽然发现妈妈不安起来。她摆出一副强打精神无可奈何的神情，径直把葡萄碟子伸到我的鼻子底下……

有一天，妈妈似乎是想得烦了，便向我问道，——你别是用手指头摆弄自个儿吧？我知道，你像药店那个猴崽子似的，

用手指头啊摆弄自个儿的那个是不是？——在心里，我觉得活像有一块黏糊糊蘸满臭汤的抹布，打我的脸上直揩到眼底。我疯了似的找出几句恶骂回敬妈妈，她狼狈地涨红了脸，只顾逃之夭夭，那架式让人生厌。可嘴里还在结结巴巴地唠叨，——哪儿呀，不是就好啊，我说得是重了点，哪儿呀，不是就好啊，猴子跟小孩，咋能一样，我……——我想起战争失败那天的中午，我从女教师手里逃走，中途停下来折回教室，呻吟着在心里大喊天皇陛下那时候，我的小肚子突然一阵痉挛，觉出过一种快感；现在，我觉得从妈妈的话里我受到一种暗示，只消拿指头摸一摸性器官，这种快感也便能够实现。我的性器官上，有一种力量开始静悄悄地不断蓄积起来。我想起药店的那只忧郁的猴子。它在药店湿乎乎、黑洞洞的土间一角，一双狡猾的眼睛布满血丝，却从早到晚都睁得大大的，滴溜溜乱转。粉红色的肚皮，柔软稀松，膨胀起皱好像一触即破，它会用毛茸茸闪银光的手指摸上几下，还会叽叽地叫上一气。疏散来的人中，有个顶有钱的贷衣店老汉，他的某一次婚姻是在村里举行的；那一天，为了把猴崽子烧着吃，就要了来的。老人结婚的第二天早晨，药店便将空荡荡的猴笼放到太阳底下晒干了。我也感到老这样躺在黑黢黢的土间里不动地方，我不是也要变成只猴子了么，于是，心中不安起来。如果养成了手淫的习惯，便踏出了退化为猴子的第一步。然而，妈妈那怯怯的话语，却经常在我的脑海里苏醒、生根，挥之不去。——哪儿呀，不是就好啊，猴子跟小孩，咋能一样！——我倒是想，我就在这块草席上，像具木乃伊一样干巴巴地挺尸就好了，我还想，拿我藏在林子里的那条自动步枪，把妈妈弟弟姐姐妹妹和山脚所有的人统统杀光，我则懒得什么也不做，全身上下发出一股恶臭，像只脏兮兮的动物冬眠一样躺倒大睡，一动也不



动，手掌和脚底渗出冷汗。我感到我是在期待着什么……

“不要脸的！懒得啥也不干！”

随着一声断喝，一根竹根做的硬板子，疙里疙瘩，突然落在我还拿着铅笔的手上。我感到一阵电击的疼痛。我叫了一声，从椅子上跳起来，正要予以回击，却瞧见女教师肉嘟嘟的左胳膊上露出了一条长长的疤痕，正横在我的鼻子底下，于是，我无力地瘫坐回椅子上了。那伤疤活像妖怪的嘴巴，血脓结成块块儿，杏核一样颜色的疙瘩粘在角上。女老师在暗淡的灯光下面，一面叫这疮痂闹得疼不可耐，一面还在抓挠，瞧吧，血脓就要渗出来啦，女教师看着它，准得绝望地哇哇大叫。这伤是我拿刀扎的，她还没有对此报复我呢。

“不要脸的！啥也做不来，懒得像头猪！”

手指好疼。我瞧一眼手底下的笔记本，那上面密匝匝地排了些小字，连我自己也认不出来了。起初那红山蚁大的字，现在，也就是红山蚁的一根触角那么大了，而且，满本一遍遍写的是“日本为什么日本为什么日本为什么”，再没有地方接着写“输，因为不讲科学”了。我一片孤独茫然，盯着我那笔记本。同学们围拢在我跟女教师的周围，看着我那笔记本，一片声地哄笑起来；在一片嘲笑当中，我还分辨出一种特别恶毒的冷笑，分辨出顶漂亮的女孩、疏散者菊子那尖厉的声音。我不知该做什么，只顾盯着本子。我没有橡皮，不能把字擦去，便没法不撕破楮皮纸了。身边那嘲笑的漩涡一浪高过一浪，到底化成了个满是恶意的龙卷儿，要把我、把我这个一副猪脑袋、经常发呆的斜眼小孩远远地搬到别处去。我拿过来一块粗刺刺、硬邦邦的橡皮，慢吞吞地往纸上擦，很快那纸被擦破了，我却瞧着别人干事一样地瞧着，并对那个干了任务事的人怜悯得热泪盈眶。板子又打在了手指上。身边又是哄地一阵大笑。

下课铃响起来……

“下课时都给我留在教室里接着上自习！谁叫你们随便离开座位，到这**懒鬼**身边来的？随便笑什么？想要戏我，学这个脏兮兮不要脸的**懒鬼**？下面给我写二百遍：**日本为什么输，因为不讲科学**！写到下节课，不许上操场去！”

不知是想哭还是怎么，女教师卡了壳，闭上嘴。她的下巴好长，四四方方，跟男人似的；她把下巴朝向窗外，使劲抽泣起来。孩子们全觉出，那女教师的憎恶电波一般，朝着操场一角上那帮游吟诗人飞将过去，便都缩着脑袋，怕碰到那电波给弄个猝死，于是，原来很短的脖子就变得更短了。

“不许去听那无赖瞎扯！过几天，找人把那无赖从操场上撵出去！”女教师用力关上房门，跑过走廊回教员室去了，聚在我身边的一个孩子头儿，充满邪念地嘀咕起来。——老疯子，挨强奸的，月经野小子！卖尿的，跟校长唔唔地咬嘴唇哩！

“都怪你，都怪你！”菊子从后边使劲推我的肩膀，大声叫道。

我就那么让她推着肩膀，不做一声，定定地看着我拿铅笔头儿写下的那一百根红山蚁的触角。它们蠕动起来，好像要去找蟑螂什么的。

“你脸皮可真厚啊！你还不吱声！这小子，全怪你！”菊子尖声叫道。

我回过头去，瞧了瞧肩膀后面菊子那兴奋的脸。那张脸像下了霜似的，没有血色。看见她这样，我就像看见残废的四根手指一样，觉得一阵恶心。——这家伙，我因为后方小国民作文得了文部大臣奖那次，她说想跟我交朋友，跑到我这儿来，还老是泡在我跟前，别的朋友跟我说说话，她都烦得不行。什么时候她还说过，**咱们结婚吧**，还叫我干别的事。我说我不愿

意，她就说她**穿了两件衬裤，啥也看不见**，说着就把裙子掀起来了。可她啥也没穿，我看见个东西，就跟猪嘴一样，**那东西**真跟猪嘴似的，还稀落落长着毛，瞧完了，我更烦了，可她说要结婚，就让我摸那儿呀，她就通红着脸叫**啊啊行啦啊啊好啦**！混蛋！

"嘿，咱们呀，全怪这小子，是吧?"

"全怪你，全怪你!"

"**斜眼鬼！斜眼鬼**！全怪你，全怪你!"

"全怪你**斜眼鬼**，全怪你**斜眼鬼**，都是因为你!"

"都赖你，都赖你!"

我一声不吭，听凭他们责骂，把头低下。我是只冬眠的笨熊，臭烘烘的，从前，在同年级里我比谁都强。差不多每一天，我都在打架斗殴当中获胜，老是获胜。谁鼻子流血谁就算输，殴斗就算结束，这条规矩也是我定的。只是有时候，我也会不小心给人打着鼻子，流出血来；这时候，我便不管什么规矩，非把对手揍趴下以后才算完。可是现在，我才不想挑起殴斗来，我觉得，我活像只笨拙的玩具熊。仿佛在梦中打拳击一样，我只能把那只准备伏击的胳膊朝向对手，慢吞吞地伸将过去，如同要捅穿抵抗极强的一层黏膜。再说，我也无心跟那些挤在我身边骂骂咧咧的孩子们斗上一斗。我觉得，我正在走上与他们迥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全怪你，害得我听不着打仗的故事，全怪你!"菊子说。她还在一遍又一遍地说着。然而，我心里却明白，她瞧不起村里人，特别是全然瞧不起那些回村来的复员士兵。瞧她那模样，像是真想听他们讲故事，急得火烧火燎似的，她其实是用这种态度来责难我。村里的孩子们，也全都站在疏散来的菊子一边。我觉出一种深切的孤独。

“你！快去教员室，去认个错！我可以叫大哥哥们稍微等会儿，喂！你去教员室认个错！这是义务！”

“这是义务！”呸！臭大粪！这词是女教师昨天刚教我们的。我好一阵恶心，可村里的孩子们，全都冲着我喊开了。——快去教员室里认个错！这是义务！这是义务！

于是，我低着头出了教室，从下巴底下瞧着自己的脚趾头，光着脚走过走廊。走廊的地板叫沙子弄得像是漂白过，白花花粗拉拉的。有一天被叫做圣战结束清扫日，在那天的大扫除上，地板就叫沙子弄得嚓吱直响了，走廊给闹得像个大高个被剥了皮，通体惨白，兀自横倒在地，还带点不修边幅的劲头。走在上面，脚底板都硌得生疼。操场上一派通亮清爽。骄阳到处照了个遍。孩子们一片欢闹，有的在爬发着黑光的单杠，也有的热心地练着跳马。女孩子呢，只要你在走廊跟她们擦肩而过，她们裙子里便会发出一股子湿乎乎的香味。她们皱着眉盯住我看，看我低着头光着脚拖拖拉拉地走路，活像一个脏兮兮的大傻瓜。然后，她们一边交头接耳，一边贴着走廊两边给我闪开一条道。我知道她们嘀咕了些什么——那个人！看见高所的吊死鬼，就发疯啦！课程也不会啦，活像个蠢蛋！

教员室的大门，是拿厚厚的木头做成的，重得很。我慢慢将它打开，探进头去。——那家伙要是当着这么多老师的面，朝着我大叫大嚷是我拿刀扎了她，我真该羞死啦！——我在门槛上面站住脚，所有的老师都抬头扭身地瞧着我。一时间，所有老师全都在盯住我。我觉得寒碜得要命，真有心抽身逃掉了事。然而，我偏不管心里的这种叫声。我站在门槛上面，偏要用所有老师全听得见的声音，哀怜地悔罪，不要脸地恳请。——战争要是接着打呀，大伙儿要都是战士呀，我才不会干这种事哩，我会勇敢地反抗的，对老师，对同学也好，对美



国兵也好！

“老师，我错了，不该光写日本为什么日本为什么的，我错了，是我不好，原谅我吧。”我用我们村大人们使用的词，用他们向地主认错时使的词，自暴自弃似的叫道。“我没写‘输，因为不讲科学’，对不起，我错了，饶了我吧。下课啦，让大伙儿上操场吧，老师，我错啦！”

我用充满极度厌恶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盯着女教师。那些老师们好奇地看着我演独角戏，还笑眯眯的哩。要是战争那会儿，他们准会一顿拳脚把随便闯进教员室的人赶出去的吧。可现在，他们却谁也不愿劳驾自己的拳头了，只是动员起脸上脏兮兮的肌肉，眯眯笑上一笑。女教师站在那儿，十分狼狈，又十分愤怒，闹了个大红脸。我自己也学得讨厌得不行；然而，我还是黏糊糊地穷追不舍。

“老师，老师啊，我错啦，我忘了日本打败仗，因为不讲科学啦，老师，老师哟，是我错啦，饶了我吧。”

女教师脸上松垮垮、满是皱纹的皮肉在颤抖，恸哭一般抽搐起来。那个顶年轻的体育老师，在教员室里也穿了件运动衣，缆绳一样的肌肉一块块抖个不停，全然有意地一下笑出了声来。这笑声感染了整个教员室，只剩下女教师一个人像是在哭鼻子。我讨厌自己讨厌得不行。突然，两只好有力气的胳膊从背后把我的身子一推，我就从门边给拽出来了。于是，我边踉跄着后退，一边在教员室前面的走廊和土间里看着那群退伍的小伙子，他们听任热烘烘的空气在身边涌动，在骄阳似火的操场上面一阵猛跑，呼呼地直喘粗气。在他们身后，有一个小白脸闪了一下，又藏了起来。——是菊子呀。那帮家伙准被那小个子闹得火烧火燎啦，还不知自个被愚弄了！——从操场上的所有方向，都聚来了正在玩耍的孩子们。

两个小伙子穿着鞋闯进教员室，瞪着老师们看。别的青年们同样穿着鞋上了走廊，隔窗往教员室里面瞧。他们满脸通红，营养良好的脖子青筋直暴。一种不安攫住了我。——让校长出来，让校长出来！——两个小伙子闯进教员室，两脚像踩在庄稼地里一样使劲，一面嚷了起来。——校长不在，去分校了，你们怎么穿鞋进来！——教务主任心虚地答道。打从战争结束那天起他开始蓄发，现在是满脑袋头发茬儿，仿佛是什么动物剪得过了劲的屁股，难看极了。

突然，村公所官员的儿子从窗子跳将进来，站到两个小伙子的身后。他是村里第一个参加预科训练的。他朝着教务主任伸出拳头，一副要把拳头插进什么小窟窿的架式搅上一搅；可突然，如同胸膛里塞了什么东西一样，他满脸通红，大张着充血的眼睛，不吭声了。然后，他又连珠炮似的大声嚷了起来。

“你说，怎么穿鞋进来？你说，我们不许穿鞋上学校？我们穿着鞋，就是不行？好啊，好啊，你骗得我们差点儿送了命！这么点儿事都不行？好啊，我们，差点儿送命啊，乡巴佬的儿子，在预科训练那会儿就被人瞧不起，捞不着一点儿好事，你，煽动说我们是村里的骄傲，我们要不参加预科训练，要是不当义勇军，就不让我们呆在村里！你们，乱摊派着凑定额，硬撵得我们差点送命哩！可我们，穿着鞋上这儿来也不行吗？！”

教务主任喝醉了一般，厚实的皮肤从脸直红到了脖子根。短短的头发根根挺立，那下面露出的皮肤也变红了。他使劲儿摇着头，像是努力要将朝他大嚷大叫的小伙子讲的话，从他的耳朵旁边赶走一样。他想怨恨地瞧上小伙子一眼，却立刻把视线移到了地板上，让人觉得他还在担心小伙子的大鞋弄脏了地板．随后小声嘀咕起来，——没关系啦！



即便是站在教员室里，村里的小伙子也仍然昂首挺胸，肩膀高耸，还把胳膊挥来挥去，屋里便一下比平时窄了许多。那教务主任在正冲大门的桌子对面，满脸通红，狼狈不堪，待在两旁桌子后面的其他老师们好像也全叫小伙子们镇住了。这些穿着衣服或者衬衣的老师，却给屋里那三个光膀子的人穷追压服了，而走廊里剩下的青年，还候在那里准备伏击哩。

“我们在学校，在警察局，在村公所，在哪儿都是穿鞋进！少跟我们指手画脚！你们说，仗肯定会打赢呀，神风吹起来啦；你们想的真不错哩，在送别会上，哈！你们说，我们的军舰会开到密苏里河！哈！可穿着鞋就不行啦，这么说不行你们就不害臊！呸！”

教务主任还是不把脸扬起来。那颗脑袋，那颗满是头发茬儿、脏兮兮的脑袋，仍然低着，似乎是朝着地板上的潮虫嗫嚅道：——喏，没关系啦！喏，没关系啦！

小伙子还在挥着胳膊大叫，可他突然听到了这些喃喃的声音。于是，他悲泣般地嚷了起来。“什么？没关系啦？我们都差点儿送命，打了败仗，我们都差点儿送了命了，倒没关系啦？”

那教务主任低垂着脑袋未及反抗，小伙子却跑过来几步，朝那狭仄多皱的前额就是一拳。教务主任朝着桌子对面摔倒了下去。青年朝我这边转过脸，那张脸又细又尖跟狗一样，叫眼泪闹得通红透湿，把我吓了一跳。他流着泪，嘴唇神经质地颤抖着，拿眼睛瞄着两旁的桌子。老师们低着头，动也不动。那体育老师把头低下，翻着眼睛偷着打量小伙子们，两只手放在桌子上，一会儿握成拳头，一会儿又张开来，显然他也没有心思和青年们做一次敌手。

“哈！不是你么，说我们是无赖！我们讲故事，是无赖瞎扯！哈！不是你么，说要把无赖从操场撵出去！臭大粪，不是

你吗！”

小伙子的手指气得发抖；那女教师在这手指下面完全给镇伏住，只顾在桌子上面，哭个一塌糊涂，她的头发叫人恶心，洗也不去洗，脏得发了霉，让头油粘成鬃领般的一缕一缕，还在桌面上动呀动的。这会儿她耐不住大声哭了起来。一时间，我感到自己已经从扎伤她胳膊的负罪感中逃脱了出来，然后，我觉出一种腻味的情感空虚。

青年站在女教师痛哭不已的桌子前面，光着的上身布满汗珠，从腰带往上一直到耳根，全是一片通红。瞧他的样子，纵然女教师趴在桌子上一抽一抽地哭，也碍不着他把她的脑袋掀起来。走廊里的伙伴们把差不多都给偷走了玻璃的窗框晃得咂咂作响，给他们勇敢的代表加油打气。

“你们别咋呼啦！”一个老人的声音说道。

大伙都朝教员室最角落的那个理科老师看去。这个进入暮年的老师，老婆孩子全看不住，在隔离室的管理处里自己起伙做饭，古怪得很。校园里跑进条疯狗，满处追学生，大伙儿全躲起来了，他却只身挥着雨伞和狗干仗。“你们说话挺在理，做起事来咋这么咋咋呼呼！你们跟孩子们讲的，多半是胡诌的，你们也没有上过战场，你们想发发牢骚，这个我懂；你们想挖苦教务主任先生，这个我也懂。可你们啥也不干，自家的地不下，村里的税不交，只会朝孩子胡诌穷侃，还不是地痞？还不是无赖？你们要是正经干点也就罢了，游手好闲的，踩双大泥脚，就上学校来咋呼！上你们父母流汗建的学校来啊，还不是咋呼？”

“你是说，要是我们给村里做了活，踩着大泥脚上来你们就不发牢骚了？真的么，哈！是真的？”

“我可不扯谎，真的，当然啦，只要你们不干活，就是无



赖!”

“好吧，我们干活，给村里干活！然后，我们再回学校，到处都给它拆了!”

“去打朝鲜人的部落呀！把他们偷走的东西要回来！警察不管，哪儿都不管，去打朝鲜人部落呀！哈！就这么办。快走呀!”走廊的青年中间有个人说，大伙马上一片赞同。

“干啦！干啦!”

“打进去呀！他们敢反抗，就给他放把火，把那些朝鲜猪猡烧个精光!”

“然后，嘿！我们再回学校，砸它个稀巴烂，行不行呀!”

“好啊！兄弟们！准备准备，在桥头集合，让他们瞧瞧咱退伍兵的厉害!”

村里的退伍兵们，马上就跳下走廊，和操场那片叫人目眩的热土上跑去了。孩子们还想追上他们，可教务主任从地板上面爬起来，撢一撢尘土，按响了上课铃。孩子们叫这铃声止住了脚，赶回教室里。他们兴奋地骚动不已，发疯似的叫着，尖声哭嚎似的笑着回到教室，我走在他们中间，给他们顶着后背戳着侧身地拥着往前走，我却心里一阵空虚，真想哭上一场。退伍兵、老师和孩子，全都脏兮兮的令人讨厌，又全都是谎话连篇。其中最厉害的，就要数我了。我感到山脚的每个人，都不会把自己心里真正声音，不高不低地从喉咙到嘴唇表现出来，他们的声音，要么像野兽吼，要么像小鸟叫。我太累了，我感到，这种劳累，你只要不再是孩子，让他缠上了，那就会持续一辈子，直到老死为止。

进教室的台阶入口那里，疏散来的孩子们聚在一起哄然大笑。在他们正中间，把大伙逗得腋下挨胳肢一样大笑不止的，正是我们年级的菊子。他们听到菊子模仿村公所官员儿子那场

撒泼的谩骂，一个个忍不住前仰后合，挑逗般地纵声大笑。村里低年级的孩子们一副羡慕的眼神，饶有兴趣地瞧着他们。

饮水室的地上满是大大小小的石头，叫大水龙头里的水冲得干干净净的。我弯下身两手上各拣几块大的，上了走廊，凑近疏散的学生堆前，他们立刻清楚了我要做什么。于是，他们向着我一阵嘲骂，一面四散跑开，只剩菊子一个，她恨恨地瞪着我，全身颤抖，不安地哑声低低地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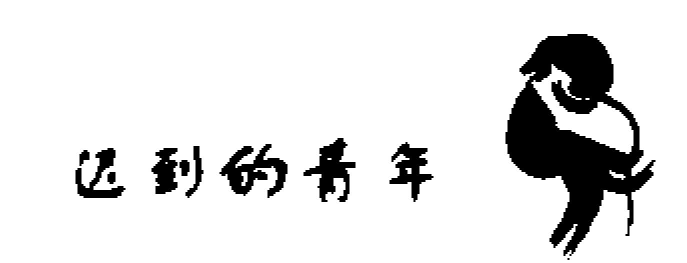
“这小老农，土包子！哼，还想跟我结婚！哼！我们一回东京，就会忘了这脏兮兮的乡下！你们要是去东京呀，大伙就欺负你，把你撵回去！”

我的斜眼又发作起来了。一种剧痛的黑暗，给我的脸上盖了厚厚的一层水泥。然而，纵然我的眼睛还瞧得见这傲慢的东京少女，我却犹如一只温顺的小猫，没有动她一指头，挠她一爪子，我太惨啦，我们村，日本国的孩子也太惨啦，这种悲惨把我给淹没了。打仗那会儿，我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想，——啊啊，我有多么幸运！在神国日本，在美丽的四国，这个最美丽的村子，我是个脑筋顶好的孩子！

我们回到教室。老师还是不来的。孩子们好高兴，他们的光脚并起来，在桌下咚咚地跺着地板。桌子上呢，他们就用手指敲个不停。孩子们像小鸟一样叫着，像野兽一样嚎着。在菊子身边，有一群和她要好的女生，一起出声地扭着身子，还令人作呕地笑。

“打进朝鲜人部落，放火烧了他们！”

孩子们突然觉得，这么个晴朗的夏天的中午，自己竟给关在教室里，这有多么不合理。八成在下游的部落里边，现在正在大烧大打哩，朝鲜人八成在这大骚动中间全给杀掉了哩。然而，在这重要的时刻，在这不同寻常的时刻，自己竟悠闲地坐



在教室里，一边把那句**日本为什么输，因为不讲科学**写上二百遍，一边还得坐得规规矩矩！啊啊，真叫错了个一塌糊涂啦！

“朝鲜猪猡哟！全都给烧光喽！”

“你们知道朝鲜人的孩子在哪儿上课么？在**屠宰场**，在猪头挂在钩子上吊起来的地方上课！啊哈哈，啊哈哈，学朝鲜语！”

我想到了康。战败那天起，以康为首的朝鲜人部落学生就没再来学校。他们是在朝鲜人部落学朝鲜语。弟弟跟我说，——康在学校附近转悠，大伙朝他砸了一顿石头。我也朝他扔啦！——还说大伙儿朝他扔石头是因为那天，康是来学校偷黑板和粉笔，好在朝鲜人部落学习时用。我还以为康是回到学校上课来了，因为他很喜欢理科，每到理科实验，他总是大清早就来学校，帮助取出实验设备，而那天是星期六，正有理科课。然而，我却希望正像大伙儿说的，康是为偷黑板和粉笔才到学校来的。星期六那天，我躺在昏沉沉的土间里嚼干芋，像晚上泥坑里的鱼一样，似睡非睡地想着桩事。若是康单单是来上课，我自然该拦住大伙儿，别去扔石头。也许康是想到我会做这事，才朝学校这边来的吧。——他没准以为，我也朝他扔了石头啦。战争打败了，那帮子朝鲜人好高兴，我恨不得杀了他们！可我不想朝康扔石头啊。要是康以为我也扔了石头，记恨我，他若是生气呀，我也就认了。可要是他觉得伤心，我就讨厌啦！——我在昏黑的土间里一边品着干芋的甜味，一边迷迷糊糊地想着。恍然间我耳边竟又响起康在夜半的河滩上的喊叫，这给我又添了层不安。——我可不是因为日本打败了高兴，才要奏乐的。是基姆伊尔桑（金日成）打胜了我才高兴哩！——我和康吵起来，再不想跟他玩了；然而，金日成到底是什么人呢？没准儿，在朝鲜人部落贫穷的白铁房顶下面，隐

藏着什么我弄不清楚的重要东西呢。那么，听凭那帮子退伍兵们打进去可能真是不行的，要是康给人烧死了的话，要是他以为我也是来放火烧杀的人中的一个的话。

教室里，激动的孩子们，还在闹做一团。老师没有来嘛。那喧闹愈发高昂起来，孩子们渐渐地在心里觉得自己也加入到了袭击朝鲜人部落的退伍兵当中了。有些人扒着窗户，专心张望朝鲜人部落那边是不是起了火，那雄壮的黑烟有没有高高腾起，把山脚的天空也染得乌黑；还有人报告些有关警察和占领军的不准确的消息。甚至有人说起了朝鲜人部落的人们征用山脚村庄那天的事。所有的人都一片沉醉似的激昂。跟搜山抓捕高所人那天的大人们一样。

“警察？参加过战争当过兵的人，他们才不管哩！管你干什么，警察理都不理。这可是真的呢！”

“不是不管参加过战争的人，是因为对方是朝鲜人部落！警察可是日本警察，不是朝鲜人的！”

“不跟占领军说？哼！朝鲜人能不去说？”

“美国人可听不懂朝鲜话！”

“啊哈哈，啊哈哈！日本帝国主义把从朝鲜人民那里抢走的东西还回来！日本人是一群小偷，还回来！还回来！哈哈，哈哈！朝鲜人才是小偷哩！”

“喂，喂！他们从朝鲜人部落回来，可就得砸学校跟村公所啦，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能砸么？”

一时间，激昂的孩子们全不做声了。可是窃笑和跺脚的声音却还没有完全停止，他们立刻重又喊叫起来。

“砸了就砸了吧，不上课就是了呗！砸了就砸了吧，跟奉安殿一样，一把火烧掉才好呢！”

在一片喧闹当中，我听出来是菊子正跟那帮疏散来的同伴



说着。

“砸就砸了吧，这么个破学校，咱们就快回东京的学校啰！全砸光了才好哩！”

教室是关不住这帮孩子啦，他们跑到操场上去。教员室里传出申斥声；可老师们还在继续开会，没有到教室里来。我把三把椅子弄在一起，紧紧巴巴地躺到上面，懒懒地，心里还想着康。他会跟猪一起，让人给烧死的。我又想起了，朝鲜人来那天的早晨，妈妈一边抽泣，一边嘟嘟囔囔说出的话。然而，我并没有想到康那里去帮他。——那小子是朝鲜人哩。没法和好啦——我身子一抖。我明白，这是得感冒前的颤抖，我觉得什么事都在朝错的方向发展，然而，这全是因为大人们掌舵的方向不对，因为孩子们没有掌舵——自打战争打败，人人都成了疯子啦。讨人厌的疯子！

没一会儿，孩子们越发兴奋的喊叫又回到教室来了。教务主任或者别的什么人，向操场上的孩子宣布停课了，而女教师，自然也不用把她哭肿的睛睛让大家看到了，于是，孩子们总算一点点地免除了将——**日本为什么**……——写上二百遍的苦役。真正的惩罚者没有啦，真正的被惩罚也没有啦，我便慢吞吞地开始准备回家去。

退伍兵们拥进朝鲜人部落。山脚的大人们、孩子们，全来到村道，翘首相望下边部落的天空升起浓烟，回荡起惨叫声。孩子们想到朝鲜人部落那边去，大人们拉住了他们。自打占领军从村里经过那天开始，就有一个习惯在山脚人们的心里筑了巢，那就是决不让孩子们卷入村里的大事小情，也不让他们见到。可战争进行那会儿，大人和孩子好像是坐着同一块木板漂洋过海的人，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大家的眼睛。

两个小时过去了，山脚酷热的时间已经过去，气温开始下降。部落那边，却是烟也不冒出来惨叫声也不响起。只是有一次，出了件怪事。朴骑辆自行车，慌里慌张、踉踉跄跄地沿着村道往派出所那边赶；然后，他又哭咧咧地回到他下游的部落去。大伙儿嘲笑似的瞧着他，可没有人肯告诉他警察在哪儿。那警察光着身子，一个人在小河的深处游泳哩。村里人头一次看见警察游泳。他专心得很，对别人的声音充耳不闻，一会儿自由泳，一会儿蛙泳，游累了还换阵子狗刨，好像得上了只有用游泳才能治好的瘟疫。

在我家，妈妈在田里拔草时贫血摔倒，孩子们全都大汗淋淋地忙着把这昏迷着的小个子僵直身体搬回去。全都乱了套了，妈妈摔倒在地上，邻居的大人们却只顾往朝鲜人部落那边瞧，帮也不帮一下。

退伍兵们光着上身，拿拖车满满拉着战利品回村来啦。和那天早晨朝鲜人的示威游行一样，甚至拉的拖车都一样。只是退伍兵们不去挨家送还取回的物品，而是索性在操场上铺了块草席，把战利品摆在上面，听任原来的主人取回去。也和那个早晨一样，大人们羞答答地讪笑着聚拢来，取了自己的物件后，就马上散开去了。他们生怕万一朝鲜人来报仇，把自己给牵连进去。退伍兵们是说过要毁了学校，可是眼下他们却只顾在物件差不多都被取走了的草席上面晒太阳，还喝着从朝鲜人部落拿来的浊酒。一个疏散来的男人凑上去想蹭一杯，给他们打走了。于是,操场上便只剩了这帮大饮浊酒的退伍兵。他们喝得醉醺醺的,唱起军歌,让山脚浸入了甜美的怀旧气氛当中。

这会儿，我们正在护理妈妈，弟弟情绪激动地跑了回来。他是取挂钟去了。他发了疯似的大叫，说退伍兵取回的物件里，没有那东西！妈妈头上盖着湿毛巾正躺着，弟弟便一头躺



到她的身边，委屈地哭了起来。

“呜呜，呜呜，那东西给他们了呀，那帮年轻家伙去取东西，给闹错啦，朝鲜人来拿那会儿，可怜哟，好狠的哟！”

弟弟哭个没完，我气得回了土间，在晦暗当中躺下来，听那响彻山脚的军歌。歌声越发沉醉，越发强烈。后门那边有什么声音，我慢慢爬起身来，过去打开后门。原来是那画了玫瑰花的挂钟，连同像头钥匙一块儿，整整齐齐地放在那里，我一下子又像从前那样敏捷起来。我沿着通往小河的石子路一阵猛跑。

黄昏的斜阳，给河滩上的沙石罩上了一层古铜色的光泽。康正在河滩上向前跑着。他硕大的脑袋和肩膀下长大笨拙的身体往前倾斜，过长的胳膊类人猿一样地摆来摆去。他回过头来，紧张地瞧我朝他那边跑。那眼睛又细又尖，他们全都是一个样。

“阿康，阿康，嘿！”我气喘吁吁地说。

“我们的学校，是个屠宰场，放在那儿来着，就没拿去。那帮家伙没找着！”康辩解似的满脸通红，慌里慌张地说。瞧那样子，就好像跟我找碴儿吵架一样。

“阿康，我，那紫斑蝴蝶，我再还给你吧。不是因为你把钟还回来了，是我又另做了个标本，来，来取回去吧。”

“那，这是你弟弟的。”康取出别在皮带下面别着的鱼钩，一面道，“钓鲇鱼的，也给他一根吧，还是新式的哩！”

我和康对视一下，哑着声音笑了起来。那笑声比退伍兵醉鬼们的军歌还要有力，腾上山脚的天空。康笑着，泪水从他圆圆的胖脸上流淌下来，他还在笑着。然后，他从裤子后边的口袋里，掏出张皱巴巴的纸头，递到我的手里。

我和康不住声地笑着，心里直想哭上一场，一面把那张揉

皱的纸头在脏兮兮的小手里展开来。

黄昏的风，把河面吹起了一层波纹，活像我们手里皱巴巴的纸头。黄昏的天光在河上反射回来，直照到河滩上人们的眼里，勾起一种类似晕船的感觉，那纸早起了毛刺，它细弱的影子动来动去的，油印的文字活像草影里的昆虫一样难以辨认。然而，在纸头上面，我读到的却是金子般的文字。

——真正热爱大日本帝国的人们啊！
不要背叛战友，不要背叛英灵！
拿起武器，团结起来！我们要坚守城山！履行一亿总玉碎的誓言！参加我们的军队！战争从此开始了！
参加我们的军队！

“城山哪，就是杉丘市的城山呗。军队就驻扎在那里，听说那儿连我这么大的人也想剖腹自杀了哩。还听说有的士兵们说，与其剖腹而死，毋宁战斗到底；就纠集一些想打仗的。”康说，他的声音挟着热烘烘的呼吸，直扑我的脸。“足有二十个士兵，半夜里到部落里来，撒下这些传单。然后，他们坐上卡车，越过山岭，回杉丘去了！从警察到巡警，都赶过来收传单，所以，到早晨，啾，就剩这一张啦。”

杉丘市在我们这个地区的中心，是个地方城市。在那里，还有士兵准备将战争进行到底！而且，他们还在号召我们拿起武器参加他们的军队！天皇在广播里讲话以来，这是头一个真实的号召。业已丧失的全部热情重又在我的身体上心胸里荡漾起来，迅即达到了高潮。我欢喜得浑身发抖，**与过去一样亲密地**抱住康的肩膀，呻吟道，**——战争从此开始啦！**

第　六　章

黎明之前，浓重的夜色和清晨的寒气，在屋子里荡来荡去。弟弟在我的身边，动也不动，酣酣地睡着。我凑近弟弟盯着他看，我的脸几乎碰到了他的脸上。他一心浸沉在睡眠里，咀嚼着睡眠的香甜，活像只饿猫碰到食物，咯吱咯吱地大饱口福。瞧他睡觉的样子，我对自己睡觉都感到可怕了。——跟敌人打仗时，夜里也得睁着眼！——我爬起身，钻出了蚊帐。昨晚，我衣服也没脱，就睡过去了，撇下弟弟，这令我感到心里一阵疼痛。弟弟要是没有我，会一下子在孩子中间失了势，没了辙，没准还得受那帮疏散来的孩子的欺负。他要知道了我不带他，就跑到杉丘市的城山参加战斗部队，一定会委屈地哭鼻子！我正要让弟弟沉浸在黎明前晦暗的酣睡当中动身出发时，突然，一个奇特的记忆却苏醒过来。有一天我和弟弟光着屁股，在被子里像火车钻山洞似的一圈圈地爬着玩儿，弟弟把这种玩法叫做——钻洞游戏——。干吗我们觉得这种玩法有趣，喜欢得几乎发狂？我从厨房的蝇罩里拿出饭筐，黑暗中一声不响，像狗一样急急地扒了几口玉米、大麦和一点大米做的三米饭。然后，我喝了点水，喘了口气。我想把剩下的饭带走，然

而一想妈妈妹妹和弟弟到早晨，上饭桌时发现饭筐溜溜空了，我又觉得这么干，真是太绝情了。不用说，妈妈会新做些饭；可在发现空饭筐的那一刹那，大伙儿心里会蓦然变得晦暗，觉得太残忍。好长时间以来，对全家人我总是态度不好。而今，我重又发现了善良体贴的自己。现在可是我立志战死，离家出走的时刻呀。昨晚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口袋（里面装着干芋、大米、牙刷、纸张、毛巾，还有爸爸留给我的一把中国小刀），我只把这土黄色的口袋背在肩上，就走出了家门。我噙着眼泪，真舍不得家里人呀。我想家，想那条死在家里的狗，也想和它嬉玩过的那时的我。我把全家人和昨天以前的我，留在了家里就出发了；那还是个孩子的我，叫我丢在身边出发了。**我早已经不是个孩子了**。我虽似要被这依恋压垮，却不禁浮出了微笑，好像满身的肌肉都一块块饱绽起来，移动起来。我顺着黑漆漆的道路，朝着下边一蹦一跳地往前走，就像一匹马驹儿，刚刚学会上路，背上从未背过重物，踢着土一跳一跳地走着。屋外的空气又冷又硬，像玻璃一样，我热烘烘的血和柔软的皮肤、品味着这清冽的空气。我放开腿跑了起来。眼睛一旦习惯了黑暗，就感到村道也仿佛变得明亮起来。我打算在天亮之前越过小桥，进到林子里去。要是给村里的大人撞见，我就甭想走出去了。自从打了败仗，村里的大人们，比起干活来，更爱管旁人的闲事。过去，他们可不是这样！那次，跟邻村的孩子头儿打成了一团，到底叫我把他给揍趴下了。我们打架的草丛，离一个农民不到五米，那会儿他正拿锹翻地。我们大叫大嚷，那农民却一会儿也未曾注意过我们。不过现在，只要敲一下村公所的吊钟，所有的人便会从村里的犄角旮旯聚拢来，挤到广场上，闹吵吵地扯闲话，直到深夜。这帮子农民，他们只顾拼着性命培植这寒酸、畏缩的好奇心，所以，他们的地

里，荒草和田鼠才会繁殖得很快。可是，他们又怕卷进麻烦事里，便一派地装聋作哑，装痴卖傻，这是让疏散来的人们的态度给带坏了。

直到上了桥，我谁也没碰见。鸡叫了，预科训练生们在村里那会儿，村里人担心给征用了去，就把他们养的公鸡，全拿药把喉咙给烧哑了。可是现在，他们也大着胆子让鸡打鸣了。自从村里人相信战争结束了以后，鸡崽子就都能养到会打鸣了。夏天就要过完了。我离开了村子，夏天也跟我一起出了村子，这帮子脏兮兮的人，夏天再也不会到他们的村子来了吧！我过桥后，回过头去，怀恋地看一看那小桥，和桥下流淌着的漆黑的河水。突然，整个村子在黎明的天空下面抖了一抖；阳光映在天上，又反照在山脚。天亮啦，我沿着红土潮湿直粘鞋子的地裂的痕迹跑上去，钻进了树林，林子里正是香味最为浓烈之时，那公共树林和大坑，全都在湿乎乎地喘气。小鸟骤雨般地啼叫，山腰仿佛也在低吟。我顶着湿漉漉的露水，深入羞答答地叫个不停的鸟儿们的天地，——**真幸福啊！**

横穿沼泽，倒成了条近路。沼泽上山葡萄藤像铁丝网一样盘旋缠绕。天亮得很，所以尽管挖山芋时掘出的深坑遍地都是，脚也不至于陷进去了。葡萄虽结了果，可是又硬又涩。刚到夏天那会儿，我和弟弟来找黄绿色的圆锥花序时在这儿发现了这一片山葡萄。这是我们的葡萄园了。我们还想，要是葡萄吃够了，就再酿点葡萄酒。然而，我没法吃到熟葡萄，把舌头染成紫色了，不过我还是觉得心满意足。

一只野兔，让露水、泥巴和惊吓弄得浑身精湿地从我的脚下跳了出来。我喊了一声，顺着山坡往下追了两三步，可我立刻停住了，是本能，叫我一时竟追开了兔子，然而，我再也不能到这林子里面逮野兔了。我要跟这些野兔久别啦。

来到河谷，我踩着黑白和别的羊齿植物溯流而上。蜂斗菜的叶子密密麻麻，像在黑暗中伺机而动的伏兵的脑袋。爷爷小时候赶上了最后的那次农民暴动，手持武器的农民，就是把蜂斗菜叶顶在头上，躲到山谷里等着打领主的队伍的。蜂斗菜又水灵又漂亮，和爷爷那时候的传说也般配。可现在的农民对这漂亮的山菜却是理也不理，吃也不吃，蒙在头上就更甭提了。人真是没希望了。

那天晚上为找高所人，沿着这条山谷上行时，我满心恐怖，仿佛杀人凶手的巴掌一样沾满肮脏可怕的鲜血。可现在，我吹着口哨，一路小跑，还在一块块石头上面蹦跳着前行。这并不是因为现在是早晨的缘故。是因为早晨来到了我的心中；是早晨在我心胸的深处复活了。

走过那两个高所人吊死的乔木时，我也一点都没怕。走过去时，我还顺手摸了摸那光溜溜的树干呢。这是一棵很难爬的树，女人是上不去的。准是那个残废男人独个儿爬上去系好绳子，而后像施绞刑的刽子手一样，把那个挨了强奸的姑娘吊起来，自己再挨着她绑起脖子悬到树上的。肯做这事的人，该是多么勇敢呀。要是能跟他们一起出发去杉丘，那有多好！要是他们能够藏到今天，那有多好！我觉得，我跟他们有着很深刻的联系。——只有我，到死也忘不掉高所人。我们联系在一块儿！——战争那会儿，有人对我们说高所人跟村里人不一样；大人们对高所人见死不救，还说，把他们给忘到脑后去！可是，既然我现在还想，如果他们活着，藏着，我就劝他们和我一块去杉丘市的城山打仗；既然他们已别无选择，那么，纵然实际上他们已经死了，我还是跟他们联系在一块儿的。高所部落的两个死人，和我是联系着的。

我来到山洞前面，正要顺着野石榴树旁边跑上去，却惊得



停住了脚，伸手在石榴扎得手指头疼的枝上扶了一把，支住因惯性而前倾的身体。手指叫树枝弄得好疼。有一条蝮蛇正在草丛里窥视着我。我瞧不见它会呲出饱蘸毒液的蛇芯的三角形脑袋，可我倒可以看到蜂斗菜的小红菜梗下面，它暗灰色的身体一半埋在落叶里，还间杂着黑褐色的圆斑。它充溢着恶毒的能量，正准备跳起来进攻哩。我甚至隐隐听见了它嗖嗖的挑战声。可我镇静了下来。大清早，蝮蛇刚睡醒，谁要是这会儿给它咬了，准是个痴呆笨蛋！我从石榴枝上拧了个干巴巴的红果儿放在嘴里嚼。满嘴里仿佛有一群酸味的大兵揭竿而起了，搞得我不得不立刻吐它出来。然而，我的脑袋却清醒得很，别看那果实外表干巴，里边却满是果汁，除去石榴，这样的果子还真不多。我又嚼了一口，便朝羊齿丛里吐起来。蝮蛇的圆斑没了劲头，颜色也变浅了。它不想进攻了。——蝮蛇哟！今早儿，你是我的朋友啊，咱们**再见吧**！

在茂密的羊齿丛中，有一块地方蕨菜特别多，我便蹑手蹑脚朝那边移过去，然后，我再把脚伸进另一块蕨菜丛，从蝮蛇的进攻范围里逃开了。汗出了满身，恐惧的残渣只露了一下头，就困惑地慌忙消失了。我们村子里许多人相信蕨菜能避蛇，至于其中缘故，谁也说不出来。还有人以为早春掐了嫩芽，就很少有人能把蕨菜打从别的多年生羊齿植物中分辨出来，所以，被蝮蛇咬伤的事才不能断绝。——村里迷信的大人哟，我这是为了你们才去参战的，咱们**再见吧**！——要是杉丘市的城山没有蝮蛇，这种迷信味道十足的智慧，我怕是再也用不上了吧。

我拨开冷嗖嗖、湿糊糊的灌木丛，钻到山洞里去。洞里的土又湿又软。它老是湿漉漉的。然而，由于洞外叫露水打得透湿，所以现在觉得洞里的软土反倒挺干爽。我双膝着地，爬着

钻到了洞底。蜘蛛网黏糊糊地粘了满脸，还带着股味儿。一只死苍蝇，准是粘在蜘蛛网上的，干巴巴地碰到了我的眼皮上。四周虽显得看不真切，可我随手抓下来一看，发现还是只家蝇。这么个林子的山洞里，家蝇怎么会进来的？看起来，蜘蛛好像也吓了一跳，血不吸不说，连网也丢掉了。苍蝇没被缠卷上，光光地挂着晾干，活像块点心一样。我突然想到一件事，便急急地钻到山洞的尽头里面去。——莫非那只家蝇绕着村里人的脑袋飞，一齐钻进洞里了？莫非这村里的人发现了我的枪，把它拿走了？

那只自动步枪上包着油纸，在软软的土里埋着，它还在那里。子弹包也还在那儿。起初，子弹全摆在一个宽大的皮箱里来着；其中的一些仍然包着油纸，埋在地下了。我学着吉普车上那帮大兵的样儿，把自动步枪放在膝头上。它，沉甸甸的，像一个老朋友一样亲密可靠。我不知道这枪里是不是装了子弹。那黑人大兵很快就给杀了，我还没来得及问。可是，只要问问驻扎在杉丘市城山的士兵，他们就都会告诉我，还会教我怎样瞄准的。没准这枪坏了；可子弹倒是好好的。我和弟弟曾经卸下弹夹倒出火药，放在信封里做成过炸药包哩；我们把它连导火索一道装在自行车的里胎中间，放到河上来着。一声爆炸，无数的鳟鱼和石斑鱼，甚至还有点鲇鱼，全都浮上了水面。不光如此，连桥基也给炸坏了一点儿，害得警察为寻找犯人折腾了一个星期。——我们的恶作剧哟，鱼儿哟，小河哟，还有警察哟，咱们再见吧！我要去打仗啦！

我把裹着油纸的自动步枪和子弹，塞进系在裤带上的帆布口袋，再用绳子在三处捆牢。于是，我身上带的口袋就成了两个啦，这便是我全部的家当。

我重又两膝着地倒退出了山洞。装枪的口袋挺沉，我只好



在软土上面拽着走。洞里的土完全是火山灰。山谷从前是在火山的山脚；在高所人的传说中就有它爆发喷火的故事。高所人对这些荒唐无稽的传说总是津津乐道，比如：小河为什么要流？林子为什么尽是野兽？人类为什么使用文字？等等。——**再见吧**，高所的吊死鬼哟，我要动身去杀那帮家伙啦！——出了洞，在清晨刺眼的阳光中间，我身上被露水打湿的地方沾上了泥土，脏兮兮的。还有蜘蛛网呢。我把全身上下掸一掸，用小河水把脸和手洗洗干净，朝着村里公共树林的地界出发啦。装枪的口袋好沉，可这重量反倒给了我勇气和热情。我穿过杉树林湿乎乎的树阴，大步走下杂树林明灿灿的斜坡，过了栗树林，来到红松林中一片蘑菇香味的柚树夹道。我撒腿跑了起来。

公共树林的地界处有座石像，村里人都管它叫**瘟神**。我们就约好在这里会面。我先到啦。我把两个口袋卸下来放在瘟神脚下，坐下来，全身汗津津的。仰头看看天空，那天亮得很，还飘着光灿灿的卷积云，这不是夏天该有的云彩。还有迎面吹来的风，也不是夏天该吹的风。

这石像干吗要立在村界，干吗又叫做**瘟神**？明治二十三年，村里闹瘟疫，足足死了七成的人，活下来的人生怕瘟疫再进村子里来，便在这儿立了座**瘟神**。——从前，村里人倒还齐心协力和敌人开战，和死亡开战。可现在，他们啥也不干，光会定定地坐着！

康从小河那边的陡坡爬上来。他拨开竹丛，脸直红到脖子根儿。他喊叫着过来，还一边笑哩。

“迟到啦，我迟到啦！你没生气，怕我不来吧？”

“我就知道你能来！”我满心幸福，真诚地说。一会儿也没有怀疑过康，这就是幸福。

阳光洒满了树林，让人心旌摇荡。我的血沸腾了，就像苏打水一样。有生以来，我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全身振奋呢。我和康脱光上身，擦了擦汗。没想到，康那白皙光滑的皮肤上，居然到处隆起了肌肉块儿，很是耀眼。康是大人啦。然而细看一看，原来我的身上也不知不觉地新长了肌肉。窝在黑洞洞的土间里躺着那些天，全身觉得热烘烘的，那便是肌肉发育的缘故吧。我珍爱地摸摸自己的肌肉，那感觉活像摸一只肥鸡，圆鼓鼓的肉块儿把信号传到了手上来。我笑眯眯地，瞧一瞧自己光着的肩膀、胸脯、肚子，还有摸得红扑扑肌肉森森的胳膊。这身体就是我的依靠了，它不属于不堪重负吧，而且，它也不会像老头子一样，不知该怎么对付又胖又大的身体，只会把一双小眼睛不安地眨呀眨的，笨手拙脚地挪步子吧。我便是这个裸露的身体，这身体也就是我。别的已经没有什么了，没有任何东西能把我和我那赤裸的身体割裂开来。

“瞧你，那高兴劲儿!”康说。他自己也高兴哩。

“没错儿!”我答道。想到已跨出村子的领地，把瘟神撇在了背后，我就觉得高兴。——我算个瘟疫队的队长哩，大模大样跑到别村，这战果有多大！我身后的村里，那帮子家伙，脏兮兮地死，脏兮兮地活，他们的事儿，我想都不去想！就当他们全死了吧，我是个能够凯旋、大举进军的瘟疫队队长！其实，村里的人们已经得上了瘾病，得了卑怯的瘟疫了！他们活着，跟死有什么两样！真的，我这是从死人堆儿里跑出来啦！

“坐白天的火车吧。要错过去，就得坐晚上的了。咱要夜里到杉丘的话，就得睡车站，听说占领军见谁睡车站，可要来审问的呀。”

“你是听去过杉丘的人说的？现在去杉丘的人挺多么?”我吃惊地问道。我们村的那帮大人，不用说去杉丘啦 ，连火车



也不想去坐哩，成天价猫在山脚，像动物一样光知道懒洋洋地睡个没够！他们活像多眠的熊瞎子，把外边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只顾舐自己的巴掌！从前，我们村有个叫阿竹的男人。他家又乱又湿，窄得要命，可他老是定定地坐在家里，从不出去干活，如果邻居孩子们去取笑他，那阿竹就闭上眼睑朝墙，理也不理。好奇的大人若是问他，这样不烦么，他就笑上一笑，答道，——就是光闻自个儿的屁，也挺开心哩！——现在村里的大人全成了阿竹了，光是闻他们自个的屁，还挺开心！

“我们部落的人，每天都要去杉丘呢。他们挑着大米上那儿卖，是黑市，偷着卖私米。咳，全都赚大发了！”康说，“早晨搭第一班火车把大米运到杉丘去；坐晚上火车回来的时候呀，就带回点鱼来。你可能还不知道吧，他们有时候半夜三更的还到你们部落去卖鱼哩！”

“上我们这儿来？”

“到疏散来的那些人那儿呗。朝鲜人全发财啦，发大财啦，说是要大伙儿买卡车运私米咧！”

呀，卡车！我不吭声了。就算他们卖私米吧，可朝鲜人部落的农民，不过才有那么一小块地。他们准是打我们村里的农民手里买下米来，再运到杉丘去的。乡下的农民，我们部落的少数农民里，或许就有从地主家买下黑市米去卖的呢。然而从表面看，朝鲜人部落跟我们部落总是吵呀吵的，甚至还要互相抢劫。山脚的死人们，臭烘烘地开始腐烂啦。妈妈老害怕私米涨价；其实把米价给抬上去的，还不就是这帮子家伙！山脚的可恶之处太多太多了，挤不开压不开的。——那帮子家伙！要是他们晓得了有人想把战争打到底，他们准会惊得目瞪口呆的吧！如果仗打赢啦，幸存的人们不把这帮子倒私米的家伙杀了才怪呢！想不干也不成啊。那些坚信仗打完了的家伙们尽干些

不要脸的事，非把他们绞死不可！

“我不是说过么，金日成将军打了胜仗，让我好高兴？想到我们部落的人，都能立即回到朝鲜，加入金日成的军队，我真高兴呢。可是呢？部落里没有一个人准备回朝鲜呀。连我家的人也都说，过几天正是卖私粮发财的时候，说这会儿回朝鲜，可蠢到家啦。他们都笑话我！像你说的，一群肮脏的朝鲜人！我在部落里也呆烦啦，我讨厌别人当我是朝鲜人倒私粮的同伙！这么着，我，就跟你一块儿去杉丘啦！”

我感到一种对康的深切的爱，这种爱使我激动不已，我脸上火辣辣，眼里泪汪汪，发疯似地大声喊叫起来。

“我呀！美国兵丢下的那支自动步枪，叫我带来啦！呶，这个口袋，好沉哟！”

“我带来把短刀。让我也使使你的步枪呗！教教我怎么打枪！”康也来了劲头儿。

“我也不会打哩。让当兵的教咱们吧。咱拿占领军当靶子练打枪，砰！砰！打死他们，把他们全给打死！”

“我还没拿枪打过人哩！可我真想打！”

“我也是！”

“砰！砰！打死他们，把他们全给打死！”

我和康各自背着自己的包袱，顺着小道往邻镇跑，那里是有个火车站的。一边说，我们兴高采烈地大喊大叫，喊得嗓子眼都充血啦。砰！砰！打死他们，把他们全给打死！砰！砰！打死他们，把他们全给打死！开战啦，开战啦！我们开战啦！在我们的身后，山脚的村子给渐渐逼近的山腰全部封住了。就在那一刻，我们的面前展现出了辽阔的美景。那波光闪烁的流水，那苍白干燥的县道，那围绕这两条白带子的浓绿，我们俯瞰着它们，喘着粗气，刚揩完的皮肤立刻又是汗水淋漓，然而



我们感到快乐。——我们这里多美！天空多美！我们是要去战死沙场的，让我们化成草木的营养吧，雨水把我们溶解，跟随地下水一道在地下流淌，再叫草木强劲的根基吸收进去，化成灿烂的葱绿吧。**牺牲的几百万年轻的日本士兵哟，我和你们一样，也要战死啦，我绝没有迟到！**我唤回了勇气；在战死的时候，我不会恐惧，不会胆怯的！我牺牲时，眼睛绝不会像爸爸和兔子一样充满恐惧的！这森林多美！小河和道路多美！天堂多美！我们这里多美！我们多美！啊啊，天皇陛下哟，谢谢您啦，我太幸福啦，天皇陛下万岁，天皇陛下万岁！

两个小时以后，我们依然极度兴奋地朝着车站走，身边是邻镇平静的街道上平静的百姓。邻镇的孩子们聚成一伙。眼珠子通红，像是在寻找打架的对手，然而，面对他们，我们却无心迎接挑战。在我们的眼里，邻镇的居民全都在睡梦中间，惟有我们才是清醒的。我们的感情正昂扬到顶点；他们的时间和我们的时间，本质全然不同。我们犹如充满危险的外国人。可邻村的居民浑然不觉，只当我们是两个流浪儿，破破烂烂，埋里埋汰的，让我们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过去。这是我们双方的幸运。若有人找我们的麻烦，我俩就马上动手，砰砰地把他们全给打死。在车站上，情形也是一样。那车站在镇子边上，煤渣味使空气灰沙蒙蒙。要是哪个列车员阻止我们从运货口那边靠近火车，准得惹起一场大乱子。我们一分钱也没带。火车小得很，那车头活像匹拉车的马，歇脚的时候喷着白气找草吃，徒劳地把铁道闻呀闻的；它排着蒸汽，一动不动地蹲在那里，好像是在不错眼珠地盯着铁轨之间叫脏水打湿了的石子，真像头野兽，对着这辆火车，我们一点不怕，我们感到我们没有理由怕车长，怕列车员。我们定下了战术，票也不买，从从容容地便钻进了火车。要是车长查票时抓住我们，康便用朝鲜语大嚷

大叫，来他一番抗议。听见他嚷，别的朝鲜人乘客会聚拢过来，事情于是就算成啦。康还主张，只要车长敢顶撞这伙朝鲜人，就不许他坐车；就是他还在车上，也是见了阎王。可火车里乱得很，票也不查；于是，不论是对车长，还是对我们来说，这又是桩可喜可贺的好事，是我们双方的幸运。

我们把装着自己武器的口袋放到屁股底下，在中间的过道上坐下来。只有火车的轻轻晃动，才让人觉得我们的旅行还在进行着。我们紧紧地抱着膝盖，用耳朵刚能听见的声音热情地说着悄悄话。身边的那帮子贩私米的发着汗臭。挡得我们一点也瞧不见窗外边。在火车沿着海边行驶时，飘进来的一股带着潮水芳香的湿重的空气，向我们宣示着大海的存在。至于森林啦、平原啦，也是这个样子把它们存在的信号传递过来。那群贩私米的对所有的这些信号却毫不关心，只顾侃他们的生意经，唾沫星子直冒。还有个聊政治哩，他是这么说的：把野坂参三供奉在奉安殿上吧！天皇陛下都废了，废了，加入共产党！说是麦克阿瑟，嘿，把三种神器（作为皇帝象征，而为历代天皇所继承的三种宝物，即八咫镜、天丛云剑、八板琼曲玉）给带走了！闹革命啦，革命准备就绪啦，不劳作者不得食，这就是共产党啦！又单纯又正直不是挺好么？

我心里想，这些家伙！他们全是去杉丘哟，他们讲的话多可笑！杉丘市的街景，要把这群贩私米的全都吸进去的。他们在遇过大火的街道上转呀转的；而在城山，那些立志战死的勇敢的男儿，却在静静地等着时机。只要第一阵枪声朝着街道倾泻下来，马上，那帮贩私米的就会叫那些安静的士兵踏成齑粉的。

康狂热地给我讲金日成的游击队。朝鲜人部落所有的人，几乎都把他当成了传说里面的一条飞龙。日本刚刚战败，金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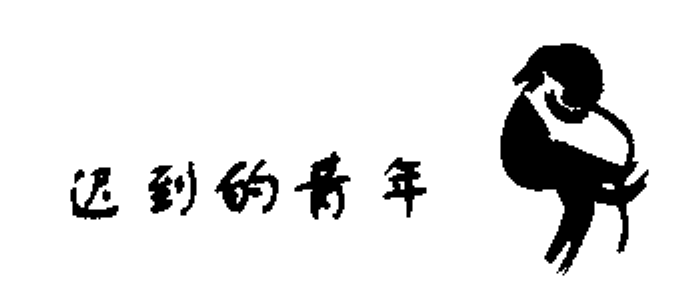
成光临城市的照片就登了报，把人看得热血沸腾。然而，这种热血沸腾立刻就给忘到了脑后去，大伙儿倒是一门心思做上黑市生意赚起钱来。——可我要回朝鲜啦！绝对能回去的！我要进金日成将军的军队！这回就是我的一次训练，哈！

我朝康微笑着点头。我心中热滚滚的。我像个很老成的人，宽厚地想，——阿康哟，我是想在战斗中牺牲，真的是想战死，才加入杉丘的这支孤独的军队的。我真想死，死才最最幸福，因为我是天皇陛下的赤子，可阿康哟，你要活着回朝鲜，回到金日成将军的身边！金日成将军，准也在打美国兵哩，在杉丘，谁要是想杀你，我会用自动步枪保护你，阿康哟，你真的回到朝鲜去！今早，我觉得我们这地方有多美！你一定会觉得，你们朝鲜的地方也很美哩！

那帮倒私米的，在火车里掏出便携燃料，再从铁皮盒子里取出些猪下水串成串儿，烤着肉串喝开了烧酒。真热呀，又憋闷得慌。可我和康饶有兴趣地瞧他们旁若无人地大喝大嚼，笑了起来。在我们山脚，大人们畏首畏尾，偷偷摸摸，欺负老实人，哪儿见得到这么自由自在、快乐逍遥的人！倒私米的还在吃呀喝的；有个大叔，穿着胶皮靴子，套着挂胶的外衣，活像得了恐雨症一般，兴高采烈地把他的大秃脑袋朝我们转了过来。那脑袋通红，还光灿灿的，——喂，小伙子！喝点酒吧，嘿！——一边说着，他还把自己油腻腻的大杯子递了过来。我和康觉得好玩，便大声笑着，少喝一点点杯里的酒。那酒发出奇怪的恶臭，直烧嗓子眼，我们便叫起来。那帮倒私米的发出一阵哄笑，我也笑着，用拳头揩着眼泪。瞧啊，我和康已经不是孩子了，我们成了小伙子啦！是这味道讨厌的酒，使我们受到了公认！想到这些，我觉得好不骄傲。而康呢，叫酒呛得一塌糊涂，满脸不悦地嘟哝起来。——什么呀！这烧酒，是我们

那帮人拿芋头酿了卖的，这烧酒，我们那边的人，谁也不喝，只是拿来卖的！——烧酒是喝不下了；可那倒私米的秃头给我们的肉串倒是挺好吃的。我们的肚子都要饿瘪了。见我们吃得挺香的，倒私米的满意地说，——老爷禁私米，我们蹽出来啦，不管三七二十一，从火车往下跳呀，肚子摔破了见阎王，听说，他们那肚肠子还有拿来做肉串吃哩。你们小伙子好好活下去吧。这个冬天，日本人说是有八成得饿死啦，死八成人哟！拿他们做肉串，剩下那两成就能活下去哩！小伙子好好吃肉串吧，管它是什么做的，吃吧吃吧，快吃了吧！——动物肠子叫火一烧，臭烘烘的。加上酒臭，以及拥挤不堪的人们身上的汗臭，闹得火车上臭气熏天，甚至有的人哇哇直吐，然而，每个人都是心满意足，笑哈哈的。

过了铁桥，火车开进了杉丘。那帮倒私米的在进站前，就把行李从车窗扔到外面去了。他们的同伴正候着火车哩；他们不管米袋，万一有人掉下来，他们一定去拣死人的肚肠子做肉串儿了。我和康忍着呕吐，站起身来，倒私米的还在往下扔行李，我们就从他们侧腹及后腰的间隙，看了看外面的模样。只见一片脏兮兮的黑褐色土地上，立着无数电线杆子和残缺的房屋；到处是烧焦的树林，朽败倾圮的街道。太阳剧烈地灼烤着所有的一切。风带着一股焦糊味，挟了一片阴影，打着旋在荒凉的街道上面一扫而过。鬼魂为吃上几个人满城乱跑，热得疯了一样找水喝。那些鬼怪满身血污，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身边带了些生犄角的狗，还嗅来嗅去。怪物惨声大叫，我和康吓得发抖；然而，这不过是在预告，我们坐的火车，已经进了杉丘站了。春天的一个不祥的下午，我在村里寺院昏暗空旷的正殿，见到了一幅地狱图。而今，见到这大火劫后的街道，活脱脱便是地狱图的复写。满眼看见的尽是破砖烂瓦，瓦砾中间的



那些简易住房，活像群小小的虱卵粘在地上。还有道路，人们在路上走走停停，狗也在走，它们倒是平平常常的。然而，尽管如此，那黑暗的深渊仍然攫着我的心，好像在我的体内兜头浇了顿凉水，让我冰冷的内脏狂跳不已。——啊啊，天皇陛下哟，我死也不想下地狱去，地狱好可怕，地狱好可怕，天皇陛下哟，无论如何，可别让我下地狱，我死了以后，啥都没有了才好哩！——我想光是死，光是勇敢地战死，那该多好。我才这点年龄，就要在地狱的荒野上叫赤鬼撵得直跑，这是没法忍受的。在地狱图上，我就瞧过我这样大小的两个男孩，叫两个鬼在石臼里捣，鲜血和脑袋溅得周围脏兮兮的，那情景让我没法忘记。我和康，曾经栖身在森林里面，那里树木浓绿葱郁，泛着树液生命的清香，同太阳的光辉混在一处；然而，我们却从那里到地狱深处来战斗啦。我们坐着火车，到硝烟密布的地狱里来啦。在我的脑海里，战争失却了玫瑰色的光彩。糊上了一层褐色的烂泥巴。然而，我和康还要去战斗，勇敢地战斗，然后，我便死去，——啊啊，**让真正的地狱**成为谎话吧！只要勇敢地战死，一切都会过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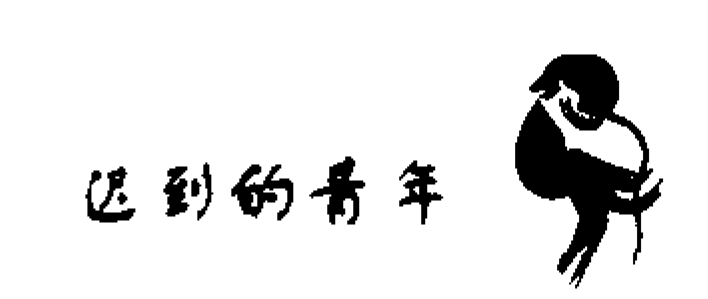
火车慢下来了。有几段铁轨，被炸得破破烂烂，火车便像品评会上的猪猡一样慢吞吞地移动过去。呜噢！火车里挤着的人群一齐猛力吼了一声，开始活动起来。我扭过头，看了看康那肌肉僵硬、苍白稚气的脸。想必我的脸，准也是这个样子吧。我们马上交换了一个目光，背起行李，一头就往那帮子倒私米的臭烘烘的庞大身体堆里钻将进去。车还没停，那些倒私米的就跳下火车，活像溢出的一块块泥巴。然后，他们连滚带爬，前冲后拥，再大声嚷嚷着站起身，提着口袋逃到路基下面去了。身后有人拼命推着我，我也便越过窗框跳了下去。跳车以前，我先把行李扔到车外，可它正砸到我前面跳车的一个小

伙子屁股上，疼得他直叫。一边叫，那小子还拖着他踢踢踏踏的靴子，打着滚跑下了路基。我明白过来，那些坐在火车盖上的人，也在我的身后跳车哩。我得躲开他们扔下来的行李，要不，会砸着脑袋的。有一类人，他们可以把口袋先扔给在铁路旁边接应的伙伴后再跑走；还有一类人索性连口袋自己一块儿扔下去，这倒是干脆，然而实在是拙笨得很。至于我和康，归根到底还是属于后者。

我突然发现，康竟没有跳下车来！我拿着眼睛追着火车，在尽前方，列车正要开进简易车站，我看见有一个黑乎乎的小人儿，晃晃悠悠倒挂在车窗上，那不是康么！他用脚钩住窗框，大头朝下；生怕摔落下来，他用尽全力，叉开两腿坚持着。

我背着沉沉的口袋，沿着铁路追着火车朝前跑。一男一女，躲在铁路边瓦砾堆里的防空壕中间，只露着脑袋盯住我瞧。突然在两脑袋中间，跳出一个光身子小孩儿，一只手在生殖器附近把玩着，饶有兴致地看着我追火车。那孩子分不清男女，满头叫火烧得怪模怪样的。他们住在被火烧了的那条街上；在这一片瓦砾堆里，他们竟也活得兴高采烈。他们诚然不像来火场瞧热闹玩的闲人那样好奇，面对地狱般被火烧过的街道，他们也毫不胆怯。在他们的目光下，我觉得脚步蹒跚起来。我几乎闭着眼睛，在路基凸凹不平的石子路上一阵猛跑。——可别让阿康摔下来呀，可别让阿康大头朝下，摔折了脖子呀！战争还没开始哩，可别让他死呀！

当我爬上坍塌的月台时，正见到康叫列车员架着身子，慢慢转过身来，下到月台上。我松了一口气，感觉到微笑又浮到脸上。——瞧阿康！有时候，他真能发挥点奇特的游戏精神哩！就是现在，他还把列车员的胳膊当铁棍子似的抓住转个个



儿呢！这么拖拖拉拉地把软塌塌的身子叫列车员抱着，岂不烦人！——然而他却没有。康对那两个列车员理也不理，径直朝我这边跑了过来，见我还在不慌不忙地走，他便嚷了起来。

“快跑，嗨，快跑！”

我反射似的弓身跑起来，可马上摔了个跟头。原来是有一个从火车上下来的人，半开玩笑地扫了一下我的脚。我背着的武器袋，重得把我摔到了月台上。我惨叫起来。别人的脚聚到了我身边来，像栅栏一样，围着瞧我脏兮兮的身体惨叫折腾。康的叫喊，也变成了痛苦的呻吟。我们给抓住啦；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要逃出这张罗网，该有多么艰难呀。

我和康两个，最先给带到了简易车站的副站长室里去。我们俩被处以屈辱之刑；尽管站上的人们透过玻璃窗直看我们，列车员们还是给我们剥光了衣服。自己在别人面前光着身子，我觉得屈辱；康在别人面前光着身子，我也觉得屈辱；我们互相瞧着对方精瘦脏脏的裸体，又让我整个身心觉出了一种作呕般的屈辱。这三重屈辱，我一辈子也无法忘掉；因为它是块污点，是一块透过皮肤渗进肉体的污点，是一块刻骨铭心深彻灵魂的污点。窗外的人们劲头十足地叫嚷着，他们对我俩的身体，特别是对我俩的生殖器说出的猥亵痛烈的话，我是忘不了了。

车站工作人员动手检查了我俩的包裹，于是情况变得更糟。有个人顺手打开口袋，轻轻一响，那条自动步枪掉到了地上。我委屈极了，为那把满是灰尘的枪眼泪盈眶；可站员们却突然抑制不住兴奋了。他们从我的上衣里，掏着了那张印着金子般文字的传单读了起来。这时发生了一阵骚动，连站长在内，仿佛所有的车站工作人员都挤进副站长室里面来。月台上

的人群也给赶走了。巡警来了，我和康便被移交给杉丘署的警察署里去。我俩透过押送车的铁框小窗户瞧着外边，一边低声说着话。这短短的时间里我的见闻，加上与康的谈话，都让我觉得黯然得很。我和康在被带到署里的一瞬间，就会给分开，再想见面，至少也得过上三年。我不会知道康到哪里去了。至于我，会被从署里给送进教养院；于是，我的生活就会迎来新的纪元。

我们俩眼泪汪汪地，瞧着窗外暮霭沉沉的街道。我们直到刚才还光着身子，连叫热血暖一暖皮肤的时间都没有，我们冷得直打哆嗦。身边是一排排简易小房，像蜈蚣身上的节一样；大火洗劫后的树木径直兀立；还有断壁，瓦砾堆，以及清走碎砖乱石以后低洼的广场，活像是一只钵子；而通往广场的石子路、关我们的车正在通过的这条石子路，也是低低洼洼的，像一条灰褐色的小河，而且是一条泛着黑黑的石子波浪的小河。我还看到在被大火摧毁的街道对面，有片荒凉的小山丘，雾蒙蒙的仿佛盖了层绿色和茶色的条纹布。太阳向城山对面沉下去了。在我这边，那小山丘在余晖下面，显得更加荒凉，也更加坚实。——军队就守在那里！我们是来投奔那里的军队的，侦察人员要发现我们在这儿给抓起来了，军队要是能来把我们救出去该有多棒！——然而，军队没有来救我们。我们只能瞧见那些简易小房，移动着从小山的阴影里面露出来。

“是电车！电车动起来啦！”康低声嘟哝了两句。他的声音抑制着瞧见犀牛在大街上飞跑一样的惊异，低低地静静地向我传来。

“唔，瞧对面的广场，人山人海跟虫子似的等电车哩！”我也低声沉静地说。可是似有一声叫喊要冲破喉咙流着血跳出来。



“可战争就要开始啦。”康深有感触地低声说道。

“唔，是说战争要开始啦。”我也茫然地说。

“战争就要开始啦，可电车还在开，黑市还这么热闹！这也叫日本人！”

我没吭声。康用一种和气的语气，满怀友情地对我说道。

“你，还记得传单上的话吗？记得的话，说给我听听。”

康一定要把那金子般的文字背下来了。然而，在他那老是睡意惺忪的半闭着的眼底，分明有一扇温存的心扉正向我展开。我就给那颗心背诵道：

“真正热爱大日本帝国的人们啊，不要背叛战友，不要背叛英灵！拿起武器，团结起来！我们要坚守城山，履行一亿总玉碎的誓言！参加我们的军队！战争从此开始了！参加我们的军队！”

警察署位于城山脚下，和杉丘的其他主要建筑一样傍山而立。我和康给从车上带下的一刹那，我们同时瞧见，在城山的山顶，有一面巨大的占领军的旗子在夕阳中飘扬。而在下一刹那，我身后的警察被一下子撞倒，一团什么东西疾速朝黑暗里冲去了。两只有力的手抓住了我的脑袋；我无法抵抗，只有为性命挣扎的份，就在我的耳边，爆出一声枪响，可那比我挨了枪子还要糟；那炸响在我的耳里，如同在过分干燥的红土层上斩了条荒芜的缝隙，而那炸响，还兀自在红土层的荒野上激起了回声。轰隆，轰隆，战车往前进，杀死敌军！那警官为了去抓跑掉的康，便把我头一扳，拿什么比石头还硬的东西揍在我的耳朵上方。我摔倒在地，晕晕地只觉得叫蛛网五花大绑捉住了。我倒在警察署门前的石板上，满脸是泥，感到自己就要咽气了。有一种冰冷巨大的恐惧让我眩晕；在恐惧当中，我看见了自己的眼睛。那是我在林子里见过的中了夹子的兔子的眼

睛，是突然发现无法挣出死亡深渊的爸爸的眼睛。只是我的眼睛映不出森林，也映不出家人，只有火灾过后脏兮兮的街景。我在一阵剧烈的眩晕中睁开眼睛，眼前却是面光闪闪的金属镜，镜里映出一双鱼儿一样的大眼睛。我瞧了一下，立刻又把眼睛闭起来，重新回到通红的黑暗里。我看到的原来是被放大了的映在医生镜里的我自己的眼睛。

我刚刚苏醒过来。然而，那双脏兮兮的眼睛已经不是孩子的眼睛了，不是我的眼睛了，是哪个不是过去的我，也不是孩子的什么人的……

接见记录

接见者：杉丘市立教养院职员S.K

学　生：小学六年级，智力一般，性格略有异常

学生保护人：只有母亲，经济状况差

接见日期时间：昭和二十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两点起共一小时

问：你在教室打伤过女老师吗？

答：打过。

问：为什么要这么干？

答：生气……她看不起我。她说了些我受不了的话。

问：她说了什么？

答：她说我这样的坏孩子当不了兵，也进不了特攻队。

问：你觉得干了什么坏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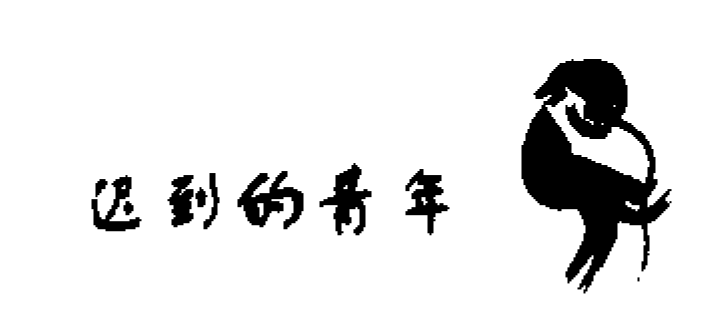
答：（不做声）

问：道歉了吗？

答：没。

问：还想打伤老师吗？

答：不。



问：为什么？

答：军队啦，特攻队都没啦。

问：干吗带武器离家出走？

答：我见过张传单，说有军队驻守在城山，要打仗啦，我是来参加军队的。

问：和你一起的那个孩子，是你硬逼来的？

答：不，是阿康跟我来的。阿康是个朝鲜人。朝鲜人用不着守城山。

问：你觉得阿康为什么要逃跑？

答：他不乐意上警察署来呗。我要是能跑，也早跑啦。

问：那只自动步枪，你在哪儿得着的？怎么会到你手里的？

答：有个美国兵的降落伞掉到村里，他叫村里人打死啦。那会儿，我在林子里看见了，就藏起来了呗。

问：你们村的村长可没这么说。他说，什么美国兵坐降落伞掉到你们村，这不是事实。他说那支自动步枪，是康从朝鲜人部落拿来的。是不是？

答：瞎说。村长净瞎说。美国兵坐降落伞掉到村里后给抓起来打死了。我也看见了。大伙儿全知道。村长怕占领军知道，所以就瞎说，自动步枪是我在林子里跟降落伞一块儿发现的。我弟弟全知道。

问：可你妈说，你弟弟啥也不知道……

答：瞎说，弟弟和妈妈也净瞎说，是村长告诉他们瞎说的。

问：可要是你们村里的人害怕受到占领军的处罚，把它藏起来了的话，你还不做声？

答：不。我会给报纸广播写信报告的。让占领军来处罚他

们。

问：你想害村里的人吗？

答：想害他们！想杀他们！全都给收拾了！他们不是我一伙的，他们是敌人！我要把他们给收拾了！把敌人给收拾了！

问：村里为什么是敌人？

答：日本人全是敌人！现在我才明白，日本人全是敌人！我要把敌人全给收拾了！光着身子揍他们，让他们下跪！杀了他们！

问：这么着，在日本你可活不了啦。

答：活下去还不就是收拾敌人！现在我明白啦！

问：有这样想法的人，不能够把他们撒放到社会上去。要是个大人，就得进监狱；像你这种年纪么，就进教养院。你的保护人也愿意我们这样做。让你进教养院，怎么样？

答：进就进！管你们谁，所有的人，全不是我的伙伴。全是敌人！跟这帮人求情说别送我进去什么的，也是没用。

问：教养院会把你这样的孩子变成好孩子。马上就要给孩子制订新法律啦。教养院是越来越重要啦。到那儿好生学习，当个好孩子，还会出来哩！

答：变成个好孩子给你看看还不容易！撒撒谎，钻钻营，骗骗你当个好孩子给你看看啊！现在我懂啦，我谁也不信，光是骗人，我一个人，就这样活下去。等出了教养院，我就给你变成一个把你们全踩在脚下的人，像希特勒，像墨索里尼，一个人把全国都踩在脚下！你们全是敌人！世界上全是敌人！得把敌人全踩在脚下，让他们光着身子下跪！

问：教养院全是灰墙，里面冷得很咧。吃不着好东西，见不到父母兄弟；你们村子那样的林子小河，一样也没有。想不想回心转意，当个好孩子？



答：我们村子的林子小河，全脏兮兮的！这会儿我懂啦，我啥也不想看见！什么当个好孩子?！我早不是孩子啦！我不想变成个孩子！

第　二　部

一九五×年·东京

哦，拿破仑！在你的时代甘冒战场的危险立身处世，该是何等愉快！然而……

——司汤达

在绝望之中死去。现在，你们是不是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它绝不仅仅意味着死亡。难道它不是后悔生存，在耻辱、憎恶和恐惧之中的死亡？

——让-保罗·萨特

第一章

"你们也有希望出人头地哩。自从儿童福利法制定以后，从本教养院出去的第一批孩子当中，有一位又来访问本院啦。他穿上了东大的制服！你们也是有希望的，这位青年就是个活生生的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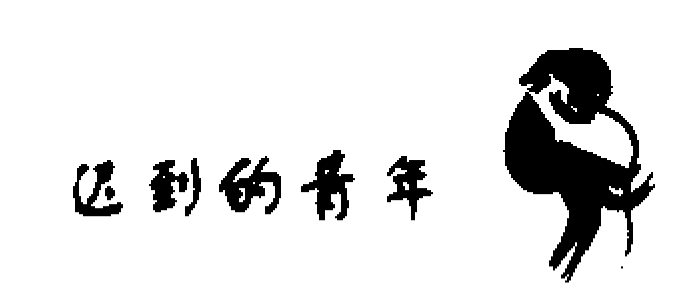
院长在讲台上面转过身来，笑眯眯地瞧了瞧我。于是，足有三百个不良少年，也都盯着我看。优越感像一副铠甲牢牢地裹在身上，使我躁动地移了移身子。海风吹到山丘上，带着浪涛和海草的清香，再加上树丛和青草的气味和烧砖掘起的一大片崭新的黏土气味，——这一切使我心里漫起一片眼泪的滋味。然而，我下定决心，绝不让那三百个不良少年对我怀旧的情感一目了然。这太难为情，太伤人自尊心了。

我闭着眼睛，不让鼻子吸进空气。为培养怀旧的情感，我不打算让带白色冠毛的草籽之类的东西粘到身上。那盯着我的三百人的、以及往昔的我的亡灵哟，在你们身上，我觉出的只有蔑视、厌恶，以及干巴巴的怜悯。院长从讲台上走了下来。我睁开眼睛，就在这一瞬间，我觉出我那给照得直眨的眼睛里，竟然泛出了汗水一样毫无意义的眼泪。心脏剧烈地怦怦乱

跳，让我感觉到一阵恐惧，院长使了个眼色，催我上台；他那挺丑的大脸红扑扑的。我这块赤裸的贝肉呀，正躲在严实实的贝壳里面，敏感地抖呀抖的；于是，我命令自己：胆小鬼！挺起来上讲台去！——你没什么可羞的，没什么可怕的！也用不着感到屈辱！不要像动物似的，要克服内心的战栗，蔑视他们，压服他们，向着他们脏脑瓜子后面的海洋，向着海洋后面的天空，开始你的演讲吧！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对关在这儿的整个世界的敌意怕得要命，现在，你要像当时那个暴君、像个大人似的为所欲为！不要让这帮家伙觉得你是他们的同类！——我走上讲台去。要是在上台阶时摔个跟头，我准会纵身跳下讲台后面的悬崖，自杀了事的。站在讲台上面环视四周，那个过去我看着挺大的操场，现在看上去却奇怪地变得又狭又小了。再让三百个不良少年塞得水泄不通，所以，说过去在这儿打过棒球，倒像是天方夜谭了。足有三十秒钟，我只想着它如何狭窄，不说一句话，默默地环视操场的角落，我便是用了这样一招。这是我平生第一遭站在别人面前演讲。经过了三十秒钟的沉默，我就要说出第一句话了。操场的事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好啦，我要开始演讲啦！

“在大学我学政治学。从战争结束那时起，我在这儿呆了三年。那时，但凡有足够的力量，我就打算当个强盗了。需要慎重申明的是，在现在的日本，政治学和强盗可没有什么关系。”

我觉出有一个轻佻的才子，坐在我的鼻子尖上，尖着嗓子开始逗哏了。从嗓子直接传进耳朵的声音和经扩音器放大的声音一起，往我的耳朵里灌。我对自己失望了。可那三百个不良少年却纷纷笑了起来，有些人还在鼓掌。我心里想，这帮家伙！他们光顾上哄笑啦，喝彩啦，全不管人家是不是瞧不起他



们！我想，就这样子讲到底倒是不错！于是，情形就会全然一变了。我忘掉了对自己的失望，恢复了信心。这可是平生头一遭有人给我喝彩哟……

"我的意志太薄弱了，所以我放弃掉当强盗的决心，上了大学了，但我的伙伴中，却有个意志坚强、不改初衷的人。他十二岁上就作为猥亵幼女的惯犯，被送到了这里。我们俩很要好，常一起收集狗尾啦，琢磨个逃跑方案什么的。他的理想人物，是一个名叫小平义雄的男人，那人当时虐杀了十个姑娘，给判了死刑。有一张小平叼着烟卷儿的照片，他从报纸上剪下来，藏在衣襟里，为像小平那样，能在前额弄出三条挺深的抬头纹，他还练过一阵子。后来他去了感化院，可出了感化院，随即就进了少年犯监狱，在他刚够年龄那年，他连干了两起虐杀案子，被处死了，实现了他孩子时的理想，谁要不信，去看图书室里的教养院记录好啦。从这儿出去的人，只有他给处了死刑，才准会登着他的照片。只是不知道管理图书室的老师肯不肯给你们看……"

这三百个不良少年听众，叫我给迷住啦。我的声音，把他们耳底那处软绵绵、黏糊糊的地方搔得痒痒的，他们陶醉地向我敞开精神与肉体，变得绵软无力。我想到有种没羞没臊地讲荤事儿的感觉，还有种像脱衣舞女似的感觉，我把那帮蠢蛋最脏最淫猥的隐秘处，搔得直痒，让他们满身汗津津地扭来扭去，只我一个人，还算清清爽爽，无所聊赖。讲完一句话，我便把我第一批听众环视一下，不断体味当时艺人的满足感。这当儿，我从眼角瞥了一下院长。见他脸上泛着红晕，充血的眼睛一片紧张；于是，一种残酷的欢喜，让我不由得心里乱跳。我要把这家伙赶到愤怒、后悔和紧张的黑暗里去，并且趁这家伙的脑溢血还没发作，快来个能把它转到道德轨道上去的聪明

睿智的警句，结束这番不道德的演讲吧。那时，他放心的叹气准会像头来了劲儿的猪。他也一定忘了挨人欺负的茬儿，对我说一大堆感谢的话，对我这个儿童福利法制定以来头一桩**希望的证据**……

“我这个朋友意志顽强。在这里生活期间，他考虑的是强奸施暴，为将来做准备，这些也着实起了一些作用。可我却想回忆一下，我是怎么生活的。当时我的想法，正像我开始时说的，是想当一个强盗，加入什么团伙也好，独自一个也好，反正是当个强盗，到小山丘脚下，把那些灯火通明的房子给祸害了！至于在生活方面，我最热心做的，是打扫厕所。我在这儿那时候，按照占领军的意见，是不许强迫小孩子打扫厕所的。打扫厕所，那可强迫不得。不许强迫，意味着哪个孩子愿意做，就叫他来做。一天能得着五块钱，还是挺吸引人的，我就每天志愿打扫厕所。不久，我满身沾上了厕所的臭味，晚上脱下胶鞋，甚至会有红色的蛆虫拖着小尾巴，可怜巴巴地从脚趾缝里滚出来，我还给小虫子取个名，叫它做**便所猪**。按照院里的规定，打扫厕所的话，是每干四天休息一天，临到休息日，我就带上干三天活挣得的十五块钱，到图书室去，图书室有个小卖店，那里卖一种十五块钱一套的家书套品，有一张邮票，一个信封，五张纸，拿纸带捆着。我在图书室馆里借了钢笔墨水，就写开信啦，可我不是给家写，是给报社写的，是投稿。在我生长过的村子，战争中打死了个美国兵；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村里的一个部落在一个晚上给灭绝啦。我写的就是这些。我文章写得不好，投去的稿子常常是石沉大海，所以，我必须坚持投下去。我练习写文章，为了能把别人的话引用进去，我就看书。记得我读过三宅雪岭写的书。那时候这儿图书室里只有警察学校捐赠来的书。我都记不清我投了几十次稿了，每次

都是写一样的事，写好了文章投到报社去。起初，我把信投在教堂前面的信筒里。可我发现，那个信筒是有人检查的。于是，我就晚上跑到院外，投到大街上的信筒里去。大家都知道，逃出教养院易，逃出杉丘市难。市民们要是发现有人藏在街上，谁都会跳过去抓你；在郊区农村呢，要是叫农民见到，就更没救了。院里的孩子还有几个叫铁锹拍死的哩。那时，城东那片林子里边，有一群返祖变成了山狗的野狗在那儿打食，朝着城市这边伸着鼻子低声叫；城南呢，是占领军的训练场，常听人说有女人小孩给打死的。所以，我趁晚上跑出来发信，立刻就得返回院里去。这种状况持续了足有一年半。有一天傍晚，有一辆处理货吉普车，插着报社的旗子，飞也似的爬上山路来了。我躲在操场一角，那里原来有个汲水场，瞧那辆正要开进大门的吉普车，我的脸贴在铁丝网上，扎得好疼。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简直要吐出来了。车里跳出个记者，穿着军队的高腰鞋。教务主任从正门里迎出来，两个人专心地议论着什么，可教务主任不许记者进大门！天渐渐黑了，看不清他们脸上的表情，于是我想，准是记者说服了教务主任，就会到这儿来问我话了。可是突然，吉普车开下山去，教务主任关上了大门。我垂头丧气地离开了铁丝网栅栏，发现冰冷的脸上被铁丝网刺出了血来。那天晚上教务主任把我揍得要死。打那以后，只有在特殊监视下，我才能写信。我自己也不想投稿了。因为我算明白了：一个孩子，脸叫铁丝网扎得流血，在等着人救，可那记者，却是个背叛了他的大人！就从那时起，教养院改了政策，孩子要义务轮流打扫厕所，钱也得不着了。占领军这次也没提什么意见。那时冷战闹得正凶，大概他们腾不出手来管教养院的厕所了。现在想来，那时我热心地往报社投稿，倒培养起我对学问的关切和坚韧，反过来说，现在我虽在东大学习

政治学，啊，但我平生头一次热心学习，应该说是在教养院，一门心思写文章揭露我们村大人们扯谎那会儿呢!”

我停了一下，转头瞧了瞧院长和别的教官，见他们表情平静，我心里很得意，很幸福，也很宽容。特别是我觉得，那三百个不良少年为我的演讲吸引，热烘烘地喘着气，他们跟我亲近极了。虽然对他们我仍旧带着一股蔑视，然而，我不再觉得厌恶。我的怜悯是兄弟般的，在干巴巴的心里加进了一层湿润润的温暖。家畜，那相信我的三百头家畜，我开始对他们这些家畜的愚钝、驯顺和直率，宽容起来了。——也许不久，我就要成为一个政治家了。对我的选民，我也会像对家畜似的宽容他们，统治他们吧！没准儿用不了多久，我要对所有的日本人像对家畜似的统治、宽容呢，还得带上点平静的蔑视！——我现在学的是政治学；然而在此以前，我却从未想过自己要当一个政治家。倒是打从政治家这个词里，我描绘出了一个与自己的个性和素质全然相反的人的形象。我曾给一个女大学生做家庭老师，教她学法语，她叫泽田育子。要论具体化了的政治家形象，她的父亲泽田丰比古，可真算得上一个典型！然而现在，我突然发现自己原来竟性饥渴一般强烈盼望着成个政治家。——不错，政治家！我就是得当个政治家！每见到泽田丰比古时，我所感到的气愤和渴求，却原来都是源于对政治家泽田丰比古的羡慕！——我心里觉得畅快了。我的感情世界受那个学生泽田育子的影响、支配，我曾为此感到屈辱、烦恼，可满不是那回事。我原来是为他这个当爸爸的泽田丰比古作为政治家的形象感到气恼，并满心要和他竞争一番。一旦弄清楚对泽田丰比古的感情位居主线，事情突然变简单了。我曾以为自己爱上了泽田育子而觉得羞耻难当。我知道，在恋爱中间我有可能对自己的精神、热情和肉体的能力全然失却信心，所以对



泽田育子我总是十分惧怕。然而这种恐惧在我心里却郁积成一种热烈的感情，刻意把我变成个无能无用的求爱者，变成个自惭形秽、卑躬屈膝的失恋者。在一种施虐狂的情感中，我心里想道，——只等这一次探家一结束回到东京，我就得投入众议院议员泽田丰比古的怀抱！这可是我当个政治家的第一个台阶哟！就这样干吧，这是义务！为了这个目的，跟泽田育子做个保持肉体关系的恋人吧，这是义务！——于是，我觉得一切都轻而易举啦。泽田育子这姑娘在城里长大，爸爸又有势力，她傲慢无礼，态度暧昧；我这个穷兮兮的乡下学生向她求爱，已经累得够呛了，这次促我旅行的直接动机，也可说是我想借这次旅行缓一缓。可是现在，我的心思放到了做爸爸的泽田丰比古身上！至于他的女儿育子，我觉得几乎已没什么要紧了。

我学着泽田丰比古辩论演讲时的样子，向三百不良少年挥手，微笑，仿佛把精神和肉体全交在他们面前，这是要给他们一个印象：我已经将我与他们之间的那堵墙整个拆开了。我活像条蠢不可及的狗，只顾嗲声嗲气地开始我的结束语……

“我想我曾经是这样一个少年，在这所杉丘教养院，怀着最强烈的愤怒和怨恨，一直在黑漆漆的心里等待着爆发那一刻。我想过把院长和职员们全给杀掉；我也想把教养院外面自由活动的人，把他们养活的猫儿狗儿全给杀掉。我盼着用一颗原子弹，把教养院外面的世界毁灭干净；同时，也盼着这所教养院也给打得粉碎！我曾是个绝望的破坏主义者，是个魔鬼一样的孩子。可是，对于现在自由地在东京城里生活学习的我来说，我觉得，在这栅栏里面度过的那几年，简直是生活在天堂、生活在乐园里的一段时间。只要你从这栅栏迈步走上自由世界，你便再也无法体会剧烈漆黑的狂怒、愤懑和怨恨了。想想看，你们呆的地方是有特权的！如今在整个日本，纯正的愤

怒、不自由以及受强制的痛苦，已无处可寻了；可是你们，却可以挟着惊人的能量来体验这些。请你们接受下来吧！尽力地愤怒，尽力地怨恨，尽力地憎恶，尽力地厌弃吧！一旦出了栅栏，你们马上就会觉出，这个世界，这个现实，是多么地空虚，多么地没有充实感。一旦出了栅栏，恐怕你们到死也不会真正地愤怒了。刚才我讲过我那个朋友；如果跟他一样，有的只是灰蒙蒙的无聊世态；跨出这条栅栏，你们会遇到新的栅栏，那是把所有的日本人都关起来了的栅栏，你们一直到死都得面对它。说我是活生生的希望的证明，可是我要说，杉丘教养院的后辈们，你们有多么幸福！”

我闭上嘴巴，脸上重新泛起果冻般颤巍巍的微笑，期待着高声的欢呼喝彩。然而，我突然觉出一阵反常，紧张起来。那三百个不良少年没一个欢呼的。狼狈中我发现有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从人堆里慢慢朝我这边走来。一时间，我心里想，他准是奉命向我致答辞的。我盯着他，让微笑放松到体内，等着他说话。那孩子一脸认真，几乎到了可悲的程度，走上前来。我在心里呀了声。那孩子跟我太像了，活脱脱就是我当初在教养院时的那副样子！在离讲台两米远的地方，他叉开两腿站住了，右手还揣在衣袋里，左半身往前一倾，趁我张口结舌之际，便一口唾沫吐了出来。我在心里喊一句：——呀，这不是那会儿的我么！——与此同时，那孩子也嚷嚷了起来。

“叛徒！不要脸的说客！胡说八道！我们幸不幸福，让我来告诉你！”他把右手从衣袋里掏出来，像野兽一样，把抓在手上的一块黑色发光的东西，直打到我的身上来，那东西直奔我的小肚子，我吓得伸右手去迎，立刻就有一种麻酥酥的剧痛迅速扩展到整个右臂。我看见一把干活用的宽刃小刀，随着一声干巴巴的钝响滚到讲台上，血淋淋的，活像个摔烂的西红



柿。我的中指根部给割破了，鲜血正滴落下来。我感到一阵头晕和耳鸣，那孩子还是副朝我扔小刀的姿势，悲切茫然地盯着我；在他身上，就像深景电影一样，我分明看到我自己。那确实无疑地是**我自己**，是我在整个演讲中叫我背叛、侮辱、践踏了的少年时的自己。从我的身后，跳起了一个身强力壮的大个子职员，他那黝黑宽大的后背把我的眼前挡个不见光亮。紧接着的一刹那，我的那幻影已经倒在地上，他的鼻子挨了一脚，血沫子喷得满脸都是。职员茶色的皮鞋，再一次准确地踢到那鲜血淋漓的脑袋上。可我的那幻影，挨着踢打，却只顾蜷起身子，像头死兽一样，既不还手，也不动弹。于是那个职员转了转满是皱纹的胖脖子，将一张气得通红的大脸扭过来，**龇着牙**笑了。突然间，我开始呜咽，抽抽噎噎地哭出了声。我就这么在讲台上站着，扭动着身子，抖个不停，两手抱紧抽动的身体，忍不住大哭起来。那三百个不良少年，朝我一起喊叫道：

“回去，回去，滚出去！回去，回去，滚出去！你不是我们的希望，你不是前辈，滚你个猪猡！”

就在这一片大骂声里，我站在讲台上，让手上流出的血弄得全身脏污，还不顾一切地抽搭着哭泣。一想到自己叫这三百个法官来弹劾，我便放开声音，哭嚷起来……

职员们专用厕所的镜子又脏又破，我的眼睛映在里面，傻乎乎的全是血丝，叫眼泪搞得肿出老高，早已不见了轮廓。我凄惨地眨着眼，翻来覆去看着心里那怒气冲天的眼睛。看我镜子里那副模样，好可恶，好气人，仿佛叫自我厌恶的毒素闹得乌黑；我朝它吐了口唾沫，咬牙切齿。教养院中有一阵子流行一种望着便器里黑糊糊的那一汪消毒水站着手淫的把戏。我们射出的精液还很嫩，一旦弄脏墙壁给教官见了，会受到很难为

情的惩治。于是，我们觉不到快乐，倒是耐着强烈的痛苦，在性兴奋时把生殖器抗着肉体的力量直按到两腿之间。这种行为用黑话来说，是一句杉丘方言，意思就是——把自个像大粪一样拉出去！——而今，我真想像那个词的字面意思说的，把我自己像大粪一样，朝那淌黑水的小排水孔排泄出去，只剩件松开腰带的裤子……

真是大粪，我浑身大粪！我把这只院里护士用绷带给我包好了的手抬到胸前，径直敲打着我镜子里的鼻子。伤口又猛的一疼，我叫了一声，眼泪也流下来了。我那叫眼泪弄脏的脸在碎镜子里一照，反射成了无数张脸。真是滑稽，真是荒唐，真是气人！手还在疼；要是用自动步枪，用那条把我因此而送进这教养院的自动步枪，打我自己的脑袋，怕也没有这样疼吧……

我一边冷得直打哆嗦一边起誓。——蔑视？厌弃？干巴巴的怜悯？好一个小丑！再放跑到旁人面前又哭又嚎，我就把您老人家给杀了！——一阵偏头疼，脑袋里活像暴雨席卷树林一样，呻吟刺痛。我真想发疯发狂，我真正渴望着一滴实质的疯狂，犹如渴望一滴甘美的蜜汁。要是我发起疯来，也许会导致我的丑态，纵然如此，我又何以在三百名听众面前，恬不知耻地连哭带嚎？我在旁人面前哭嚎，可我难道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吗？我不要脸到在旁人面前也哭嚎起来，难道这竟然无从辩解？那一时间像海啸般奔涌的泪水哟，我准愿它并非来自我本性的羞耻部分，而是来自外化、排斥、扭曲之类的层面。我必须从这屈辱的泪水中间挺立起来！

我走到接见室门前，院长还没有回来，现在他正在文件室里，寻找我的登记卡片。我顺着走廊，重新转回职员专用的厕所里。我决心找到个理由，叫那丑态百出的哭泣变得合理合

法。背负着这令人难堪的债务，我简直没法回到东京的人际关系当中，若是找不到一个站得住的口实，我就只好这样让耻辱和愤怒把我打垮，永远在杉丘教养院的接见室和职员专用厕所之间，这昏暗潮湿臭气冲天的走廊里，爬来爬去。这条腐烂的走廊，一脚踏上去就要经不住就要陷进去，它便是我的地狱。啊啊，我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跑到别人面前哭起鼻子的家伙，我真没有勇气再回到东京大学去，再当什么家庭教师了。羞耻，就足以把我给勒死了……**我干吗要在旁人的面前嚎哭呢！**突然间，在记忆的书架下面，我迎面碰上司汤达著作里的一段。在《红与黑》的第二十二章《一八三〇年行动法》中，贫民收容所的所长请于连·索黑尔吃午餐，于连流了泪。午餐时囚犯不准唱歌。一想到自己吃着佳肴，而囚犯们却受着苦，于连喉咙哽咽，胸口郁积，泪如泉涌。他艳羡拿破仑能在战火中出人头地，并且觉得，为了立足世上，就不得不使那些贫弱可怜的人更加痛苦，于是乎他便流下了眼泪。那末我也是同样，因为我的缘故，那个可怜的不良少年遭了毒打，我自然耐不住悲哀，这就是我哭泣的理由。我是立志当一个政治家的。这也算我的行动法；我想法做个政治家，顺着出人头地的台阶爬到未来，在升迁当中，还会让许多可怜的不良少年血糊糊地在眼前昏死过去，我预感到这都是免不了的，而我还耐不住哭上几场……

一经把我跟于连·索黑尔对比一下，我便得了点小小的满足，心里也宽慰了很多。——是的，我是杉丘教养院出身的、反道德时代的于连·索黑尔。他于连给砍了头，我却要当他个政治家，终老享尽名望权势。于连流了泪，然而马上恢复了过来；我也一样，那泪水涟涟的耻辱记忆，把它抛到公元前五百年的黑暗当中去吧。我发誓！

我进了接见室，立刻里里外外看了个遍，确信无人偷听之后，便紧关上门，放声发誓道：

“我决不再在旁人面前流泪，有违这个誓愿，我马上自杀！”

我放声把这誓言重复了两遍。这时，我听见院长的脚步声在走廊里走得切近，那第三遍誓言就只好在嘴里那小片黑暗当中嘀咕了。**我决不再在旁人面前流泪！**

念完誓言，院长正抱着一大叠档案袋，跨进接见室来。他把这些档案袋在桌子上摆好，便隔着桌子把脸朝着我，可他却不马上直接提及袋子里的东西。

“伤口还疼吗？”他道。

“在医务室给处置得挺好的，几乎不疼啦。”

“这帮痞子！”院长脸颊绯红，耐不住厌恶似的唾了一口，眼光从我那包着绷带的手上移到了我眼睛上。于是，他的声音马上变得温存轻柔起来，继续说道：“你的请求嘛，开始我们想拒绝来着，可是伤了你，实在对不起；你想怎么处理，我们照办就是，这也有点道歉的意思，快别生气啦！”

“多谢你们！”我的心安定了下来。与此同时，我战胜了那种炎症，那种热烘烘让我的胸口呛得难受的、丢人现眼的炎症。——你可真是个叛徒！想把自己少年时的形象给抹煞掉，是个背叛自己的家伙！可这又是必要的呀，好像从我的身后有什么东西驱赶着我，强迫着我一样，我需要这样。

“按照你的请求，我们把你的名字，从本院的所有记录里边删除掉。这还有些跟你有关系的文件，就全交给你好啦，你随便处理就是了。以后，外边有谁来了解你的情况，我们会告诉他，你根本没在这儿呆过。作为我来讲，说心里话，这个教养院能有个青年进了东大，我觉得这对后辈是个莫大的鼓励。



我心里感到很遗憾啊!”

就这一点而论，在演讲时丢了丑以后，我心里的负担就全部放下了。正如那个十五六岁的不良少年所抨击的那样，我是叛徒；而像我这样把教养的那段历史隐匿起来的人，不过就是头贪婪的成功主义的猪猡。那三百个不良少年，在我身上全然看不见任何的希望；或者毋宁说，他们至多只能够把我这样的前辈像自己卑小的遗传因子一样引为耻辱……

“等你有了工作结了婚，生活的基础也打牢了的时候，还希望你重新承认你是咱杉丘教养院的前辈，到那会儿，哈！有劳你在孩子们面前再做一次演讲，比这次的内容要明快些!”

院长把鼻翼抖上一抖，出声笑了起来。我不做声，盯着桌面上深一道浅一道的裂纹，以及数不清的划痕。那院长，见了我的反应，想必觉出自己笑得不慎重了，于是，惯于对付年轻乖僻者的院长，坦然自若地止住笑，举起拳头揩了下嘴巴，并用那只手把桌上的档案袋推到我低垂的眼前。

“扔炉子里烧掉行吗？院长先生?”我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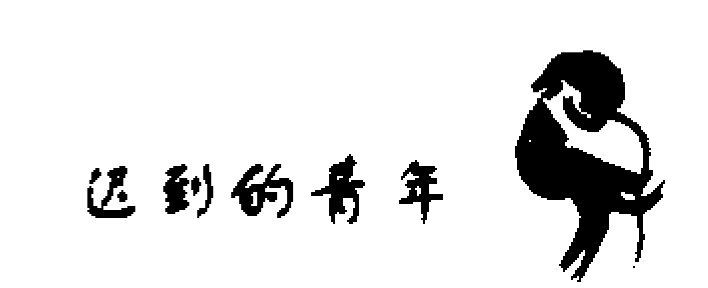
“只要你有觉得舍不得……”院长带了点怯意，冷冷地答道。

“叫他们烧了吧。”我也用冷淡疏远的语气，急急地道。然后，我拿起档案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接见室的一角，有一个像安装在北海道农家那样的墩墩实实的铸铁炉子，院里的不良少年从小山丘背后的疏林里面砍来柴禾，把它烧得通红滚热。我想起我在教养院那会儿，只有这间职员室里才有一只火炉，所以我曾经十分喜欢在职员室里值日（与此同时，我对教员们厌恶得很，他们的眼里满是奇特的冷漠和好奇，在这样的眼睛的盯视之下，会让人觉得屈辱！在这儿值日，这屈辱便会消除掉，它也就更有种不可抗拒的魅

力)！我还想起，打开炉身上的添柴口要用一根长长的铁筷子，我们管它叫多罗波，于是便把那多罗波操将起来。当时我们闹不懂“多罗波”是什么意思，还以为是外语，现在，把那根铁筷子拿在手里，觉出它是四棱四角的，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个词是打多罗波蟹腿来的。打开添柴口，里边是深深的一片发红的黑暗，活像野兽的大嘴巴。从前我觉得奇怪：这炉子烧得热烘烘的，可怎么里边还是黑洞洞的。这种诧异叫我不安，叫我恐惧，叫我觉得所谓焦热的地狱就是这样一处烈焰翻腾却晦暗难辨的地方；而今，我叠起两个档案袋，把它们一起塞进那赤热的黑暗，却依然没有摆脱掉对地狱的恐惧。一股青烟，挟着红红的火苗升将上来，我便盖上添柴口的铁盖，把烟挡在里面。手里只剩下一个薄薄的档案袋了，我不经意地把袋口打开，一张蜡笔画的少年肖像便飘落到了地板上。我全都记不得了。在教养院我还画过画么？这是我的自画像么……

我朝着那幅画蹲下身来。突然，有关那幅画的全部记忆一下子跳出来，把我撼得一动，——是阿康的肖像！康全副武装站在那儿，身后是朝鲜的群山和街道，熊熊燃烧，宛如一片晚霞！我经常想到康，祈求他逃脱掉警官的追踪，我相信他能做到的！想来他是回了朝鲜，加入了金日成将军的部队；我便用了好几天的时间，给他画了幅战斗肖像。我把这幅画贴在了寝室里属于我的一块墙上，还差点被巡查的教官给扯破了。他准看懂了我这幅画所要表达的东西。然而，我骗他说，这画画的是我家的村子，某个晚霞美丽的黄昏，画的是我对玩战争游戏的回忆，这才躲过了危机。啊，阿康，阿康，这画的是你哟！现在，你到底在哪儿啊？别是在朝鲜的动乱中，叫人给杀了吧？是像你盼着的，当上了金日成将军部队里的士兵，狠狠反击美国肮脏的战争推进，还是不幸朝金日成将军和中国的军队



端起枪，落得个一败涂地？我这幅肖像画倒像是预言了朝鲜的动乱和你的命运，阿康哟，这没准儿倒成了你的遗像啦！

真的。事到如今，能够联系起我和康的，确实只剩下这一幅蜡笔肖像画了。康的模样、声音我都忘记了。对我说来，只有从这幅用笔稚拙的画里，才能感觉出康的具体的形象。我盯着康。我觉得那真的就是康，就是他本人。若是记得住康实际的形象，那么，这幅强调得失衡、歪曲得欠工的蜡笔肖像，怕是要因此而受到大幅度的修改，失去光彩了。然而，在我暖烘烘、湿乎乎的记忆仄缝里，半点也寻不到康的形象，所以这肖像便是现实的阿康了。而且，与没准儿已经不在人世的现实的康相比，不能不说这幅画才是在这个世界上与他有关的最确实的东西。我盯着康，满心感到的是一种被人介绍新朋友时那种抑制不了的好奇，它让我的心像解剖台上活狗的心脏，兀自跳个不停。

阿康哟！瞧你的脸，那上面有朝鲜孩子特有的扁平，有强硬凶险，也有平和安详。这张脸黑色勾勒，厚厚地涂了层脏兮兮的褐色和橙色；只有那双眼睛，画得最是精巧细致，充满热情，和周围形成强烈的反差，仿佛起初我要画的就是这双魅力无限、复杂难描的眼睛，只是后来累了，才对对付付给周围涂上肤色，添上轮廓的。那双眼睛深邃如绿沼，清纯似婴儿，高高肿着，安谧湿润。逼人的瞳孔，好像嵌上了两小块黑玉；在它的周围，是模仿点描技法用茶色、黑色、绿色点成的动人心魄的虹彩；而玻璃体上却带了几丝赤红，宛如叫泪水浸得疼痛充血；再用一片纯正的大红勾边，就像中国的京剧越剧里面反派脸谱的眼睛一样。这是一双含着愤怒、带着热情、也夹着绝望的眼睛。我和康曾是这么地少年幼稚么？在朋友脸上见到的，或许还有我自己的，都是这么激烈的眼睛么？

我生怕把这张质地粗劣的图画纸扯破，便把它折成了四折，放进上衣口袋——这大概是我这一生中画得最好的一幅画了。我爬的可是同艺术家截然相反的那道坡哟。尽管如此，如果我当了画家啦、小说家啦这些个艺术家，沿着这个台阶向上爬，那么这双儿时我倾尽了精神上最炽烈的能动部分才描摹出来的眼睛，只要将其毕生深入，我也许会名利双收的吧。既是艺术家，那么我必须背叛、埋葬在教养院度过黑暗愤怒日子的那个自己。岂止如此，我还能挖掘出在从前不幸的黑暗中自己那幼小分身的热情，开始当个职业艺术家。然而，我一心热衷的是当政治家，这要做的可就同艺术家截然不同了。

我把铁筷子立在炉边，转过脸来，看见那院长一脸好奇，一双眼睛好生奇怪，仿佛燃烧着情欲一般，正黏糊糊地只顾观察着我。刚才我专心地看着自己的那幅画，叹了口气，临了又像个偷儿似的，悄悄把它揣进了兜里，而这一切，院长一定都看在眼里了……

“我想就拿一张画。”我转回椅边申明道。我不想坐了。

“是挺怀旧的吧。”院长也站起来。见我对教养院的生活，表示了惟一的一点肯定的（或者说，不是太否定的）态度，他的话带了种抑制不住的喜悦。

“趁着还挺怀恋的时候，顺便去吃顿晚饭吧？怎么样？”

“我还得坐四点钟的火车，回一趟老家呢，我是途中路过这里，所以……”

我和院长一起抬头，透过窗户，看了看图书室房顶上的钟塔，那钟塔是方形的，活像房上的水槽。三点三十分。我们极自然地握了握手，互相探询般地盯着对方看。院长眼里情欲似的那团东西，突然倾泄而出。粗鲁野蛮、略无才能的地方万年教养院长那种鄙陋贪婪的好奇心，诱得他耐不住啦。于是，他



讨好般地弯着胖乎乎的上身，热辣辣地问道：

“也许这种事我该问，刚才你，倒是哭个啥呀?”

“伤得好疼，我还害怕。”我一边穿外套，一边极度冷静地撒了句谎，心里觉出种受虐狂的喜悦。

院长圆胖的脸上，姑娘似的泛出了红晕，眼神也岔开了。他是为他自己好奇心的过剩感到难为情了。我在这里时的院长，绰号叫鬼熊，可眼前这个院长，也许会有一个更滑稽、更深刻、更痛烈的外号。难道我有毛病，偏要大白天做这种受虐狂一样的性梦?!叫三百个不良少年蔑视、虐待，却欢喜得嘤嘤直哭，这种最底层的官吏会扔下妻儿横死而去的。

“现在出正门，一个孩子也碰不上的。”院长絮絮叨叨地回答我，“我想，也许你现在不想让人碰到。”

我和院长顺着漆黑腐烂的走廊，往正门那边走。

“听说院长先生的专业是社会学?”我开始布下稍嫌肮脏的罗网。

“唔，不错。”

“现在还在研究?”

院长结巴了一下，带着憾意道：“哪儿啊，都荒废啦！地方的一个小教养院长，研究个什么！”

“请您留步吧。院长先生外套也没穿，可别感冒啦。”我见院长叫那扇朝操场开的门外刮来的风吹得直抖，说道。我像军人一样敬了个礼，这样也免得跟他握手了。

“添麻烦啦，真谢谢您呢。”

“哪里哪里，毕业生来访，我们高兴着哩，欢迎再来啊。”

我看到院长冷得要缩成一团，凄楚得快瘫倒了。我瞧着他，心里空泛得很。他的弱点便在于学问。给这种弱点拱来拱去，准难受透了。“再见吧，再见吧。”

我独自穿过操场，朝正门走去。正是初冬。今天还算暖和，然而，那种冬日黄昏的感觉，在直吹山丘的海风中，正变得宁静、充实起来。我觉出了海风的气味，就在这一瞬间，我认识到，我是要从教养院里跑掉。——是的，我要逃离教养院，我要逃离这世界上一切教养院似的地方。由于院长的帮忙，我的证据已经全部都给毁掉了。我自由啦，我是个要爬上政治家台阶的青年啦。这个青年的脚踝决不会再锁上教养院出身这样的重负了！哈，日本的一切有志从政的青年！又一个人站到你们的起跑线上啦！竞技开始吧！

一个青年，立领制服的两边分别别着东京大学和政治学系的徽章，打了个招呼，快活地走出了杉丘市教养院的正门。他时时留意的，只有上衣口袋里的一张蜡笔肖像画。他活像个满心幸福的人，头也不回地大步跨下了长长的山坡。这人就是我。

公共汽车绕了个大弯，钻进山腰的侧面。这时，暮色骤然加紧了许多。我拣了司机紧后边的座位浅浅地坐下，把脸朝向我们村初冬的暮色，我已经五年没有回去了。乘客中与我隔着过道的邻座是一个女人，二十四五岁，城里人打扮，——在我们村里使用这个词的时候，那意思就是，她不是杉丘人的打扮，倒是东京地铁高峰时挤在一团的那种女人，——刚上汽车，我一下子看出来了，这女人的骨架和皮肤的质感都与我们本地的女人们截然不同，便对她注意起来。后排座位上有五个男人，都是我们村附近的，满脸抑郁，垂着头一声不响。对他们我没有一点兴趣。我心里想，那女人看见我衣襟上的徽章，跟我搭讪几句多好。而另一方面，把这种单纯的心愿视为我自己的欲望，我又觉得太不光彩（我的这种傲慢，这种精英意



识，一进入东大，便成了我平素中心的念头。这种念头不同于习惯，它正要从我心中渐渐淡漠下去；然而，随着从东京进入这远在山脚的乡间，它却忽地勃发了起来），我陷到了一个小小的困境里。——这种易痴易迷的劲头，在我不久后必须成为公务员的时候，它究竟会变成什么模样？一个青年，野心勃勃，立志从政，他的恋爱，首先该保证有一个纯洁的名门闺秀；而后，不妨找上哪个粗俗平庸的姑娘，只要淫荡好色，自会来上点桃色关系，这岂不是上乘的方式么？可我呢，对泽田育子没有什么信心，快乐派的姑娘我又搞不来，况且让我着迷的，倒多半是看起来很有教养的女大学生，她们似乎缺乏性感，性欲冷漠，小腹粗糙，还戴着眼镜。我有心要在酒馆和面条铺物色至少三个性感下贱的情妇，这有助于把我滑稽的纯洁旨趣驱除干净。而且，在实地演习的时候，我还要戴上个农民或者工人的面具吧！——尽管如此，我却活脱脱是个性欲得不到满足的魔鬼，只顾斜眼角盯住同车的那个城市打扮的女郎。然而，渐渐地我觉出那女人对我也感起了兴趣，打平啦。我感到安心，开始凭眺离别了五年的家乡，凭眺那山、那河、那山脚、那狭仄灰暗的黄昏天空、那房舍、那田野与干涸的稻田。过剩的能量从摇动的车窗灌进来，使我的好奇心和柔和的情怀喷涌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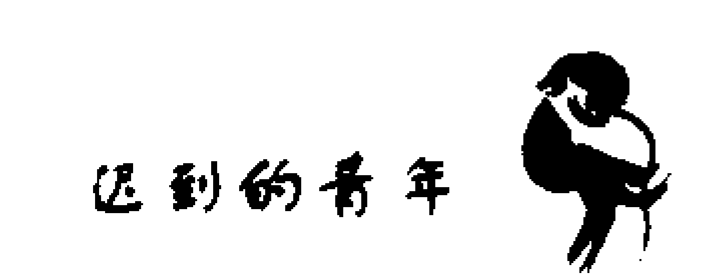
车已开到山腰里侧，进了山脚的村子，它抖着身子在缓坡上慢慢往上爬，像头疲惫受冻的老牛。冬天的公共树林犹如一群枯瘦的裸人，令人心酸。一瞬间，林中闪现出一尊朝向黑夜的石像，那就是瘟神。公共树林和私家的庄稼地，忽地向着大坑倾斜下去；大坑给山脚的房舍凭添一种宛如瓶底的安全感，展示出它的全貌……

那个夏末的黎明，我和康把自动步枪放进口袋，出了山

脚。我想起了我那几近呼喊的声音，它发自幼小的体内，充满热辣辣的情感；那心中的声音不是化成了林子里的精灵，至今还在大坑的周围徘徊不散么？——这森林多美！小河和道路多美！天空多美！我们这里多美！我们多美！——那时的我心里燃烧着一种纯粹的热情，而相形之下，如今我早已成了抑郁的中年男人，**我们多美**之类的话我无论如何也叫不出来了。打从教养院里出来，我又在村里过了两年。那时候，我满心怨恨，充斥着晦暗剧烈的叛逆心理。尽管在教养院接见谈话时，我狂怒地叫过——我们村的林子和小河太脏——然而，教养院出身这一事实，使得我在孤独愤怒的高中生活中一直对这山川河谷保持着那种呼喊式的想法。我要见到那一切肮脏的景致，那么，那山脚，那天空，即使是阴天，也要戴上深黑的墨镜，从早看到晚！而今，我觉不出我的家乡有多美；可与此同时，我也不再觉得出那样剧烈的嫌恶。冬日的黄昏，山谷的气候很有四国温暖的中部的味道，就是说具有濑户内海那种中庸的感觉。这决不曾美到让人燃起热情，可也并不会脏到使人心生厌恶。我从前的两个影子：热情的小学生，和叛逆的高中生，一起朝着我投以怀疑的眼神，发问道，——你失去了热情洋溢的爱的能量，也失去了叛逆反抗的厌恶的能量！你这次回来不过是带了些许的学问，一触即发的肺子，还有为生活在城里养成的圆滑乖觉的习惯，不是么？——不是的！那叛逆的思想还留在我的心里，它已经变得老练了，恰似一棵松树盆景，盘根错节。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回复真正的热情。正是为了这个，我才要爬上从政的台阶……

"我看着灯光了，这位东大学生，那可是终点那个村子吗?"

我一本正经地慢慢抬起头来，朝那女人笑了笑。我对自己



的微笑和声音很有自信。特别是对先来打招呼的姑娘，我有百分之百的自信。“哪儿呀，到终点还有三个小时哩。怎么，累了吧?”

“明天我必须走访农舍，搞实地调查。我在茶水儿童心理学研究室工作，到二月初以前，必须交一份调查报告呢!”

“真不容易呢!”我皱起眉心开始观察，然后进行归纳。——前额挺窄，脸又挺长，皮肤干巴巴的，是个老处女型的女人。老爱说**必须**，口头禅似的。这家伙的男朋友，大概怯生生地听到过这一套磕儿吧：无论如何也**必须**以身相许吗?

“你也是为搞实地调查才来的吧?你可不像是本地人啊?”那姑娘对我满热情地说。我看她将来一旦从儿童心理研究室出来，就要做哪家幼儿园的阿姨。

我沉吟了一下。然而这时，汽车擦着房檐头往前跑，我看见村里各家各户的檐下都安了类似廉价酒馆檐灯的那种东西，一块挺大的玻璃名牌，上写户主的职业、性别和年龄，叫背后的灯泡照得通亮（这是町村合并那会儿，赞成派为了平息反对派的不满而苦心孤诣想出的一套使用村里剩余预算的方法，这还是合并后新选町议会的礼物哩)。看着这些，我觉得出身这样的村子，真是耻辱的事情。车停了，我站起身，从行李架上取下行李，然后说道：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村子。我选的题目是农村青年的政治意识。比方说，通过青年团的活动什么的，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收获。”

这时后排座的五个男人从我和姑娘中间走过去。他们一声不响，含嗔带怒，而且，好像嘲笑一般，嘴里还低声地嘶嘶作响，仿佛蛇在受到刺激以后发出的哨音。我转头看一看他们，便立刻发现，原来这几张面孔，竟会是我家的街坊邻居，熟悉

得很。他们不跟我打招呼，陌生人一样下了汽车，我则一面努力抑制自己变得面红耳赤，一面继续做出素不相识的游客的样子。

“但愿我们都有收获吧。”姑娘无忧无虑地说道。

“再见，祝你大有收获。”

我提着皮箱，走进山脚暮霭沉沉的村子，汽车载着那姑娘又跑走了。——今天晚上我撒谎的事就得在全村的青年人中间传个遍，成了他们的话把了。这姑娘不过是偶然路过，我们以后也不会再见面，我干吗向她编这种无聊的瞎话，然后又羞得不行？——在我前面下车的那五个人聚在对面偷眼瞧我，真令人生厌。我已不再因谎话败露觉得羞愧，却转而感到一阵气愤。——老死不离山脚的这群无能鼠辈！我精神的故乡跟你们可不是一处；直到我说出真相！

我把皮箱扛在肩上，昂着头径直从他们的身边走过去。因为一点挫折，我受了些伤害；然而，一旦受害，我便忍不住对对方过度地进行报复，那么，戳伤了我脆弱的感情和精神的人可就要倒霉了。对弱者，防卫过度不也应该受到原谅么？

寒夜初降，透过涌将上来的山脚雾气，我看见了写有妈妈名字的檐灯。我强打起精神，朝它走去。不管怎说这是我第一次凯旋。这个进过教养院读高中时又离家出走的青年，穿着东京大学制服回来啦。尽管他为生在这个村里而感到耻辱，但这确是凯旋。然而，他的步履拖沓，感情沉重，精神不振，没有一点凯旋的样子。

我家有一种黑夜初始时的静寂，全家人不知都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的胳膊累得很，可我依旧用它提着箱子，顺着又长又暗的土间往里走，脚下满是加工结香的细屑，软绵绵的。那种感觉，真像站在妈妈胎内一样。可我的身体已是青年的身体



了，走过门框时，我那本该昂扬的头，也不得不像心情忧郁的人那样低一低了。从教养院回家那会儿，我对身高的认识还很模糊，目测没搞准，脑袋撞到了门框上。当时要么是我心里在想，在教养院栅栏外边，不应该不自由到撞了脑袋；要么就是发育时期的少年笨得像头愚蠢的动物。不论怎样也是够可悲的，让我觉得滑稽透顶。不过现在，我断是不会叫门框撞着头了。我已经学会走路技法了，不至于把脑袋撞得山响。土间的尽头，是厨房与后门之间那堵熏得黑黑的窄墙。室外夜间的微光，从后门的缝隙里泄进来，像湿润的触手一般，在那面墙壁上游动。如果没有什么夜光，那么室外的黑夜与那山脚下恶毒聒噪我的黑夜，以及迎候我的家人居所内的黑夜之间的类似气压差的东西，便会碰到这墙上。这堵墙起的就是这样的作用。

突然，我发现在那黑乎乎的夜光当中，有一个身材瘦小的人正在呆呆地立着盯住我。

“妈，妈！”

我似乎见到的是妈妈的幻影，恐惧和令人感动的思念，使我心中震撼，痴痴地咕哝着。那矮小的老妇白发苍苍，脸颊尖削，面皮枯薄惨白。见我走到近前，她好像要避开我一样，伸出一只短小的胳膊走出一步。

“哟，你哟，哟，可回来啦，你哟！”

我心里觉得一阵感伤，假如为了乘上往上升的自动扶梯，那连这可怜的妇人我也要背叛，也要践踏了。我痛得五脏六腑紧缩了一般，悲切地颤抖不已……

“我一想你就是快回来啦！有个叫泽田育子的人，打电报来问你的事了！哈，你哟，可回来啦！”

那种悲切立刻消失掉了。一种昂然的满足，使我觉得浑身发热。打电报！

后门的对面传来年轻姑娘的喧嚷说笑声。我打开后门，在黑暗中看了看通往小河的那条石子路。姐姐和妹妹正提着装有在河里洗过的干净蔬菜的筐子，从路两边笑着嚷着登上来。弟弟在她们身后几步的地方跟着，一边吹着口哨，她们俩像是在成心逗弄他。一群傻乎乎抖精神的家伙！然而一阵微笑，使我的脸也和他们的脸一样容易适应这茫茫夜色了。

“你哟。”妈妈叫我道。我微笑着转过脸。她的眼球发着光，像一只鹰隼瞄准猎物时的眼神。这是从教养院里回来时，最叫我吃惊的东西了。从前她的眼光可不这样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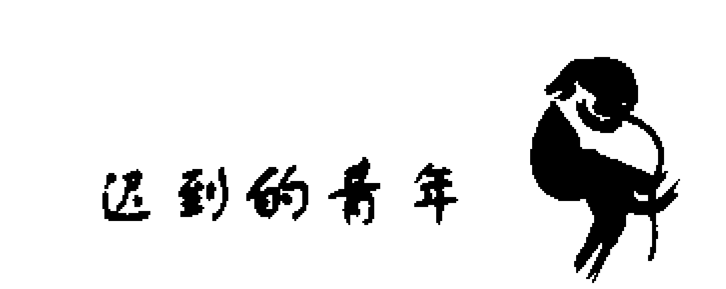
“啊?”我往后缩了一下说道。

“你那只斜眼做了手术吗?”

我和全家很快就害上饶舌病了。虽然在我家的外边，有关我傲慢的恶毒流言，理应在整个山脚闹得沸沸扬扬了，然而我和全家，却把屋外以及聒噪的村落共同体忘了个精光，兀自在温热孤独的饶舌当中徜徉……

直到深夜，我都在把全家人的附和帮腔当成润滑油，将饶舌齿轮转了个飞快，为的是在全家心里那间黑糊糊的电影院里，演一部“成功谈”的电影。我讲我自己的成功，讲我学成了本乡政治学的第一把交椅，讲我是大名鼎鼎的政治家的女儿的足蒙信任的家庭老师……

我自己在心里对如此这般的胡说乱侃，也觉得羞耻嫌恶了。只有寄生农村的小商人儿子才有这种权威主义、还有委琐的轻薄卑贱，我可全暴露出来啦。我说得累了，便自嘲地想，——不管怎样，从本质上讲，我是有这种劣根性的啊。必须时常注视这种劣根性。必须有意识地用行动将它的反面表现于外。千万不能叫这种劣根性在关键时刻绊住我。我虽是农家



子弟，本该具有农民寡言扎实的性格，然而，小商人式饶舌的狭隘却胡须拉碴，肮脏透顶的球根一般植根在我心里。可是，我跟家里人说什么好？说一到晚上，我就觉出一种软弱和不安的剧痛？说那常出现的自动扶梯下降的幻觉？妈妈要垮了，这种狠事我干不来。尽管让她盲信我前途光明，让她喜欢得眼睛嘴一起抖，会叫我内疚，叫我不安！

然而，弟弟却不像我最初感觉到的那么小了，他脑里的触手摸到了我这幻影的坦白，这在他粗门大嗓地向我发话的一瞬之间我便一清二楚了。

“哥，你现在讲话的样子，倒跟战死的那个哥哥讲起话来一个样。热情，幸运，什么事都顺利又顺利的！”

妈妈不高兴了，朝弟弟厉声答道：

“上司喜欢那孩子的人缘和本事，这可是真的，你听见没有？他还跟那孩子说，等他退伍，两个人要合伙开家公司呢！可那孩子死啦。你，要说他什么？”

“哥哥战死了，他的事，他讲的话我并不怀疑呀！是真是假，我对这些没什么兴趣了！我又不直接了解什么。”弟弟忿忿地说道。

“只是，战争还没打完哥哥就战死啦，没机会把他讲的事，让现实生活的锉刀锉一锉了！我想说的只有这个，在某种意义讲。，他倒免了现眼啦！”

“你呀，是怕考试考砸了，才这么说那死去的孩子的！”妈妈道。

弟弟气恼地闭上了嘴，两眼满含愤怒地盯着妈妈。然后，他又朝我换上副笑嘻嘻的眼神，瞅我一眼就扬长而去了。

“我们把电灯拉到了后屋，做了间学习室呢，那间偏房。”妹妹带着对弟弟的责备说。妈妈对弟弟的这种反抗性格也开始

满嘴牢骚了，就连这也是满带欢迎之情的牢骚。

我装着认真倾听的样子，可实际上，我却是在想弟弟如此明显的变化。我全心都在想着弟弟刚才扔下的那句话，他不是白给的傻瓜了，这才是我感想的焦点。哥哥战死了，免了现眼啦。大学一毕业，就得跟现实生活发生激烈冲突。我甚至没有机会因战死而中途退场，以撇下我前途光明的未来计划，也没有机会不受别人的评头品足！因为现在是歌舞升平的和平时代，哪儿也没有个战场，容得日本人去打上一仗。我让家人失望了，这会叫他们瞧不起，叫他们责难！对此，我觉得恐惧，也觉得不安，然而我却只得沿着那条阴暗潮湿、没有可供中途退场的缺口隧道，一门心思走下去了。啊啊，在战时，有多少平庸无能的青年，免掉了现眼的耻辱，让爱着他们的人噙着眼泪，满心向往着明天的幸福和伟大，迎来了侥幸的死亡啊！

“那孩子，要不是在布干维尔岛病死，准有个好工作的！”我们的暖炉正放在那六张草席大的房间当中，妈妈冲着房间一角佛台上供着年轻士兵的照片叹了口气，说道。

然而，事实到底怎么样呢？活着回来的哥哥，他做得来的工作，还不是九十九次失败，再加上一次中途放弃！到第一百次，雇主也气坏了，——那个好青年要是没在塞班战死，才做不出这蠢事哩！活下来的，都准是些个笨蛋破烂货！——他准这样讲，开始心疼别的牺牲者。可弟弟也好，我们这些战后长大的青年，面对这怀旧的雇主，没法断然朝他说上一句；你那种战死者崇拜好没意思！可是怀疑那些战死的兄长，难道不是显得卑鄙无耻？难道不正像弟弟那一代人，委琐无能，怨气冲天，一片的背信弃义？

我想，气得扬长而去的弟弟那团无法消释的、热烘烘的愤懑，我应该是能够理解的。我岂止是能够理解，同样热烘烘的



那一团，它也郁积在我的全身，让我觉得憋闷。和平时期比战争年代活得更不容易。这算是我内在的智慧。然而，我却不能把它挂在嘴边。我必须坚忍，沉默。啊啊，纵然如此，那苦涩的愤懑还是往上涌！含混的艰难，阴湿的疲惫，漫无目标的愤怒，压抑困惑的感情市场的大萧条，徘徊在漆黑草莽中狮子一般的绝望，印第安人的徒劳，——作为在和平万能的微笑时代里生存的青年，我不能不与它们交手。对我这个农村的商户和教养院出身，立志出人头地的青年，这个性格内向的政治青年来说，又岂能不觉得苦涩！

“你弟弟说他想当个音乐家哩！钢琴他一次都没碰过，倒想当个音乐家！你呀，给我管管他！”妈妈道。

“我想，这事管不了！”我压着火气说道。“他开始说想当音乐家，还是个小孩子哩！”

听说爷爷那辈子，我家有三个乐师，还带着助手哩。家里的男孩子要是想当乐师，爷爷还不伤透了心！

姐姐和妹妹吃吃地笑了起来，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这一番饶舌有一种极强的无奈和困倦。于是，我连打了几个呵欠，眼泪便流了下来，活像溶化的胶质。

“嗨！还不让我睡觉？老没睡个好觉！”我满眼泪水，懒懒地盯着妹妹说。我的话仿佛王侯的命令，转眼之间，供我睡觉的地方便拾掇好了。按已故爸爸的说法，我们家的传统是，女人是男人的奴隶。

没过多久，在宁静黑暗的屋里，就响起了家里人的鼻息和翻身的声音，像蜜蜂在展翅。我睡不着。森林在喧嚣，小川在低吟，山脚的村子也发出一种呜呜似的声音，所有这一切，在我的周围，犹如旋涡星云一般轰然回旋翻腾。脑袋里软绵绵水汪汪的地方涌起了凄厉的惨叫；我觉得好难为情，便爬起身

来，从皮箱里拿出安眠药，把它放在掌心蹑脚往厨房走去。

“嗨，那是啥?”我刚压了一下水泵抽了点水，弟弟就从黑暗中发问了，他正在对面的暗影里。

“安眠药呗。这是我惟一的快乐了。找乐子呗!”我不觉朝那暗影摆了个姿势，说。

“哥，你挺穷吧?”弟弟还是躲在黑地里，问，“安眠药挺贵哩，你可真浪费啊!”

“穷啊，穷学生么。城里那帮半工半读的学生的穷，和我们这些农村来自己养活自己的学生的穷本质上可是不一样呢。他们城里学生，可以炫耀自己的贫穷；可我们这些农村学生、地方学生，要是给谁瞧见自己贫穷的本相，总是羞得不行，烦得要死。我们的贫穷像手淫，是一种坏习惯，被旁人看见令人难为情。为了掩饰自己的贫穷，宁可吃不上断了顿也要请大家客。至于我，我也挺穷，可我的生活态度却是克己主义的，过的是苦行僧的生活。我惟一的享乐，我克己主义铠甲上惟一的破绽，就是安眠药。于是，我就暂且原谅我自己啦!”

“我才不用吃安眠药哩。自然的睡眠，我还不乐意睡哩!”弟弟从黑暗的院门口探出身来道。他的眼睛一闪一闪地放光，活像只野兽。

我避开弟弟那双发亮的眼睛，把安眠药一气喝了下去。冷水滑过嗓子，胃里便觉得冷冰冰的，舌边也感到一种苦味。在弟弟面前，我突然羞愧起来，真是奇怪。

“安眠药能把睡觉的恐惧和失眠的痛苦，半是强迫地给我赶走。临睡之前，它让我神思恍惚，就跟喝醉了一样!”我申辩道。

“只是，靠安眠药睡觉，光是能把问题中断下来，停止下来，留到明天；解决不了问题，也摆脱不了问题，也就是说，



这种睡眠不是小孩子的睡眠。可是想一想，用这样简便的方法，能从现实脱逃一时半刻的，也觉得真跟得了拯救一样哩。况且，也用不着责备自己卑怯。到明天一早，满嘴苦味，满胃空虚，脑袋疼得绝望透顶，到头来，那些没解决完的问题还得去解决呀。嗨，挺难受的是不是?”

“谁知道难不难受。反正用安眠药可是能自杀哩!”弟弟道。从他的声音里，我平生头一次听出了一种对我的嘲讽，叫我惊异不迭。

“要想为了自杀吃上好多安眠药的话，”我心里想：真像篇古典的儿童幽默故事，真是愚兄贤弟，就说，“那是不期盼明天睡醒，也不要大脑判断了。我准会羞得不行的!”

黑洞洞的水井旁边，泛着一股水味。我和弟弟沉浸在山脚夜半的黑暗和树林、小河奇特的喧嚣当中，一时间沉默不语，停立不动。我觉出，战败以后，一直令人憋闷的那些天的黑夜时间而今又在我的身边显形了。那个黄昏，我和弟弟叫占领军吓得要死，把发热的脑袋扎进黑洞洞的河里……

只消那短暂的一瞬，我一生中最初的一段浓重的时间便成熟起来了。在我还是个幼儿的时候，时间不过是一片稀薄的晦暗，我的身体轻飘飘的，叫我怕得不行，于是便哭上一顿。那感觉确实是与浓重完全相反的。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天皇的声音通过粗劣的无线电接收机，渗进这赤热的山脚。就是从这个瞬间起，我生命中最初的一段浓重的时间便开始了，它将从前的时间稀释、模糊，让它沉入过去晦暗的深渊那冰冷的水底去。就在那一瞬间，我生命的磁场带上了一种跟过去全然不同的磁力，而往昔的磁石则进了天国。而我那美丽、强悍、光彩夺目、醉心于战争的少年时代，才是个乐园，汁液充沛，便将其剥制保存下来……

在那几个星期里，弟弟简直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成了寄生在我身体里面的一只小动物。我觉得若是我不在，他准立刻像小草一样枯死掉的。可是而今，他却打我这里独立开去了。不仅如此，他竟是带了种傲气，冷冷地对着我大张挞伐。沉默使得在我和弟弟之间，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憋闷。

“哥，高所人的事，你还记得么?”弟弟打破了这黏糊糊的沉默，向我问道。

“唔，记得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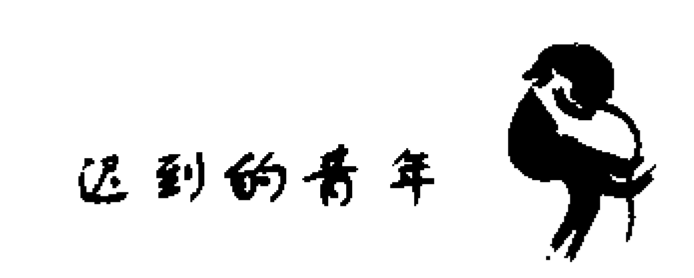
美国兵进村的第二天，高所人就全不在村子里了。你说这是咋回事?是给杀了?被占领区的百姓伤了美国兵后，遭了报复?也许，给带到哪儿强迫劳动去啦?给人强奸，他们生气报仇，就遭了惩罚?说不清怎么，反正很长一段时间里，高所人就没在村里露过面!”

“很长一段时间?”

“去年春天，有二十来个高所人，回到村里来啦。他们叫占领军吓得心惊胆颤，吉卜赛人似的一直逃到北海道那边去了。这帮家伙脑子疯疯癫癫，跟他们说讲和条约什么的，他们也不懂，真是可笑又可悲。去年春天回村来，也没什么特殊理由，单是说，他们都跑到北海道了，再找不着什么地方好跑啦!”

“现在还在部落里么?”我觉出一种强烈的冲击，问道。

“高所人部落全给毁啦，拿推土机推了个平，现在那儿盖了所村里顶好的学校哩。那学校可不是高所人的，是我们的!高所人争取过什么地权，可村里有权的人一点也不答应。大伙都说，不存在什么高所人!这么着，高所人就又来村子了。现在，说是有十来个人在杉丘市里打日工，别人可就找不着了。再有这么二十年，土著四国人就要结束古亚细亚以来的历史



了。真没法相信，一个部落的土地房屋，竟全叫村子霸占一空，那里居民也给赶出去了！高所人真比他们养的那些山羊还要蠢，愣是提不出个合理的抗议；今后也提不出来，只要没人肯下决心帮助他们的话！"

弟弟盯着我，他的眼睛热辣辣的，仿佛在斜视。我觉得从面颊到耳根一阵发热，分明有血液快速地涌流。我活像个怯生生的女学生，直闹个面红耳赤。

"北方有一些少数民族，阿伊努人啦，基立亚克人啦，鄂伦春人啦，也是日本人。像阿伊努人，他们坚决孤立起来保存种族，让人家当成笑柄；可基立亚克人和鄂伦春人，他们却要融到日本人当中了。谁也没法做个简单的判断，说出哪一个才叫健全。高所人是不是也像基立亚克人一样，算是个特殊的民族，这说不上，可既然他们能在杉丘，跟别的日本人混在一起打日工，这也许还不错哩！"

我一面说，一面衷心地怀念起教养院那会儿充满热情为高所人奋笔投书时候的我。而今我竟背叛了自己，真觉得恨得慌。弟弟的眼里充满蔑视，瞪着我，一声不吭，穿过厨房径自回自己的房间去了。我往杯子里倒满水，端着杯子回到自己的床上。我的胳膊抖个不停，水不断地洒出来，弄湿了胸口、膝盖和脚背，冷津津的。

我又吃了片安眠药，关了灯闭上眼睛。弟弟那悲切烦躁的愤懑，我那犹如墨水一样漆黑苦涩的耻辱。然而在我的身体里面，安眠药带来的快感，正隐隐地逐渐散布开来。——真可耻哟……不过，把高所人忘了吧，再有二十年他们就灭亡了，我就能从这种耻辱里面解脱了。这卑小的村子，这卑小的村民，把他们全忘了吧。在旁人面前，我想做一个神秘的人，一个从不知什么奇特的地方出现的人。我想让人们当我是个怪物。山

脚小商人委琐的儿子？以这个样子出现的话想挫败别人可就难了。还要让人瞧不起。为了先声夺人，我必得给他个印象，仿佛我生长在莫名其妙的土地，是一个什么莫名其妙的怪物。想做个政客往上爬，有个方法是最根本的：把旁人压倒！让我向旁人说谎吧。我才不是生长在这样的山脚哩！

刚刚睡着，我便梦见了林子里的妖怪。那是个村里的精灵，怒气冲天地朝我骂个不停：你这个小子背叛了村子和村子里的人，不光是背叛了，还为他们感到耻辱了。在梦里，我当了个国务大臣；那妖怪还跟我说，别看你当了大臣，可村里没人以你为荣，光生气啦。于是我听到林子里铺天盖地的一大群妖怪用一种厚重沙哑的喉音，朗声合唱起一首赞美诗似的歌曲——你爬得再高，心灵也得不到安宁！——我就这样醒了。

睁开眼睛，我放声笑了起来。我是在嘲笑我自己。真是滑稽！又不是什么宗教剧，竟说什么心灵安宁，真是滑稽！我从来未曾想过什么心灵安宁！然而，这个梦却像气泡一样涌在我的脑海里；心灵安宁这个词潜藏在意识晦暗的角落里呢。笑容，从我的嘴角和面颊慢慢褪去……

"你笑个啥哟，黑咕咚的，大声笑个啥呀，你！"妈妈在拉门那边软软欠起身来，怯怯地叫了一声。我装着睡觉，没有说话。明天，我打算回东京去，我要跟泽田育子见面。我开始觉得，如果在山脚逗留长久，我的心里面有一种恐惧膨胀开来。

第 二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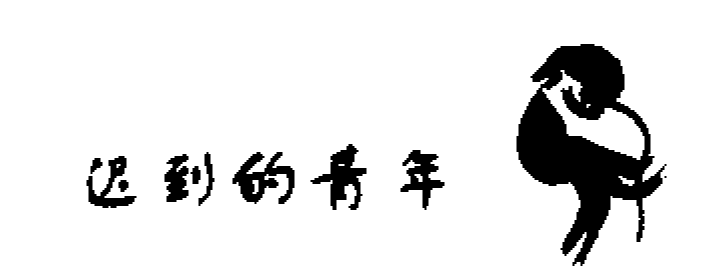
东京！我含着泪水，颤抖着醒来。东京！天空灰蒙蒙地低垂着，叫黎明的雨滴弄得透湿，像冰冷的泥土。东京用它粗糙的舌头，舔着黑夜的留痕，无精打采地躺着，辽阔、倾斜、抽象。火车呼啸着，活像一个强奸者，也不管东京一声不吭，便一头钻进它的生殖器里去，还狂呼乱喊的。一朵朝霞，带着猥亵的粉红，从东京黎明的伤口里渗流而出，像一滴溶在精液中的鲜血。天亮啦！我浑身发抖，通体潮味，以一百公里的时速疲惫地闯进东京的黎明。从女人到大街，所有丑陋的东西能把自己打扮得最漂亮、最能保护自己的时间，就要数这样阴沉欲雨的黎明了。黎明能掩藏起丑，这对女人和大街来说是必要的。带着副丑样儿，忍受这难耐的黎明，该有多么困难……

东京！我盯着那摇曳着飞驶过去的街道，心里沉甸甸、热烘烘的，既觉得感动，又感到厌恶。东京，它让我激动，让我着迷，让我作呕。它让我勃起，让我变态，让我心里不安。它让我出汗，让我流泪，让我窒息。北京、纽约、柏林、巴黎、斯德哥尔摩、莫斯科、新德里、伦敦、温哥华，我总会造访这

些大城市，然而它们总不像东京，让我从中唤起一种炽热的感情，任我把黄色的皮肤包在旅行服内，这种情感却依然荡漾在我的胸中。东京哟，是你把我变成了色情狂暴力狂野心家热血郎，让我饱尝爆发之前欲望难酬的死亡之苦。东京，我要和你干；东京，我要看着你的招贴照片来手淫；东京，哦，哦，东京哟，假若你有身体，我要和你猛干，把我大量的精液灌满你纵贯地底的下水道！

东京！一种负向的加速度，如同脉搏一样，从身体的里面让我痉挛、松弛、再痉挛。火车扬起迷蒙的漩涡，开过小站的站台。一个小个子男人，他小小的脑袋，肌肉疙里疙瘩，由于起得太早，睡眠不足，闹得他满脸怒气，再加上愚钝，惨白的脸上便像披了一层鳞片。这不幸的男人让漩涡冲了个趔趄。他准是底层职员或是个工人，到死都要早起。东京的人们，这大集体，一起生活、一起性交、一起拥有过去和未来的东京大集体，我要把你们全部征服！当教养院的管教扇我耳光那会儿我便发现了敌人，还有别人，这大集体，他们把这里当了巢穴，他们把这东京当了蚂蚁窝；而我，要朝着这个大集体、这个啜饮着苏醒时那一滴甘露的大集体、这个旁人们的大集体，隆隆地钻将进去。我把东京，当成旁人的城市紧紧地抓在手里；我把身在东京的自己，当成了旁人大集体中孤独的一分子。

东京！旁人也叫起来。一个皮箱抵在我的肩上，又重又硬。转头一看，是个小伙子，扛着一大堆行李，活像条怀了孕的大虾，正要从这条窄道上面挤过去。他慌里慌张地做了个亲密的微笑。我满心恶意，斜了他一眼。每到东京车站，我都觉得满腔的热情正在释放；一脚踏进东京的人群，我就觉得一种给他人包围的紧张。我真喜欢这种感觉。我感到旅行结束了，



现实生活就要重新开始了。在这一刹那，我满心激昂和极度的紧张，那感觉犹如性交，三番五次地让我心儿乱跳、声音尖啸，新鲜之极。那是种战场的新鲜。人类作战的地方永远新鲜。

东京！终点站到了，长途旅行，您辛苦啦！我想起了收音机深夜播音听到的歌儿：漫长的、漫长的痛苦旅程，辛苦啦，你不是到了冬天的加利福尼亚，而是到了冬天鸟迹罕至的森林……

我穿着外套，像个海员一样，把皮箱扛在肩上，走下站台。正是冬天的清晨。这一星期旅行期间，东京连五脏六腑都湿乎乎地粘满了冬天的黏液。发白的太阳正升上来。为了把东京晒干，它要在天上挂到下午三点吧。随即，那空气，把人和机器弄得脏兮兮的空气，便化成了沉雾，让天空变得一片晦暗。冬天的肮脏阴湿，再加上别的令人生厌的一切，东京都应有尽有；而夏天，它又单单放弃了全部的秀美，闹得这矗不可及的夏天只剩下了酷热。

下了火车，我的激昂立刻跟那张车票一样缴了出去。孤独的嫌恶感与沉重的皮箱一道变成蟹壳，而我就像个蒙头盖脑郁郁寡欢的寄居蟹，在坚硬的水泥上面挖个洞躲进去，挖得吭哧吭哧地响。

“好了，一边走一边琢磨吧，蛋黄酱放到冰箱里，怎么讲?”

泽田育子用电视演员滑稽的声音跟我打招呼，还按住了我的肩膀。她穿着灰绿色的皮上衣，那上衣缠在褐色的皮裤上面。寒冷，加上什么惨兮兮的困惑，叫她那张难看的黑脸变得

挺白挺白。那副模样，活脱脱像个戴维·克罗克特[1]。她那哭肿了似的眼睛轮廓模糊。从那双眼里，我瞥见了我怨气冲天布满血丝的眼睛，还有胡子拉碴的脸，吓了我一跳。我偏过脸，装出认真思考的模样，迈步走起来。我觉得泽田育子异常的表情给我心里那颗不安怀疑的种子浇上了水，叫它发芽长叶。泽田育子干吗要来接我？比起这样的**谜语**来，蛋黄酱之类的问题简直算不上什么。泽田育子跟我并排走着，还不停地嚼着口香糖。那口香糖是美国货，一股子酒味。这是印在口香糖包装纸上的**谜语**。要是的话，我读到过，也说起过。蛋黄酱放在冰箱里怎么讲？Close the door，I' m dressing![2]

"你不想笑?"

"咋?"

"你是在赢得思考时间，不是想那笑话，是在想我吧!"泽田育子把她老也没洗的脏脑袋靠在我的肩上，再次用那种滑稽的声音说。然而在我听来，那声音带了种沉痛的迫切。

"我从你那儿听到这个笑话那会儿，不是给你笑过了么。"

"是第二次了。就笑不起来了。"

"你要是想我的事呀，给你个提示，这问题的头一个字母是 c，想跟你商量一下!"

"用 c 开始的词么……"我狼狈不堪，声音嘶哑，真有点难为情。

"我去把车开过来。c 打头的词，慢慢找好啦!"泽田育子生气了，冷冷地说了一句。然后，她像个男孩子似的，用肩膀

---

① 戴维·克罗克特（1786～1836），美国边疆开发者，政治家，传奇式人物。——译者注

② 意为：关上门，我在穿衣服。



分开拥挤的人群，跑走了。

caama？我知道c字打头、接下去有两个a的单词只有这么一个。就先从它开始吧。这是南美的一种大羚羊，莫非泽田育子想去打猎？莫非昨天在黑地里挨了大羚羊的咬？camarade？这是个朋友的问题？还是泽田育子钻了老爹的空子，决心加入共产党？carotte，萝卜，还有菜花（cauliflower）都是c打头的呢，可泽田育子早晨六点钟来接我，竟是想跟我谈什么色拉的种类？

我笑起来。周围的旅客满眼冷漠，瞧着这貌似幸福的青年，不住地咂嘴。这倒叫我想起了一个不幸的词：conception，怎么会呢！我立刻将它否定掉了。怀孕？那样的话，还是说condamné à mort的好，还有corruption……

一阵不安涌将上来，叫我的脑海里满是不祥讨厌的词儿。死囚、堕落，它们活像数不清的根瘤菌，在怀孕这词的根部寄生、繁殖。我不去找什么词了。我扛着皮箱跑了起来。一出检票口，我就看见泽田育子那辆车的挡风玻璃刹那间叫清晨的微光照出一派肉麻的淡粉色，正笨手笨脚地转过弯来。那是一辆灰色的大众车，像狗一样叫泥土弄得脏兮兮的。透过挡风玻璃，我看见泽田育子正坐在后面，一张丑得惊人的小瘦脸上表情越发凄惨，开车和心中的芥蒂引得她紧张过度。我身体里那柔软的部位，叽叽地惨叫起来。这丫头年方十八，却如此不知羞耻不顾名誉，我真觉得没有力气直视她一下了。我太伤感了。

我低着头，把皮箱放到后座，自己弯着腿坐到育子身旁。正要把车门关上，一个小个子男人跑过来抓住了车门，他带着出租车公司的臂章，满头寒碜得像只鸟儿，嘴里骂骂咧咧，仿佛想引起我们注意。泽田育子突地把车子退后去，把那人甩

开，然后，她径直朝着车堆里，以五十公里的时速将大众插进去。我关上了车门。上了电车道，育子把车开向了左边。我还想着那个人，他想骂上我们几句，却给撞到了一边。有时候，让这样弱小的人受苦，会缓解一下自己心里的伤痛。然而这只是瞬间的事儿，而且人不能对别人干这么残忍的事，不能对这个世界任性到如此胡来的程度。就算是这么个绝望的十八岁丫头做的事……

“打从昨天白天起，我一直都在开车哩！叫我为难的，不是car的问题，可我烦得很，那么不讲理的事也干出来了。”泽田育子郁郁地说。这小丫头很是痛苦。

我和育子的车，连着把几辆满载上班人和学生的电车甩在后面，朝日本桥那边开过去。楼群在朝阳下面倒还不算难看。我们前面行驶的车，也都是个性鲜明，并不讨厌哩。

“我先是去横滨，去镰仓，顺着海边去藤泽，再折回东京，接着跑甲州街道，然后再重新折回到东京，兜着兜着，刚觉着车越来越少，道也又宽又舒服，天就亮了，原来在东京站附近时，我就想起来，今儿你要回来，就上了站台啦！”

泽田育子已经不用那种电视演员的声音了，我发现她略为有一点醉意。于是，我开始闻到车里有股子乏了味而且不纯的劣质酒精味。就在我的脚下，有个瓶子滚来滚去的。我把它拾起来一看，瓶上贴着苏格兰威士忌的标签，里面剩了约摸三分之一。

“喝么？”泽田育子问道。

“嗯。”

我喝了一口，然后把瓶子递给她。那姑娘把瓶子凑近唇边，一口气喝掉了一大口。她那白惨惨脏兮兮的细喉咙一动，我就看出来了。想想看，从前我和泽田育子还没这样亲近过



哩。信号变成了绿灯，身后的汽车鸣起了喇叭。我从育子手里接过酒瓶。苏格兰威士忌的瓶塞做得真是巧，简直称得上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环用法之一例呢。

我觉得胃里有了一股平静和缓的灼热，便这样想。然而，我却无法想那些跟泽田育子那个c无关的事情。想起来真是气人；还要让我来气的是，这样的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的价格，比起我打工三个星期的所得还要贵上一些。这种威士忌，比起“黑与白”、“珍妮·沃克”、还有“奥托拔”之类总要便宜些，喝上一口，还有一点草莓香，但我并不能长久地品味这种草莓香。尽管这小丫头能把这样的一瓶在脚下滚来滚去，时不时还要喝上一口……

“到底是什么词，用c打头？别是你怀孕了吧?”

我说完，马上就后悔起来：我不该这样讲话。泽田育子仿佛受了蔑视，声也不出，浑身乱抖。我想收回这气愤之极带有恶意的话。然而，尽管我狼狈得满脸通红，泽田育子却一点不想给我个台阶下。她打断我的话，冷静地说：

“好像真是怀孕了呢。这下可砸了。”

我一阵恶心，准是威士忌给搅的。威士忌不兑水喝的时候不马上喝点水，可是要不得我没这样做，这可是要不得呀……

“我要去堕胎，你可得帮我呀!”泽田育子道。

“帮你。”我勉强地说。

“谢谢你！这下我就放心了。”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同泽田育子之间的心理上的偏差太有点滑稽。于是，我心情轻松下来。我若无其事地在心底祈盼着动作的进行，又喝了一口威士忌。全身的唾沫仿佛全不知哪里去了，嗓子眼如冒火，眼泪如泉涌，什么辙也没了。

“也没啥要我帮忙的吧。”我的声音简直像个傻小子。我知道我又说了一句没意思的话。

“你要不帮我……”

有辆小卡车在前边晃来晃去。泽田育子朝那辆车按了按喇叭，然后突地把车拐上反道，超了那辆车。瞧她开车那劲儿，好像有什么地方非急着赶去不可似的。示速器上的指针活像个发狂的老处女的阴蒂，一下跳过了一百公里。

“男孩子一到十六岁，全是些傻大胆，就跟杰里·刘易斯[①]一样。提到堕胎么，就吓得要发了疯，都快杀了我啦！我是想请你先把那个杰里·刘易斯说服了。”

“嗯，试试看吧。”

“可不兴打他哟，他又没什么责任，倒像是我强奸了他似的！”

“你也是处女么不是?”我道。听到自己的声音叫欲望和些微的好奇弄得讨厌地沙哑起来，我不禁抖了一下。

泽田育子没有回答。我故意做出种粗野猥琐而且下贱的声音笑了起来。自我厌恶、嫉妒和绝望让我的身体像灌上了铅。她那皮裤下面包着的腰、屁股和大腿叫一种还没发育成熟的性欲闹得热乎乎的，一个十六岁、经常手淫的少年，满脸通红，她就缠着他那笨拙沉重的下身动来动去——我在心里这样想像着泽田育子，不禁烦得作呕，却又突地勃起，几乎达到了高潮。

“第二么。”泽田育子的声音懒洋洋的，带了种经不住的厌恶，“我想用你的名义朝我爸借点钱堕胎。要二十万块吧，我想在最好的条件下做手术，我可不想叫这点小事弄得没了兴

---

① 杰里·刘易斯，美国五十年代喜剧丑角明星。——译者注



致。寒假去关西玩，我想在神户找个好饭店，手术完了静养一下。还得劳你驾去护理呢。你的费用，借钱时我也给你带出来了。”

“哦，是去关西玩的帮忙费?”我心里直觉得恶心。“再找个好饭店？你是不想叫家里人瞧见你手术后丑鬼的瘦脸儿吧。静养一下，又一个纯洁漂亮的十八岁少女就又回东京了!”

我的声音和话语把泽田育子闹得不知所措，惊骇地沉默了一会儿。然而，她好像把这也当成了在我猛地想到法语动词活用时她总能遇到的我的暴怒或是任性不满引起的恶意发泄了。可她立刻克服了胆怯，说起话来。结果，她就又成了个有教养的小姑娘了，不温不火，恰到好处。

“怀孕、堕胎，对于没结婚的女人来说，不过就是动物一样，真是动物一样的事。动物就不会没兴致。所以女人干动物一样的事，也没有必要没兴致啊!”

泽田育子的唠叨跟格言似的，这令我突然亢奋起来。憎恶叫我全身变得酸热酸热，干干巴巴的。想到当个政治家，想到泽田丰比古，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从对泽田育子未满足的欲望和爱恋当中解脱出来。然而，这种憎恶却让我走得更远。我感到，我的对象竟是平生遇见过的最丑最笨也最下流的姑娘，我真想把这个讨厌的孕妇讥讽一番，踩在脚下。这种邪恶的渴望，差不多就是性欲的发作了。

“不错，你的做法跟动物一样，动物没有什么最低限度么。像你那样的小姑娘，只要还讲点羞耻，总会给性欲憋得发紫，白天晚上手淫个没完，这总还是人该做的。你强奸你那个小对象，可就等而下之了，这种做法也算不上强奸，简直是最低劣的手淫，是猴子的把戏。你还趾高气扬地和我聊哩，你把我当成猴伙伴了？把我当成了那个十六岁的色情熏心的情哥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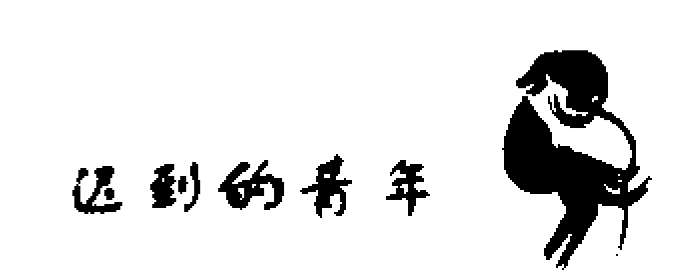
换个老百姓的姑娘，就算比你勇敢得多，一经怀孕，也早自杀了。你和你老爹那不要脸的政客真是一模一样！”

要是什么事没有，我准会一口气骂将下去。可泽田育子用六十公里的时速开着车，却突然松开方向盘，扭着身子，靠在椅垫上，朝着后排座位剧烈地呕吐起来。我把育子的脚踢开（那时候，育子圆滚滚的腿肚正给皮裤包着，在那一瞬间，我没来由地涌上一阵奇特的色情感觉，直想用舌头舔上一下。从那以后，我常想起这事，这准是因为车里光线昏暗，还有她那复杂的扭动的样子吧。以后，我跟育子有了性关系，也总有意地让她做个猥亵的姿势，可不论对育子身上的任何部位，都再引不起我在那生命危机的瞬间那种色情的经验。事实上，那种色情感觉忽地便消失了，以后想不起来。只是那时我对育子强烈的嫌恶和背离让我有一种奇特的，不负责任的感觉），踩住了刹车。我甚至不知那是刹车还是油门，可偶然的成功对我和育子都真是运气。大众车遭了虐待，活像只蠢猫给踩了尾巴，一声惨叫，闯进都电[①]的安全地带，缓冲器和右边车灯碎得稀里哗啦，倾着六十度角停了下来。我的前胸和脑袋撞到车的前部，哼叫了一声；育子呢，她一股酒味的呕吐物彩虹一般向着天空喷将出去，同时后脑和前部撞上方向盘，发出钝响和惨叫。没过一会儿，挡风玻璃就暴风雪一样朝我们涌了下来。

这儿正在神保街附近，旁边就有一个派出所。警官马上就赶了来，这个小个儿男人，四十开外，鼻子嗅觉灵敏却小得要命。我和泽田育子还算没有昏过去。那辆大众，只要不去管它模样丑俊，以后好像还能跑个一百公里。起早的人们，没有一个好奇心强得出了格的。凡是好奇心强的人，总是半夜里跟黑

---

① 都电，东京都营电车。——译者注



暗搅到一起，结果呢，只落个垂头丧气，钻上冰冷的床里去，没有起早的气力。在我们周围没有聚来这样的捣蛋鬼。清晨的石板路上，干燥的纸屑和树叶沙沙作响。都电冷冷地开过来，然后又开过去。

虽然泽田育子吐得满身脏污，可她还是满带着富户小姐生就的威严，说出了父亲的名字。于是一切都了了。那大众车半好不坏的，朝着御茶水那边爬上坡去。我和泽田育子，都突然觉出一种剧烈的疲惫，使我们懒懒地张不开嘴。只是，通过碎裂的挡风玻璃瞧着眼前令人扫兴的早晨的街道，我想起自己曾这样想过：这世上一定有个女人，是我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全然爱恋，也全然被爱恋的，她具有无限的温柔，全不想假惺惺地做出牺牲，在性爱上能得到完美无缺的满足，——这样的女人，恐怕比我要年长一些的女人，正为我而生、正为我等待哩。这女人简直就是泽田育子的逆命题。为了找到这至高无上的黄金女郎，我本该豁出人生的一切，甚至不惜远去非洲，然而眼下，我却险些跟一个无聊绝望的小丫头死于这么场滑稽的车祸！法医兴许还会草率地报告说，我便是那胎儿年轻的父亲呢。于是，我觉出一种虚度韶华令人憋闷的悲哀和愤怒……

在半坏的大众车里，孕女的呕吐物下，从破碎的车窗吹来的狂风，也没有力量将它吹散。

第二天，我就开始了活动。我才不想为寻找那个黄金女郎登个报纸广告，再到公共电台买断五十秒广告节目呢。我没有撇下在恶阻痛苦中折腾的泽田育子和那个不幸的胎儿，自己溜出去寻找那个黄金女郎，全然相反。我是满腔热情地在为泽田育子做堕胎手术的准备。这种活动像从火星来了一位堕胎使者，一心要让人类就此灭种似的。我过分热心，仿佛要转学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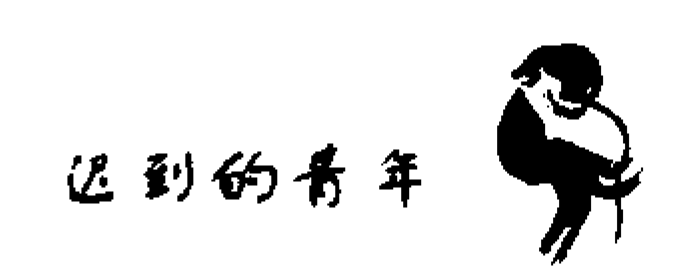
医学系去，握着手术刀和剪刀，伸进泽田育子那灰褐相间的横格裙子里去了。

干吗我对这肮脏的活计（我觉得堕胎是件脏活，这同宗教观念无关，是因为性交及其结果的处理自始至终都那么肮脏，即便生产也不能让它变得干净。怀孕的女人，因为肚里的孩子，只能够笨手笨脚地打毛衣，她们这样在旁人面前夸示性交竟毫不难为情。可那些挤到医院去堕胎的孕妇，只有她们才觉得性交可耻，仿佛那是一桩见不得人的罪行一般）如此热衷？我想，这是因为我劈头给了泽田育子一顿臭骂，就拿这当个补偿吧。

那次我不停地叫骂，我的话像一盆暖烘烘的洗澡水，洗净我的身，洗净我的心，洗掉我的欲望，也洗掉了我对泽田育子的爱恋、愤怒和没有来由的嫉炉。可笑的是，我竟忘了命令自己：把泽田育子当成个有肉体关系的恋人！这是义务！我的心情，全然是在给一个不检点的妹妹做上点事情……

我们由于过分地侮辱了别人，因此同他们结成了血缘关系一般的东西。我们侮辱敌人，把他打翻在地以后，只要气一消，我们就一定伸出手去，扶他起来。这便是侮辱这张收支对照表上的规矩。我把泽田育子痛骂了一顿，现在，除去为了她献身活动，我再没有旁的选择。

泽田育子呢，吃了我的痛骂，她反倒对我要帮她的约定深信不疑。打那以后，我们从未提过我的辱骂及其引起的小事故，我们冷静实际地就那件脏事进行商谈。我觉得，泽田育子实在是一个平凡无奇的姑娘：从前做家教时，她的那种傲慢是怎样的东西，我都给忘掉了。而且滑稽的是，我们正在大学前的咖啡店谈这个问题时，叫我大学里的友人给瞧见了，到头来，他们便笃信我和泽田育子准是一对情人，还有过肉体关



系。我倒觉得，这真是一种对于侮辱或者性关系的特殊性质把握得相当正确的误解。

正如泽田育子所说，说服那个被她强奸了从而惹了自己一身麻烦的十六岁少年，那个冒牌的杰里·刘易斯是件很难、而且很悲哀可厌的事情。临了，我都觉得自己也强奸了那个不良少年了，这可悲的奇特观念擒住了我。

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浅草那条电影院街的爵士乐咖啡店里。那是十二月的头一个礼拜天，从早晨开始就下起了霰雪。阴沉寒冷的黄昏，他按照约定，用一条红围巾高高地围住脖子，不要脸地大打开专门刊登黄色事件的晚报读着。我站在收款机前橡胶树的阴影里，把他和周围打量了一会儿。暖气像个疯狂的女人热得要命，那墙壁晦暗浓重的空气下面，几乎在战栗着出着冷汗。我的外套立刻变得又湿又重。那假杰里·刘易斯仿佛很为自己的孤独难受呢。有五六个少年，好像是他一起玩的伙伴，正在里边的投币唱机那边，把长腿伸在旁人的腿间，脑袋懒懒地垂着，有的在睡觉，有的打着口哨，可吹的却不是投币唱机里的那首乡村歌曲。我消除了戒心，放弃了把那假杰里·刘易斯带到别的店里的计划。假杰里·刘易斯比我所想像的年龄要更小，身材也更矮。他哪里像个美国喜剧演员，反倒活脱脱像一个日本的摇滚歌手，深深的酒窝，甜美的嘴唇，漂亮的牙齿，倒竖的眉毛，恰是一个到处可见的十六岁不良少年。我想，他那双漂亮眼睛，准像鸟儿一样胆怯怯的哩。我走到他前面的椅子上坐下来。他瞧着我，一双褐色的眼睛满是血丝，正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报纸有意思么?”我道，“读得好专心，从色情故事读下去的?”

“这有什么关系！你想惹火我？干吗要见我?”

假杰里·刘易斯脸色变得像只狼崽子，两片湿乎乎的粉色嘴唇本是泛着珍珠般的光泽，却颤颤地痉挛起来。他的声音好奇怪，慢吞吞地像个沙哑的老人。我不由想起了在教养院时我很喜欢的那个不良少年，他是个哭鼻子大王。

“泽田育子昨天全跟我说了。她想堕胎，你别捣乱啊。让她大了肚子，你干得也够笨的，再说，你不是也没必要阻拦她堕胎么！”

“别人管不着。”

“十六岁就想当个爹，别人就得管。你的孩子不会说话，他都不信自己会生下来。”

“你想挨揍是不是？你身上痒痒了是不是？”

“泽田育子求我别打你。比比看咱俩谁身强力壮啊？只有一点你比我强：在某种意义上，你已经是个爹了！”

投币唱机那边的孩子们朗声笑了起来。那假杰里·刘易斯孤立无援，悔得只知道发抖了。他低着头，泪水在眼里打转，忍耐着。我看出他是个胆子极小的家伙。也许顶好还是揍他一顿。然而这家伙完全没有抵抗力，反倒叫我觉得相当棘手。这号家伙！他们胆怯到连妥协的意志都没有了，这反而显出一种顽固来。

“你搞大了那姑娘的肚子，把她逼到绝路上了。她正在找个抓手儿，好从这种状况中爬出来，可你却用脚后跟踩着她的指头！你干吗不让她堕胎？干吗要做这种毫无意义的狠事？你真打算把孩子养下去么？你自己也不还是个孩子哩！”

“堕胎？那绝对不行！真逼我那么干，我就向报纸、周刊捅她爹的丑闻啦！”少年说道，“捅的时候我就说我是那个让姑娘堕胎的人！”

“真卑鄙，亏你还想得出这个，你这卑鄙的家伙！泽田育



子可真该离开你。其实你们早分手了，还是尽快堕胎了好！”

“我们没分手！昨天我们还一起睡了呢！”

少年们满心好奇地从屋里瞧着我们，这会儿一面哄笑着，一面痛苦地扭着身子。那假杰里·刘易斯终于耐不住，朝那边转过身去。

“咋，你们有病啊，啊？你们，还是我的朋友哩，啊，你们就这么看别人笑话？真是的，气死我了，你们这帮家伙，气死人啦！还朋友呢！”

“别哭了，别哭了，爸爸！”少年当中有个人说道。

“走吧，咱把阿爸留下，咱们上哪儿走吧。咱可不是一路人了，人家当阿爸了么！”另一个人说道。

“真气人！跟你们，朋友做到头了！真是气死我啦！”

“你老婆腆着肚子呢！”

“他爸，别哭了，别叫了，一起睡觉吧，他爸！”他们得意地大叫了起来。

“你们不够朋友，绝不再跟你们在一块儿啦，记住了啊，气死人了，记住了，明儿个起别来跟我说话！啊啊！真冷酷，你们太冷酷了，以前尽信你们的，吃透亏啦，啊啊！你们真冷酷，气死我啦！”

那群少年仍残忍而又固执地嘲弄着假杰里·刘易斯。他们已经站起身，不断动来动去地穿外套、围围巾，把桌椅弄得乒乓响，还不住口地嘲笑他。然后，他们假装互相击打肩膀、肚子，又学着拳击手练空拳的样子跷着脚跳几跳，便朝着夜幕下浅草电影院街活泼的人丛中间兴高采烈地一窝蜂涌走了。

我嘲笑着，冷眼旁观那假杰里·刘易斯遭了背叛后的那副屈辱和愤怒。对他我几乎要洒一掬同情的眼泪，然而他出乎意料地坦白说昨天泽田育子还跟他有过性关系，这种自我卖弄让

我心里沉沉的，觉出一种不快的冲击。我是不想将它形之于色，才做出这种嘲笑的模样。昨天，泽田育子只是用电话给我和少年定下了见面的时间、地点和标志。

“你当个十六岁的爹，朋友也烦，恋人也厌，可得孤零零地在这严酷的世界上闯下去了，不，你比孤零零的还糟哩，还有个臭烘烘的哭鼻子猪崽子，整天价骑在你肩膀上尿你满身尿！”

“你给我闭上嘴滚回去！我绝对不让她堕胎！我要让她把孩子生下来！我已经烦透她啦！可我就不让她堕胎！别说了，别多嘴多舌的，别说了，她爹不是供着你么，回去跟他说，可不是我硬叫她怀上的！那丫头色情狂似的要跟我睡觉，只要跟我睡得上，她比卖屄的还要厉害呢。大伙儿全知道，我跟她睡觉都烦透啦。睡一回给我五千块哩，昨儿个睡觉以前，我就得了五千块，睡觉以前哪！你给我闭上嘴滚回去！”

那假杰里·刘易斯被逼到绝路，却突然扭转了颓势。少年昂然充满了热情和骄傲，突然尖厉短促地笑了起来。他眼里含着泪水，浅茶色的虹彩当中，紫色的瞳仁澄彻晶莹，闪闪放光。他的脸上泛着红晕，唇边浓密的汗毛上面，汗珠像唾液一样幸福地抖动。

一种憎恶和愤慨，追逐踢打着我的自制力，这上面还要加上嫉妒一般的灼烧的艳羡。可那假杰里·刘易斯却活像个性高潮时的美少年，鼻翼胀得鼓鼓的，汗津津的，张着可爱的嘴唇，露出带着唾沫泡的漂亮牙齿，也露出粉红色天真的牙龈。我一下变得像在教养院当暴君那会儿一样凶暴邪恶，又像个恶棍那样狡诈多端。我匆忙看了下身边。我们这种杀气腾腾的气氛，早把别的客人全给赶跑了。收银机旁边的那群女孩子和经理拿不定主意装作不看我们，可事实上，他们倒恨不得脚尖都



长上耳朵哩。

“别说啦！我绝对不许那个卖屄的色情狂堕胎！泽田丰比古要想在下次选举中获胜，就别想惹我！闭上你的嘴！回去跟喂你的主子就这么说！不要脸的！”

我伸出双腿，把假杰里·刘易斯的双腿夹住用力拧。然后，我抬起桌子，把一条桌子腿儿放在假杰里·刘易斯脚背上，再将整个身体的重量压在桌上，一面还扭着胳臂。从收银台那边什么也瞧不见。只有我们突然的沉默，才会让那帮女招待和经理都觉得奇怪。然而那假杰里·刘易斯却觉得痛苦非常。

我最听不得小孩子惨叫。只要他嚎叫一声，我就准备跑向大门，立刻逃之夭夭。我不想落到警察手里，也不想叫浅草的头头给抓住。像这样的热闹地方，咖啡店和酒店的经理们遇见不良少年或者不良青年发生内斗，在某种限度之内，他们全然不予干涉。然而这些不良少年或者不良青年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可就要被送到警察署或是职业暴力团里去，接受处罚了。那孩子只要疼得开始惨叫，我可就超出这个限度了……

可是与我的不安相反，那孩子硬是一声不吭，忍住了疼。他两眼紧闭，脸色由粉红变成毫无表情的苍白，活像塑料一样，汗珠在脸上铺了一层。我的眼睛歇斯底里一样视觉异常起来，紧紧斜视着他。同时用尽全力压住桌子，夹紧两腿。我真用了全力。可是真难想像，那假杰里·刘易斯竟如此长久地忍住了痛苦。突然我感到一阵不安：要到性高潮了。于是完全突如其来地，我的性器官勃起了，快感仿佛痛苦一般切实地高涨，让我禁不住呻吟。我的眼睛失去了平衡，只顾盯住少年惨白呆滞痛苦已极的脸，眨也不能眨了。忽然，一阵厚实的黑暗包围了我，我便在这阵黑暗当中想：哦，我怕是坚持不上三十秒钟了。就在这一刹那，那假杰里·刘易斯嘀咕了一句，像抱

着情人时那样低声轻柔地嘀咕了一句，便泄了气，软软地伏在桌上：

“哦！你是谁呀?”

我觉出经理打发一个女招待到警察司或流氓那里去了。我立刻站起身，径直走到收银机那边，把一张一千元钞票往那里一放，便跳进人群中去。自从离开教养院，好几年没这样施暴了。我一边往人群里跑，一边兀自叫这暴力搅得精神亢奋，自我厌恶。然后，我感到了满心绝望。

整个一周，我一直陷在这悲惨苦闷的泥沼当中。我不见泽田育子，也不去学校，一头躺到住处，不修边幅，只顾大读政治史史料集和朝邻室工友借来的讲谈杂志，脑袋里像塞进了一团棉花。这一星期真叫可怕，疲塌塌的一无所得。我读的一本杂志上登了件事，说是那些渔民的姑娘怀了孕，就把小螃蟹塞进子宫，叫它们大嚼一顿就算堕胎了。这条胡说八道的花边新闻叫我恶心透了，这冈萨莱斯·多米那岛上黑人的风俗！

我满心疑惑。那少年说他不爱泽田育子，那他干吗甚至要利用这桩丑闻来阻止她堕胎呢？他的伙伴们对他弃之不顾，岂不太嫌冷淡？那十六岁的少年在别人看来，真是漂亮得显而易见，这其中总有些因素超越了肉体，总有些因素在脱落，在沉没，也还藏着些异常的色情的魅力。那会儿他疼得直扭身子，却硬是不吭一声，把呻吟留在了嗓子里，那时候，我为什么几乎达到了高潮？

过了一星期，我又去了浅草。我觉得，那种疑惑在我贫弱松弛的脑髓里面虫子般嗡嗡乱吵，我必得出去把它赶走才行。只是一个星期，冷风便越发刺骨了。黄昏的浅草，到处布满了阴沉晦暗的冬意。站到那家咖啡店的黑木门前时，我才想起，



原来那咖啡店的名字就叫阿多尼斯。我用肩膀撞开门，看准假杰里·刘易斯坐在一周以前的那张椅子上，又环视了一下黑洞洞的屋里，然后，从门上移开肩膀，给后面那焦急的年轻职员闪开道。那男人也像假杰里·刘易斯一样，细长的脖子，浓密的头发，圆肩膀，细腰身，屁股鼓鼓的。他走路脚尖朝里翻，完全有意识地扬起脸，从我身边挤过去。仿佛他是个女人，而我是个要引诱他的唐璜之流。太紧张了……

屋里除了女招待之外全是男人，和一周以前完全一样。我一再想着这一点，抽身离开了阿多尼斯。阿多尼斯！嘴唇乱颤。满脸扭曲，嘴巴里粉色的黏膜都打个转儿，刺痒得很。到处都刺痒，我站在人群当中，把外套里暖烘烘的身体搔了个遍。这会儿，我奇怪地忍不住嘲笑开了。——阿多尼斯？干得可真不赖！——我一边想着，一边搔着身子，笑得浑身抖个不停。

“这个怪物，像个笑猴子！”一个女职员差点儿撞上我，噘着嘴骂了我一句。

阿多尼斯的斜对面是家文具商店，我站在巨型广告钢笔的阴影里，守望着阿多尼斯。这是份令人抑郁且需要耐性的工作。突然之间，空气变得干燥，风也猛刮了起来。霰雪硬得跟沙子一样，迎头泼下来，在石子路上打转儿。下午七点了，我冻得连好奇带恶意全都不见了。我心里说：再候上三十分钟，然后就算了吧。

到七点二十分，那假杰里·刘易斯跟一个三十五六岁的瘦高个儿，从阿多尼斯来到雪地里。假杰里·刘易斯略略显出些跛脚。这是我给弄的。我心里突然感到了一种自我厌恶的余波。假杰里·刘易斯身边的男人长了张长脸，白森森的很是阴郁，仿佛近视却不戴眼镜，满脸寒酸，扁平扁平的。他肯定是

为了乔装打扮才不戴近视镜的吧。想来这小子对高中通告他的性恶心简直羞耻之极，而且，他的老婆怕是到死也不会知道，她抑郁的老公，这个预备校的教员，总把打工的半数报酬都用来搞他的性倒错哩。他们亲昵地肩并着肩，正朝更黑的路上走去，我便追在他们的后面。我听得见他们娇声娇气的讲话哩。那男人叫欲望和警觉闹得喉咙充血沙哑，正低低地说道：

“那孩子像我弟弟一样哩，得了肺炎就死了。他，他真温柔啊，我好凄凉！”

“到饭店里，你就用那小弟弟的名字叫我好啦！”

“他可真温柔啊，我说这话你别生气，他死了以后，就没有过能比得上他的人！让我好凄凉，真是好凄凉啊！”

那少年热心地往前走，可带了只跛脚，便落在那男人后面。他满身雪粒儿，脚尖朝里地跑上几步想追上那男人，嘴里还咕哝着什么无聊的温柔话。我伸出胳膊，搭在少年的肩上。他惊惧地转过头；与此同时，那男人目不斜视地逃走了。我们默默地对视着。正是冬天的晚上，浅草的街道，黑乎乎的雪遮天蔽地的。天堂般的饭店还很遥远，我们正停在脱衣舞剧场的后台入口……

“对育子别作声，你也别再想她了，你这肏屁股野种！”

“我么，”少年沉默了足有一分钟。奇怪的是，他的声音充满了热情，满脸全是眼泪，“我怕哟，我怕变态干了事，会给丢在地狱一样的坑里啊，和女人干了事就不啦，这挺不仗义的，可我就不怕啦，不觉着有地狱啦。唔，要是堕了胎，我就觉得到死也算是变了态，我怕哟……”

第二天，我在高层饭店最上层的特别休息室里，坐到了泽田丰比古的对面。阳光把休息室照得通亮，也充满了大玻璃窗



外辽阔的空间，让到处都显得烟气腾腾。我汗都快流出来了。这休息室健康、洁净、奢华、排他，让我有一种权力的感觉。东京总是轰轰地挤满人群，这会儿却早沉到什么深沟里去了。这里只有阳光、宁静，以及仿佛是高保真装置开到最低时的发动机声音——那声音听上去远不可及，好似蜜蜂在嗡嗡地颤动着翅膀。这间特别休息室，准是靠五百万人被迫在泥沟里面摸爬滚打的牺牲才建起来的。

泽田丰比古读完育子为我写的介绍信，抬起了头。那颗头华丽得就像这间特别休息室，牛头一样庞大狰狞。那张日本人的脸很特殊，显出一种卓越华美，然而脸上的一对眼珠却异常污浊，让那张脸活像死去的国王。丰比古的眼睛根本不是在瞧着我这个人，倒是把焦点汇聚在我的身后，瞧着什么必须征服的人，(换言之，是) 什么必须统治，**必须政治化**的人。

“什么事?”政治家道。

“想朝您借二十万元钱。”我自己也立刻觉得这话说得实在可笑，便用最少的话把全部事情讲了出来。对这特别休息室的豪华我颇感满足，于是我想二十万块实在只是区区小数。然而我也清楚，他恐怕不会借给我。

泽田丰比古明白，我这只火箭的轨道遵循的是与他的日常轨道全然不同的曲线。一种好奇，把他污浊的眼睛提升到脏兮兮的死鱼眼睛那样的水平，然后，分明又呈现出生命的迹象，如同水流冲散了海藻一般。那生命看上去活像从背面看写在湿纸上的墨水字的效果，显得非常模糊、迟缓。

“朝别人借钱，仿佛让猫露出阴茎。办法么有两个，你可以摸一摸猫的胯裆，也可以用力拉一拉猫的尾巴。你是摸胯裆呢，还是拉尾巴?”泽田丰比古道。

“您又不是猫，就别那样说吧。”我微笑起来。瞧这已届老

年的人，纵然空想已经枯竭，却用上了动物的比喻，这让我产生了一些好感。至少这证明，他也希望做一个人呢。

“跟育子有关么?”政治家开始尝试把我的借钱请求同他能够理解的动机联结起来。

“没有。”我答道。这倒不是撒谎。只是我开始觉得，我实在是为了自己才帮育子堕胎的，这不如说是为着我的自尊。

“敲诈么? 捡了个什么特殊种子么?”

“没有。”

“莫非，给全学联募捐?”

“嗯，也不是。”

“那是为什么，你想让我出钱?”

丰比古笑起来，我也笑了。我觉得丰比古可说是自私臃肿，富于魅力。现在，我已经不想找他借钱了。我打算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泽田育子堕胎。这算是我自由的决心。我全然忘掉了，我并不爱泽田育子，只想把泽田丰比古做个出人头地的抓手儿。而今存在的，只有那自由的决心。——我要竭力不叫泽田育子满心凄楚，要她从怀孕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这并非泽田育子的强迫，更不是泽田丰比古光彩的诱惑，全是我的自由意志要这样做！我总算有一个机会，试一下我到底是不是一个自由人！

秘书一直站在特别休息室的门边，这会儿走近泽田丰比古，在他的耳边嘀咕着什么。不知为什么，我痛切地觉得，这个三十出头，漂亮阴险的男子对我满心敌意。看秘书的模样，仿佛正报告什么不该我听见的大事件，然而连他自己对他这套表演也显然并不自信。泽田丰比古几乎没有听，只是新奇地盯住我看。

“你，到时间了！你脸皮太厚了吧。跟先生道个别，回去



吧!”那秘书到底直接攻击起来。

我站起身来。我这辈子从没坐过这么舒服的椅子呢。

“跟你讲话，我觉得满足了一种经久不遇的好奇。我头一次见到一个青年竟然不按着我所期待的方式给我回答。同青年讲话，有时候这也不是谎话呢!”政治家最后坦率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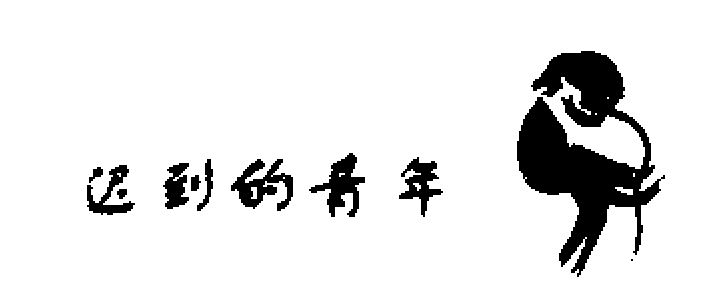
我感到自从离开教养院，我第一次成了一个自由人。我对秘书那恨恨的面孔看也不看，昂然从特别休息室里走出来。让我来给育子做事吧。谁也束缚不了我！我要自由行动！

第　三　章

走进大学的校门，冬天那赤裸直截的狂风就把砂粒吹了过来，打得人很疼。我闭着眼睛，顶着风停住脚，仿佛这大东京已退回到黑暗当中，而我则变成了两千年前这一片冲积荒地上的原始居民。我心里想，今天我可不想听那群狗慌里慌张的惊叫。

然而，当我跑过这大风绘出波纹的沙地，走上大学医院前面的近路，来到**犬类审问室**时，立刻就有数不清的犬吠声从我头上倾泄而下，让残忍之极的狂风得到满足。**犬类审问室**，这名字还是我的一个同学在大学医院里住院那会儿起下的，他一直老老实实的，可好端端的突然自杀未遂。它指的是医院和礼堂之间石子坡路的一段。你站在那里仰望天空，侧耳倾听，从几重的高处总有狗吠的声音坠落下来。

那些狗足有二百条，都是些实验用的叫不出名的杂种野狗。在大学医院楼和巨大的垃圾焚化场之间夹着一块方形空地，木栅隔离得整整齐齐，活像坐标纸的网格一般，那些狗便一条条拴在这里。这些畜生会突然朝着天空一齐狂叫，不叫上两个小时，绝不会停下来。而能听到最为剧烈、最为立体的犬



吠的地方，便是这**犬类审问室**了。

事实上，站在那里听狗叫，我总不由得冥思苦想，存在于这严冬苍凉灰黄的天空下面的，大概只有这无数狗的声音，这蒙古包里的羊毛一般扭曲缠绕、压缩毛毡一样的狗叫声了。特别是今天，那些狗的叫声带给我一种怯懦，我觉得一只预示凶兆的讨厌的乌鸦，正用爪子紧紧抓住我的心口，聒噪个没完。我像个逃离黑暗的孩子似的拔腿就跑，上了礼堂旁边的坡道。我心里想，在这**犬类审问室**，受审讯的倒是人哩！于是，我又想起了身后狗的声音，那声音一直在追赶着我。

在文学系的学生自治会，我把北田善男喊了出来。自从在驹场入学那时起，他便是我的朋友，而今担任着自治会秘书长，并兼任东京都自治联合会的中央执行委员。在驹场的两年中间，北田一直在我们大学生跟地下的共产党干部之间充当着导管的角色，让那些勤俭积蓄的穷学生们怯怯地把铜板丢给他们的导管。而我们的募捐运动从远远的地下传来的微弱的铜板响，也只有通过北田才能够听得到。

我们这些党外的学生和共产党员学生彼此对视的眼光颇为疏远，其中还混杂了卑微和尊大。我们相互之间总是回避发生私人关系，甚至觉得相互亲亲近近地聊上一聊或是一同吃上一碗汤面什么的都是无法忍受的。然而，独独北田善男不然。在我眼里，北田绝不像那些共产党员学生，带了一种政治上早熟的猥亵劲儿，倒俨然是一个自由放任的热情分子。于是，我和北田处得很好。

我挺喜欢北田——他竟把吉原的妓女救出来要同她结婚；为创办凹版印刷的政治周刊，他筹到了八千万元；他同私立大学声援部成员大打出手，伤痕累累——我喜欢他身上这些超越了时空的地方。与此同时，我又觉得北田做中央执行委员的东

京都自治联合会也真是可怜。北田善男矮墩墩的，那是在高中时踢足球练出来的；他粗脖子，上面顶着颗活脱一个阿尔及利亚右派领袖似的脑袋，活得热情奔放。对东京的贫民街，他混了个溜熟，就算东京别的任何地方，他讲起来也总是自信服人，滔滔不绝。任谁也好，在心灵的最深处，都从未把北田当成什么问题，可是在一米左右的浅处，还真把北田当成了最后的依靠哩……

同样，我来找北田善男聊天，也是想把泽田育子从郁积的耻辱和困惑当中，从心中痔核般丑陋的难处当中一举解脱出来。像他那样有能耐的军师我还没见过哩。什么问题都是如此。

地下咖啡厅的一角，冬日的阳光从地面射将下来，弱弱的活像得了病。我便在这样的阳光下面，面前摆了个咖啡杯子，把事情告诉给了北田善男。咖啡是我请客，可北田能在百忙当中抽空出来，这倒也有了充分的价值。他那张脸，要是开始中年发胖的话，准能从斯丝泰尔变成一个法老王！而今，那脸上一片苦味和热情，听着我讲话，不时还慌慌地把咖啡喝上一口，像只受惊的小鸟。这样的动作真让我喜欢。

“你搞大了她肚子？那个姑娘？你到底也没说清楚，她是什么人的怎么个姑娘。”

“不，我还不知道是谁叫她怀上的呢。”

我扯了个谎。像北田善男这种热情过剩的人，他那热烘烘的脑袋才没法理解假杰里·刘易斯的那种性倒错丑样呢。

“你看上那姑娘啦?”

“没，没有。”

“唔，”在北田善男的脸和眼睛中间，有一种不快的严肃表情，皱纹一般忽地闪了一闪。

“这并不重要。”

“不重要?”

“那姑娘也不重要哩。”

“真像个慈善家!”北田又来了神,“我给你介绍个医生吧,是搞贫民福利那会儿认识的。在你能支付得起的限度以内,他大概能给你做。很早以前,也有过一个像你似的发了慈善病的家伙,到这个医生那儿给个姑娘堕胎,可你猜着怎么着了?堕了胎,查无对证,那姑娘却闹着说那小子是死孩子他爹。就因为他帮那姑娘堕了胎,那小子就再没余地提反证了。不得已,他们就结婚了。没准儿真是他搞得姑娘怀了孕呢,那个农学系的研究生,脑袋都秃了,头发萝卜色!”

“这是你编出来的,还是真事啊?要是真事啊,可不会有第二回吧?”

“把胎儿打下来以后,拿血型确认不就得了!”北田善男微笑着道。

“谢谢你,就这么办啦!”

“那,手术什么时候做?”

“她说,想放了寒假以后做。”

“寒假呀。我要去埃及啊。”

“埃及?”我惊得叫出声来。身边的学生们也很好奇。

“啊,是埃及。藏在土房子里,满身稀泥,面对干热的沙漠,操起来福枪,把那里袭来的敌人全给他打倒!我自愿参加纳赛尔的军队啦!我没准儿能当个大佐哩!”

北田善男从容不迫,挺起胸来,微笑着把头高高扬上去,用短粗的手指,在学生服的前襟上面勾了个军装的标志。我想像得出北田善男大佐身着军服的模样。我觉得对北田来说,这一准更合适。我愣住了。随后,我忽然觉出一种鲜血泡沫似的

沉醉，便纵声笑了起来。北田善男也漫不经心地笑了。我并不想说北田便是个如此单纯的人，相反，他倒是复杂得很，算得上是个复合体哩。孤独一人时，他便郁郁的，纯粹一个得了鼠疫似的青年。他以自己的热情为线索，努力把自己表现成一个单纯的人，这种努力的代价，便是他把自己的全部单纯都牺牲掉了。像这样的青年，到头来准把生命也献出去的。北田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真是选了个厉害人当自治会的委员长哟，要丢下日本的学生运动，去参加别国独裁者的军队?”

“纳赛尔可不是独裁者呀，”北田善男依然宽宏地微笑着，“我搭乘新日本物产运塑料便器的船去开罗。我给你介绍医生，你得报答我，给我筹点款吧。得买点来福枪弹啊。”

我突然觉得疲惫沉重，整个身体仿佛用尽了力气，变得发热发痛，精神也搞得昏昏欲睡。在我的头脑里面，仿佛有一头疲惫的河马，正朝脑浆的水池里钻进去。我心想，哦，这是多么丰盈充沛的热情！它的存在，竟也烧到了我的心里！

“还有件事，也得拜托你。对了，你就行，就是像你这样冷静，不醉心学生运动的人才行。”

北田善男声音一下郑重了起来。

这声音仿佛能让你倾听他所有的建议。疲劳，让我无力提出拒绝。

“我打学生运动里退出来，这倒没什么。只是我们有个会，一个二十来人的会。如果我也打这里退出来，东大文学系的学生会员就一个也没有了。你肯不肯代替我人会？我们需要一个学运活动家，不受敌人控制的人!”

“你给我介绍了医生，总该报答你。我就人会了吧!”

北田善男早已经伏在桌上，用一丝不乱的方正字体，写起



了两份介绍信。我觉得实在是被压上了一件麻烦的重负，疲惫、抑郁，真想马上四脚着地，颠颠儿地跑到犬类审问室里，跟那群狗一起汪汪叫上一声。然而我忍住了。想到由于这一次隐忍将使我卷入那些事件，我便相信，这次隐忍毕竟还是正确的。

因为在寒假之前，北田善男真的上了那艘开往埃及的货船，而且在某个港口，出了起实在无谓的事故，他竟鲜血淋漓、凄凄惨惨地死掉了。实际发生的事情未必就是真相，但它却往往比事情的真相更加令人感动（或是怜悯)。

对北田善男介绍我加入的那个会里所有的成员，我恨得简直想杀掉他们；然而对北田善男，我却始终不觉得憎恶。我想，这是因为北田善男真正奔赴了北非战场的缘故吧。在我的朋友这一代里，肯——出发——奔向什么未知的危险之中的人简直就凤毛麟角。至于我们兄长那一代，倒是人人都在开往不可知的战场去了。北田善男出发，他向现实投出了一票。单凭这个，他就有资格把这样未曾出发的人的品头论足踩在脚下。

我听到北田善男的死讯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经历了极多的事情，我也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然而，一想起这还没来得及在埃及的土地上战斗的这个多舛的热情分子，我的心便总像沉入深不见底的腐殖土泥沼一样，突然陷进难缠的失眠当中。在彻夜难眠之后，又往往在黎明时短浅的睡眠当中叫喊着惊醒。梦的内容总记不清楚，只有漆黑愤懑般的悲哀，沿着通向现实的下水道，从梦境世界里流将出来。在杉丘市同阿康一起惨遭罗网的那一刹那，我便悲哀地觉得，世界犹如一块特殊加工过的玻璃，顿时给击打得粉碎；而今，在我感觉到这些全然无法补偿时，我又痛切地想起了那一切……

泽田育子怯生生地和我见了面。

“我去医院里看过了。真可笑，那儿是家整形外科医院，其实也是家挺穷的整形外科医院呢。”我开始小心地说道。——瞧这胆怯的姑娘！你要是叫她越发打怵，手术就算没门啦！必须把她满心贫乏孱弱的感觉变得滑稽可笑！听说有一个男人，为多少缓解一下自杀的恐惧，就拿避孕套包着手枪打了脑袋。我必须像他那样用上卑怯者的政治学！

透过咖啡店的大玻璃窗，冬天下午那黯淡的日光像猫儿的毛皮一样，软软地照在泽田育子的身上。她一边只顾一个一个地咬着手指的头一个关节，一边镇静冷漠地听我讲话，既未表示恐惧，又未显出有趣。她的眼睛给前额挡住，看不分明，这在我看来是惟一令我不安的。可这也叫我讲起话来容易了些。

“女佣们在那儿做手术，要把鼻子的角度仅仅变上十度！你要在她们旁边做一个使你重又变得孤独的手术啦！”

泽田育子在嗓子眼里轻轻发出了沙哑的一声。

“我去跟医生联系，你在那儿不必经过候诊室，直接去手术室就行了。然后你就得在二楼的病房，守着些遮了半边脸或是削了下巴的热情病友，开始住院的生活喽。”

“是么?”

“不经过候诊室，这一点可要紧了。整形外科医院的候诊室，在这个世界上可是最像地狱的地方。那里比别的医院的都要黑呢。坐着些个胆怯阴郁的年轻人，一个个缩成一团，就跟冷天动物园里的黑猩猩或者别的热带动物似的。瞧他们的脸，也分不出是还没手术呢还是已经手术完了。今天，我刚走进去，突然啊，一个年轻人就向我问开啦，就像法庭开庭之前被告他们讨论似的。他就说啦，整容是不是违背道德了呢？整容是不是在怀疑自己的出生、人类的生存以及世界的存在呢？你



猜我是咋回答他的?”

“你从开始就没说话呗。跟谁都没说什么。”

“唔，说对啦。”我失望地道。

“手术费加上住院费有多少?”

“说是一共五千块。”那一刹那，泽田育子仿佛惊雷轰顶。如此价廉，竟也挫伤了她。穷人家的儿子，身上好像生来就缠了层厚厚的绝缘橡皮，对这种廉价的毒雷能够轻而易举地弹回去。我面红耳赤，又怕因害羞而变得声音尖厉，便只好住了口。

“不做啦，不做啦！啊啊!”

泽田育子浑身乱抖，惨白着脸，显得挺难看。她活像只慌慌张张地寻求救助的弱小家畜，恨不得咖啡店的水泥地面能挖上个洞逃将进去。这叫我相当羞愧。而后，一阵突如其来的愤怒又拱了把火，我瞪了眼睛。——不做啦！不做啦！啊啊！这丫头有多讨厌！瞧那帮姑娘，单为小鼻子长出两厘米，就忍着疼，把医院挤了个水泄不通！那些姑娘是这样勇敢地忍住了不如意的现实哩！可是你呢，只是因为只要五千块而不是二十万块钱，脸儿也白了，身体也抖了。不做啦，不做啦！啊啊——我肚里装了满肚子这样憎恶的诅咒。然而，我也知道，真正令我怒火中烧，狼狈不堪的并不同于这些诅咒。坦率地说，我和泽田育子之间对于五千块钱这笔金额的印象的差异，使我羞得满心绝望。五千块的廉价竟把她吓成那样，我感到，对于我依靠自由意愿着手救她的这种英雄式的自我满足来说，她的态度无异于劈头泼来的冷水。

“让我想想，让我想一下,”泽田育子悲鸣一般地说道。她一副胆怯拙笨的样子，仿佛整个儿给击垮了。

我让这声音打得焦头烂额，觉得自己活像个邪恶无耻的加

害者。一时间，我恨不得从泽田育子面前直飞到乌达加斯加岛上去。——这个傲慢之极、自伤自害的丫头！跟她相比，**战斗日本会**的那帮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多么有人情味啊！——我这样想。那个**战斗日本会**哟！经北田善男介绍，我已经参加过一次集会了，现在我真是想念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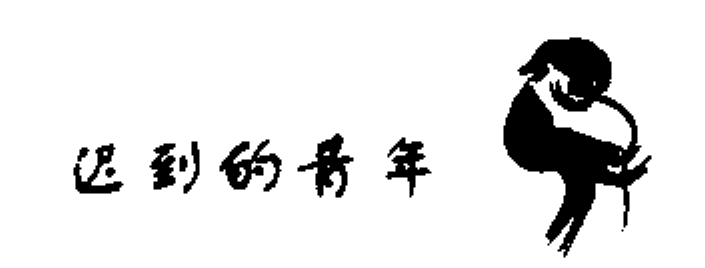
“想吧，反正是你的事。”我真盼着这声音带着点坚定劲儿。

“啊啊，啊啊！”那小姑娘让一种剧烈的恐惧给吓倒了。

突然间，孕妇呕吐的欲望抓挠起泽田育子的内脏，这从外边也瞧出来了。她掏出块手帕，叫我吃了一惊。那块色情的手帕，软软的，浅粉色，被抖抖地展开来，紧紧捂住那张精瘦平板的惨白的脸，那张苍凉疲弱、宣示着怀孕证据的脸。育子用手帕掩住呕吐，撞翻了椅子，起身跑进厕所里去。她全身颤抖，仿佛正在呜咽。

周围的学生们都吓了一跳，从沉思中惊醒过来，睁大眼睛，气鼓鼓地斜视着我。在冬日下午的那一滴阳光里，我十分孤独。于是，我想起从医院的预约室往两米光景的下方瞧时，看见一些人一声不响地坐在脏兮兮的茶间里。如果窥见这些人的生活，泽田育子准得吓得像碰到了怪物一样。她这一生一直都是独来独往，从未觉出外边有他人存在。可是现在，她那双瘦腿要渗出耻辱的血迹，平生头一遭的残酷经历会叫她感到天惊地撼；她要在冒名借住的房内，窥见别人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孤立无援哩……

从厕所里传来呕吐的声音。学生们分明在责怪我，眼里带着敌意，同时，他们又感到一种猥亵的好奇，于是出现了一阵嘈杂。他们怎么能搞得懂呢，他们的脑袋里面，不过装了些肉色的星云般的漩涡。那不幸的泽田育子，她的光手指正抓着水



泥便器呕吐哩，可那便器，早给这些性欲得不到满足、猥亵透顶的大学生们（我也算上一个）那根热烘烘的东西里流出来的尿水弄得稀脏。一想到她，我竟突然为自己热泪盈眶了，真是滑稽。

——我做的本来是出于好意，可倒把这丫头闹得发疯似的掉进了残酷的泥塘！这与其说是我的责任，不如说是她的责任，我才是遭到了伤害的一方！泽田育子，她真是吐到了我的心上；还有那绝望兮兮的假杰里·刘易斯，他的坦白让我的舌根也觉得烤得慌。啊啊，我的黄金女郎在哪里哟！我那身心健强、性情温顺的巨大女郎，我那黄金女郎！我想被你怀在腹中，我不想受到伤害！啊，这个孱弱放荡的丫头！我才不该管她哩。跟她比起来，倒是那**战斗日本会**，才真正会毫无保留地把我接受下来，才真的需要我呢……——

然而那泽田育子，仿佛是同怀孕的疲劳与耻辱鏖战后休息了片刻一样，在回到我身边的时候，她脸上竟奇妙地浮现着悲壮、贫弱的微笑，真动人心魄。我甚至感到自己喜欢上她了。见我默不作声，那绝望孤独的姑娘像只湿漉漉的猫崽一样难看地抖着，说道：

“好吧，就去你那个整形外科，把手术做了好啦。想一想隔壁房间的穷姑娘，为了弄个双眼皮忍着疼，忍起来就容易了。可你要告诉我哟，麻醉一醒，肚子里那个小松鼠再不会动呀动的，先长个大鼻子啦！”

我便窃窃前往整形外科医院，重新找到堕胎的医生，把手术敲定下来。预定的日期是一月十日。我真盼着那一天，整个东京大雪封城，——更准确地说，我简直是在祈求着。

十二月的头三周过完了，大学的课程已经全部结束了。于

是，我几乎每天都去参加——**战斗日本会**——的会议。自从带了北田善男的介绍信头一次参加集会那天起，我便立刻给当做永久的朋友接受下来。我曾经觉得，学生运动领袖的集团或许相当封闭，充斥着极其排他的秘密主义成分，因此，这全然不同的感觉真把我给迷住了。

北田善男已经动身去了埃及。那会儿我还不知道，他已经死在了某一个港口。由于北田善男对我极尽信任和重视，我猜准是靠了他的介绍，这**战斗日本会**才肯如此积极地接纳了我。

然而，第一次开会，在我前往国电[①]东站的路上，该地的领袖、我们大学法学系的学生大森直，便用他硕大壮实的手掌在眼前比划一下，好像是在勾画北田善男身体的轮廓。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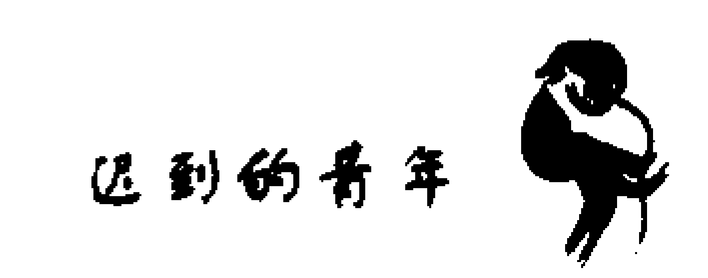
“从本质上讲，北田善男真算不上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你也看出来了吧？北田这个人，必须时常让他自己满腔热情。可是与此相反，一个学生运动的顾问，热情却是要不得的呀。无论哪个国家的革命，总是在充满热情的革命家一败涂地之后，与灰色法兰绒相适的真正革命家才事务性地悄然登场，并且马上就对上了革命的账目。北田善男去埃及，倒是焰火一样燃着了自己，然而，他是在支离破碎，坠落尘埃，掉到了埃及坑底去了。我们全不为他觉着惋惜呢！”

“我只能肯定，北田善男倒更适合埃及的战争，而不是学运。”我对那旅途中的朋友充满了同情。这回答便是我对大森直所讲的第一句话。

然而在驹场的这两年里，我对大森直已经有所了解了。我初次参加反对设美军基地的游行那会儿，在基地旁边的神社里面激昂讲演的那位自治联合会斗争部长，便是大森直。他身高

---

① 国电，国家经营的电车。——译者注



一米七五，体重十九贯[①]，脸上一片冷漠，坚忍不拔。他的粗嗓门叫讲演弄得沙哑不堪；在高谈阔论时，他可以从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献中引用上不计其数的语录，只是对将他放逐的那共产党的纲领提也不提。而且，他引用那些语录，拿的却是同阐发他个人意见时一模一样的口吻，那种宣读论文一般的笃定确实，足能把论辩的对手压得服服帖帖。要想中途打断他那始终一贯的发言是极其困难的；单单因为这一点，他在会上便成了个征服者。

起初，我只觉得大森直真能说服人，对他也便满怀着敬意。可是渐渐地，我却觉得，他的说服工作倒是对那些脑子里缺少独创性的人才更有效果。这个大森直，对自己的声音和思想有着坚不可摧的自信，然而我想，他之所以对此绝无怀疑，恐怕正是由于他自己也缺少那么点独创性的缘故。

除去——战斗日本会——之外，大森直还组建了一个工人直接加盟的团体。通过这个团体，他可以经常动员起三百名身强力壮的工人。跟我一样的一个大学生，身后竟站得起三百名工人！这让我艳羡不已。大森直已经二十八岁，也有了妻子。在他谈起妻子的时候，我有一刹那突然大为感动：这年轻的丈夫可真是魅力无穷啊！

然而在——战斗日本会——里，我最为注意的成员，还是京都大学法学系派来的深濑道彦。这小伙子二十三岁，讲起话来一口漂亮的京都口音，打远处看，就像个春画上淫荡冷酷的青年。春画上的人物会将那根畸形粗大的悲惨的阴茎展示给人看，而深濑道彦，他畸形膨胀的却是追求权力的意志和向往暴力的热情。这尖锐地刺激着我心中的隐秘，搅起我本能的竞争

---

① 贯，日本重量单位。一贯约为三点七五公斤。——译者注

心理。我觉得，我所立志塑造的那种政治青年，深濑道彦正从另一个侧面接近过去。不妨说，正是由于深濑道彦的存在，才促使我投身到了——战斗日本会——里面。

至于深濑道彦，他也很快清楚了我对他的注意。在极短的一段时间里，这竟然成了一种爱抚，让我自尊中很幼稚的那一部分觉得惬意。那是在御茶水车站附近私立大学新楼顶层的自治会室，——战斗日本会——震耳欲聋的讨论从早晨一直持续到深夜之后，成员们纷纷准备回去的时候。我透过雾蒙蒙的玻璃窗，往楼下面看着那些正闹绝食的夜大学生（他们示威，是反对学费上涨，我们会里没有人对此感兴趣），这时，深濑道彦走近前来，跟我搭开了话。

“夜深喽，”他带着京都方言道，“他们饿急了，准后悔啊！”

“唔。”

“你一次也不发言，是为啥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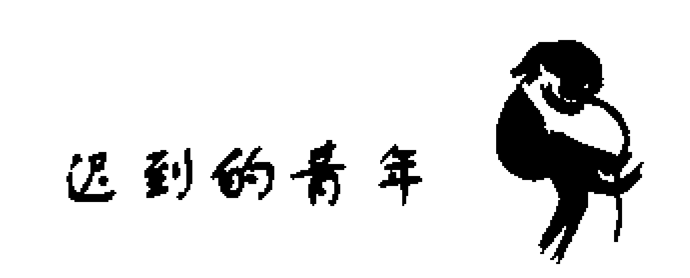
“怕我还没真正抓住本会的实质哩。”

“你说话怎么像特务咧。”

“咱讨论的明明是些不合法的暴力计划，可谁都不怕特务不是？咱所有的成员，都像是些宇宙人坐了飞碟来地球，对警察是彻彻底底地不关心，不提防，这是怎么回事啊？”

“唔，唔，”深濑道彦说着，还上下打量着我，仿佛在估算我的价钱一样。我发现，他的眼睛带着污浊晦暗，这令我想起泽田育子的眼睛在怀孕以后呈现的同样表情。

“如果本会的成员有谁对暴力有所胆怯或是在那儿像那帮家伙似的搞那套脏兮兮的绝食，”深濑道彦用那种眼神盯住我，嘲笑道，“难道你不认为，这种毫不提防，正足以让他们觉得我们计划的暴力活动形同虚设，引不起过分的紧张亢奋和胆



怯？是吧？共产党那帮死脑筋，白给了特务们数不清的机会朝他们扔燃烧瓶，就是因为他们跟我们正相反，他们过于戒备了，畏首畏尾，削弱了宣传工作咧。听说，特务们那会儿正在银座等待事务所开门，只顾着做买卖咧！”

“如此说来，我能钻进本会的核心，怕是那种形同虚设的感觉，不负责任的感觉起了种润滑剂的作用哩。一旦不存在这种对抗现实的感觉，我想，叫我跟你们混熟，也得几个月才行哩。可现在，我轻率得活像赛场上的一条狗，跟着本会成员就跑起来啦！”

“我吧，对你挺有兴趣咧。”深濑道彦还是紧盯着我。我觉得在他的眼睛里，闪现出一丝疑惑。——可他在疑惑什么呢？

“尽管这样，我对本会能毫无阻力地把我接纳进去倒有些兴趣哩。我进入学运内部，这可是头一遭呢。在大学教室，身边涌来荡去的全是些怀疑、不安、孤独和嫌恶，谁也不想着跟别人真正地联系起来。连带啦、友情啦，法语系那帮男妓倒是叫得震天响，可其实，这种黄金，在大学可淘不着。有的只是跟别人的隔绝感。女大学生们色胆包天，智力低下，她们大写小说，让性感妞们叫嚣只有跟男人睡觉时爱情才可信。可我想，这倒恰恰反映出在大学里面人际关系已经无法做到了。现在，我进了本会，马上被你们接受下来。共同承担危险，有了这种全新体验，在学运内部真会觉出一种兴趣来的！就是这样。”

“友情？连带？你觉得这里多得是咧？我开始搞学运，就放弃了一切欲望，友情和连带也是欲望啊，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于是它们也给放弃了。我要做个职业革命家，那时，要是觉得这世上竟然有魅力、有欲望，搞起运动来可就麻烦透顶咧。什么都得置之度外才行，这世界呀，人类呀，全得讨厌它

们！这样才能忍下来，过上革命家的生活咧。就算给人家暗杀掉，也不过是从这讨厌的现实社会出去兜了趟风，我还想把凶手血淋淋的手指摸上一摸咧！我真就这样。什么友情啊，连带啊，放狗屁！尤其是友情，只能对学生运动不利。连带么，它还算行！咋？连带感什么的，形同虚设就是咧。你在本会里面不是也找不见它们么?”

我们一下子掉进了黑暗当中。深濑道彦吓得颤抖着叫起来，那声音让我连内心深处也打个寒噤。直到现在，只要我闭上眼睛，在我耳底血红的黑暗里面，还俨然回响着那个叫声，那仿佛突然叫恐惧的重负压垮的惨叫声。尽管如此，在那一刹那，我却一时没搞清楚深濑道彦干吗吓成了那样；而后，我又一下子明白过来……

“咋了，还没走?”大森直沙哑的声音朗朗地响了起来。那空间本已叫深濑道彦惨叫一样的喊声撕了条裂缝，大森直的声音却又把那空间填得满满的。自治会室又亮了起来。

“恐怕你连恐惧心理也该丢掉。”我变得镇静了。

“恐怕心理是革命家一贯的武器哩，”深濑道彦对他那种叫喊俨然毫不觉羞耻，“可今天，跟你聊了一阵，我对你倒是更有兴趣咧。”

“嗨，还不下来?”大森直喊了起来。那声音嗡嗡地带着回声，在深夜的楼里激荡。

“大森把你利用得够充分咧。下次行动计划确定下来之后，你还是戒备一些为好咧。他能让你负责咧。”深濑道彦道，“前一阵在大阪南边，有个土包子小孩乍来城里，倒把黑社会的老大给杀啦，人家倒都说这是南边的方式咧。这个流氓团伙加上小孩有六个人，把对手的头子围起来，一共带了六把手枪，朝着那头子瞄准，还喊起口令哩。流氓团伙那五个人枪打得稍慢



了点，倒叫孩子开枪把对手给打死啦！于是，流氓团伙那五个人就对孩子说，喏，你是犯人咧！大森八成就是拿你当个孩子，要什么南边方式哩！”

我和大森直、深濑道彦一起走下台阶。大森直微笑着听深濑道彦的后半段话，毫不介意。

“深濑道彦才不相信什么连带哩。”大森直顿了一顿，说。

“所以，或许我本来算不上危险人物。我也不像你，盼着得心脏病的女生进‘之’字形游行队伍里来！”

“唔。”

“那女生死掉了我也不会流泪，可是你会流！你相信那个什么连带么。”我觉得深濑道彦正朝大森直撒娇哩。这深濑道彦有时会忽而带上点娘儿们气的色情味。大森直敏感地觉出了这些。

“深濑，你胸部好了么？”

“下次被捕了再照X光片吧。”

“你可真该把英雄主义也跟别的欲望一起丢掉。还有那种失败主义倾向，就是盼着得场病、好从学运里脱身出来的倾向，也该丢掉才是！”

这回轮到深濑道彦不吭声了。

“你对本会开始有兴趣啦？”大森直又朝向我说道。

“嗯。”

“总觉得你慢慢进我们内部来了，和谐地就进来啦！”

“又一只鸟，”深濑道彦急急地叫道。“快分手吧。这么黑的晚上，跟着个罗网似的人在一起，真吓人咧，再见吧！”

“哦，再见，再见！”

“明天见吧！”

我在深夜里晦暗宽阔的马路上走着。我的心像被加热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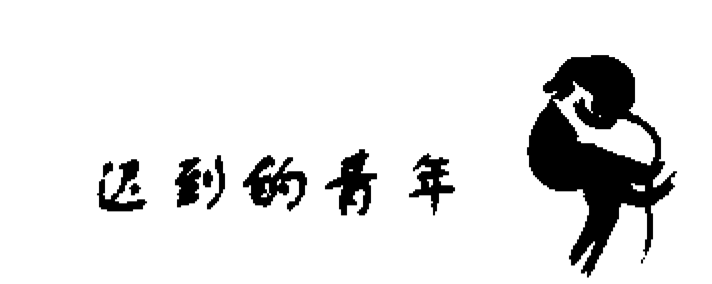
般，两腿轻飘飘，走起路来活像个挺屁股的黑人。在等末班车时，从黑暗深邃的天空飘落下无数的雪花，一闪一闪地如同一声声喊叫，塞满了圆形的视野。这雪比犬吠要明快一些，我想，医院的那些狗可别给冻死！这种幽默我可有好久没想到过啦。

有一天，大森直说，来正式加入——战斗日本会——吧。于是我才知道，从前我不过是一个旁观者而已。我看出，大森直他们的心里既有着极度的开放态度，又不乏极深的戒备心理，这叫我将开始时那种奇特的感觉略微做了点修正。

我的第一项工作，是为筹集资金举行一场电影舞会。这场舞会是圣诞前夜在女子大学的宿舍里举行的。深濑道彦和我一起，作为舞会的直接负责人奔忙不已。电影安排的是一部学运纪录片，还有一部莫明究竟的旧片，叫《石川啄木》。演电影时，我和深濑道彦坐在放映机旁边的黑地里，任那放映机轰隆隆地吵个不停，瞧着那绝听不见声音的发白的画面，兀自聊天。深濑道彦想让我理解他对日本的看法。

“最先发生经济危机，工人们遭到镇压，就起来啦！眼下股票热，每个人都有点股票，可股市一阵狂跌，连小市民家庭也别无选择，要么绝望下去，要么挺身而起。暴动开始，自卫队动了枪，还动了坦克车咧。银座那里是一片混乱，打死了老百姓，于是他们开始狂想，就掀起了大众正义的反抗。自卫队里，也开始抗拒命令，闹叛乱咧。农民的儿子，工人的儿子，立刻就成了我们的武装力量，把自卫队搅乱。我们的武装，哪是什么燃烧瓶！那是军队工作！”

我几乎带着种快感，听深濑道彦喋喋不休，心里想：真是个希望派！——在我们大学，这种希望派多的是哩，每个班里都有那么两个！他们怀有希望，他们相信未来。可是根本讲



来，他们看到和生存着的现实世界跟我看到和生存着的现实世界是完全一样的。这些希望派，他们竟从这样的现实中汲取了希望，制定出日本人民共和国的计划！而反希望派则不去思考未来，淹没在现实里。然而这双方都无法在现实当中找到个清晰的理由，弄清楚他们干吗要当希望派，或者干吗要当反希望派。而今，我可以跟这个英雄主义汉子一样，当它个希望派。只是我有种讨厌的预感，觉得全身的动作沉重难耐，仿佛在梦里大打出手一样，跟现实越发沾不上边了。然而没准儿，那些学生们看这无聊的电影，会以为我们全是些铁杆希望派哩。也许在他们看来，我们是跟希望共存亡呢！

我发现深濑道彦突然住了口。在我的脑边，只有放映机的噪音，活像夏天的日头把豆子晒得爆裂时一样，再有就是这一大群年轻人的气味。我看见远处青灰色的银幕上，正映出那时的深濑道彦在学生群众面前发表演讲的镜头。镜头一闪而过，可深濑道彦那身穿白色开襟衬衣、双臂猛挥、高声喊叫、比现在年轻多的形象却留在我脑海里，足有两三秒钟。我转头看了看身边黑暗里的深濑道彦。我的眼睛微微觉出些疼痛，一种淡紫色的颗粒，在我的眼里跳来跳去。而后，我便看到深濑道彦那张脸，它由于幸福地重温刹那之前自己的画面，正变得孩子似的明媚，也有一丝残酷。我一阵欢欣，便笑了起来。

"咋？"

"那里在喊什么？"

"忘啦！常喊的老是那些话，也就是，"

"什么？"

"我的群众哟！我的群众哟！"

我觉得真正抓住了深濑道彦行动的动机。——我的群众哟！我的群众哟！——在如此嗫嚅时，深濑道彦充满了一种自

信和自爱，一种手淫瞬间的纯粹和激昂。深濑道彦，会抓住那滚热梆硬的东西，一边——哦！吁！——喘气，一边呻吟地嗫嚅道：我的群众哟！我的群众哟！

纪录片演完，便开始演《石川啄木》。深濑道彦的那种激昂搅得人如醉如痴，我心里也产生了一种欲望，直想叫上一声：我的群众哟！我的群众哟！我是按照跟北田善男的约定才入了本会的，然而现在，我的第一次依照自己能动的意志决心投身于本会的活动，这种选择难道不是挺好么？在刹那之间，我便转而变成一个希望派不也挺好么！没理由坚持反希望么。

银幕上一个年轻的演员扮演石川啄木，他满脸伤感平庸，却得了个大特写。那演员嘴唇上面是一片字幕在移动，弄得他嘴唇歪歪斜斜的。——我们日本青年，对现在和过去的一切强权，都没有任何争执……我们青年身边的空气，已经毫不流动……想一想明天！其实这乃是我们今天当做的全部……因为，只有在我们全体青年的心占领了“明天”之时，对开始“今天”的批评才能更加切中要害！

“在五十年以前，日本年轻的知识分子就说出了这些话，可他们一事无成就死掉了。他们没有对强权引发争执！可我们不是那样，我们扩展组织，为了摧毁强权，我们要用尽这五十年间的暴力！”

突然，深濑道彦站起身，大叫起来，震动了整个电影院。他的表演可真叫得心应手：“把未来交给我们未来人吧！啄木的时代过去啦！下面开始跳舞！”

舞会开始了。我在录音机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一面放录音，一面心里暗想：要是啄木现在还是年轻人，恐怕他跟那正快活舞着的深濑道彦要比跟我近上一千倍呢。深濑道彦真是最新潮的政治青年。跟他相比，大森直简直就是形同无物！我甚



至抑郁地预感到，我简直要成为对深濑道彦五体投地的一个群众！我真该对他感到嫉妒。我曾朝着杉丘市立教养院门前长长的斜坡边走边自语：日本一切有志从政的青年！又一个站到你们的起跑线上啦！在那时，深濑道彦那一般人已经全力迅跑起来了。我不能不承认这一点。然而，除去深濑道彦他们的运动场，我决不想跑上其他任何运动场去！

从圣诞节到除夕，我每天都觉得非常充实。——战斗日本会——第一次着手实施具体的计划，而且正像深濑道彦预言的那样，起用我来负责这项计划，似乎就是大森直的构想。出于同深濑的竞争，我决心接受下来。

——战斗日本会——企图带上东京都自治联合会别动队的色彩。一月底，都自治联合会组织了寒假结束后的第一次示威游行，其目标是美国大使馆。我们会的暴力计划，正包容在这次游行当中。会员一律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最无组织的部分里向前开进。抵达美国大使馆前时，便可以在栅栏里一边呼吁召开抗议集会，一边开始行动。如果学生们情绪激昂，对我们的刺激做出反应，这行动立刻便能扩展到整个队伍。要是安排得当，表面上它准像场暴动一样哩。警察和报界自然会追究责任，然而，他们毕竟不会向全学联的中央执行部追讨责任，他们只能猜到，——战斗日本会——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小集团罢了。这种作战策略的优点在于，它不妨一再重复使用，都不会有损于执行部的一根毫毛。于是，诸如——战斗日本会——这样的集会便可以几乎无数次地组织下去。

除夕那天的会议到五点钟就结束了。大森直叫我会后留下来。于是会员们回去以后，我们召开会议的那间K劳动会馆的会议室里，只剩了我独自一人。深濑道彦只出席了上午的会议，下午就不知到哪儿去了。我满心幸福地期待，坐在没有任

何暖气设备的这间会议室的角落里等。想到这些，我对大森直、对深濑道彦，还有别的所有会员不能不觉出一种憎恶……

下午五点半，大森直和深濑道彦进了会议室。我立刻就感觉到了他们的反常。他们活像两条发情期的狗，禁不住昂扬亢奋；而且，他俩就像怕我企图逃去一样，围坐在我的两边。我几乎想跟他们开上一句玩笑：——咋啦？像要逮捕我似的！——然而我没说出来。至少这算是帮了我。

“我和深濑组成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想要你把这个解释一下。”

大森直把一张纸片放到我面前的桌上。我看了一眼，原来是泽田丰比古开出的二十万元支票。我觉得活像只小动物掉到了网里。我感到自己面红耳赤，难堪之极。我长长地叹了一声。

“深濑对你的态度一直都在怀疑。今天，他到你的住处做了趟调查，这封挂号信正寄到了那里，——一个保守党的议员，给了你二十万元。我们想要你把这个说明一下。”

深濑道彦嘴唇惨白，唇角上翻，兀自抖个不停。他斜视着我，不吱一声。他眼里燃烧着敌意和愤怒，一片湿润血红，仿佛刚哭过一样。他把眼睛敏捷地动了动，打量着我，让我又觉出一阵伤害。

“泽田丰比古是我做家教的学生的父亲。我朝泽田借了些钱，今天寄到的。就是这些啦。深濑他没有权利跑到我的住处去添乱。这种事情，同会的伙伴真不该做。”我说。我的声音沙哑颤抖，引起我对自己的厌恶。我不想再拿那样的声音讲一句话了。

“你把情报卖给了保守党议员，美国大使馆和警察早有作战准备啦。于是，一旦我们按计划去行动，战斗就给敌人占了



先，他们可以随意扩大，也可以随意缩小。你判断出形势对敌人有利，你自然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你做的事才是同会的伙伴不该做的呢。一个国家的人都不该这么做！”大森直道。

“我是特务？”

“没错儿！要不泽田丰比古干吗要给你二十万块钱？”

我说不出话。准是泽田丰比古发现育子怀了孕，误以为我是那孩子的父亲，就把我在饭店特别休息室里提出的请求接受了下来！可是我没有权利把泽田育子怀孕的事以及堕胎的计划告诉给别人。这会侮辱了泽田育子，同时也侮辱了我。特别是对这帮家伙，我不能说，绝对不能说。

“我们想让你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你已经充分进到我们内部来啦！”大森直接着说。

“这是二十万块钱，我想我可以说服你们。可我不能说，你们有权利怀疑，可我也有权利不理睬你们的怀疑。”

“要是你不来说服我们，又不向我们坦白你的背叛行为，我们就只好把你监禁起来啦！”大森直道，“我们会告诉你的住处，说你坐夜车回乡过年去了。”

“要监禁我？”我道。

“就是要监禁！”深濑道彦第一次用一种奇特的兴奋语气说道。“监禁你，洗清你的背叛，让你坦白！要是不坦白，我们就拷问你！我们会用适合叛徒的方式拷问你！你不是知道么，暴力是我的专业！拷问特务，也是我的专业咧！我们会用世界上最最耻辱的法子拷问你！你挨了拷问，准耻辱到你至死也不会讲给别人！我们呢，只会威胁你说，可要把你挨的拷问捅给别人啦！于是，从今往后，从你那儿我们就什么都能打听出来了！你是我们拷问的奴隶咧，啊？你这个不要脸的叛徒特务！”

我站起身来，一拳打在深濑道彦的下巴上。他连人带椅摔

到满是泥土的地面上，一滴鲜血从唇边滚落下来，他却还只顾嗤笑着仰脸看着我。我真想操起我的椅子朝他那张脸砸下去，我恨得要发疯了。然而，一个坚硬沉重、着实沉重的东西，从我的后脑直砸到右肩。我瞥见大森直满脸通红，用尽力气，正在我面前打了个趔趄，疼痛便像石油一样从我的全身喷射出来。我泪流满面，双膝跪到地上，可我却非常清醒。我要把一切都看在眼里。深濑道彦爬起身，站到我面前，他找准目标，一脚踢在我下巴上。仿佛整个世界的狗一齐轰然狂吠起来，我仰面摔在泥土遍是的地板上，可我依然清醒，一切都看得见。

足有几万会员跑进会议室来。从我这边看去，他们全都是巨人似的，活像供给恐惧和痛苦的巨大管道。我觉出一阵死亡的恐惧，如同勃勃的性欲一样，一个声音轰然响起。

“朝合作组借辆货车来！把特务监禁到驹场的宿舍去！”

我被装在小型卡车槛栏一样的货厢里面，押往驹场。这里窄小冰冷，坚硬漆黑，我如同一只家畜，被捆绑着手脚，坐在车里。我感到车外一片嘈杂，身边大城市的街道正值深夜，黑暗压顶，可年终的气氛却疾病一样挥之不去。我满心焦急，恰似人类最后一名宇航员乘坐火箭飞向无垠的太空，周身感觉到太阳系的终结，又像突然发现了这样的自己、胆小怯懦的自己时一样，觉出一阵焦躁、愤恨。

在黑暗中，我知道那小型卡车开始爬坡了。这时，卡车猛地颠簸了一下，把我摔倒在地。我听见在地底一般极低的地方传出一声有似成年男子一样的呻吟。我想爬起身，可全身五花大绑，像个球体似的、根本做不到。

“快跑！别管啦！没死！”

我倒在地上，听到有人兴奋地喊了一声。我还以为这是在



说我，随后，我觉出合作组这关我的卡车是轧了人以后在逃之夭夭。小卡车加快了速度，抖着身子，像只野兽一样忽地闯上了黑漆漆的坡道。

车停下时我还没有爬起身来。他们只把捆住我双腿的绳子解开，拖着往前走。我叫他们捉着肩膀，听任两脚落到沙地上。在他们充满亢奋不安的脑袋对面，我看见了黑沉沉的塔、树，以及别的建筑。头一次见到这所大学的建筑时，我曾经怀着过度的热情、过度的名利之心，以及对自己过度的温情在心里叫了一声：自从离开教养院，这真是我到过的最大的自由城！可是而今，我倒给监禁到这里来了。在教养院，我曾经在栅栏、墙壁以及管教员那手拷般的眼睛中间过活；而今，我又落在了这般抓着我肩、围着我身的家伙监视下面。在这两者当中，从前我自由的生活立刻便失去了现实感，如同透过树叶见到的排球场上闪光的铁丝网，沉入迷离的黑暗当中。我心里一阵撕咬般的疼痛。——这些人！直到一小时前我们还是伙伴哩。可现在，由于误解，他们竟把我抓了起来。这误会很快就会搞清楚吧。那时，他们就要跟我讲和，说误会误会。可我才不和他们和解！因为我发现，就在这一刹那我发现，让他们因误解而监禁我的，其实是出于一个鬼的意志，它模糊奇特，身形庞大，丑陋漆黑，连他们也是不明究竟。这鬼老是窥伺着我，它是我残酷的主人，一旦我企图以自由意志支配我的生活，一旦我企图靠自己的计算支付我自由的货币，它就准把我的脖子突地捆绑起来！这使我立即明白过来，我已经被它抓在手里了。啊，在我晓得了战争已经结束，我已经迟到了的那一刹那起，这鬼必是一直在紧抓着我，我必是从未享受过自由的生活。这帮家伙！他们不过是这鬼临时雇来的税务官罢了！

小型卡车将车尾扭进黑暗透湿的竹林里，转了个弯，折断

的竹枝便是个证据，留了下来。车里只坐了大森直和合作组的司机。

“明天下午之前，我再联系一次，从旁确定这家伙叛变的证据。深濑负责看着他！”大森直从助手席上把大脑袋伸将出来，黑黢黢的，像个铁人。

“唔。”

合作组的司机打开对面的车门，也打算下车。

“嘿，你要干嘛？”大森直说着，用力把司机的肩膀扳了回来。在车内的灯光下，司机的脸上一片蜡黄，在大学前黑暗的广场上的人群里，只有他变成了这样。他约摸三十来岁，孱弱的小脸，鼻子周围仿佛粘了块白色椭圆形的东西。他眼里满是困惑、焦虑和悲戚，一副体验无实之罪的感觉，活像只耗子一样。他的眼皮抖个不停，双唇只顾过敏一般吞吞吐吐。一时间，大伙儿呆若木鸡，全瞧着他抽抽搭搭的小脸。那张脸上正有种奇特的恐惧蔓延开来。他一开口说话，便是一张脏兮兮的大嘴巴外加马一样危险的门牙在撕咬着焦黄清冽的空气了。那声音听上去极滑稽，让我胃里不由得一阵荡漾。我把这当做别人的事情，在作壁上观。

“得看看减震器坏了没有，哎，得看看，刚才撞上减震器啦！刚才那老太太脑袋撞的地方坏没坏，你得让我瞧瞧啊！”

刚才那活像男人的呻吟声竟是个老太太在惨叫啊！我心里想。

“得了吧，有什么用！”大森直好像要推卸责任。

“就算你说没用，可我要被追究责任哩，弄坏的地方得要我赔哩！挣得那么少，头疼死了，还是让我看看吧。撞上了，可算个证据，要抓我轧人脱逃哩！轧人脱逃，得罚钱，还得进监狱哟！我才不该跟你们这么搅在一块哩！”



“是你要业余出车，挣那一千块钱么。你为干私活把合作组的车从库里开出来，这倒是第几次啦?”深濑道彦道。

“这帮学生!”那司机理屈词穷，便把那车赛车一般高速开走了。

“别碰上年末警戒呀!”深濑道彦叫了一声。然而刹那之间，我和他们便像一群野兽一样，给晾到了冬夜室外的一片漆黑当中，只闻到排出的尾气的些微气味。寒气冷得骇人。

那一行人围着我，踩着沙粒，在黑暗之中往前走。走过通往宿舍后门的近路，沙路中断了，变成了冻得邦邦的土道，浓密的树枝遮住了头顶。我连肩带臂给人抓住，胳膊还给绳子捆着。在那冻泥上面行走，困难得很。

“甭打算跑咧!”深濑道彦在身后从嗓子眼里咕哝了一声。那声音重得跟水银一样。

“我才不跑。我又不是特务，凭什么要跑!”

“你能给我们证明你不是特务?”

我目瞪口呆。不是特务?这咋能证明!我突然觉出，原来我落入了一个更深的罗网之中。有谁事先准备好证明自己不是特务呢，在这么个无聊到要死的和平时期!

“干吗你突然靠近我们组织?是不是你要回答说你觉得日本的左翼、学生的前卫活动具有魅力?”

我不答话。现在怕我觉不出它们有什么魅力了。我只能喊上一声：真讨厌透啦!况且即使是以前，我也未曾感觉到真正的魅力。我是想要像前定和谐的信念[①]一样，渐渐感受真正的魅力。这是克己主义鬼话!什么通过实践改造自己!屎!突

---

① 此系莱布尼茨（1646～1716）的一个著名观点，指上帝的意志确定世界秩序的和谐。——译者注

然，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可我的胳膊甚至没有自由将它擦掉！这让我感觉到双重的耻辱。我跟他们都不作声，只顾往前走。你能证明不是特务？这样的问题充满了恐怖，凶猛得如同战神一般，它不管我与他们默然地往前走，却兀自在我们头上盘旋跳跃，把风扇得呼呼作响。那些人，他们强迫着我，胁迫着我，然而他们也同样叫那充满毒素的恐怖叫声所慑服，被自我反省的沥青弄得全身脏污。一种憎恶，如同高烈度的威士忌，叫我从胃到嗓子眼全烧得慌；若是没有这种憎恶，我真想跟深濑道彦谈谈这种恐惧感。这样的感伤癖很难自制。

然而深濑道彦却不感伤。像他那种人，单是容忍感伤都会觉得相当丢脸。宿舍走廊里那通宵不灭的灯光活像农村孩童怯生生的微笑，把雾气和黑暗照亮了一个小小的扇形。借着灯光，我看得见石阶上面的便门。就在这时，有人在黑地里用块坚硬的东西，屏息敛气、慢慢吞吞地朝着我兜身盖脑地揍了一下。我呻吟起来，没等摔倒在地便晕了过去。他们把我扛起来爬上石阶，这时我一直晕眩着；那种疼痛和不安使我仿佛进入了漆黑刺骨的海水深处……

这黑暗凄惨的深夜，我对它的准确记忆便只限于此。我活像个神经错乱的人，又像个因电视电路故障而致使意识屏幕混乱的机器人，我心里混杂着纷纭的事物，度过了残夜。还做了个梦，梦里不知怎的，我也搞清了，原来我真是个特务；于是，我哭哭啼啼，变成个肥嘟嘟的红脸女人，在大森直的面前不要脸地光着身子，大腿岔成个门字形，一边调情，一边絮叨个没完。在梦里我喊叫着：——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真是甘愿像奴隶一样给你干活儿啦，我信任你热爱你，哦哦，别这么狠，再做我一次真正的伙伴吧，啊啊，真叫狠哟！——便是在这受虐狂一般鄙陋低劣的梦境中，另外一个我对自己厌恶得



不行，冷汗津津地一心赴死。而后（这是现实了），深濑道彦穿上他那双旧的军用高腰靴，就着那鞋上一片泥水霜雪的皮革和铁底，朝我脸上领骨带肉的柔软部位践踏起来，一边用一种可怜的尖声喊叫，那声音兴奋躁动，仿佛正忍着性高潮的快感。——这狗特务，这贱货，这狗屎不如的**下流杂种**！——他叫道，——你就是个叛徒，还想撒谎咧，你背叛了我们，你背叛了你自个儿的骄傲和未来，你背叛了学生跟工人大众！哼！这老卖屄的，泽田丰比古那脏臭的**下流胚**，叫他给你**下流**的肉体和精神全强奸咧！猪猡！畜生！贱货！倒钻进学运内部来咧，倒想得意忘形来咧！你那**下流**眼睛，光看得见二十万块钱！

清晨的触手，从僵冻的空气中抚摩着我睡意曚眬的脑袋。可我的脑袋在晕眩中间却不肯醒转过来，不肯醒转到愤怒屈辱的早晨来。我大喊着：不！不！却醒了来。然而我不说话，像条死狗一样，破裂的嘴唇重新流出鲜血，我就是在这时醒转过来的。新年好啊，可这是怎样的新年啊！

我想睁开眼睛，可眼皮伤得肿胀起来，刹那之间，只有微微的一阵疼痛传到眼球深处。我的眼睛肿得像双牛眼睛，动也动不了啦。脑袋仿佛正落在坚硬的冰层下面；失明的恐惧如同滚烫的铁块抓住了我，我赤裸畏缩的意识嚎叫着跳了起来。——啊啊，哦哦，我不能在这样的罗网里成个瞎子！上帝也好，魔鬼也罢，不管是谁，如果能救我不致失明，我发誓，我宁可用自己的指头，把我的眼睛抠碎！

又一阵愤怒充满了我的全身，那愤怒恰似高压充电一般，在我血液里奔腾起无数憎恶的火花。我动了动身体，呻吟几声，咒骂了几句。

在我脑后，有个人腾地站起身，光脚踩着地板，朝这边走了两步。我眼睛看不见，可凭我的全部感觉却知道，那人正巨人似的傲然站在我的脸旁。

“肯不肯自我批判说你自己是叛徒是特务？”

“你这个畜生！”

之后，是一瞬的停歇，正好是把鞋子套在光着的一只脚上的时间。接着便是沉重锋利的一脚，带着暴力最为炽烈的要素，砰地踢在我的颧骨上。我的嘴里满是血腥和血污，腥红的血雾一下布满了我的脑中。我几乎昏厥过去，满嘴的血沫喷流出来。眼皮顽固地肿胀着，那血沫竟朝眼皮那边流将过去。有人正喊叫着，那没准就是我的声音。然而，我在意识这只梨子焦酸的核心。再尽可能恶毒地咒骂几句，便沉入了黑暗平静的海沟里面……

再醒过来时，我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向困顿不堪的肉体警告着我落入了怎样的罗网，叫怎样的敌人包围了起来。在我的身边，那群家伙们由于激昂和疲倦正一片不安地叫叫嚷嚷。但我柔弱的大脑还没有苏醒过来，于是，我听见的与其说是富有意义的词句，倒不如说是叫人烦躁的声音交流。

“大森说叫这家伙坦白写自我批判书啦连那张支票一起送到朝日新闻去，泽田这个不要脸的家伙这下倒了霉啦，下次选举绝对要落选……可把支票送到报社不成了盗窃啦……让他给泽田打个电话……让他说支票丢了让那儿拿钱来那准没错……那就没事了不是……哈哈哈！”

我的两只胳膊都给麻绳捆绑着，叫人朝脑袋两边使劲拽，两条腿也同样给麻绳捆个结实，脚跟朝着里侧被人往脚尖那面拉着。头发上系了个哑铃之类的重物，脑袋根本就动弹不得。我就像杀人现场上勾画出的那种黑色人形，两手两脚大张大



开，脑袋后仰，在驹场宿舍里面湿冷坚硬的地上，后背后脑屁股腿肚脚跟一律紧贴地面。如此纯粹的无力防御，如此突发的失明，真让我觉出了一种变形的死亡。如果一具死尸还具备感到痛楚的肉体和感到恐惧的心灵，那么，我便是这个经受着最绝望死亡的、狂怒的死人……

我这狂怒的死人，被迫躺在地上；时间紧挨着我的身体，如同管子里集聚的脏水一样流淌过去。我想排泄，又觉得口渴。然而我太衰弱了，觉出的只像是别人体内的需求，这倒好忍了一些。过了一会儿，裤子变得湿漉漉的，嗓子都快要裂开了。

没多久，白天就从我身上流走了。那些监禁我的人吧唧吧唧吃着粗劣的饭食。他们中的一个，还要把面包和牛奶递给我。面包碰在我紧闭的嘴唇上面，活像小猫的鼻头儿。牛奶弄湿了鼻孔，连喉咙带胸口也都给弄湿了。那人在我的头上气得直咂嘴。那咂嘴声一面有规律地响，一面就朝墙边他们的椅子那边移过去了。

房门忽而打开，忽而又关上。屋里挺冷，我的下半身湿乎乎的，好像都要冻上了。响起将电话机受话器取下又放上的声音。然后，便是线圈落在地上的声音，那声音如蛇行一般。我想，他们这是想把电话移到这个房间里来，好叫我跟泽田丰比古通话，抓着点证据。我还听见深濑道彦正在走廊那边发号施令。

房门又打开了，而且没有关上。然后是大森直惊诧的声音，还带着困惑和愤怒。

“喂，咋啦！弄了他个半死？”

“想逃么？来看看电话！录音设备也充分利用上了呢。从舍办连上线偷来的，都不想还回去啦！”

“你想干吗?”大森直的语气怪怪的，强硬地拒绝了对方。

“干吗？还是照你早晨说的那样做准备呗!”

“我是说，你这么虐待他，想要干吗!”大森直几乎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

“你是没确定下证据么？别生气，慢慢地，稳当点儿吧。宿舍住的人差不多都回乡探亲去了。嘛事没有，我说就把这小子慢慢关住好啦。”

“怕不是那么回事哟。”

“哎?”深濑道彦仿佛一下子受了那种不安的感染。

“合作组的司机，那个蠢杂种，今天早上，大过年的把车送去修理，叫警察无意中问了一问，他一紧张，就把轧人逃跑什么的全招了，这个混账东西!”

“这臭大粪司机!”一时间，深濑道彦也恐惧得呻吟起来。“我们的事也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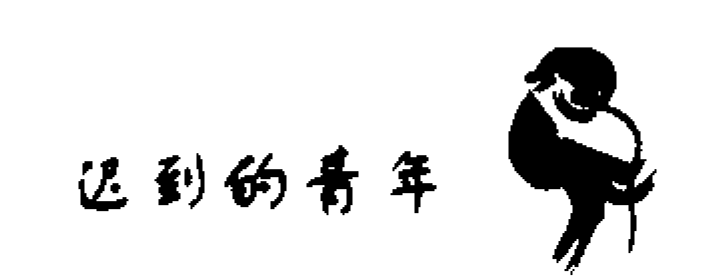
“我总这么觉着。那家伙的基本方针不是密告全学联么，现在敌人不能不知道了。只是大过年的，找学生部长交涉起来要费劲儿些，今天白天，警察还不至于上宿舍来。得赶快处理一下。”

“杀了他埋了?”有个小子狼狈之极，插嘴嚷了一句。

“你是个笨得要死的杀人狂!”大森直道。“不妨把他从这儿移到别处，不过有三个困难。首先我们没有车；其次，大过年的，又是白天，我们准长颈鹿似的惹人注意；第三，大学周围能走车的路都给涩谷来的警察把住了。我们做不到!”

“这个畜生!”深濑道彦狂暴地叫道。

“我真是盼着他的力气能恢复到自己走路，而且他不逃开我们往警察那边跑就好了。”大森直的声音一片空虚。疲劳像印相纸放到了显影液里，变得越发明显，终于清晰地浮将出



来。“可这也比警察闯到这儿来要好哩。泽田丰比古给他的支票拍了照片，再加上别的旁证，问题一旦揭穿，在政治影响方面，怕我们要打个平手了。那些进步知识分子，会就这张支票朝我们吼哩！”

“我来让这家伙绝对没法子马前告状拦轿喊冤怎么样？”深濑道彦仿佛下了决心，显得出奇地镇静，他讲话的重音带了种蛮横的关西腔调，这声音让我预感到一些可怕的事情，不由得发起抖来。

“啊？”那些监禁者也反问了一句。他们也觉出了什么让人不寒而栗的东西了。

“给他浇水，让他活过来！”深濑道彦突然愉快极了，紧张地喊了一句。“我先出去一趟！”

“我也去吧。”大森直说着，跟在深濑道彦后面。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剧烈不安，搅得他慌手慌脚的。一时间，我竟觉得我有了一个新发现：大森直在心底倒是个胆小吃吓的人！他们惊成这样，我倒恢复了信心。——我没有理由逃走！因为他们没有理由抓我！我绝不逃跑，我要留在他们的网里，把他们拽到深沟烂泥里去！我要在他们身上安营扎寨，让他们得上顽症！

然而，过了两个小时，深濑道彦和大森直带了个流浪汉一样的人回来，一场异样的拷问，我便背负着平生最深耻辱的伤害，几乎无法阻止自己发疯自杀，我感觉到我的肉体和精神不过是热烘烘叫人生厌的东西，那憎恶的毒热，犹如发烧濒死的婴儿，占满了我的全身。我满怀纯粹的憎恶，拔腿逃将出去。眼睛的视力倒是已经恢复，然而刚跑出宿舍，我便觉出了一阵强烈的电击般的震颤。外面大雪飞扬，积雪耀眼。那雪轻声地吱吱作响，如同兔子交尾时的叫声，催人泪下。听着这样的声音，我拼命快跑，一面在大学后面绕了个大圈——我真怕

叫人瞧见。小时候我曾在教养院里受苦，那时我心里满是叛逆的力量，而今，这力量全部恢复了起来。我为此放弃了许多东西，然而我实在没有别的选择。

去杀人吧！去破坏吧！去否定吧！去拒绝吧！向着一切！向着一切人！向着全世界！我一路跑，一路发誓，——杀人！破坏！否定！拒绝！向着一切人！向着全世界！——这不过是一支歌曲，可这支伤感憎恶的歌曲，却出自这一个在新降的雪中逃跑的青年，出自他的肉体，出自他的精神，出自他的一切！**杀人！破坏！否定！拒绝！**然而，这支憎恶的歌曲，这种纯然憎恶的自我集结，在我疲惫得喘着粗气跪在雪地上的那一刹那，却立刻丧失了魔力。我一边呜咽，一边在雪地上大口呕吐，吐出焦黄的脏东西……那流浪汉一般的中年男人，我对他……

我现在全然没有勇气说出我到底受了怎样的拷问。

第 四 章

从他们的手里逃走，回到住处以后，我便狂犬一样呻吟着躺倒下来，足有五十个小时。憎恶和耻辱便是我的狂犬病。我想起阿康的肖像画正贴在我头顶的墙上；那一双热情如火的眼睛，在深夜里也是太阳一样的灼灼生光。而今，这正像一种暗示。我仰面躺在黯淡的房里凝视着黑暗；五十个小时之后，泽田育子来到了我的房间。我把支票的事给忘了一干二净。

泽田育子和我在银行把支票兑成现钞后，便乘坐当夜的火车去了神户。对我来说，这可算得上逃亡的继续。第二天早上我们早已抵达海滨的城市，找好了旅馆。下午，泽田育子做了手术。我便整天关在旅馆里面，叫憎恨和耻辱弄得周身颤抖。旅馆的那个男侍，还误以为我犯了毒瘾在折腾，便帮我弄了些兴奋剂，还有一套器具。第一次注射完，我到喷着温水的淋浴器下面，穿着衣服蹲下身子，一连呕吐了六个小时。到最后，吐得一滴胃液都没有了，我便仰头喝上点淋浴的水，然后再吐将出来。那水在喝下和吐出时，舌头上都留了同样的味道，给人一种模糊不清的性欲的印象。这呕吐的痛苦，总算排斥掉耻辱记忆带给我的痛苦；出于这一点，我朝帮我搞到兴奋剂的那

人表示了谢意。而今在我的心里，早不是憎恶，而是一种耻辱，正兀自成长壮大。这些天，泽田育子正在医院里特护病房的床上，叫大出血闹得湿淋淋的活像块海绵，这使我能够侥幸地把别的痛苦岔开一些。

泽田育子恢复得很慢，连旅馆也无法回去，这样竟过了一个星期。我虽然恢复了足够的勇气想试着用上点兴奋剂，然而，我却觉不出快感。每天只是头疼得要死。在教养院时，我有个朋友，小伙子又高又大，中学时还是足球运动员，他真像头驴，而且比驴还蠢。他吸食海洛因中了毒，对跟那个同他妈妈相仿的妓女一起生活的回忆，占据了他的全身心。——到星期天早晨，我俩注射完毕，我就一动不动地叫他给我掏耳朵。一掏就掏到晚上。我可喜欢掏耳朵哩——他没得病，也没有别的什么原因，可是瘦弱吓人，有一天，他泪流满面，躺在工具室的土间里死掉了。我从旅馆男侍那里买来的兴奋剂，没准就是海洛因哩。洒在床桌上的一点晶体过了几天就变成了粉色，又散发出一股酸味，舐上一口，苦得要命。把它堆成一堆放上水，那晶体便立刻溶掉，速度快得让人暗自觉出一种恐惧。

每当那种奇耻大辱的记忆痉挛的时候，我就想，明天，没准儿我也得毒品中毒，没准儿有朝一日，我也跟那驴耳朵驴鼻头的小伙子一样，泪流满面地瘦死掉哩。这是我有意交换不安的方式，我能把一种新的不安，转化为委诸过去的铭记耻辱的不安。然而，它虽像海洛因晶体一样溶解掉，却能在肉体内部剧烈作用起来，并如螺旋体一般潜藏在血液里面伺机发作。透过旅馆七楼的窗子凭眺街道，但见人群犹如冻在了拥挤的冰块当中，我想，他们倒是未曾背负着我这样耻辱的记忆。接下来，我的血液里便涌起一种憎恶、愤怒和羞耻。我绝望地倒在床上，不住地抖起来。那记忆真是只猛兽哟。我不去扼杀它，



也不让它自灭，我要把它当成复仇的瞬间武器。——然而，我却不知道该怎样调教这只猛兽，让它咬住那帮家伙！

来神户的第十天上，趁下午人少，我在大厅浏览着当地报纸的合订本。我见到一段入港船只的报道，也见到这样一则报道：去年夏天六甲山发生的摩托车事故现场上，出现了一个青年的亡灵，他个子高高，穿着皮衣，戴着墨镜，骑辆关掉消音器的摩托车，这难道是真的？还有张照片哩，一个二十世纪的亡灵，以一百二十公里的时速闯进山崖，比烟还要清澄地消失了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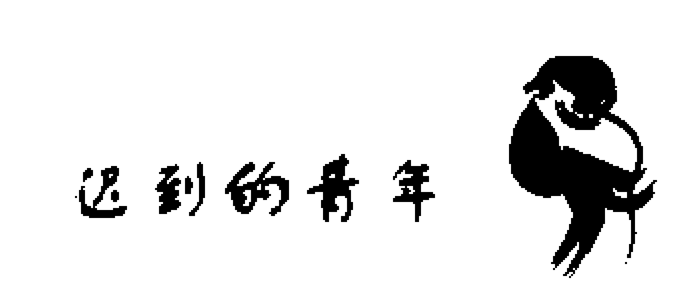
突然间，康这个铅字从纸上突地跳将出来，直刺我的脑袋。康明治，二十四岁，乐团团员。他堵在芦屋站附近的停车线里面，在强使去大阪的快车停车的拐角处被逮捕。他这是独自抗议长女的死亡，那孩子便是前些天在这里给压死的。似乎要做什么精神鉴定。

是康明治！我叫出声来，嗓子热烘烘，心里突突跳。是康明治！我再次像狗一样叫了一声。也许叫康明治的朝鲜人有不少；然而，这个独自对抗那快速电车的不幸的年轻父亲，肯定是我的阿康！阿康，瞧我在教养院时给你画的肖像，那热辣辣的眼睛猛烈激动，犹如暴雨横扫的森林；那眼睛因愤怒、热情和绝望而泪水滚滚，满是黑绿色的光泽和茶色的阴影，活像手枪的枪口；阿康，他便闪着那漂亮的眼睛，充满抗议的愤怒，到飞驶的快速电车前面拦截它的！那是为了暴死的小女儿，也是为了确保我精神的堤坝不致叫耻辱的洪流冲溃！阿康才是我最需要的人，在这神户的角落，他是一种精神感应，出现在我的身边。我颤抖着紧咬住牙，发出了一声呻吟。阿康哟，康明治哟，你为我出现啦……

在看得见休息大厅的旅馆服务台前面，有一对外国的中年

夫妇，和旅馆经理一起盯着我。于是我把报纸上康明治那一段撕将下来，回到自己的房里。我光着身子，拿过那溶速可怕的粉末，用带着旅馆标志的水杯溶解掉，注射到左臂的上部。然后，我将浴缸里注满热水躺倒进去，重新开始读那篇撕下的报道。我微微地笑，我欢喜地呻吟，我剧烈地颤抖，一边担心我是不是得了心脏麻痹，一边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那则短讯。兴奋剂的醉意头一次没带上任何痛苦，把我分裂成双重的人格：第一个我冷漠确切，觉得报道中的康明治不是我的阿康；第二个我却宽容和气，笃信那康明治正是我的阿康。第一个我渐渐地睡过去，我开始对第二个我觉得满意，如同潮水灌满了河湾……

那隆隆的快车飞驰而过，像雷霆一般把这闪动着紫光的粉色世界变得零落弯曲。在我的角度，只能见到阿康黑色的脊背；然而，那脊背却弹簧似的缩将起来，仿佛正要敏捷爆发般地伸向前去，这和我记忆中他在杉丘市警察署门前推倒警官，朝着黑地逃窜时聚结着速度的奔跑的一块脊背正好能够重合起来。那时我遭到毒打，正摔在地上。可是现在，在那巨大的太阳一般飞驶的快速电车前面，我变成了昨天被压死的女孩，遭蹂躏，受羞辱，鲜血和肉流溅满脏兮兮的沙地；那死去的女孩分明是我，而阿康正是为了我两眼生光，愤然抗议，而那快速电车的里面则坐着国民学校的女老师，教养院长，深濑道彦，大森直，还有那个烂醉薰天、全身赤裸的中年流浪汉。我便是那被轧死的小女孩，正在血肉堆里愤怒耻辱地号哭：“哦哦，哦哦！而阿康，他变得足足要比那快速电车大出十倍，正迎头朝那轰轰作响的快速电车冲将过去。炫目的灯光久久地闪动，那光芒的能量使我流出的每一滴血、溅散的每一片肉都跟那叫声发生着共振。那是阿康的叫声，也是我的叫声，还是快速列



车的轰鸣，撞人的摩托车马达的最后叫喊：杀人！破坏！否定！拒绝！强奸！

可那第一个我倒冷漠清醒，那清澄的轻金耳朵，听到了频频的电话铃声。我从浴缸里站起身来，溅起了一片水花。然后，我全身精光透湿，脚下踩着毛茸茸发痒的地毯走过去抓起床边的电话听筒。

“东京电话，请稍等！”我低头瞧着半勃起的阴茎，一面把话筒按到轰轰鸣响的耳朵上。我的阴茎淡红色，湿乎乎的，还往下滴水哩。“请讲话！东京议员会馆！”

“我是泽田丰比古。”东京那边的声音说道。“手术成功么？别误会，我不是责怪你！”

那刚遭了背叛的爸爸正哑着嗓子打长途电话，他才误会了呢。这一切综合体第一个我全都理解；那兴奋剂活像润滑油一样渗入我的全身，让我变得清醒、条理、迅疾、圣灵和计算机晶体管一般具体简洁。这会儿，那第二个我则泡在暖和和的浴缸里，正仰头瞧着这个迎向那疾驰而来的巨大快速电车的赫拉克勒斯①——阿康那黝黑的前屈的后背，亢奋得死去活来，一面像小女孩一样哭道：哦哦，哦哦！

“手术挺成功的，如果您能允许我用这样的词，可以说挺容易的。今天还上六甲山哩，我有点要感冒就留在旅馆里了！”

第一个我说得好流利。我觉得，只消讲几句谎话，不管现实世界是什么模样，连过去和未来，也可以按照言语进行改变。——手术以后，我还没见着泽田育子哩，把她撇在医院里啦！听护士在电话里说，她血出得多到要命，衰弱的像条垂死的狗。可想到她净跟假杰里·刘易斯那号男妓睡觉，一面还忘

---

① 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以英勇大力著称。——译者注

不掉下地狱的不安，无声地哭泣，我就觉得，跟我不相干；于是，我把她忘个干净，只顾自己的伤痛去啦。她的血出得哟，渗透了床垫了，把弹簧也凝住咧！你的太太好可怜哟！然而现在，真格儿的，我绝对不是有意撒谎，一说起泽田育子手术成功，我简直见到她又单纯、又幸福，红扑扑的脸儿，在积雪未消的六甲山顶，叫冬天的阳光照得发亮，可我还没见着她的脸红扑扑哩！

“你们是想正式结婚，给那小可怜儿生上些弟弟妹妹么？该想清楚才是。我不强迫你们，也不是特别希望什么，所以请你直率地告诉我好了。要么你们只是在胡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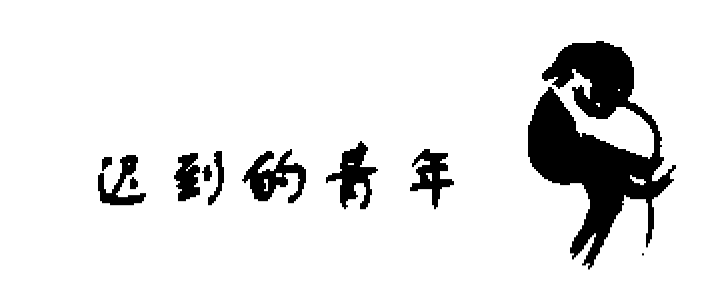
“我当然想结婚，想给死掉的孩子生上些弟弟妹妹，除此之外，我想也没什么办法，能治好她肉体和精神上的伤害。对我也是一个样。她倒是朝气蓬勃的，相信一点没受伤；可在神志不清那会儿，她出的血把床上的弹簧都给凝住啦！”

热水静悄悄地变凉了起来，身子也开始变干了。只是阴毛还湿漉漉地闪着光。在阴毛的下面，那生殖器变成素气的土黄色，疲塌塌地缩成了一团。肉体啊，这一套可真荒唐！第一个我这样说。而第二个我呢，真想跳到大街上找一找阿康，同时，又叫快速电车的幻影轧得稀烂，只顾嘤嘤哭泣。我觉出我那真挚的热情黄铜一般闪闪发亮，我浑身精光，拿出最甜美的声音，紧张得快死过去啦。我把话筒上黑色的电话线，像礼服一样缠在身上，说：

“希望您能允许我们结婚！”

一个老人的声音传过来，鼻子里咕咕囔囔的，还迟疑了一下，好像和别的电话串线了一样。

“把母亲说服，可挺费劲儿咧。嘿，会怎么样啦。第一次见到你那会儿，我很感兴趣！一个纯粹的政治家，总免不了上



当受骗，到老就接近权力啦！最终是受权力欺骗，还是只有在最后一刻政治家才赢，这就是政治生命最重要的地方，有时到盖棺之后，评价还会颠倒过来呢！可是我，我对女婿也没什么期望，把母亲说服也就算完啦！”

在那一刹那，我对泽田育子跟她父亲就全失去了兴趣。我开始走神了，然而，听到我重新喋喋不休地讲起话来，我却突然毫没来由地涌出了眼泪。那泪水直滴到小腹上面，而且沿着大腿直流到脚跟。

“我想，您准能理解，我也是个对岳父是一无所求的人。我似乎太傲慢啦！”

泽田丰比古迅速把话题移开，就像小猫腾地跳开去一样。这样通过电话进行奇特的感情交流，他准是觉得挺为难哩。至于我，如此不分场合地玩起怪里怪气的感伤主义，叫我也觉得很是棘手，于是，这倒算摆脱了困境。

“有一帮学生，给你送了要挟信哩，”政治家的声音干巴巴的，除去好奇，听不出任何批评的感情，他用讲演的口气说道，“他们知道你接到我名下的那张支票了。你莫非是我供养的特务，钻到了他们学运的内部？在众议院，我刚刚开始分管文教政策。学生内部缺少个很有政治嗅觉的小鬼，派上个特务么，也算有那么点兴趣。要挟我的人，也算抓住要害啦！可是，他们抓住了你，又是监禁，又是审问，你倒好像什么也没供出来，是吧？你没跟他们说，你为什么才需要我名下的那张支票。我想，你这小伙子，倒真值得信任哩！”

我心里那种嘲讽以及海洛因的沉醉腾地消失了。监禁，可耻的拷问，那可怕的压力一下覆盖了我的全身。我抓住话筒，喘着粗气按在裸露的肚子上，我简直吓坏啦。

“要是你能在国会为我作证，就能用学生左翼暴力事件这

一张爆炸新闻罗网罩住要挟者们。那些蠢学生！他们自动地就把证据送给我啦！他们相信，你决不会告发，也不会充当证人。难道他们真的觉得，区区二十万的一张支票，闹点丑闻出来，就关系到我的政治生命？等你们回东京，来研究一下，打他们一家伙！”

我嗓子眼跟胃的周围像打嗝儿一样发出声音：

“唔。”

“你说什么？”

“我要报复。可在国会作证，我做不到。这挺难的呀。”

“好呀！”政治家嚷道。他的话讲得兴高采烈，全不管别人怎么回答，活像个自我满足的狂热分子。

“在国会作证，我……”

“勇敢点！勇敢点！等回到东京，立刻跟我联系！”

“好吧。”我不再抗议，嗫嚅着，却听到泽田丰比古锵地一声放下了话筒。

我也把话筒放了下来。站在证人席上，在众人面前，在所有的日本人面前坦白所受到的羞辱，这种令人碎裂的恐惧和绝望，真把我给压倒了。然而，我却不能听任这憎恶把我熬干而不去动手报仇。我满心孤独，伸出沉甸甸的手指，摸一摸蔫巴巴的小鸽子。它羽毛一样干燥，郁郁的，只是伴随转动，觉得出尿道那一点痒痒的温热。——因为肉欲才结婚？跟女人的老爹才不能这样说呢！它发脾气啦！不高兴啦！

我像个抽搭搭的孩子，全身颤抖着，却流不出眼泪。我仰面倒在床上，后脑勺咚地撞上了石头般坚硬的墙壁，这下眼泪也下来啦，像火花一闪。电话铃响了起来。

“是我呀，”泽田育子小声说，她的声音衰弱无力，吞吞吐吐的。我简直产生了个错觉，仿佛是我正这样低低地嗫嚅。世



界上所有的人，一旦他们叫黑暗中的狗撕咬，那会儿的鬼声，一定就是这样嗫嚅，是我呀！

“哦。没去看你，真对不起呢。”我觉得后悔。这种后悔的感觉，在育子的声音当中颇为分明。

“不是我提出这个约定的么?”育子的话亲昵得很。我想，我跟泽田丰比古谈的结婚的事，他准告诉育子了吧；于是，我突地一阵吃惊。

“那倒是啊，可我真不该把你孤零零地搁在那儿。”我心里对自己好厌恶。

“昨天还见不得人哩，地狱似的，我直觉得床边烧的全是硫磺！我的身体里，好像光剩下水淋淋的血啦；床上一股血腥，就在我躺着的那底下，活像埋了根粗粗的下水管，那个假杰里·刘易斯，沉在里面扑哧扑哧直发酵，脑袋跟肚子也分开啦！他嗓子叫硫磺气弄得一塌糊涂，那里发出的声音呀，我这辈子也没听过！他的脸也脱相啦，眼睛周围平板板地伸开足有二十厘米！还挺深哩！你呢，说我变成了个十八岁的纯情女孩，就不会苦等我啦！”

“唔，那是啊。”

“十八岁！还不就是打马虎眼，就要二十开外啦！”我知道，泽田育子正有了点醉意；在住院时，她是在箱子里放瓶白兰地的。用不了三十岁，这丫头准得酒精中毒，苍白浮肿地一死了之……

“今天，泽田丰比古先生来电话啦。”我觉得精光的后背、肚子和两肋怪痒痒的。后背是毛毯上起的毛儿扎的，肚子是空气里飘的毛儿闹的，在我以前住在这个房间的那个西藏人，一准带了头骆驼！

“没想到政治家，还会谈什么性的问题哩！”

“你干吗要让政治家误以为，我是那个假杰里·刘易斯小崽子的父亲?”我用力忍着，尽可能让声音听上去像猫叫一般。“我不是在责怪你，这没什么必要吧?”

“在大众车里，你早把我给侮辱啦。你说得太蛮，那会儿，我真觉出来自己怀孕啦!”

“你是想承认，你可真比十八岁要老成啦!”

“咋跟政治家一个调啦?”

“才不是一个调呢。我刚提出想跟你结婚。他就给我个忠告，说得说服你母亲!”

“即便是大众车撞了，怀上了孕，可手术也做了，真没什么理由非结婚不可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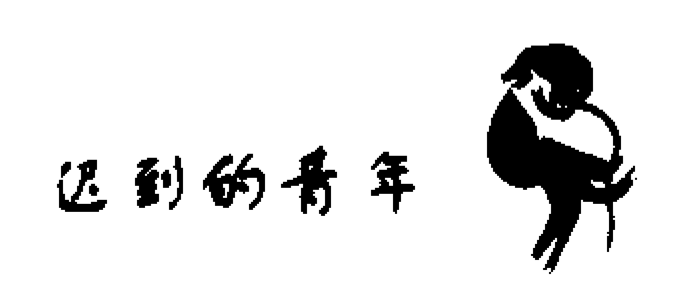
“可你是当事者呀。不想结婚的权利你最多，机会倒也不是没有！现在也行啊。”

“可我们还没开始相爱哩!”泽田育子突然童声童气地说。“如果这些不是问题，你就不是对政治家的女儿有兴趣，而是对她爹才有兴趣!”

“政治家，对我也有那么点政治方面的关心。今天的电话费，半数没用到性的谈话上，倒给了别的话题啦!”

她不做声了。那沉默的话筒的嗡嗡嘤嘤中，把那种沉默的意义畸形扩大了许多。到最后，对这个上层社会絮叨叨的丫头，我只剩下极其脆弱的忍耐，突然残酷地烦躁起来。我对自己说：可不又后悔啦。

“你说还没开始相爱，这只是你对我的拒绝，不是么?”我的声音甜丝丝的，听上去很是厚颜无耻，喃咕个没完。“我这么个穷学生，欲望得不到满足，真像个性欲熏心的魔鬼，只顾幻想着把你光着身子按在住处脏兮兮的榻榻米上面！这用英语



说，就叫 Platonic love[①]，相爱可有什么错？”

泽田育子活像个不停**打嗝儿**的孩子，搔起自己的肋下，好止住那恼人的痉挛。她短短地吃吃笑了几声。我觉得自己贫弱不堪的小腹给人打了，气得直想呻吟几声。我显得比一只发情的狮子狗还要认真，叨叨倾诉起爱情来啦！

“有什么好笑的？”

“真糟糕！叫个性欲熏心的魔鬼爱上，还不可笑？”

“等你回旅馆，我才不打算叫你单独占上一间屋哩！”

“如果你不是个趣味邪恶的性欲熏心的魔鬼，那么我光着身子按倒之类呀，就请你还是停留在柏拉图式的水平上吧。总该听医生的话哟！”泽田育子放声笑了起来。而后，她又像姑娘们常做的那样，颓唐地自我批评起来。“快点好起来就好了，好像女人堕过胎，准得变得淫秽。医院里下流话多得是，任你多小的事托付护士，传出去准变得肮脏不堪！那手术也真淫秽透了，闹得平时小来小去的脏事倒竟觉得迟钝起来啦！”

我心里想，我也得上了这种病，叫我对脏事觉得迟钝哩。对我来说，那淫秽透顶的手术，便是他们受到的那羞辱猥亵的拷问！啊，堕胎怎么能同它相提并论？医生绝不会让泽田育子觉得快感哟。可我受到的那拷问……

“从我病房的窗户，”泽田育子继续叨叨地说，全然不听我突然觉出啮咬胸口的绝望声音，只顾慢吞吞地讲话。我呢，连附和她一下的声音也发不出来啦。“看上去你住的旅馆好像是在挺高的地方哩！这医院做手术那会儿，像是地基慢慢下沉似的。你那儿那么高，旅馆直闪光！叫我好怀念去年暑假凭眺香港的那次旅行！”

---

① 意为：柏拉图式的爱情。

我虽是在足有三层窗帘关闭后造成的长夜之中，但是想一想窗外白天的冬日会把旅馆大楼照得活像热带城市里的建筑一样灼灼生光，心情竟也不坏，我正从压力下面解放出来呢。

“从你的房间能瞧着什么？”泽田育子问。话音略微有点娇滴滴的。

“先前傍晚那会儿看见那艘军舰开到海里去啦。还瞧得见相公旅馆二楼的更衣室，一大堆男人爬上来，拿些花枝招展的衣服一打扮，全变成女人下楼去啦。大冬天的，他们穿衣化装时窗户大开着！全是暴露癖，他们一定以为旅馆里的人全都有窥视癖哩！”

“你来给我说说这些呗，今天晚上。”泽田育子突然说道，闹得我挺狼狈，于是我一下想起来，今晚有件事我必得去做哩。

“今晚不行。小时候村里有个伙伴叫康明治，是我的好朋友哩，我要去找他！”对呀，干吗不快点从旅馆跑出去？

“无情的求婚者哟，那就再见好啦！”

“啊啊，再见吧。”

放下电话，我马上又拿起来，通过旅馆的交换台给警察打了个电话。康明治已经给放了；那警官告诉我，他是个乐团团员，正在贫民街附近的脱衣舞剧场演出。我真想去与康明治见上一面。就算他不是我的阿康，可是这汉子为抗议那小姑娘给车轧死独自阻住高速电车，我也真想会一会他。对我来说当务之急就是要见一见这个汉子，这个叛逆精神的结晶啊。

头疼得很。然而我还是爬了起来，穿上内衣，套上裤子，去浴室刮胡子。一盏荧光灯间接照亮了洗脸台上的镜子，镜里映出了我的面孔：苍白、消瘦、缩头缩脑。仿佛我的脸正变得跟泽田育子似的，两眼之间的距离挺长挺长。我一阵好奇，索



性仔细盯住我的脸看了起来。瞧我的眼睛，多像给抓住的暴动农民！任凭那些人脸，连以前我自个儿的也在内，我还没见过有谁长了双这样的眼睛。与其说这是由头一次引起犯瘾症状的那种危险粉末导致的，还不如说是由于我精神和肉体内部有一种东西在苏醒，它的叫声比新的耻辱的悲鸣更加尖厉——我需要这样的眼睛！康明治那样直面电车的时候，我需要他这样的眼睛！

我用旅馆那豪华的刀、肥皂、毛巾，高高兴兴地刮胡子。肥皂和毛巾一股子糕点香；那剃刀上面还刻着德国厂家的番号哩。像我这样的小伙子，脸色惨白，一身穷酸的学生服，叫这旅馆招待得郑重其事，还不都是因为泽田育子叫旅馆经理想起了丰比古么。警察对我的回答亲切有加，怕也是这个原因，至少因为我是在这家旅馆打出的电话。要是我真跟泽田育子结了婚，我便注定进入了一辈子住得这家旅馆的阶层，生活中也便常能利用相应的条件。镜子里那张脸变得干净了，它突然微微一笑，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对自己说，不，这是因为能见到康明治才泛起的微笑哩，我兴奋起来。

我像个在密林中捕象的汉子一样，闯进贫民街的生活中去。冬天的日光，把那汗津津的光亮照耀在水泥广场上。剧场占据了广场的一角，那光光的灰泥墙壁毫无表情，活像一座仓库，广场反倒跟草地一样沉静可人了。

剧场正面的屋顶上，有一幅裸女的招贴画，画工拙劣，模样奇特，大红大绿的，活像个咬牙切齿的怪物头像。它正向着冬日的天空，执拗地倾诉动物的惨况。再没有什么比这荒凉之城的写照更加色情的啦。

剧场的售票处是个棺材一样的箱子，带了块毛玻璃，我见

到一个小个子中年男人，把火盆正抱在大腿根上，那颗大脑袋挺丑挺丑，蠢兮兮的满脸湿疹一样的无常和亢奋。我呆站在售票处前面瞧了瞧身边，简直没有勇气走到剧场里面去。一个孩子蹲下身去，摆弄一只冻伤的手掌似的海蟹玩。在剧场的后面，紧临着大海；空气夹着潮水湿重清香的气味扑鼻而来。

广场周围，摆了些紫色的木箱，足有孩子蹲下时的肩膀那么高。想来准是些栅栏，防备那些爬来爬去的奇形怪状的鳄鱼来啮咬剧场里贫乏高涨的性欲郁积起来的暗红色血浆。冬日下午的阳光，活像老人的脑波一样衰朽震颤；那些木箱，就在这样的日光下面，披了层美丽的紫色阴翳，沉静地淹没在地上。走近些看，木箱里乱糟糟地堆满了枯枝败叶之类的东西，我心里想，广场上的人干吗要给垃圾箱涂上这样漂亮的颜色？然而我马上把这种想法赶走了。我早已不是个孩子；到我这种年纪，该不至于给人类的一切举动都想出个理由来吧。

木箱发出一种恶臭。这种恶臭好厉害，谁要是闻着它，准对自己羞愧难当。这臭味气球一般直升到港湾城市的上空；在天空上，兴奋的鹰盘旋不已，高叫着寻找机会突然落下来。它等着耗子的小脑袋，在垃圾堆里面突然地伸将出来哩。

身后剧场里面的音乐停了下来。我见到木箱里渗出兔尿般的液体，活像树脂色的小溪。这一条烂叶汁液的小河，直流向贫民街的对面；一眼看去，简直会觉出一种大海的气势。流到后来，它便在水泥广场上叫太阳给晒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从剧场的后门，走出一个年轻男人。他的肩膀宽阔有力，朝前倾斜着。我让这形象停留在这意识的角落，继续眺望那树脂色的小河消失的模样。在斜后面，青年郁郁不乐；吐了唾沫——那唾沫白亮亮地闪着光。我觉得他摆不出平衡。他左腿跛着，原来是个残疾。这会儿，我也发现，他正在盯着我看。



我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跟螃蟹戏耍的那个小孩子朝他凑过去；可那青年很不高兴，一下便无情地把孩子的小手给甩开了。

"阿康，你真坏!"孩子尖声惨叫了起来。我全身一震，径直朝那青年转过身去。青年忽地抬起来头，黑灰色的眼睛活像尖锐的切口，正定定地斜视着我。那孩子跟螃蟹一起倒在水泥广场上，开始静静地啜泣。我让他盯得心里觉出一种近乎恐惧的感情，感到自己毫无防备。我觉得，这青年同我的感情完全相同；我立刻确信，他正是康明治，正是我的阿康。我跨上一步，打算招呼他，就在这时，他的脸上飞起一阵战栗，他大喊一声：

"等着！到海边去说话！干完活我就出来，等着我!"

"康明治!"我满心高兴，朝着沿着歪斜狭窄的道路跑将回去的青年的背影，颤抖着喊了起来。"我就知道是你!"

像我这样的人，在世界上常受恶待，希望经常落空；像我这样的人，仿佛一只蜻蜓失去了平衡，光晓得全速打着转儿坠落尘埃；像我这样的人，如同在失望的苦水里泡大，——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泛着粉红色微光的、纯粹偶然的奇迹，根本就不值得相信。纵使偶然遇到什么，带了层脏兮兮的浅灰色，我也只会笃信，假若它至少超出了我的希望，那么它便绝不会临到我的头上。出乎意外的好事，多半是给旁人安排下来的。每天晚上，我总被不幸的预感折磨得胆战心惊；每天早晨，我又得去迎接现实的不幸……

然而，只在那一瞬间，在神户贫民街脱衣舞剧场门前的广场上面，这偶然闪着粉色的光芒，活像只惊慌失措的鸽子，飞进我的心中，闹得我满心兴奋。那孩子还躺在水泥地上哭，剧场里又传出一阵普鲁士舞曲，然而在我热烘烘的脑里，它们却

只给人一种辽远空虚的感觉。售票处的男人，操着方言招待顾客，在我听来，他的叫喊更是空虚一片。——大白天警察会来，衣服越脱越少，大腿越叉越开！看不见毛不要钱啊，您生气前可要把手放胸前想想看啊，不试试啊，您？——我笑了。康明治穿了件黑色的短外套，跑了出来；他的脚步声和我的笑声，将干燥短促的回响混进广场上面雄鹰翱翔的高空。

我和康明治穿过贫民街的丛林和泥沼，向海边走去。

“你弟说过你的事，我全知道啦。我回过村子一次，抗议摧毁朝鲜人部落跟高所人部落来着！”

“朝鲜人部落也完了？”

“唔，我们倒想跟他们高所人一起抗议，结果，我们可真叫做并肩战斗，共同完蛋。全给撵出来啦！那会儿，村里肯站在我们一方的，只剩下了你弟那一伙，跟村里那帮子榆木脑袋干得挺凶哩！”

“有他！”我一阵紧张，想像着弟弟脸色苍白，表情温顺，正在那儿打仗，便发出一声叹息。

“还有流血冲突呢！”

“脚就是那会儿伤的？”我心里觉得苦涩。

“脚？脚是在朝鲜作战时打坏的。朝鲜动乱那会儿，我被美国军队招募了去，受了特务训练，潜回朝鲜去啦。可了不得哩！”

我没有话说。康明治还在说个没完；他跛得很厉害，走得却挺快，声音尖厉，充满着暴雨般的情感。我完成的惟一一幅作品，那幅假想的阿康肖像，它倒正确画出了这未来青年的热情。

“你准奇怪，我干吗要去加入金日成将军敌人的部队？这挺简单。从日本能够参加朝鲜的战争，只有这么一个办法；再



说一个孩子脑袋里还有想法哩，我想偷些联合国军队的秘密文件，到敌人的阵地来投降！我真给这计划行得通，甚至心里盘算，管金日成叫将军好呢，还是叫同志好。那时候，有件事苦恼得我要死，我一点也不知道，朝鲜人民革命军，原本就是共产党！可考虑到这些，还是在九州基地接受特务训练时的事哩。我是在那个营地，学会了真正的朝鲜语发音，老师倒是一个美国人。我坐着喷气机被运到汉城踏上朝鲜的土地；在那一瞬间，我感到都哭起来啦。可是，很快我就搞清了，战争么，里面根本没有什么敌我友，剩下的只有战争。我从联军逃到金日成的部队什么的，实在没什么意义，战场上转一圈就是啦。全都在打来打去，南边的人也好，北边的人也罢。敌人就是战争这部大机器！真是这样哩！我还见着，两支军队肩并着肩，攻打同一座山头呢。我给闹得心烦意乱；想一想，我做的事要是被北边的人抓住，是要给炮烙了的。真的，我做的事这一辈子得不到金日成的宽恕啦，于是，我这么个朝鲜人，变得非参加李承晚心腹的恐怖别动队不可了。这样，我就回日本来啦！”

“因此，我就不用有那种负罪感了，不是么？是北方人把你的脚打坏的？”

“才不是哩！打坏我脚的是美国人，二十三岁的轰炸机飞行员！那小子想当个诗人，做些个合辙押韵的诗，什么汉城啦灵魂啦之类[①]，挺和气挺漂亮的家伙，跟我顶好啦。他甚至肯在俱乐部里给我买纯粹的柯里亚猫，——他也喜欢猫呀，可却给了我。可是有一天，出去轰炸回来，他却变得怪兮兮的。他瞧见自己投下的炸弹，把白杨树苗炸得焦黑，于是他就变啦。以后的事挺讨厌，有个四十来岁的朝鲜烧饭妇人，我俩还都是

① “汉城”和“灵魂”读音相同。——译者注

她的朋友哩，给他在厕所里强奸啦。他还叫我干，可我不肯，他就一边笑，一边操起手枪打在我的脚上……我吓得觉不出疼，也觉不出气。打那以后，他后悔了，为让我回日本做了不少工作，我们就跟朝鲜告别了。在九州，我成了自由人的时候，我的财产就只有柯里亚猫了，我还给它起个名，叫它阿妈妮呢。我想回乡下，就卖了阿妈妮；可没过多久，报上就登出了猫大赛的报道，说冠军猫叫什么——重荷[①]——，一只朝鲜随军猫，挺能合辙押韵哩……”

我像具木偶，给灌满了沉默的重铅，只得沉默不语。我和康明治迎着海上吹来的狂风，在防波堤上坐了下来。那海一片暗黄，脏兮兮的，映照着黄昏的天宇。转脸回顾，六甲的群山披着夜里大喊大叫的雾气，凝结了一片浓重的蓝色，仿佛正是它唤起了大海的颜色呢。天冷得很。贫民街是片叫海侵蚀得最为厉害的陆地；而远方的港口，倒是陆地主动去撕咬大海。我和康明治激动地坐在陆地的伤痕当中，进行着灵魂的交换。我想，这样做，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我混杂进海港旁边健全的人群以前，我们该一起说点话，叫黄昏冰冻的海风直扑我们的脸。寒冷和情感一起，叫我们不住颤抖，然而我们却毫不介意。

“在朝鲜战争中，发生了多少可怕的事情，怎样庞大的钢铁浪费酿成了多少血肉的浪费，这一点，读一读黄色怪诞杂志的报道是最真实的；讲可讲不完啊。单说在战场上，人们喊叫的话都只有一个意思：救命！help！help！就是这么个意思。从军官到士兵无不如此……举个例子吧，将军在林肯生日那天做讲演；好吧，听上去他就是在说，林肯的理想 help，help！

① “重荷”的发音为“奥毛妮”，与“阿妈妮”相近。——译者注



必须传给 help，help！朝鲜的朋友，help，help！因为林肯的理想，救命！救命！是所有人类的理想，救命，救命！这叫喊可不丑恶，在战场上，它要算是顶顶好听的歌曲啦。横尸地上的人也就有了两种印象，我曾经调查战场上各种可怕的尸体，它们总离不开这两种印象。有一种尸体带着威严，另外的一些却完全屈服了。带着威严给杀死的，多半是上年纪的男人（还有女人，你瞧！那些肥胖的中年妇人，总是带着威严），还有就是孩子。至于那些士兵，他们死时却完全屈服下来，人虽然死了，还要 help，help！呢。尤其是那些美国兵，我想倒是基督教那些东西，叫他们屈服，把他们杀掉啦。强奸杀人之类的惨事我见了很多，开始倒是出于性欲的兴趣，往后，就变成了人性的关心，被强奸杀死的尸体好不猥亵，可是也有那么两种，有的很威严，有的却屈服了下来。腐烂的阴部，叫太阳的光和热灼烤着，活像幅曝光过度的照片，如同一道黑黑红红的伤口，带着强烈的光泽和阴影。那可真像一道伤口，你把个缺乏营养的鼓肚子，拿匕首戳将进去，把这伤口拿来摆在一起，简直分不出谁是谁。这样可怕的阴部，是强奸杀死女人的认尸票，即便如此也是有充满威严地屈服下来的。看一看那些屈服下来的，真觉得她们就是为了给人强奸杀死才生下来着，这简直是在观看自己种族的耻辱。然而，那些具有威严的尸体，她们脏兮兮的阴部不过是强奸她的大兵的粪便，都是可以擦掉的。只是这样的女人死掉了，大腿根带了些粪便；这样的朝鲜女人，叫人觉不出任何耻辱，死掉了，没法得了。”

于是一种歇斯底里般的激昂，叫康明治闭上了嘴。我转脸瞧一瞧康明治。他强作微笑，脸硬得跟皮革一样。我的视网膜上，还残留着暗黄色大海的印象。小时候，我们在村里的小河游泳，一游就游到天黑，闹得嘴唇惨白，没有一点血色。那时

候，治疗的方法便是把竹叶放在唇上用嘴唇嚼。我还想起来，在那会儿，我们在河边的暗处冻得发抖，一边嚼着竹叶；沉默，充溢的快活，以及回家太晚吃爸爸打的不安，灼烤着我们纤细的身体。那时候，阿康并不是很健谈的。可我能觉得出一种沉默的氛围，那是阿康的部落里到处充斥的被迫的沉默……

“现在我倒是分得开了，活着的人，也跟被杀的士兵，被强奸的女人尸体一样有两类，有屈服的，也有威严的。”

“我属于哪类?”

康明治的眼里带着惊愕和好奇，朝我扫了一眼，没有回答。我的声音叫人不安弄得沙哑，这叫我羞愧，我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可这问题却在我心灵的空洞造成了回响，那回响逐渐增强，犹如在重山叠嶂之间的山谷倒放了一盘回声的录音。

“我们很难看出自己是属于哪类。我们自己可以决定这一点。真的。”阿康敏感地觉出了我的畏葸的心境。“说起我们剧场的那些脱衣舞星，她们对这个倒总挺注意哩。裸体跳舞，简直是像被集体强奸；这样，分辨起来就容易啦。我记得，有一个舞星，又丑又笨，可怜得很的。可那些**下流的**顾客，看的专是她的丑，她的笨，她的可怜。她要脱下那条粉色的尼龙短裤，她太瘦啦，刚能挂在她的屁股上。每天如此，每天如此。那些**下流的**顾客，只瞧她肚子上脏兮兮的皱纹和一小撮寒碜的阴毛，一面鼓噪她脱裤衩的动作要漂亮些，可是这，反倒把事情给弄糟啦。经过了这么一番特殊苦战，女人的短裤收回腿上拉将上去，满脸通红，爬回后台去啦。就是这么个女人，可她让人觉出了威严。我不知道为什么，然而她却不向任何东西屈服。她丑，她笨，她挺可怜，然而她有威严。这女人的薪水是逐日付给的，月经时也歇不着，她要是歇下来，孩子们就得饿肚子。所以，她还得出来干活……可是在这时，她却很少失



败。在这段时期，导演换了人，不要她麻麻烦烦地脱短裤了。她就用块透明胶布，把血渍渍的纱布贴到大腿根去。然后，她仰面这么往椅子上一骑，让那些好奇的家伙看打从小肚子到肛门之间，纱布细条的边缝里露出栗色卷曲的毛呢。干这种最差劲的把戏，她照样失不掉威严；我甚至听说，这女人还想把不脱裤衩的情结，做个精神分析哩。有一天，这女人静静地接了日薪回家去，就跟孩子们一起，壮烈地举家自尽了。你不觉得那些屈服活着的女人，绝做不出这样的事情么?"

康明治的话里有一些因素，闹得我惊愕不迭。于是，我阻住了他喋喋不休。"你莫不是不好回答我算不算上个屈服的人，才把话题转上了脱衣舞女的故事？为什么你要这样?"

康明治从我的身上转过脸去。大海黑暗荒凉；那海上吹来的风把他的声音刮得支离破碎。他的声音黯然、凄苦，失却了紧张。

"不错。你屈服到了身体的每个部位跟心灵的每个角落，这话我很难开口，才说那些没意思的话的！正是你呀！为什么要这样？怎么会被毁成这样，把威严都丢尽了?"

一种沉默，一种劈头痛击活人内脏的以及遭人痛击的沉默，把我们笼罩在里边。我们像给高压电流吸住一般只顾眺望远方的大海。这种浓浓的沉默令人憋闷；我分明听见大海的声音在增强，只有一次，我听见阿康低声地嗫嚅道：——嘿，瞧啊，那可怕的军舰，旁人坐着哩！

大海，还有重幕一般低垂的天空，已经暗成一样的深褐颜色。在西边的地平线上，刹那间出现了黄金般灼热的裂缝，从那里，一根鲜红的手指朝着晦暗的大海和荒凉的陆地直指着什么。仿佛公狗的勃起的阴茎朝母狗的子宫当中直刺进去，叫母狗吓得发抖。那刹那间白昼的回复，从黑雾笼罩的地面崛起艘

巨大的军舰，勾勒出金红色的轮廓。嘿，瞧啊，那可怕的军舰！黄昏的甲板上，有孤独的美国人。港口毫无战事，火炮形同虚设。随后，黄金般的幻影消失了。暗褐色的海洋和天空，给那黑漆漆的军舰越胀越大的影子全部盖住了。黑夜到来啦，白天最后的问候，已经不再让海面战栗……

“走吧。”康明治道。

我和康明治站起身来，重新走回贫民街的密林，那凶恶深夜的密林里面去。康明治叫的**走吧**那一声，给我鼓足了劲儿，我开始讲述我所遭遇的那屈辱的一幕。我渐渐充满了热情，话也说个没完；我觉得，我，这个义愤填膺的人，正凝缩成一块坚硬的晶体。正是康明治，小时候他便常做我重要出色的助手；而今，他又帮我进行着自我解剖，让我用自己的手切去我体内的病灶。

康明治真是我所能期待的最佳听众。在深夜的平民街，朝鲜菜肴和浊酒的摊床上，我讲完了我的故事。这时，阿康用一种比我更高的狂热叫了起来。

“对啦！去干吧，去杀人，去破坏，去否定，去拒绝！对啦，去干吧！”

带着憎恶的激情，跳过复仇的栏杆去！即便是对着阿康，我也到底没能把那最为耻辱的拷问和盘托出。然而，一种积极的态度，像骨头一样在我的体内紧紧固定起来；不管使用什么手段，我都要向他们复仇！既然这种态度有可能丧失，我便唤得起就这次拷问作证的勇气。我第一次下定決心，彻底配合泽田丰比古的建议。

这个夜晚，我喝浊酒喝得酩酊大醉，不得不叫康明治把我送回旅馆。自从醉酒开始，与康明治谈话也只剩下了断断续续的瞬间，只剩下了瞬间的记忆。在记忆和记忆之间，是叫人头



晕目眩的黑暗深渊。

那记忆的闪光，阿康干吗要到脱衣舞剧场演奏低音萨克斯？——我是想朝那帮日本人，吹奏出我这个朝鲜人的存在！这是抗议音乐！我用它来代替犯罪、自主，这是强奸音乐！——阿康的妻子是个日本人，因一场事故的刺激而精神失常，进了疯人院。她极怕阿康很快就自愿返回北朝鲜，以至于得了迫害妄想症。朝子给杀死了，他肯定要回北边去啦，我要拉住他！她给金日成写了封航空信，历数阿康在朝鲜战争中犯下的罪行，经常拿了这封信走来走去。正是在妻子改变了看法的时候，在巧妙地杀掉了妻子的时候，阿康才得以参加北朝鲜新国家的缔造。——我要杀人，只是，问题是，我做得狠毒不狠毒。我参加了战争，我知道了，这世界上没有正义，也没有邪恶，分不出善行，也辨不明犯罪。只是，人不该对旁人做狠毒的事！我朝那辆快速电车抗议，是因为它那样狠毒地杀了我的朝子！啊啊，它杀得真叫狠毒哟！——于是，阿康抽泣了起来……

在旅馆的房里，康明治发现了我那一套注射兴奋剂的工具。他立刻气得发疯，把它们一古脑扔到了窗外。我自己也已经觉得，那憎恶的激情，在我的心里变成了新的兴奋剂。我想，只要有勇气克服初期的犯瘾症状，不安自然不会变得更加厉害。这种禁欲行为是为复仇比赛而接受训练的人所必须忍受的。我记起康明治离开旅馆的房间时说的最后一句话，“为了复仇，你可以做任何事！你的敌人，受不了毒辣的感情。要么杀了他们！要么让他们比挨杀更难受！别原谅他们！”

阿康走出房间时天已经亮了。我把头伸出窗外朝下看，只见下方很远的石子路上，康明治正仔细地把我那一套药针的碎片拾将起来。他是怕哪个陌生的孩子走过去，把那柔弱的小脚

板扎出血呀。这个曾经直面快速电车的汉子正在浓雾当中弯着腰自顾捡着，瞧着他，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把那肖像送给康明治吧。我下定决心，回到床边。阿康不在了，房里仿佛突然换了个季节。阿康火辣辣的热情，激昂的声音，以及他身体强烈的实感，都无不逐渐淡漠；我不能不承认，他早变成了与阿康全然不同的形象。我和康明治都是为了参战而离开村子的，可从最幸福的那天开始，我们便离得越来越远了。想着这些，我睡着了。

在梦里，我见到那黄金女郎在我的床上，教给我各式各样性交的技巧，而我却阳痿了，那黄金女郎便把萎缩的阴茎当成靠垫，把脸埋在上面，微笑着原谅了我。我抬起头，见到我头上黯淡的空间，正埋着那黄金女郎黯淡的小腹，那里的幽默足以为我平息恐惧，我便讲起那耻辱的拷问来了。我对她说，我知道，这便是我阳痿的原因所在。那些家伙带来那醉醺醺的中年流浪汉时，我的上半身给仰面绑着，下半身完全赤裸，活像阿康所讲的月经期脱衣舞女的舞蹈一样，给人仰着身分开来。那流浪汉摆了副攻击女人的姿势，强奸了我。黄金女郎便说，没什么可羞的，你相信自己是个同性恋，便破得了这种侮辱，也就不会阳痿了。不啊，不是的，公元前五世纪希腊青年塑像的躯干也曾经让我觉出了欲望，可是一想到那脏兮兮的流浪汉突地离开我的身体，叹息着让那水一样清淡的几滴精液弄到我的肚子上，啊啊我手足无措了。可怕呀，可怕呀，黄金女郎说着，她的眼泪流在了我的大腿内侧。我沉入了比梦境更为深层的睡眠……

下午，我醒得很晚。想起黄金女郎的梦，我觉出一种奇特的困惑。在梦里我坦白了一切，这叫我疏远了那耻辱的记忆。我发现，我活像个正在制订进攻计划的青年将领。我想，为把



那些人打垮压烂，我将发挥出全部的能力。我要跟泽田丰比古全面合作，只要必需，我可以毫不羞愧地给那件耻辱作证。我要报复他们；我要连带上一切他们的同志，连带上大学和革新阵营，进行报复！成百个右翼组织做不到的爆炸工作，我一个人就能做到。我要把他们连根摧毁。我憎恶的对象在膨胀，在扩大；一种纯粹专一的憎恶，使我的世界也变得单纯起来。我开始面对一个崭新的自我。于是，我同泽田育子回到了东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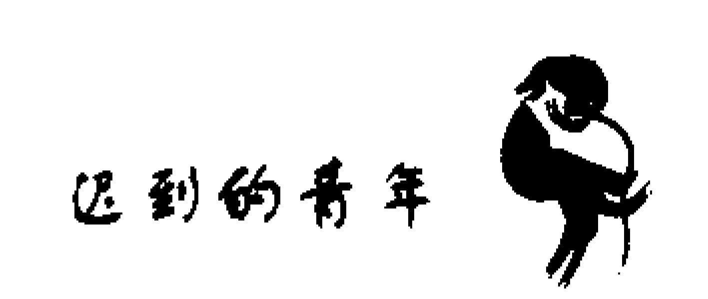
第 五 章

“这里就是战场!”泽田育子深深地埋进石榴色的沙发里，活像叫大海吸进去一般，嘲讽地看着我和泽田丰比古，貌似深刻地、滑稽地，引用了一位英国作家的书名。

“战场?”政治家在那石榴色草丛般隆起的新地毯上面走来走去，烦躁不快地说道，“不是战场，是审讯室，要伸张正义。在战场，不论哪一方取得怎样的胜利，丝毫不感到恐惧去一心奋战怕是不可能的吧？可在审讯室，法庭表现的只有愤怒和优越，就像我们这样!”

我透过高层饭店的大玻璃窗，俯瞰冬末黄昏东京的中心，这样我便可以避开泽田育子那双叫人难堪的眼睛了。泽田丰比古的话让我想起了大学医院前面石子坡道上的犬类审讯室。而今，站在这座饭店最顶层暖烘烘有空调的房里俯视东京的街道，我觉得那群狗的叫声，那听上去仿佛在晦暗的高空奔涌翱翔的叫声，仿佛正在我的脚下打着旋儿。一种不安，从它们的周边朝着我爬将上来。我想把它们一脚踢开，可那种奇特的孤独的感觉却是踢不掉的。

“审讯室只有父亲一个人啦。他哪里是优越！简直是一脸



惧色！慌乱失望！这不幸的特务嫌疑犯！”

我依旧背对着泽田育子，不去理会她的挑衅。

“他可不是审讯室，他是个原告！”泽田丰比古用演说家的声音道。这位政治家，就是对自己的女儿，也总想摆出一团傲气。“他来告发，我来审讯！我们装备这条共同战线，花了两个月呢，还有什么可怕的?”

特别房间通往休息大厅的房门，朝着狭窄的房里给人推开了。一个漂亮的男秘书，活像条鱼一样，把半个肩膀伸进了屋里。

“记者招待会该开始了。有五家报社、十家电台电视台，还有几家周刊。”他报告说。从他的身后，新闻记者的嘈杂、摆弄照像机和录音机的声音一下子祭祀庆典般热闹地涌了上来。

“晚五分钟再开始好啦！”泽田丰比古焦急不安地盯住胳膊上那块巨型手表，说道。

门又关上了，所有的声音重新被隔断，只剩下空调催人欲睡的哼哼声，仿佛隔音壁一样包围着我们，我觉得简直要变成了孵化器里面的一只蛋。泽田丰比古把健壮的鼻孔张得老大，拼命把那被人为加热加湿的氧气吸进肚里，斜眼盯着他的手表。他毫无理由地拖延了五分钟，却无法忍受这五分钟拖沓的行进。他喜欢在这样纤小无谓的方面发挥他琐碎的——政治性。他的心活像一片沙漠，叫强烈的利己主义、过分的自信和傲慢的骄阳烧灼着。这痛苦的政治家，他那委实细小的供水孔便是这些可笑的癖好，它可以让沙漠疲倦的行者得到暂时的休息。一涉及到这种——政治性——，他便容许自己忍受不快。从神户回来的这两个月里，我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父亲想做的，也不是伸张正义，不过是想把丑闻的火箭，

朝媒介的行星发射一枚就是啦，把左翼的丑闻！”

“丑闻是属于公众的吧？不能让保守党垄断着，左翼也得享用么！”泽田丰比古道。他兴致勃勃，为自己成功地说了个警句大笑起来。“对！这样的回答，我也要对记者们讲讲！”

“只有父亲，才不担心叫丑闻的污血弄得稀脏。怎么？瞧他得意洋洋地欣赏自己的话呢！如果我是原告，过了五分钟不开门，我可跟这审讯官断绝往来了。再过五分钟，可就太晚啦！”

泽田丰比古在回答女儿以前，在我回答他女儿以前，用他混浊的眼睛盯住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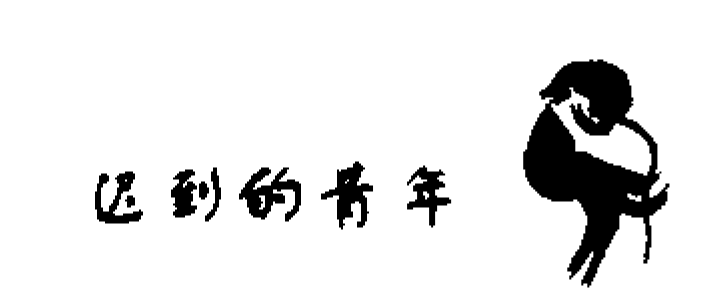
“不，原告不跟审讯官断绝往来。”我道。

“哼！哼！”

泽田育子腻烦地用鼻子轻声哼着，从小桌子上面拿起父亲的烟盒和打火机，两眼一闭，几乎横躺在沙发上面，抽起烟来。那烟圈缭绕在石榴色的窗帘上，也缭绕在石榴色的家具堆上。

我和泽田丰比古一声不响，盯着那吸烟的姑娘。有的时候，我和泽田丰比古的态度就像两个同谋，或者从感情的微妙差异方面更正确地说，活像一对夫妻，可以在同一个瞬间采取同样的行动。然而，在这第一次进攻之前的刹那间，我和泽田丰比古精神内部的举动却绝不会相同，因为他盯着的是女儿，而我盯住的却是情人。

泽田育子已经从堕胎造成的衰弱深渊里面迅速强劲长久地恢复了起来。从前她的体质是纤弱的，现在她却把自己变得更加结实，如同动物一般。我和她走在街上，小伙子们显然都在注意这个姑娘，过去可是没有这样。我并不完全知道泽田育子手术以后留下了什么后遗症，但我觉得，在她那冷笑的态度、



过分的单纯、不管不顾的直率以及奇特无谓的善感等等这些东西的背后，都有着那可怕的手术留下的阴影。两个月间，我像个在缓坡上滚动下去的小球一样逐渐加速，进入了作为泽田育子情人的位置，却未曾达到热情的阶段。那加速度作用得最强的，是在一个深秋，我们开着那辆撞得伤痕累累的大众车在石子路上走，那时，我的手指在泽田育子的内衣里摸到个粗糙的东西，她一面踩着油门，一面紧盯着夜里胀大孤独的道路，缓缓把一只手伸到我的小腹上面来。我把手指探得很深，却突然发觉自己没有勃起，也没有性欲，于是我全身吓得僵硬，朝后面缩了一下。叹息、颤抖，育子的那只手不再顺着我的大腿滑动，我那只侵入的手也给她推开了。大众车的计速器显示已经超过了八十公里，车不住地抖动。打那以后，我们的性接触便进入了松懈的状态……

泽田育子闭着眼睛，懒洋洋地吸着烟。看着她那张僵硬的小脸，想起那天晚上，我嗅着自己手指上她的气味，觉出一种迫近的奇特而可怜的爱，也觉出生怕育子发现我阳痿的恐惧，竟久不能寐。想来育子那意欲恢复起来的威严让我猥亵的手指给扼杀了。——可是现在，门外那帮记者正等着我呢，我回想起自己手指上的气味，这完全是为了不致使自己紧张起来。我要让自己的心境变得猥亵，我想从畏惧他们的意识当中逃遁到泥糊糊的沉默的肉体中去。这可全然不是情人该做的啊！——一种对自己的厌恶摇曳着我。对泽田育子说来，我仿佛毫无价值，而且我真怕她睁开眼睛，转过来瞧我一眼。她手指上的那支烟越来越短，烟灰又长又重；她马上就要睁开眼睛了。

“五分钟了，开始吧！”泽田丰比古道。于是，房门朝着他大敞四开，他就像头昂扬的公牛，满眼血红，朝我瞥了一眼，突地把那颗健壮硕大的头颅朝前一伸。大踏步向着记者们翘首

以待的休息大厅走去。

育子一动不动。我把她搁在沉默、冷淡和香烟草的气味中间，紧跟在泽田丰比古的身后。在我的后面，有人伸手猛地关上了房门。这时，电视照明灯亮得刺眼，刹那间，我竟产生了幻觉，仿佛我正栖身于美洲大陆平原上盛夏的中午，热风像手一样直摸人脸，干巴巴的空气扎着喉咙，沙粒扑得睁不开眼睛，家具的草丛里窥伺的印第安人——那群记者的眼睛既无善意，也不见个人的关切，只是灼灼地带了一种兴趣。照像机快门的声音好似抖落沙粒，盖满了鼓膜的表层。我想，真的，在这媒介的平原上，我该给烤熟了。

泽田丰比古坐在正面的沙发上；紧挨着他的两边，记者们浅浅地坐着，身体和话筒纷纷探向前面。我一时弄不清楚坐在哪里，汗也流了出来，索性站在了那里。

“那小册子读过了么?”泽田丰比古突然粗声大气地叫喊起来，“首先我想说，我们可以给那些左翼的流氓学生冠以不讲廉耻的罪名，然而我们不那么做。我们要在你们记者的法庭上来审判。到最后我们也不控告这些流氓，也不让警察介入此事，这一点我自始已有誓言在先，请大家记住。至于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这些左翼的人道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表面上，左翼的学生从事的是看似纯粹的政治活动，可这左翼的既定阵营搞的却是猜疑的毒害，对他人的怀疑、自私自利、狂暴、私刑、不讲逻辑、执迷破坏，以及所有的精神腐化。我们要在阳光下面给大家看一看，他们这些是如何明显，我们要揭开左翼学生们的真面目!”

“这些学生绝对不会被逮捕吗?”

“不会让他们逮捕的。逮捕，这并不重要!”

“不防备他们毁掉证据吗?”



“不管左翼学生怎样毁掉证据，怎样推卸犯罪的责任，也不管他们怎样谎话连篇，怎样作伪证，我们都能够搞得清楚！”

“听说文教委员会要直接处理这个问题？”

“不错！只有文教委员会处理这个问题。在文教委员会，我们会提出证人或是参考人，这就是对他们全部的直接行动。在此，左翼的知识分子也无法批评我们动用强权，你说呢？”

“是的。可这样宽大，岂不是不会令舆论震惊了么？”

“震惊倒没有必要。我们想诉诸更平常的人类情感。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然而，证人或参考人里面，以东大校长为首的进步知识分子总该会依次登台，不会让你们感到无聊的！”

“你称得上抨击曲学阿世之徒的元老直系。你自己也不喜欢东大校长，是故弄玄虚。你的真正目的何在？”

泽田丰比古恫吓般缓缓有力地盯住那提问的人，不去回答，只把脑袋略略地转动。突然，他仿佛对那记者全然失去了兴趣，静静地把身体转了个方向。在接着的一瞬间，泽田丰比古便盯住了我。到他稍做停顿的时候，我一直毫无意义地傻站着。泽田丰比古略动一下，突然把椅子推到我的面前，我一阵羞愧，只好坐在上面。所有的眼睛，所有的照像机取景框，所有的意识的眼睛都苍蝇一样营营嗡嗡着汇集过来。这些数不清的眼睛分泌出眼泪一般的黏液，把我紧紧地胶结起来。在这种状态下，就是坐到椅子上这样小小的动作，我也觉得极度的困难。一坐下去，我就突地清醒过来，活像个暴露癖的青年，发觉自己把性器官露给了旁人，便只顾往后退缩起来。

“这青年并不想控告那些流氓，”泽田丰比古道，“然而，他不会原谅他们！”

“你真不是提供情报者么？”有一个记者，满脸骄横，却带

着副女人的亲昵，朝着我问道。于是，我心中一阵愤怒，就像呕吐一样难以抑制地迸发出来。

“你!”我气得声音沙哑粗重。羞耻、胆怯、亢奋、自我意识的阻滞、众目睽睽的感觉，这一切行枷脚镣仿佛铅块一样，被我体内愤怒的热量熔成液体流将出来。我被愤怒充足了电，几乎忘了自己身在何处，我面前那群记者也立即被褪成了一些毫无个性的孱头。“你准以为所有人都不讲羞耻，所有人都能变成特务。可我不这样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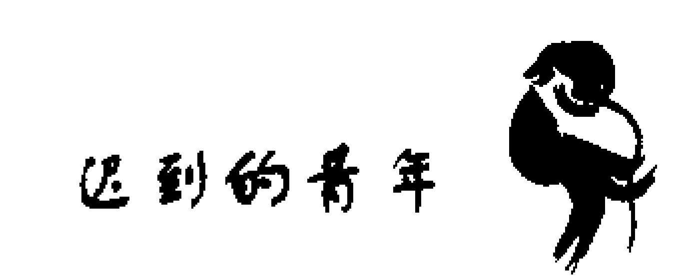
“哪里，我不是这个意思……”那长脸青年闹得满脸通红，说道。

我一脸傲慢，瞧也不瞧他一眼。接着便是发窘的沉默。

“这个青年，当我女儿的家庭教师，”泽田丰比古急了起来。“大家都见到了，他并不是个委琐不堪的人。他的眼睛漂亮纯净，一准不能犯罪，这可是左翼知识分子们的说法哟！怎么样？这个青年难道像个特务？这位青年要是打算报复那些流氓，他会更早、更有效地告发他们。然而，他却等了下来，直到他们几个人通过了毕业考试，甚至工作也确定下来以后，才开始着手进攻。而且，我提出不叫他们遭到逮捕，他也表示了同意!”

“你要和泽田代议员一起在文教委员会阐明这个问题，你的目的是什么？泽田议员应该有他的政治目的，我又要惹你生气了，可像这样的政治家，总不会不计任何政治目的便从事这样的行动吧？这样的行动一经着手，总会带来某些政治后果的。可是，你自己的目的又是什么?”

这记者胖乎乎的一张圆脸上，浮肿似的满脸黑紫。他两眼通红混浊，却纯净得一如动物的幼仔，显得沉着稳健。我觉出这记者准定地位重要且影响力很强，不由得一阵紧张。



"我是要以一个极普通的学生身分，用现实生活中的青年的声音，向那一帮左翼活动专家，那些政治人学生，说一声不！一般说来，学生们对这一小批政治人强行的领导虽是嗫嚅着提出过异议，可终是被他们驱赶到过激的极限去。同时，这一小撮政治人，他们并不把普通学生当人对待。我是想揭穿这一点，对这些人说一声不！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目的，当然，更没有什么政治目的！"

"你对这些学生非常憎恶，而今后你如果还打算继续你的大学生活，那么把这个事件的这种形式公诸于众，也许对你的人生会有些不利之处呢。你几次与文教委员会接触，在大学里会彻底陷入孤立的吧？"

"你是赤旗的记者？威胁是不兴的哟！你的讲法难道不是种恶劣的威胁？"泽田丰比古朝那圆脸记者尖刻地说道。我看出这位政治家的火气中做作的色彩，不禁一阵羞愧。

"很抱歉啦。见到这样的人跟政治家联手，我总会想起特攻队员哩！我就做过机场的机械员呢。我听见响起这样的声音：不要评论当今的年轻人！"那记者微笑着，脸上渐渐现出了一种表情，仿佛他倒是个了不得的汉子。这个记者，我算注意到他了。我提高了警惕，留神不在他的面前露出柔弱的皮肤。跟他比比，那一大群记者全失去了魅力，只顾徒然挣扎而已。"我说晚了。我不是赤旗的人，我是日本通讯社的记者，叫吉备。请多关照。"

"正如这位记者所说，他今后的大学生活的确不会那么愉快了。因此，希望你们写报道时，能够客观公正，不带政治偏见。要谈这个青年，你们必须谈出真实情况。我希望，你们救救这个青年，让他免遭那些左翼学生挑起的不负责任、群起鼓噪的谩骂。你们把真实情况报道出来就是了。这个青年，他真

把自己的未来押在了这个问题上，他冒了很大的风险！他想来一场公正的战斗！我觉得，正是这样具有如此勇气、有精神把自己拼命一赌的青年，才真正是能够培养成爱国男子汉的人！”

我在泽田丰比古的旁边，觉出一阵对自己的嫌恶。我想：——太过分啦！这个政客！——记者们呢，他们把注意的焦点不断从泽田移向了我，再从我移回泽田，给人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

“你们自然会提出问题，我为什么要把二十万元钱交给这个青年。这一事件过后，这个青年进行说明的**战斗日本会**的斗争方针，据这本小册子讲，与从前共产党的武装战术虽是相去甚远，但也是具有相当的破坏力。人们会认为，这便是值得花上二十万买来的情报，而这张支票，或许便成了事情的关键，成了在文教委员会里胜败的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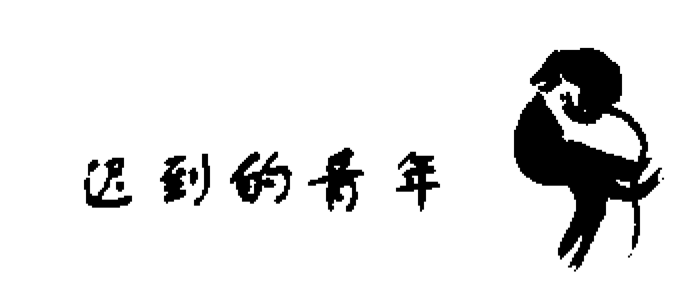
“这学生给我女儿做了两年的家庭教师，到年底赠给他一些奖学金，而二十万元未免太多了点。你们会这样指责我么？你们真是群对穷学生出手狠毒的人！”

“这倒是个美谈呀。比常识多出一位数哩！”

“常识？”泽田丰比古仿佛急得狂怒起来，大声嚷道，“我说的可是真实情况！你干的这诱导讯问！你等着我反驳说，这青年给我情报，难道我不该给他钱？可我说的是真实情况！在这个青年叫那帮左翼学生虐待之前，我都不知道还有什么**战斗日本会**！”

“能给我们看看你挨拷问身上受的伤么？要是皮肤上还有痕迹的话。”一个电视台的摄像，与这群记者的圈子离得远远的，沉静地说道，“我们希望有一个能成为图像的东西。”

这声音早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在排练时便加上了回答。然而，在那一瞬间，羞耻、厌恶，却让我的心里变得脏兮兮的一



片漆黑。父母、兄弟、恋人、伙伴，这可不是在他们面前赤身裸体呀。我克服着，竭力唤起种自暴自弃的能量。——在我爱的人们、我的亲人面前，在他们善意怜悯的眼前，展示我在拷问下失败的痕迹，这有多么可耻，多么可厌！然而，我要在敌人的眼前，在生人的眼前，展示这丑陋的痕迹，要叫他们恶心呕吐！从纳粹集中营救出的那些奄奄一息的犹太人，他们赤身裸体，遍体鳞伤，我会像他们的照片一样，裸体裸到连生殖器也要露出来，给这帮新树的敌人们看看也无妨！

“可没强迫你哟！”泽田丰比古把那颗硕大的头颅凑近我的耳旁，声音虽然放得很低，却刚好能被一直跟着他嘴唇的话筒录下音来，演出一般和蔼地道。

“看就看吧，我来脱掉衣服！”我说，“近两个月，脸上的伤，体内的异常都已经痊愈。可是那个冬天的夜里，我的手腕脚脖给绑了很长时间，都得了冻疮了，后背的最底下也同样有伤，像瘢痕疙瘩似的鼓起来，留了些新的疤痕！”

我背后对那些记者，把上身脱得精光。我直立着一动不动，眼睛盯住地板，免得看见我的脸映在墙上嵌的那幅无聊的水彩画面玻璃上。照像机的快门声、过卷声、叹息和喧骚、踩着地毯走来走去的脚步声，从背后一起向我扑将过来。电视照明灯灼烧着我的后背，让伤痕的周围变得痒痒的；那些陌生人，他们充满好奇的眼睛正盯在上面。这帮子记者，过不了多久，所有日本人的眼睛里可就有了同样的东西。一瞬间，我突然奇特地觉出了一种羞涩的闪念。

照像机、钢笔的小小旋风在身后平静了下来。我重新穿上衬衫，套好外衣，一面朝着记者们转过身来。经我这一裸身，他们兴趣可就全来了，活像恋人间初次发生了肉体关系，营造出一种亲近狎昵的氛围。我展示伤痕的瞬间，仿佛就是这出无

聊的政治歌剧开演以来最大的高潮，从我朝记者这边转过身来开始，演出的主角便不再是泽田丰比古，而变成了我。只有那个叫吉备的报社记者，仿佛给排斥在这种狎昵的氛围之外。他毫不和谐，表情暧昧，简直当头浇了一瓢水，一瓢像液态空气一样叫人害怕的水。然而，我推开那些冷水的飞沫，装出不屑一顾的模样，赫然挺起胸脯，面对着那些记者。这一招成功啦！我平生第一次摆出一副堂堂政治人的态度，压倒了旁人！

“最后我只想问一句，”一个记者很奇怪，他的声音细细的，毫无自信，“你怎样看待现代的学生运动？”

“这种运动，它惟一的能量，来自最不了解自己的那些人不负责任的欢呼。这种运动是为了博得这种不负责任的欢呼而奔走的运动！”我道，“在它的领导集团中，深刻的猜疑和嫉妒、名誉欲、权力欲等铺路石一起被铺开，信任和友谊倒是给挤得没有立锥之地啦！”

对我的这个警句，记者们还以一阵善意的笑声。我觉出自己也极自然极从容地随着笑了起来。那个叫吉备的记者，带着一团抑郁的透明气体，穿过房门独自走到走廊去了，仿佛在他的身边，经常夹着阴影的孔洞。我不由怒从心头起。

“我来向泽田代议员提最后一个问题，”另一个圆滑的男人凑过来说道，“有人说，你如此之深地卷入这一事件，有着一个目的，那就是东京都知事选举的一种事先宣传运动，你怎么看？”

“都知事选举？哈！本党不是有本都的选民已经了解得相当透彻的候选人么！你可要谨慎些！我第一次选举获胜那会儿，你不是正做政治部的记者来着么？”

休息大厅里爆发起一片笑声，比人们平素的笑声显得热烈得多。在笑声中，秘书宣布记者招待会结束，泽田丰比古和我



就被这笑声从休息大厅直送回到泽田丰比古的房里。在意识的深处，我记得泽田育子并不在房间里（这并非毫无意义。自从我出面谈判要他和育子分手那天起，这次是泽田育子初次和假杰里·刘易斯见面）；而泽田丰比古对此却浑然不觉，活像个孩子一样，那张硕大漂亮的脸上，狂热的成分和比尸体还黑的紫铜色的成分斑斑驳驳。他径直朝着我说道：

“今天干成啦！特别是我们把**战斗日本会**的指控移送文教委员会的战术，到底没有失败！这可太好啦！你很有政治素质哩！”

我把房门关严，觉得总算把那帮敌人关在了栅栏外边。那些敌人抱着摄像机、闪光灯，以及椅子板凳，正客客气气地说笑着退出休息大厅去。对丰比古的话我很满意，心想：这位政治家能就我的政治素质说上十小时才好呢。这种政治素质，跟我在**战斗日本会**里叫学运领导们觉出的那种有所不同，它能让一个保守党的政治家认可，这引起我浓厚的兴趣。因为，这个倨傲自私、毫不妥协的男子，像工匠一样，是长年经久地吃政治这碗饭的……

“喝点儿什么，冰箱里有冰块、矿泉水吧？拿上点来，再拿瓶威士忌！”泽田丰比古亲切地说。

我走近房间附设的小厨房，找到了冰箱和搁板。威士忌和白兰地瓶子放了好多，冰箱里有只黑沉沉的银筐，盛满了大块儿的方冰。那豪奢的酒精使得我全身发暖。我选的是苏格兰威士忌熊仔一样矮胖豪华的瓶子，再把酒杯、矿泉水跟冰筐放在托盘上。我好兴奋！

在我身后，自动门静静地关上了。我把胳膊朝自己这边弯，好将那托盘端起来。我把自己夹得紧紧的，满意地呻吟了几声。这一种满足中间，闪现的是两重核心：一来，靠我自己

的安排，我已经开始像个政治家一样，利用旁人，利用那些把所有人嗤之以鼻的人，利用那些记者了！再者，如果泽田丰比古真能参加都知事选举，那么作为助手，我将开始征服这个大东京，这个满怀敌意从村里扬长回返的疏散儿童伺伏已久的大东京！

我这个青年，脚上脱不掉和平时期在地方长大这么个绝望的脚镣，跟几百万人一样，给塞在平庸无谓的人堆中间。可是，在印刷机为我开转、电波为我震颤，我的愤怒我的憎恶直响彻到东京的中心之后，我理应能够作为一个政治人，挺身冲击那藉藉无名的人堆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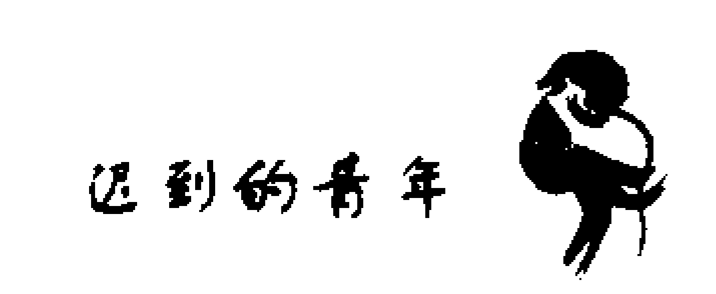
我微微笑，活像从一切烦冗当中解脱了出来。我向泽田丰比古正等着的房间走去，手里的托盘上放着威士忌、冰块、矿泉水和酒杯，正轻声尖尖地出着响动。我觉得，这个政治家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人，我可以把父亲的概念加在他的头上。我能够向他鞠躬，为他服务，这让我感到愉快。泽田丰比古真有种内在的力量，能把旁人变成只政治羔羊。

短暂的酒宴过后，泽田丰比古命令我道：

“今晚开始，你就搬到我家车库二楼来住好啦！进攻已经开始了，内部管理不严可不成，得像左翼那样哟！”

于是，我觉得我开始被这位政治家豢养起来了，且绝无半点违抗。

我头一次在广播里听到自己的声音、头一次在电视里看见我正跟旁人讲话时，我正呆在成城的泽田丰比古邸宅水泥预制板车库的二楼。对自己的声音倒没什么新发现，倒是自己的脸叫电子管映将出来，活脱脱只是个满脸怒火、一心反抗的青年，心里暧昧的纠葛，一丝一毫也没显露出来。我满意极了。



我祈望着自己和映在那电子管上、动物一样缺乏自觉且十分表面的青年形象彻底同化。

第二天早上，我正在读报上有关我的报道的时候，电话服务部来了个人，要给正房的电话连个子机。那转换装置上可以使用录音机，这准不是泽田丰比古头一次玩的把戏了。刚安装完，正房的铃声就响了起来，于是，我按下录音机，操起了听筒。

“知道我是谁吧?”

“知道!”我兴奋热切地说。录音机上，显示录音状态的绿灯放出的光几乎变成了白色，我的声音准大得很哩!

“你真想在文教委员会作证?你不后悔?我们掌握咧，你被迫干的事，今早报上没登出来的，我们把匿名信寄给报社和泽田丰比古，再要那个脏家伙，让他也出来作个证怎么样啊?他可是个暴露癖，在你、旁听人和全国电视网前面，他能把跟你干的事一古脑儿都讲出来，哈，怎么样?你是真格儿的想作证?只要你一作上证，泽田那帮恶棍，还有那些保守党的狐朋狗友，可要追你个走投无路，把你生吞活剥喽!”

我觉得仿佛有根香肠塞在嗓子眼里，满腔愤怒和酷厉的记忆。

“做个交易怎么样?在文教委员会，你突然改口，作证说压根儿没什么监禁事件，资产阶级报纸纯粹是摇唇鼓舌，**全学联里恐怖的暴力监禁事件**，是没有的事!是泽田丰比古硬逼你作伪证的!你就这么改口!”那声音一团傲气，沉醉在自己的逻辑里面。录音指示灯晶亮晶亮，闪着纯粹刺眼的淡绿色灯光，让人想起他痛哭之后湿润发光的眼睛，想想那喋喋不休的人愤怒敌意的眼睛。“对了，你来改个口。泽田丰比古，他叫你悔改的全学联，可你真正的悔改，难道不是重新回到我们一

边来之时么！你干吗为了泽田丰比古他们的政治野心，为了他们之间的派系斗争，当个悔改的全学联，作什么证词？你图个啥？想跟泽田丰比古搅到一起？你办不到的。你会孤立下去。你一旦替泽田丰比古作证，你的同龄人就都成了你的敌人，未来的所有日本人，也成了你的敌人！是吧？你会相信泽田丰比古他们代表了统治日本未来的政治思想？嘿！你想掉进最深最深的孤独地狱，直到你在旁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用不着你考虑我的孤独。你还是想留着点儿劲儿，叫旁人全孤独下去，好拿你政治的绳索把他们全拽到你的手边去！这还不是你那疯狂的群体理论？何必操心群体当中这孤独的个把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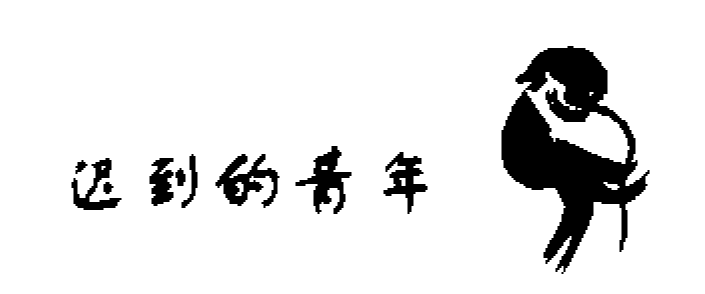
我突然觉得，电话线那头的人真的是毫无经验，第一遭接触现实，就闹个手足无措，狼狈不堪。我站在了强者的立场上；这证据便是，录音指示灯像鱼眼珠一样把光亮藏在了水绵的深底里。对面的那人不讲话，等待着我的反应。那雄辩、警句，我与泽田丰比古的攻击一经我出手，便给卓有成效地打了个稀烂。

“你那什么职业革命家的形象，真像头冬眠的狗熊！你把人类、把这世界看得就像一出小来小去的皮影！你觉不出欲望，也尝不到快乐！”我说，“什么连带感啊，不孤独的情感啊，什么未来呀，我对这些玩艺儿早变得麻木啦。在大学我也许变得最孤立，想想什么日本的未来模样，我只觉得我简直从那里给放逐出来了。可是这又怎么样？”

“你为什么！你到底为什么？要在国会作那揭丑的证！只是为了报复我们么？”

“可真是一针见血。不错！我想报复你们，把你们毁掉！”

“可你一旦中了泽田丰比古肮脏的妖法，单纯是跟我们逗



闷子的事可就成了推动日本政治运行的一个因子了！单想报复，你怎么做得到！”

“日本的政治跟我有什么关系？一个色情狂吧，把这个世界跟自己的关系都赌在拿剃刀割女人屁股上了。现在，只要是为了表示出对你们的憎恶，我什么都能干！就像你们为了那个滑稽的**战斗日本会**什么都干一样！”

“可大森直没有！”那声音带上了应该说是近乎真诚的口吻。“他为了培养独立加盟的工人团体费尽了心，你现在却要破坏它，要把三百个工人家庭拖进泥坑里去！”

“干吗告诉我你们的弱点？是要停止威胁，转而来哀求么？恐吓和哄骗，可是能够用现实主义描写现实的表现手法哟！”

“不能重来一次么？我们不能从头开始再来一次么！”那声音切实得让我的心里震动了一下。“你不能再回到我们组织来么！”

“让这么个证据确凿的特务回到组织，日本的学生运动岂不是太宽大了么！”我说。“要么，你们掌握了我不是特务的证据？你们相信我们散发的小册子了？”

“你不是特务！”屈辱使那声音沙哑地嗫嚅道。

“我是个特务。”我说，“相信一个大干特务勾当的卑鄙分子给那拷问羞得沉默一辈子，对现实的认识也太天真了！”

“你不是特务！只有一点自暴自弃是了！”那声音呻吟起来。

“我是特务。就凭那次监禁事件呀，你们算掉进我的网里啦。我这个特务，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啦。特别是你，深濑道彦！你们找来男妓拷问我，我就会报告啦，二十万块钱可真便宜！”

“那家伙不是的！”那声音如此轻易地就落入了我的圈套。

“那家伙加入到我们的组织里，这种丑闻制造得了？证明得了？他是个流浪者，捡来的家伙。打那以后再也没见到过他！他要是见着今儿的报纸，再来东京露面，那可是天字号大傻瓜！你找不到机会，把他跟我们连到一起！”

“也许不是这么回事吧，啊？可是深濑道彦，刚打电话那会儿，你给我的威胁可不太具体。不是么？要是你们抓不住那家伙，向泽田丰比古密告啦，在文教委员会作证啦，就都办不到了。就算是这样，可我，没准儿我抓得着那流浪汉，再把他揪到国会呢。你准在怀疑吧，一个尽干特务勾当的人，莫非连羞耻的感情也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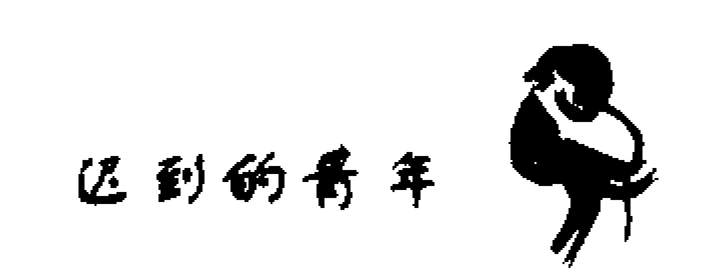
“你个畜生！猪猡！”那声音喊叫起来，录音机疙里疙瘩的金属网里闪出白色的火花。

“还有，深濑道彦，你可知道我干吗一遍遍叫你的名字？这个电话录着音呢。我还想叫文教委员会来听呢！”

一阵沉默。那话筒猛地给放了下去，录音指示灯终于不堪电流的重载，闪成了一片白色。我仿佛看得见深濑道彦紧紧地闭上眼睛，忍受着肉体的痛苦。没一会儿，录音机便将我孤零零干巴巴的笑声也收到磁带那焦糖色的皮肤上去了……

我惊诧地想：深濑道彦何以如此轻率且在逻辑上虚弱到如此程度、失败得如此迅速，又何以自己推翻好不容易才跻身上去的泥船。对他的愤怒已变成了一种蔑视。一种变了质的粉色烟雾从我的感情深处升将起来，还带了种讨厌的气味，把我的心里搔得直让我笑。——我说自己是特务那会儿，他就给打趴下啦！他准是深信不疑，当我是个特务哩！——我心里想。我发现我也早把自己的谎话看成了真事一样。是不是特务，这并不重要。要是我当过特务，对我这又有什么呢？

在我指出我这个人足以容忍卑劣那会儿，深濑道彦就开始



后退了。在我丢开了羞耻，发誓可以在公众面前控诉那流浪汉对我的强奸时，我几乎觉出了一种恐惧。我告诉他们说我是猪猡、是特务、是不惜采取任何侮辱性手段的人，那时，威胁者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说到底，深濑道彦是个手脚干净的人道主义者。他使唤旁人、支配旁人，也只是在人们都跟他一样恪守这现实世界的法则的时候。我理解了。我的武器该具有怎样的性质。

今天早晨，读过报纸，那深濑道彦张皇失措、不加防备地径直便把电话打给了我；显然在那篇报道当中，他发现我如今的举动，根本不理睬他的世界的秩序。在他看来，我早算不得人，跟个不知耻的野兽差不多啦。他之所以有信心能够把——我们一伙人——政治化，是因为他坚信能确保让他们相信这种世界秩序，要他们遵循这种规则来行事，而他自己，则有自由不遵循这种秩序和规则。而今，看到我对这一套秩序和规则全然不予理睬，他便退到不得不遵守相反的黄金定律的位置上去了。

我明白了，明白了那些不肯改悔的罪犯显得极其强大的意义。我觉得，我正应该做一个不肯改悔的罪犯。旁人都是坚守着秩序的，为了把他们政治化，对他们我必须要做个有自由破坏秩序的人。相信这世上尽是些大好人并轻易把这好人的世界政治化的人，只有恶人。我必须做一个不肯改悔的罪犯！

我倒回磁带，重放一遍我跟深濑道彦的对话。我听着，还不时笑出声来，我喃喃地道：——这家伙是这么个大好人哪！这小伙子，离那些施行恐怖的人们有多远！瞧瞧报上充斥的知识分子谈话，也是一样的。这帮家伙，嘿，好一帮大好人！叫他们害怕，给他们政治化，难道还有比这更轻而易举的事么！

我一遍又一遍倒回磁带听下去。而后，我取出剪刀和胶

纸，对磁带重新编辑。我从录音带里删去了全部涉及流浪汉的部分，我最后的笑声也叫我去掉了。我相信，对那个流浪汉，我足可按照我的步调展开攻势。

上午，大众车回到了车库。仅凭发动机的声音，便能将这车与丰比古的那辆大奔驰分开。泽田育子满脸惨白得跟鬼一样，爬上二楼来。她一面抽烟一面听那段录音，而且那烟像是很难抽。

“这么个善良可怜的小伙子，你们干吗要这样折磨他！新年时遭的罪现在对于你难道无所谓么！”育子说着，用阿多尼斯的火柴点燃了一棵烟。

“你呀！跟那个善良可怜的假杰里·刘易斯一道在外边住，早晨分手又这么晚，你是把他们的模样混在了一起来听这家伙的声呢！”

泽田育子脸上浮起痛苦的表情，扔下烟，用手指捏扁那个阿多尼斯火柴盒。涂在她尖尖的指甲上的银白色的指甲脱落了一半，很是奇怪。她使用这指甲咯嚓咯嚓搔脖子，一声也不出。过一会儿，她郁郁地笑了起来。

“你的事，让人好害怕呀！”泽田育子死犟着道。

“甭怕，别给我张扬啦，以后。”我说。

“以后？”

“不是还要见他么？”

“唔。我们啥时候开始？”

“到你不再见假杰里·刘易斯以后吧。”

“至少有时候，那孩子需要我呀。”

我抱住泽田育子，吻她的嘴唇。泽田育子在那个冬天的上午也是汗津津的，久久待在我的膝头缩成了一团。估计昨晚，那假杰里·刘易斯吓得够呛，跟她的性交准没干成。



“你实际上不需要我呀。”泽田育子的声音里，带了种抑制不住的激情。

她说得没错。然而，我还是脱去泽田育子那兽皮似的斜纹短裤，把那可笑的羞答答的女孩抱在膝头，来了次不很强烈的性交。我觉得将旁人置于我的支配下面已成可能，我是想证实一下。只是，我不清楚自己的阳痿是不是真正好了，也没有射精。过一会儿，那政治家的女儿开口道：

“行啦，好啦，你不是说过你实际上并不需要我么。”她打着颤，从我身上退下来，一把抓起我脱着像兽皮的短裤，跑进厕所里去。那门依然开着，她在里面半隐半现，我能看见泽田育子的后背，她正跨骑在洗浴生殖器的坐浴盆上，这玩意儿我在日本人的家庭里还是头次见到。她像亢奋的人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挺身打着呵欠。我也打了个呵欠。

泽田育子和我的关系就这样暧昧地发展下去，然而泽田手比古和我却的的确确互相需要，紧紧地拧到了一起。我们策划战略，互相补正对攻击的看法。在那般记者身上，我们的进攻已经收到了初步的实效。我们那关系到学生运动的丑闻事件先充分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尤其在我们大学，那丑闻简直掀起了一场暴风骤雨。记者招待会以后，我只到大学去过一次，可我的出现却在大学的每一个角落引起了从小声的嗫嚅私语到当面抗议的各种混乱。这些混乱，都是由一根扎进皮肉里的棘刺引起的，大学里的这根棘刺就是我。我觉得整个大学，学生也好，职员也好，教师也好，人人都把我当成了这根棘刺！那些学生协会的成员干得更干脆，他们在我站进学生食堂购买餐券的队里时，把一张传单递在我手里。——把学友们从保守党魁雇佣的学生特务设下的罗网里救出来！请参加学生大会，抗议不正当干涉学生运动！——在食堂一角，竟有个小子为援救大

森直和深濑道彦募捐。看到我，他激动得脸都白啦。我从前的朋友全躲得远远的；在教室，谁也不肯坐在我旁边；教授们也都一刻也不肯正眼瞧我。傍晚，我走过犬类审讯室旁，有人从操场的高处扔下来一块石头，打伤了我右脚踝。周围暗得很，然而那裹着石头的纸上沾着我的血迹，纸上的——出卖学友，不知羞耻——的字样，都依然看得分明。我觉出周围满是敌意，不由得一阵紧张，可我的肉体与精神反叫我觉得又具体又现实。我感觉到自己着实存在着。狗叫的声音也不再唤得醒噩梦。我是强者，是加害者，是他们的敌人。我真觉得满足。

泽田丰比古通过他的调查员，了解了这一事件的有关人员。驹场的副教授、工作人员、舍务人员，全都正式发言说监禁事件不过是捏造中伤而已。泽田丰比古打算借助文教委员会把尽可能多的人予以粉碎。那些必作伪证的证人，政治家要把他们召到一起叫他们作，然后再击垮他们，以更进一步地将这丑闻扩大……

第　六　章

文教委员会预定召开一周的会议。在这一周里，我和政治家面对一群叫丑闻的热潮闹得亢奋不已的委员和证人们，玩的就是有足够把握取胜的纸牌和桥牌游戏。我和政治家经常赌赢，大众媒介对此大肆鼓噪。在国会大楼的周围，贫瘠的树枝挤在人类的城市当中，显得又孤立又屈服；而今它们却奔涌着春天的充沛，变得昂扬挺拔。我和政治家满心闪烁着胜利的热情，站在委员会打开的窗前，透过已叫春意侵袭而入的玻璃窗观察着它们。我和政治家，似乎应该更正确地说——常常是那政治家，是他，稳稳地登上胜利的阶梯。因为我发现自己正处在远离这胜利的顶峰的深谷当中。

政治家的女儿在三月初便带上假杰里·刘易斯，飞也似的开起那辆伤痕累累的大众车，去南伊豆旅行了。从那里，她特地把一张明信片寄到国会委员会的办公室；上面照例引用了外国作家的书名，说我是

"a lonly soldier in a dubious battle"

可疑的战争中一个孤独的战士。我确实孤独；然而，这场战争的胜负却已成定局。不是场分不清敌我的可疑战争，也不

是场弄不明敌手的可疑战争。只是星期一那天，文教委员会刚刚开会，从泽田丰比古站起来说明事件的那个瞬间开始，战斗的胜券便已预先握到这保守政治家的手里；与此同时，他跟日本极其暧昧的广大左翼便开战了。

第一次记者招待会那会儿，那些报社记者曾对我和政治家大肆恫吓，他们发布消息说文教委员会传唤证人的做法系新的检查手段，是大海这边小规模的麦卡锡主义①。这虽让政治家陷入了得意与激愤之中，却绝不是恰当的批评。政治家做的并不是直接声讨那帮非法监禁的学生们，他只是朝那些所谓进步教授副教授们问上一句：——你们是不是支持你们学生的这种政治运动?

战斗日本会经常召些大学里的年轻教师做讲师，这些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情者在文教委员会，在保守党议员和旁听学生的喊叫声里，不得不阐明他们的信仰。与此同时，政治家还请了些评论家、作家以及一切领域的知识分子作参考人，向他们揭露那些人是怎样附和了左翼，也让媒介欣赏了一回。政治家从事件周边庞大的碎片残屑中拣选出最为弱小和最为热烈的进步人士，他提出的问题往往是诸如此类：——您在电视里说，那些纯真的学生做不出如此野蛮的事情，现在您仍然这么认为么？在您回答之前，我们请被害人和一位老人先来作证吧。在将被害人押往监禁地点——东大驹场宿舍的路上，就是他们的车把这位老人轧成了重伤!

开始采取这样一种展示监禁事件的证据，并提出质问的态度，也是委员会开过数次以后了。起初，政治家并不断言非法

---

① 麦卡锡主义，美国政治家麦卡锡于五十年代主张的政策，即检举不忠于美国政府者，尤其是亲共者。——译者注



监禁是否实际存在；靠这样的态度，他竟叫法学系年轻浅薄的副教授的英雄气概也中了圈套。

政治家把这种招式叫伪证研究，他还称其为所谓进步的有良知的知识阶层马基雅维里主义[①]的招贴。星期三，这政治家竟从江东区和北区借得三十名家庭主妇来委员会里旁听，给她们提供车子、午饭和补贴；那天他发表的宏论，现在我还记得——我就是想叫这些个主妇们瞧一瞧，大学的老师们也是谎话连篇！这些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们才不像那些家伙，一句赤色威胁就能打得倒。该怎么叫这些主妇们感觉出来他们染上了何等可疑的颜色，是我多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今天我总算干成啦！这些主妇无法把孩子送上大学，她们老是为此耿耿于怀，我竟叫她们把心里的负疚洗了个干净，因为大学的老师也一样谎话连篇，倒不如她们哩！

政治家的方法，固然招来了记者们的普遍反感，然而撇开叫吉备的记者的那家报纸，值得一提的反泽田丰比古的氛围却未能笼罩大众媒介的表层。究其原因，首先在于政治家并未对那些学生凶手提出控告，直接传问。他所采取的姿态也并不是对这些学生径直的评判的姿态。其资助，他特别选定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当参政人，对他们极尽嘲弄；而且，他的所为却不超出那般惯于嘲笑旁人的新闻记者们的程度。再者，学生们对他的攻击太嫌激进，对深濑和大森他们的保护简直歇斯底里；所以，如果记者们采取反泽田丰比古的态度，这准给人看成是粗喉咙大嗓门地加入这最为肤浅的学运狂叫……

可疑的战争中一个孤独的战士——我，站在旁边，眼看着

---

① 马基雅维里主义，主张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玩弄权术的政治学说。——译者注

政治家推进着占尽上风的战斗，把敌人诱进他的战区里面迎头痛击；于是我慢慢深刻地体会到，我是怎样的孤独。而今，我头一次采取了一种政治立场。在盯住敌方阵营时，我的眼睛里面全是憎恨。然而，从前我相信过一种政治力学，仿佛一经选定了某种政治立场，这便意味着与你的同志有一种亘古不易的深切的连带。这种政治力学现在对我全不合用了。我成了个孤独的哨兵，满眼憎恨地盯着敌方的阵营。

我作了好几次证。然而就是在作证时，我也从未对那政治家产生过连带的感情。尽管我对那些大举反诘的革新党的议员恨得要命，可我却从未觉得，我便同保守党的议员站到了同一个立场。委员会的大休息室令人迟钝烦躁，那位叫吉备的记者便在这里紧盯着我，他那眼神像狗一样，一片诚实愚钝，仿佛对任何人都不承担责任。对他的以下提问，我的回答却全然出自真诚。

“这个委员会与其说是要搞清楚你的事件，不如说它被泽田保守党黑马怪物利用，成了场比权量力的热身赛！你也不觉得不满？人们总有点这种感觉，你怎么想，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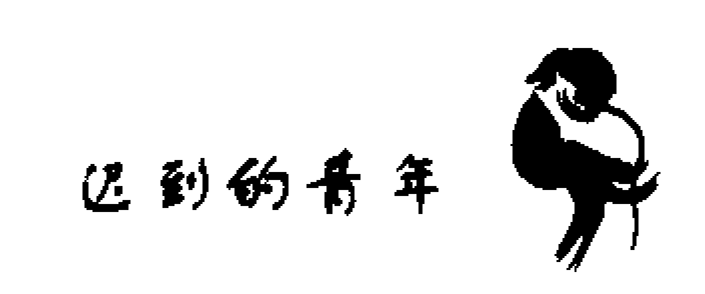
“不，没什么不满。”

“把你私人的真实如此给别人在政治上漫无边际地利用，你不害怕?”

“不怕。我憎恨他们，能搞清这一点我就满足了。至于这棵树根将伸出何等巨大的树木，就与我无关了，这是泽田先生关心的问题，你们媒介一直在推波助澜哩，我哪有什么理由能觉得害怕!”

“你还有什么政治人的素质么？泽田丰比古他自然关心。我所谓政治人的素质，是对旁人过分不负责任的勇气哟!”

“这种素质记者也有吧。”



“不管怎么说，你要对他提高警惕！以保证到最后泽田丰比古大笑的时候，你也能笑得好些。你也许知道，今年年初，泽田丰比古就叫他的党和财界给甩啦。有传闻说，下次选举中在筹款阶段就已经闹得一片狼籍了！可是现在，党内的部分实力人物却已经开始考虑，要选泽田丰比古担任下一届东京都知事选举的公认候选人哩。泽田丰比古这样的政治家，有本事从深渊的底里浮将上来，也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竟是两次打渎职的火焰中间钻出来了！我倒希望，你做个政治人，能跟泽田平分秋色；这并不意味着你跟他出名风流的女儿结婚，这种得失损益不甚明了的事情，应该再明确些！你不是为了表现你对那些过激学生的憎恶，竟然把灵魂卖给了泽田那个魔鬼，演了个慷慨的现实浮士德吗？哈哈哈哈！”

“不，你说的没错，哈哈哈哈……”

用吉备记者的话说，我真成了个对付新现实的政治人，打发掉了绕着文教委员会打转儿的这些春天里单调的日子。这些天委实单调得很；即使是我提出证词的那天，也不像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时那样，让我觉出一种头晕目眩的紧张。那一天，我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政治人，给别的所有日本人都打上了烙印。那一天，转眼之间，我平生第一次把我的内心交给人群，至少我觉得如此，我感到快乐。

那些日子里，很滑稽的是，有件事直接给我造成了威胁。仿佛是体质发生了变化，我的身体开始胖得肥嘟嘟的，眼光则脏兮兮的带了片阴翳。纵然经常洗涤，可照镜子看看，我的身上却依然肮脏不堪。对政治家的女儿，我尽管仍然阳痿；然而，一种强烈的猥亵，却侵上了我的中心，它让我滋生了一种性的妄想，活像跳蚤大量繁殖一般。我想，什么政治人，我倒做了个性的人活着哩。我坐在委员会成员的前面等候轮到我作

证，却发现自己脑袋里热烘烘的，满是极端卑劣猥亵的性犯罪梦想。

康明治在电视里看到了我作证的那一幕。于是，他寄了封信给我，那文字简练得电报一样，——干吧！去破坏！去否定！去拒绝！不错，你必须干！谢谢你的画！——这充满热情的文字，让我满怀羞愧的心胸霎时间又腾起了火焰。那泽田丰比古喜滋滋地享受胜利，尽管我同他握着手，在电视摄像机前搔首弄姿，可我真是从心底觉得无法真正把破坏、否定和拒绝揭示出来，来回应康明治。我沉溺在性妄想里面，一旦发觉自己对那百无聊赖的文教委员会竟是如此轻视，便感到似要招来巨大的不幸。然而，我必须报复他们，向他们发出憎恶的声音。我不想中途退却。

妈妈寄来一封错别字连篇的信。其中有一段说道：——我不懂，你干吧并命跟学校的朋友打加。我也不懂，就算他们做得狠，议员提起这些，于你有什么好处，拿石头打人，可常打着自己脚呀。——这信搅得我怒气冲天，只想发作。我生怕泽田丰比古家里的人和佣人们瞧着妈妈这可怜的信，便把它撕成了碎片。

除此之外，还有些东西，叫我变成了憎恶的化身。学生们寄给我数不清的签名信，要我别再叫政治家利用威吓，返回校园。报上的政治漫画甚至把我画成个猴子脸；那漫画家误把我这种邪恶的缺乏理解成了讽刺精神的展露。我成了个傀儡，泽田丰比古和文部大臣两个人，拼命抢啊抢的，要把这装裙子的小傀儡，抢到自己的手里……

委员会第三天开会时，学生们举起块批评我和政治家策略的大标语来示威。我特地跑到市中心饭店的七楼，在泽田丰比古的办公室里面来观看。那正是个三月里空虚的下午，天空晴



朗炎热，就像夏天一样，可湿度却很好，我不管那空调器，把窗子开得大大的，探出身子俯视着学生的人群。我突然想到深濑道彦也许在那人群里面，发出那一声呻吟："我们一伙人！"便嘲弄地笑了。

"这些个旁人！"我喃喃地说。这些个旁人！我真想对这脏兮兮的人群夸耀一下，我全然便是那个旁人；若是现在我还待在这群人里，让那破烂连带践踏了心灵，嘿，我真觉得自己是个令人讨厌的节日气氛派，沾满了甜腻腻、软绵绵、滴滴吞吞的汁液，那自我嫌恶的尖锥，该怎样深深地戳着我呀。

我从小厨房捡了个挤尽了果汁、烂得如同老鼠肚子的柠檬，朝着那群学生的小脑袋组成的草地用力扔了下去。我满心悲壮，这样想道：——我曾要跟旁人连带在一起，当上个政治人；可现在在日本，这小批政治人则是那些宣称他们跟旁人并不相同的人。那条船上装满了人，你却独自在旁边游水过去，这才叫做政治人吧。那海里可尽是鲨鱼呀。我朝这一大群人坦白了信仰；我是跟他们不同的人！要是他们见着我在这饭店现代化建筑的高处，他们准像蚂蚁的洪水一般，马上挤过来，把我嚼得活像火柴盒！我！就是大金刚！面对着那一大群！——尽管学生们的人数绝对称不上是一大群……

当然，我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类的激昂实在是内容空洞、外强中干。在我的心灵的深处有一种不安正扩展开来，恰似潮湿的沙地；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活像枝石制的箭头，要钻进这不安的泥沙中去。而我那深层的不安，还同深濑道彦的威胁有着关连。

见到康明治的第二天，我决心在委员会里作证之际曾起誓道：

如果需要，便是那一桩耻辱，我也决心不害羞，一定说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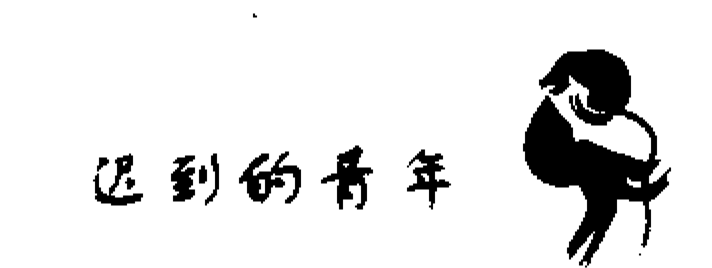
而且对深濑道彦，我在电话里也回答他说我绝不会羞得讲不出话。现在那个决定也绝没有在我的心里动摇分毫。

然而，一想到我要到文教委员会，在所有日本人的众目睽睽之下，忍耐那流浪汉在面前作证，那种耻辱和愤怒，还是让我失去了平衡。

泽田丰比古在文教委员会的前半个星期里所使用的战术，乃是把问题从我个人屈辱的经历推进到更为广泛、更为普遍的方向。那问题脱离开个人的肉体，变得抽象难解；也脱离开个人憎恶忿怒羞耻的感情世界，变成社会科学的要素。于是，它把我从憋闷的紧迫感中解脱了出来。

另一方面，我竭尽全力有意识不对那耻辱作个人的回忆，也不试作接触。那耻辱一旦压倒一切地苏醒过来，令我无法有意回避开去，我便发出声音来，意欲驱掉由此而来的恐慌感受。——要是**它**真的暴露出来，那时候，我将战胜**它**！——我把**它**视为我另一个平素的不安，与死具有同样的性质。而死亡，也只有在它来到眼前的时候，我才能够发现是不是可以将它战胜。

当我走在国会会议厅长长的走廊上时，我突然有了这样的一个念头：我的心活像个抑郁的鬼怪；那条走廊，迟钝和露骨物质一般公然存在，政治家你来我往，让人联想起法兰西臃肿斜眼的作家大戏里面，第二帝国风格说明书上地狱里的房间。我便走在这样的走廊上，一面想着：——对我来说，这文教委员会根本上最有意义的，准该是把**它**公之于众的那个时刻。我能不能忍下那最恶劣的境况，只有到那一瞬间才会知道，它像是奇特单纯的心理赌博；我却无法事先预想得到。不安，啮咬



着我的肺腑；我便这样等着那赌博的结局。我把它，当成了保留条件放到了最后，我不安地等着它发出。在旁人面前把它和盘托出的时候，我心里的仪表也该打开啦。我是叫耻辱搞得俯首贴耳，还是成个昂扬无耻的新怪物，在那一瞬间就定下来啦。这才是一场胜负未决的可疑战争；可如果回避了它，恐怕我就没法把这文教委员会当成我本质性体验的地方啦……

文教委员会关于我的问题议程进入后半，我那只不安的风筝便叫狂风吹得越发紧张起来。星期五和星期六，大森直和深濑道彦接受了委员会的传讯。在意识的一角，我盼着他俩对传讯拒不接受，好让我心中高叫报复他们的鬼怪抨击他们的怯懦。

那抑郁的鬼怪，眼睛虽小却目光犀利，正大喊小叫哩：

你难道还在想美事，想隐瞒起那流浪汉的拷问，在委员会里取得胜利？你真想进行报复？真正的报复，还不就是让他瞧到，你从他们耻辱和骄傲之类观念的圈子里面彻底解脱出来？

到星期四，委员会能够成功立证的只有一件，那就是我是被协作组织的车子拉到了驹场的宿舍的。于是，传讯大森直、深濑道彦的调查工作，便直接触及了问题的核心——真的进行了拷问了么？

对于拷问一事本身，除去我这被害人的证词之外，泽田丰比古并不能提出有力的证据。大晚上的，有谁听见这青年疼得叫唤了么？没有！没见着处理捆绑这青年的绳索？没有！这青年遭到拷问的问题，没听到当事人说过什么？没有，没有，没有……

学生们堆积伪证的砖石，要筑起坚固的墙壁，好把他们的敌人——我和泽田丰比古阻在里面。为了这个目的，仿佛所有的学生都在雀跃着动手搬砖。泽田丰比古叫这坚固的墙壁闹得

唉声叹气，愁眉不展，这倒是少见。

“你，不觉得现代的学生不讲道德？这些学生，他们把政治家的阴险当成了固定的观念；可我们为了能把谎撒得坦然自若，却需要这样多的经历啊。然而，这帮子学生，他们撒起谎来，眼也不眨，脸也不红，活像吃着块点心！也没什么难堪，顺溜溜地真像个天使哩！恐怕，就是测谎仪，也打不出他们的神经系统有一点点波动。他们谎话说得怎么这般流利呀？是坚信左派的正义？要是这样，恐怕是因为在日本，左派从未掌过根本的政权，今后也做不到的缘故吧。”

随后，一丝疑惑的神情，真的在泽田丰比古那死人一样岿然不动的大眼睛里面闪动一瞬，说，莫非，你也说了什么谎话？

转眼之间，政治家又放声大笑，转开了话题。可是，我的确也在说谎。我告诉泽田丰比古，拷问我的人全是学生，有意瞒下了那流浪汉的事情。临近我向文教委员会和盘托出的期限了。我仍然没能把这流浪汉的拷问告诉泽田丰比古。可是，我也并不认为在完成报复之前，我能把它留在暗处，抽身退出这个战场。

星期五的上午十点，泽田丰比古将大森直、深濑道彦两人传入证人席，文教委员会便开始了。我坐在泽田丰比古的身边，面对着他们；从那时起，这还是头一次。大森直和深濑道彦，在春天透过树木射进窗来的阳光里显出几分苍白，几分消瘦，精神却极抖擞。他们都穿着学生服；在我的记忆里学生服跟他们简直无法联系在一起。这似乎能在报上登出的照片里面给人造成一种弱者和被害者的印象。相比之下，我倒是又胖又脏，还穿了件泽田丰比古的旧西装，无疑显出了几分不地道。大森直和深濑道彦眼光低垂，却直截了当地对着我跟泽田丰比



古怒目而视；自从他们在证人席上刚一落座，这目光便在屋里的空气当中形成了一股洪流。我瞧着他们，只感觉到藏在我心底的憎恶屈曲混杂起来，像感冒热症一般，让我周身发热。那一天晚报上我的照片，就活像个性犯罪的愚笨被告。

泽田丰比古在他们和我作比较时，率直得几乎引起我的反驳。他喃喃说了一句："怎么搞的！真难看！"

委员会先要求他们说明一下**战斗日本会**的情况，然而他们拒绝了，旁听席上学生的鼓掌受到委员会的警告。至于是否有过拷问这个问题，他们立刻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这也引起了暗中的鼓掌。接下来，我被要求重复已经作过多次的那些证词。旁听席里响起了一片声的口哨和喧嚣，有几个学生，其中还有一名女生，被逐出了场外。我的证词给打断了，我站在那里，听到那女生说了句话：

"那家伙真讨厌！"

这把我气得要死，浑身抖个不停。

我狂怒着，满心恶意的性幻想。——真该把那个丑女生强奸！绞死！可这样的暴行，若是把她粉刺成堆的黑皮肤下面的压抑释放一下，这也太便宜她啦！——我跟她又有什么关系？那些个左派，一片的煽动家，旁人其实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却叫人觉着，他们正抓着跟人家关系密切的乌有链条。啊，那个丑女生，跟我可有什么相干！

尽管有这样具体的恼人事，我却仍然把流浪汉有关证词避掉了。我谈了拷问，但对那个流浪汉，我却只字未提。在讲述拷问时，我没法劈面直盯住大森直和深濑道彦。他们俩听我低头作证，准有种胜利的感觉；见我垂下脑袋，准觉得兴高采烈，只要我不作那流浪汉的证词，便不会有什么危险，让那不利的新证人为他们断然讲出决定性的那一句话……

而今，我要反思自己站在作证台上时的优柔寡断。在我决心出席这委员会进行作证时，我曾发下了誓言的：

如果需要，便是那一桩耻辱，我决不害羞，一定说出来！

然而，我一直拘泥于——如果需要——，这迫切的请求，是来自我本身之外不可抗拒的力量；我在等待它的到来，并因此把自己的责任，藏到了这个保留条件的后面，来一点点地履行。根本讲来，这是由于我自己精神的取向。自从这场战争结束以来，我有了一个明确的想法，那就是这现实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事物都是靠外在的力量来决定的，事实上，一切重要的事物，也确是由于外部力量的作用确定下来的。在我的意志当中，这现实世界并不能够决定；我也便不用我自己的意志，去选择这现实世界，以及它的明天。然而，一个所谓的政治人，不正是这种选择世界明天的人么？

在我作证完毕，回到座位以后，深濑道彦要求第二次发言。与第一次作证时相比，他充满自信，简直显得生机勃勃。打电话威胁我那会儿，他早失去了信心。然而现在，那种信心重新恢复啦，因为跟我在电话里的预言不同，对那个流浪汉我全然未置一词。

“我们认为，必须宽大为怀。日本共产党把我们放逐了出来；或许它的缺陷，就在于这种宽大精神的病态的缺乏。当然，对日共我们并没有兴趣。我们刚刚听取了这位青年的坦白，这位泽田丰比古先生女儿的家庭教师，年底时得到了二十万块的奖金。他是不是特务？保守党议员不拿他作特务，会不会给女儿的家庭教师二十万元的奖金？顺便提一下，据东大学生科的调查，家庭教师的薪金是每周两次，每月三千块钱。这个青年，每周两次给泽田丰比古先生的女儿讲授法语。从而，他得到的奖金，相当于七十个月的报酬。尽管如此，我们也不



该表示怀疑?”

深濑道彦的证词真叫雄辩滔滔；然而，我的注意力却突然叫泽田丰比古吸引了过去。他坐在我的身旁，仿佛深濑道彦的控告全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倾听时的表情非常平静。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泽田丰比古难道全然没有预感到，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能够获胜？开始时他不想把这一事件带上法庭，难道他已经断定，不管证人们如何举动，也不能赢得胜利？泽田丰比古只把学生活动家以及他们的支持者歪曲的想法剔出来就行了，所以我的问题，岂不只是一个棘手的附件而已？

深濑道彦胜利地坐了下来。随后，大森直也要求发言，却被委员长给拒绝了。旁听席上引起了一片混乱。泽田丰比古建议允许大森直发言，这才止住了混乱。他竟有本事巧妙地让深濑道彦发言的效果顷刻间化为乌有，这叫我赞叹不已。

无疑地，大森直对泽田丰比古对他表现出来的表面的善意，立刻开始迎头的反击。

“单靠一个人自白就要判定其他人有罪，这是帝国主义者惯用的伎俩。同样，这一次，单靠这个青年的证词，只能够证明，他以二十万元的价格，出卖了他的良心，以及通往未来生活的通行证。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我们对这个青年实行了拷问，我们憎恨他的谎言！这个丝毫没有政治感的青年，正如他初步的特务工作所做的，为了二十万块的零钱，现在正听命于保守的政治家，这一种愚蠢真该憎恶！谁得到的好处最多？显而易见，还不是那位投资了二十万块钱的人么！还不是这文教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泽田丰比古么！”

保守党的委员们怒吼起来，这阵乱糟糟的激动和怒吼，使得他们很是滑稽可笑。一旦证人用上了那种骄傲的态度，除去叫嚷之外，他们便想不出什么有效的战术来了。

“我们并不承认这样的一个委员会的权威，不承认这种政治上的伎俩。而且，我们这样的证词，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只是为了揭露这个文教委员会的捏造、谎言、欺瞒和不知羞耻的策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与此同时，我们也是为这个青年而来，我们要对他说，要是他真心改悔，希望重新成为我们的朋友，那么，我们会原谅他的。你们把一个青年诱拐到政治阴谋的罗网之中，你们的手段鲜血淋漓；而我们，为了把他从罗网中拯救出来，不惜把手伸进你们的罗网！咱们哪一方才具有人性？静静地听着证词吧！哪一方才具有人性？哪方丧失了人性？”

“侮辱委员会！惩罚他们！”响起叫喊的声音。这声音来自委员们的混乱，并且即刻汇成了合唱。

旁听席上爆发的却是另一场合唱，那是给大森直提供可喜的声援哩。突然，泽田丰比古用他那宁静而无表情的眼睛看了我一下。我原以为，在那混浊的褐色眼睛中会看到闪现出的疑惑。然而在盯着我时，泽田丰比古的眼光竟像婴儿一般，只有一种单纯的好奇。一种秘而不宣的亲切微笑，恰似轻风一样，在眼睛的深处荡漾开去。那一瞬间，我的心中一阵摇曳，直觉得这种微笑正在向我耳语道：——对这样的怒吼视而不见，这可有多烦人！而且，还有点滑稽哩！——我觉得我和泽田丰比古同属一队，正进行着同一场战斗；这样的感觉，仿佛是一种感伤的情感，激荡在我的胸中。与此同时，我也感到，我是如此渐渐地落入了泥沼的深处，又叫泽田丰比古的步伐挟到了悬崖的边缘，这种绝望苦涩的感情是如此分明……

“请传新的证人！”我在座位上站起身来。委员会的房里一片紧张寂静，电视摄像对准了我，夸张地把镜头转移过来，我觉得我活像条发烧的狗，兀自迟钝拙笨地挣扎；那群电视摄像



机镜头里映出的我的身影，像一个小小的锡士兵。

“以前，我瞒下了一个证人，我不想把这个证人说出去。可是现在，我打算请各位传讯这个证人。他不是学生，是个流浪汉。他们领他来驹场宿舍，是来拷问我的。就是那两个大谈人道主义的人带他去的。我，受到了那个人的侮辱，令人无法启齿的侮辱。我想请求各位传讯那个流浪汉！”

委员会的房里出现一阵新的骚动。我发现，深濑道彦和大森直又开始显出一种抑郁，变得狼狈不安了。在他们眼里，我已经算不上可以悔改的驯顺者，倒是变成了一个无休无止地坚持进攻的无耻的敌人。泽田丰比古急速处理了我的提议。他恢复了斗志，人也狡猾起来。我突然想到，恐怕我也是上了泽田丰比古的当呢。然而，抽身后退，已是为时晚矣。我闭上眼睛，跳出了约束着我的规则。是我自己让自己上了当。如果需要，便是那一桩耻辱，我决不害羞，一定说出来！而今，我丢掉保留条件，发布了真真正正不讲羞耻的宣言……

委员长宣告休会的时候，记者们蜂拥到我和泽田丰比古身边。我的耻辱，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我找不出什么理由能赶得开记者们的好奇。一群激昂的记者，一群激昂的政客，一片热烈的饶舌询问，弄得我赤裸沐浴其中一般疲惫不堪，身体里面极深极深的地方感觉着一种充满焦躁的绝望失调，却还得不住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泽田丰比古好不容易击退了他们，我呢，躲到他的身后，跑出委员会的房间，闯进黑洞洞的休息室，在门上镶着的旧镜子里面照上一照。瞧我那张红扑扑的脸，扭曲变形，又是汗，又是土，脏兮兮的活像刚哭嚎过一样。敢承认这是我自己的脸，可真得有点勇气。

“火速去找那个流浪汉！”政治家不管不顾地大嚷大叫。这会儿，我正叫镜里的形象惊得发愣哩，他突然扭着身子，骇人

地大笑起来。

我清醒了。我便是那小黑镜子里的那个我呀。

“去找啊，快!”我附和着政治家的声音说，然而，我笑不出来。

自从流浪汉变成了我们问题的核心，泽田丰比古立刻打破了同记者的约定，要求警察予以干涉。星期五的下午，我和泽田丰比古与警察商量到很晚。我觉出一种奢侈，一种警官竟然给私人支使起来的奢侈。大森直和深濑道彦也免不了要来回答警官非正式的讯问。经常有电话打进我们进行商议的房间，那时，那满脸耿直活像雀儿一样的警官，便会一脸的失望，向政治家报告道：

“泽田先生，全学联他们还是不想开口。法律是行不通啦，法律捆住了警官的手脚。小偷的手脚还没捆上，警官的手脚倒先给捆上啦……”

夜幕降临时，泽田丰比古和我才从警视厅里出来。政治家还得出席另一个会议，他便用那辆大奔驰轿车，把我送回新宿去。文教委员会召开以来，这算得上政治家对我最大的亲昵表示；至少泽田丰比古理解，我绝不是因为单纯的忘却才绝口不提那流浪汉的情况的。在新宿，我找了个朝鲜饭馆，吃起“库啪”来。这是种菜粥，主料是肉和蔬菜。胡椒鲜辣的气味，直烧舌头的辛辣以及好似带了种谄媚的肉味融化了我那荒凉的心境。我的潜意识最为柔弱尖锐的部位触角一般朝着康明治的方向颤动不已。我发现，是它叫我在这个夜晚四处寻找朝鲜饭馆，害得腿脚僵直疼痛起来。在我的身边，是一群壮汉，满眼逼人的反抗目光，厌倦地吃着他们祖国的菜肴。当我把脸正埋在深深的大钵里时，突然传来了声询问：——北边来的？——



我也要寻找祖国在我心里的印象；然而，我的触手只顾沉入幽深晦暗的洞穴，在日本，只剩下了无可把捉的孤独，叫人心里害怕。

走出朝鲜饭馆，回到成城车库的二楼，我花了三个小时。走在黑沉沉的路上，我的心里根深蒂固地萦绕着恶病般的孤独；为了从这种孤独中间解脱出来，我是徘徊着寻找那种闪闪透明的晶体的，虽然它一经接触空气，便蜕变成粉色。自从康明治在神户的饭店里，将它的全套器具丢在黎明时的窗外之后，我还是头一次想做这种事。

车库里黑洞洞的，只有大众车兀立在里面，满身污泥，活像只死去的动物。我台阶才上了一半，房门从里面打开，灯光的洪水闹得我视觉异常，疼痛得就像性高潮时一样。

“哼个啥？假杰里·刘易斯来啦，一本正经地说有话想跟你说，赶也赶不走！”泽田育子叫道。

有一股胃液，从我紧咬的牙缝里面喷将出来，活像苍蝇跳出来逃之夭夭。我紧闭着眼睛躲开灯光，用手背擦擦嘴唇，一面走上台阶来。我竭力关闭虹膜，犹如关闭沉重的铁门；然后，我才把眼皮睁开。只见那假杰里·刘易斯把件令人作呕的粉色毛衣直穿到嗓子眼；而泽田育子像男人一样穿了件黑色的西装，配着条网球裤。两个人并排坐在沙发上，正扬着脸看我哩。他的脸色有点苍白，粉色闪亮的舌头蛇一样迅速舐着娇媚的嘴唇，一双漂亮清澄的眼睛斜视着我，那张不安僵硬的脸上，出人意料地带上了深深的酒窝。我发现，这假杰里·刘易斯用眉黛把他姣好的眉毛画得又粗又浓，准是要跟我见面才武装出点男人气的。

“我不是跟你说过么！不跟育子说，所以别再跟育子见面！”我邪恶地说道。这就算是跟他打了招呼了。

“我自己跟她说过我是个变态，是个男妓。于是，我再不担心你能够妨碍她啦。我的心呀，也就平静啦。我已经不怕你啦！”假杰里·刘易斯回答。他的声音平静嘶哑，就像老头子一样。“说还是不说，这才是个问题，才是令人焦急的问题呢。那么，啊，说出来就消停啦，我全懂，我已经不怕你啦！”

“还讲究哲学哩！”泽田育子把假杰里·刘易斯那漂亮的小脑袋按在自己的肩上，充满爱惜地说。那男孩对爱抚的反应可真灵敏哟。“杰克·凯尔瓦克和铃木大拙的禅的笑话，在加利福尼亚的哲学季刊杂志上面还能读到哩！”

“我想，你今天在电视上做的事，也是要找个背静地方自个儿呆会儿吧。我知道啦，嘿！”假杰里·刘易斯认真地说。

“背静地方？哪儿的事！要去地狱呢！”

“知道你的事，我是来告诉你那啰里啰嗦的醉鬼的下落的，我今儿个看电视了！”假杰里·刘易斯飞红了脸，忍着怒火说道。“那家伙，一个下贱的流氓，一个流浪汉，成不了我们的座上客，也进不了阿多尼斯。只落个往店前面的道上一站，看看我们，想拉几句！你的问题往出这么一摊，他就一心想让我们去问他啦，我不信，可是你今儿一上电视，我就想没准儿了。所以，我就来告诉你啦！”

我觉得一震。这震动，准像我在大雪封天的黑道上面，突然袭击他假杰里·刘易斯时给他造成的震动。而今，假杰里·刘易斯对我没有一丝惧怕，还径自用毫无表情的眼睛盯住我看。如果他是个残酷少年，丝毫不带着什么温存，那么他自会像我从前一样，回给我威胁的眼神；可眼下，那假杰里·刘易斯确实没有对我显示出一点自卑来。

“跟那流浪汉说过话了？”

我觉得恶心。屈辱、愤怒，带给我一种儿时常常感觉到的



歇斯底里的视觉异常；又一阵恶心，让我的喉咙痛苦得火烧火燎。

“说啦！那家伙站在道上，说了一个小时，还要摸我的屁股。变态的贱货！我真怀疑那种家伙能不能当得了证人！”

“去抓住他！”我惨叫一般地嚷了起来，“去抓住他呀！”

泽田育子平静得出奇，带了丝死心断念的微笑，不偏不倚地盯着我和假杰里·刘易斯，默不作声。就是我和那假杰里·刘易斯激动已极、膝盖打着战一路走下台阶的时候，她也只是用一只漩涡一般模样滑稽的人工树脂烟斗吞云吐雾，一面深深地坐在沙发里面目送着我们。

我和假杰里·刘易斯把育子留在了身后，好像这是理所当然。深夜的路上一片漆黑，天冷得好像冬天又突然回转了来。我们全身发抖，一声不响，一溜小跑赶往车站。就在这时，育子把那大众车开得震天价响，让它活像病狗一样哆里哆嗦、喘息呼号地追将上来。我和假杰里·刘易斯，对育子表现出同样奇特的固执，闭着嘴爬了上去。于是，大众车疯了一样冲进了黑暗。

政治家的女儿开着车，一面说道：

“你们太狂热，光奔着反高潮的效果啦，我去了趟厕所。”

“忘了开车灯啦！再轧上个人呀狗的！”假杰里·刘易斯的话里带了种焦躁，或者是恐惧。“嘿，咋了？”

“半夜开车不开灯，真像脱胎成了头犀牛在非洲草原上飞奔啊！”泽田育子语调冷漠，简直会闹得假杰里·刘易斯更加焦躁。“你们激动个什么呀？欺负那衰老可怜的变态者，竟能唤起你们如此的热情？”

我觉出泽田育子正气得要命。然而，她的感情却把我的感情刺激得过于僵硬紧张；而我，还得把这种沉重忍受下来。假

杰里·刘易斯伸出胳膊，用手指按下了车前灯的开关。

于是，那车灯活像把手术刀，把那黑森林一样的暗夜迅疾劈开，道路犹如皮下脂肪一般，灿灿地闪着白光；夜雾则像尘埃一样在低处盘旋不已。我们那不幸的大众车颤抖着车身，在加固湿地开出的新路上面猛跑。突然，我们看见一个黑沉沉的深坑，泽田育子呻吟一声，便去转动方向盘，可是太晚了。我们猛地一震，掉进坑里；而后，我们发现，彼此全都是疲惫不堪，只顾抑郁地默不作声，闷头儿盯着道路看。盯着路，是为了在见着下一个深坑的时候，我们好像小鸟一样大叫大嚷，从大众车里面飞出去。

我们在阿多尼斯前面的路上把车停下，寻找那男妓巢穴附近的那条黑路。那流浪汉不在。在阿多尼斯里也找不见他；那店即将取缔，电灯关闭，窗帘挡得严严实实，三个卖不出去的少年郁郁不乐，他们甚至想不起来那流浪汉是否确有其人。别是大姐又编瞎话吧？假杰里他大姐？放屁！假杰里·刘易斯满心厌恶地说着，问我是不是当真以为他是在撒谎。我可没撒谎哟，什么大姐，啊，那家伙早过了二十啦……

“去全东京变态者的窝里找个遍好啦。他准躲在哪个阴暗角落里哩。想到你八成得到变态者的窝里来，他还想着跟你也再干上一把变态的那事哩！”

“敢再说一遍，我把你那引为骄傲的小鼻子打破了！”我气冲冲地说，然而，假杰里·刘易斯的这个建议，我却只好接受下来。“泽田育子睡了，这回你来开车吧。另外，可不兴再用什么变态之类的词了！”

我们动身了。在我们的车外，东京仿佛深沉的大海，巨大，宁静，黑暗，充实。在日比谷公园我们下得车来，在树丛



和公厕的旁边一顿搜索。突然，我觉得憋闷难受，感到忘了带上水中呼吸器简直是个错误。我们看见在水泥长凳上，有两对男人在调情。然而，他们跟那流浪汉差得很远，那白色的大袖口连袖扣也是一应俱全，纤细漂亮的手掌从里面伸将出来，放在对方的屁股蛋子上面，活像树叶一样发着白光。

我们把那大众车的全部机械开得滚滚烫，重新上路了。我们先在涩谷的站前广场兜上一圈，而后再出发，到新宿的站前广场以及有公厕的其他广场继续搜索。我们累得要命，那流浪汉却到底没有找到。而且，在我和假杰里·刘易斯的脑里，都渐渐产生了一个观念：天亮以前，如果不把东京所有的广场找遍，一切可就全完了！这观念毫无根据，荒唐无稽，漫无条理，却又专横难敌。几个男妓背着那溜溜的巨大的水泥公厕，用女人的东西把自己武装到了意识深处，炫耀他们那独特的一群。我看了一会儿如此奇特的景象，我们便折回站前的路上。正是凌晨三点，一伙人兀自在那里大声说笑。

这时候，假杰里·刘易斯倾诉似的说道：

“我想，那家伙准躲到那片像是橄榄树的背阴里，去看那些穿女人衣服的货啦，或者是往便所偷看什么的啦。”

“那是百日红！或许，你真像那变态小孩子说的，是个撒谎的骚货，你说的流浪汉什么的，全是在撒谎！”我说道。

“瞧，你这不也变态了么！”假杰里·刘易斯恨恨地叹道。

“别骗人啦，你这畜生，全是撒谎，撒谎！”

“呃，呃，我编造出个流浪汉，没影的流浪汉，大晚上的满东京跑，找他……这样的事，你以为我能忍得了么……呃！呃！”

“我也闹不懂了，怎么会忍得住到处找！完啦！你个畜生，我太信你的谎话啦，我什么也闹不清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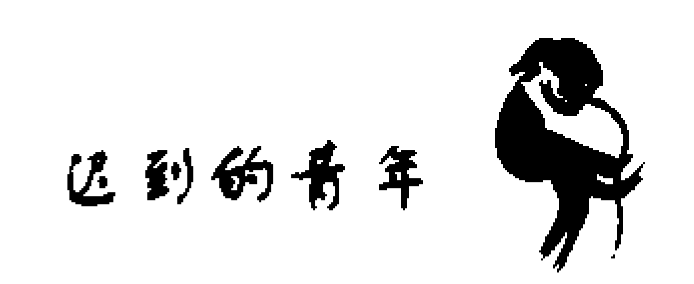
在车里那一小片亲昵的黑暗中间，泽田育子睡得正香。我和假杰里·刘易斯疲乏无力，打着呵欠，一滴树脂般的眼泪落到脏兮兮的脸上。我们困极了，可还得晃一晃脑袋，重新把车开动起来。假杰里·刘易斯默然开着车，一面不住地放屁，那是衰弱不堪的屁；放屁时，假杰里·刘易斯悲悲切切地拧着眉，把嘴唇缩成肛门样儿。泽田育子说了一次梦话，那话让她说了个清清楚楚：——三角关系呀，三角关系呀……

我眼皮柔软的皱褶上，粘上了什么极纤细的东西。我用手指肚儿粘下来一看，是一些粉色的晶体。我血液中那闪闪的火苗已经全部熄灭。我觉出了犯瘾时迷茫的恐惧，感到绝望得全身发软。我差点呜咽起来，然而睡眠的触手猛地袭击过来，正好压倒了那种感觉。啊啊，我是为什么存在的啊；啊啊，我是那样地想去参战，那不是这种肮脏的战争，而是让热情占据心灵、让骄傲把恐惧凝缩的肌肉登时变得溜滑的那种黄金一般的战争！然而在这世界的任何一处，都不存在黄金一般的战争，只有侮辱和欺骗的战争。在那夏天的日子，我那晒得黝黑的小脑袋，便早把真实的情形看透啦。我迟到了，即便在深夜的东京奔走到死，也没法重新把它追上……

假杰里·刘易斯突然叹息一声，停下车，他几乎把方向盘搂在怀里，伏下脑袋，低低地嗫嚅起来。那声音充满纯粹的悲哀，仿佛被我弄疼了的时候发出一样。

“玩完了啦。困死了，玩完了啦。好像掉进黑窟窿里啦。困死了，玩完儿啦。”

我们让大众车停在路上，就在车子里睡开了。也许是因为那车子像是给遗弃了一样，以至于警官过来搜查，把我们又从浅浅的睡眠中摇醒过来。这时候街道，树木，楼房，还有警官那张瘦削的脸上都铺上了一层荒凉的黎明。那警官睡眠不足，



一团疲惫；我们几个人也同样睡眠不足，难受无力，还要受他刨根问底的审讯。那警官二十岁不到，红脸膛，东北口音，听泽田育子说出她爹的名字，那警官眼睛周围的皮肤腾地一阵绯红，隐隐地带了种亲切的口吻说道：

“哦。那委员会的证人，一个叫深濑道彦的学生，昨天深夜在管区内自杀了。他害了神经衰弱症！”

第七章

泽田丰比古为了参加星期六最后一次委员会会议，正坐在疾驶的奔驰里面，让那种沉重郁闷、令人不快的惊愕浮现在表情藏于皮下一般迟钝的大脸上，两眼紧闭，自言自语地说：

“左翼的学生真脆弱。怎么说呢，我吃了一惊呢；可是想一想，到底还是孩子啊，关于人世间的智慧只知道马克思主义啦，毛泽东思想啦，怎么能不脆弱呢。”出我所料的是政治家眼神直盯着我，抽一抽鼻子，喉咙咕咕作响。“别觉得你有责任。干坏事的，是那帮左派的领袖！真叫人吃惊……”

我冷冷地想，这政治家！扮上个沾血带泪充满良知的保守派啦！深濑道彦的自杀没给我带来任何心理上的压力。我只觉出一种模糊的失望。在早晨干燥的空气里面，我从小心翼翼的警官那干裂的嘴唇里听到深濑道彦自杀的消息时，我便觉出了一种茫然。我的心开了个空洞；苦涩的失望，犹如废坑中渗出的污水一样灌满了我的心。我曾经觉得深濑道彦是最新类型的政治青年，我也曾抑郁地感到，我生怕变成那些屈服于政治青年、屈服于深濑道彦的群众中的一员。然而他不过也和我一样，活脱脱一个晦暗躁动、满心不安的贫弱的反政治青年。而



今我觉得他跟我一个样；然而他自杀了，我却苟活下来，追随睡眠不足的大脑迟钝烦躁的行动，这样，他倒是比我等而下之。我曾把那肮脏的流浪汉的拷问藏来藏去；他相信我的耻辱软弱不堪，便在我与他之间维持了一种肛门性欲的平衡。然而，在我振奋起一种勇气，一种下贱卑鄙的勇气，将流浪汉弄湿我肛门的精液公之于众时，这平衡便遭到了破坏；而他，害怕自己发明的武器，只好自杀了事。恐怕，在死亡的苦恼中，他愤然嗫嚅的话便是这些：——我心中的典型人物，可不像他那样不知羞耻——太可怕了，他这不知羞耻的东西……

泽田丰比古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去，立刻紧闭双眼，抿住嘴唇，前额皱纹分明，开始思考起什么来。我想，这政治家，他一准是在探究深濑道彦的死亡给他带来的利弊收支对比表。或许他的结论是正确的。当抵达议事堂，他走下车子时，政治家将他轮廓明晰的眼睛睁开，那眼里泪花晶莹，却充满了斗志。

出我意料的是，那一天，大森直作为证人，出席了委员会的会议。可撇开这一点，一切便都是按照我和泽田丰比古的安排推进的了；最后一天的会议，便在胜利的感情里结束了。

会议刚开始，大森直便要求发言，他谴责泽田丰比古破坏公约，要警察参加寻找那个流浪汉。他主张，深濑道彦的死亡应该归咎于泽田丰比古，向他追究责任。他宣称除此之外，自己拒绝作证。旁听席上挤得满满的，谁也没有给大森直鼓一鼓掌，这倒是让人感到意外。那大森直只是把一块孤独的石头扔到了深不见底的井下。

泽田丰比古发言说，流浪汉到底没有找到。为求得政治折衷，他要求休会，建议直到找到那个流浪汉以后，再来召开下一次会议。至少是在泄愤吧，在野党表示反对。最终，他们应

该明白，深濑道彦的自杀，便是他们失败的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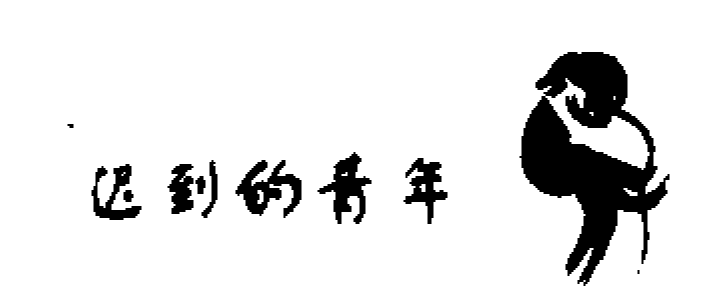
泽田丰比古一脸宽容，结束了文教委员会的会议。他在撤销会议的发言中说，我们不想告发这些学生，惩处学生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打算暴露一下学生运动非人性方面。旁听席上一片沉默，然而谁都知道，支持泽田发言的气氛实已笃定。

这一场以我和泽田丰比古为核心的文教委员会会议便结束了。就在会议结束那一刹那，旁听席上投下了一批传单，上面说大森直被从工人个人加盟组织负责人的位置上赶了下去。大森直虽也捡了张传单读，但在我盯着他的时候，他昂扬的态度却一如往常，抓着传单消失在混乱的走廊里。过去我对深濑道彦的评价高于大森直，可是现在，大森直却跟那自杀的深濑道彦有着本质不同，在他那坚强的迟钝中，一身昂扬地消失到认不出他的旁听者拥挤杂沓的走廊上去了。他准会成为我棘手的敌人；这样说来，那深濑道彦，倒和我处在同一个层次，不过一个贫弱的神经衰弱症患者。我们不是具体的实际行动领袖，我们抽象、浪漫、思想偏激得如同固执的孩子。他因为耐不了现实世界残酷的一面，便想给自己包裹上冷酷无情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想做一个觉不出快乐也觉不出不幸的人！——现在我才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那家伙生性孱弱，革命家指向和自杀指向并存，说到底，不过是一个晦暗躁动的懦夫。

同深濑道彦相比，大森直却优越得多。他才做得了我棘手的敌人。我不得不承认他背影中充了电似的威严，只有我，才无法不承认他的坚忍。工人们竟流放了他，真是群**傻瓜**……

然而，泽田丰比古却绝不是**傻瓜**。坐在回家的车里，他便郁郁地说道：

“那耿直的汉子死不低头。真坚强！他也清楚自己的坚强。



小伙子真讨厌!"

"唔，他挺坚强。"嫉妒使我的声音带了丝沙哑，我恨恨地承认道。

"你不用害羞。"便是这样的瞬间，政治家也要显出间歇性的敏感，他若无其事地说，"他像一匹马，左派一准白白地耗费掉。左派总是浪费最为重要的东西，倒把没有用的三流人物捧成栋梁。这种做法倒成了天经地义，因为夺取政权，完成革命，有了这样的做法，就省得对自己的无能感到绝望啦。三十年来，日本的左派做了什么！这帮子日共最喜欢的施主！低能儿！侏儒!"

"你究竟为什么要召开这次委员会？你为什么做了政治家？你相信未来么?"

我突然说出的这几句切实的探问，让政治家眨了眨眼睛。然后，他把自己拽到了那种间歇性的迟钝中，讷讷地答道：

"像我这样的老家伙，有什么未来。未来是实实在在的明天，信也罢，不信也罢，它是一朵放在高处的花，老人想够也够不着。也可能，是一块屎放在高处。说点具体的吧，你怎么办？以后，未来。要是深濑那孩子不自杀，还没什么问题，可让他这么一死，你想回大学可就难了吧，想从政治的泥沼里面脱身也就难啦。选手死上一个，比赛就不再是比赛啦。怎么样？干吗不往泥沼里面再走得深点？据我观察，到明天，只有两个具体的未来供你选择。要么重新成为那帮骄傲自负的狗家伙的同志，要么做我的秘书，舔掉盘子里剩下的毒药!"

我只是微笑不语。我哪儿有选择的自由。

"做我的秘书吧，你就在车库的二楼住着好啦。"政治家事务性地说。他完全清楚，他并没有给我选择与大森直联合的自由。"今年秋天，我要成为东京都知事选举的候选人。到那时，

还要你助我一臂之力呢。要击败革新派的候选人，需要吃下青年阶层的选票。选举，这是现代仅存的一场公开战争，一经获胜，你才好逃出那骄傲的社会主义青年不屈服的幻影。就是你真跟我那放荡的育子结了婚，也是要说上点好话，精神上需要这个么。希望你把这看成是我这个当父亲的讨厌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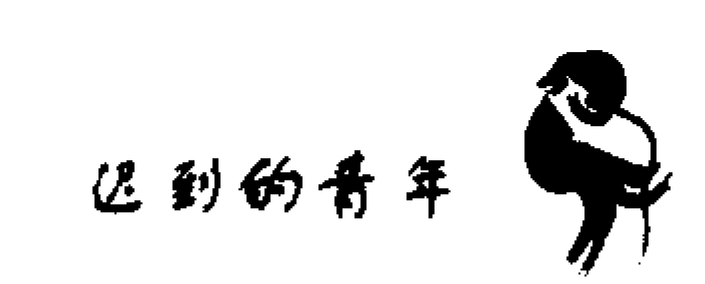
我真该事先加以拒绝说：恐怕你也想让我说点好话呢。在那个下午，夏天的第一个呼喊发出金属般辽远的回声，紫色奔驰 300 里面，政治家那番带有虚幻的诚实色彩的话语感动了我。

“做你的秘书吧。我很高兴。”

“依我见记者们的感觉，在文教委员会上似乎是我们取得了胜利，他们似乎打算善意地给我们写上几句。死无对证么!没有哪个记者会迟钝到要去支持一个自杀的人，从而，你当我的秘书，也不会有哪家报纸会说个不字。至于赤旗他们嘛，值得庆幸的是共产党那些作风严格的先生们，正批判战斗日本会有托洛茨基主义的偏差，他们才不会出面援救大森直哩!”

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和周刊，可见泽田丰比古一语中的。固然不曾有谁支援我和政治家，然而至少，还没有哪篇报道，指责我是那自杀学生的凶手。知识分子素称进步文人；可即使他们，也已经不再对我和政治家喋喋不休。到下一个瞬间，他们的本能总会敏锐地把握住一个界限：一旦把脚伸进参政这片沼泽那无可回头的深处，便会给他们带来危险。

至于那些学生，他们也立刻把自己政治运动的矛头从我和政治家的身上移开了。在大学里也听不到尖锐抨击我和政治家的声音了。由此才引起了我的反思。在这一事件之前，做一个参加学生运动的学生，我一直以为一次示威游行，最终就能把那些学生们的个人感情相当自然地给调动起来。在像我这样极



普通的学生的集团里，没有什么政治的感情和意见。我们只要能在集体行动当中得到精神发泄的机会，就会对依据那一小撮政治青年狭隘的情况分析确定下来的行动方针热烈依从。那些政治青年对攻击我跟政治家早失去了兴趣，也把大森直抛在了一边；与此同时，我们也脱离了所有学生充满敌意的视野。剩下的只是些变化无常的目光，单有兴趣猎取些丑闻轶事罢了。

媒介并不追究我与那自杀的学生晦暗的联系，倒是有一些报道，把我作为登上了辉煌的人世阶梯的青年，作为很快就要同政治家的女儿结婚的一个改悔的全学联成员，给我抹上几笔令人心旌荡漾的色彩。民间的广播电视、特别是由有力的广告资助的通俗电视节目，表面上对于这种营利主义极力排斥的大众媒介便是这样。那些号称通俗，经常发售些猥亵插页的周刊小报却相反，其中最低劣的报道把我说成是卷入最为黑暗悲惨境况的学生，反人格类型的人，现在想来，我在读它们的时候，第一次觉得这倒接近了我的真实。只是我成功地援用了一种权威主义的感情，登时忘掉了这些最为低劣的媒介真实的声音。

关于这期间的情况，我很快便能颇为明晰地分析出来了。这种分析方法，来自美国电视界调查报告的一篇报道，是我做了泽田丰比古的一名秘书之后不久偶然读到的。

作为泽田丰比古的秘书，我的工作是从英文法文书刊当中寻找出有关大众媒介与政治家关系的报道，不分巨细，剪裁翻译，每星期将其归纳整理，提出报告。政治家泽田丰比古野心勃勃，他要重新征服大众媒介，再把它当做武器，提高政治迅跑的速度。

在美国电视行业通讯的杂多报道里面我读到一篇，在其中我发现了一个名词：下行节拍（down beat）。——电视本是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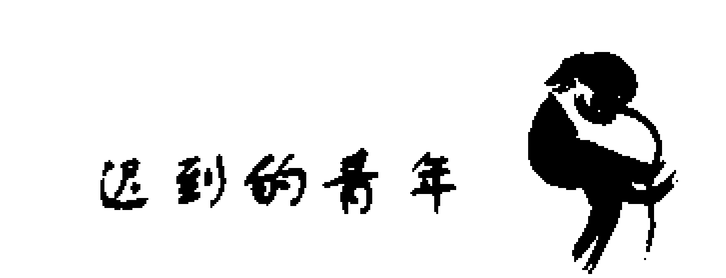
告媒介，绝不是娱乐媒介。广告代理商只关心赞助商的产品能否销售出去，并不想要那些妨碍顾客产生的剧作。——从而，让那些超量购买的顾客看那些下行节拍的电视节目，冷却他们的购买欲望，这是赞助商绝不情愿的，所以电视节目往往采取的是幸福明快的上行节拍。诸如此类，便是那个焦躁的美国人(他或许是一个电视剧作家）的说法。

我遇监禁，被拷问，而后拷问者又自杀身亡，这些事件太是一种下行的节拍。然而日本广告媒介的承担者，在报道的同时，却仍要维持广告客户商品的出售，为此，他们竭尽全力给我的生活和思想渲染上一种上行的节拍，于是便发现了一个缺口，这就是我与政治家女儿的婚约。与此相反，那些娱乐性的媒介、那些只要吊起读者的兴趣就烧高香，全不管什么商品销路如何的通俗杂志、桃色小报的撰稿人，他们倒宁愿把我造就成一头按着下行节拍跳舞的马戏团狗熊。

我觉得，我的青春遵循的是下行的节拍。我身边青年的生活，也都是下行的节拍。即便我真跟泽田育子结了婚，那也是下行青年与下行姑娘的结合。是下行节拍的婚姻。而假杰里·刘易斯这个下行少年，也便有了一种下行的三角关系。

然而，与此相反的是，我却立志作一个政治青年，把自己纳入成为政治家的阶梯。我把自己当做商品卖给别人；我必须成为我自个儿的赞助商。我以监禁事件受害者的身分出席文教委员会，这使我出演了娱乐性媒介的主角了；可是，我确认自己明显地成了个下行节拍的人。为了把自己变成个政治青年，我有必要采取上行节拍，说出我自己的广告台词，有必要让旁人产生购买我的欲望。

泽田丰比古很快便有心成为电视公司的重要人物，至今仍保持着密切关系。发现这一点时，我下定了一个决心。我想跟



着他进入电视公司，并在那里为自己喊上几句上行节拍的广告台词。如果那美国的电视剧作家说得对，那么，我以上行的语言和一张上行的面孔出现在显像管里时，赞助商决不会摆出副痛苦的表情吧。因为他们的商品卖得出去了。同样，我也便能售出我自己。——在电视里，我有个节目哩，标题是青年一代的时事解说，或是年轻人真实面目的采访什么的。我要从这充斥着下行青年的日本，挑拣出极少数、或者从不存在的上行青年的声音给他们看看。这节目会给电视界以崭新的印象，把我广而告之，把我销售出去。

它却没能超出我那些无法实现的空想的范围。最初以电视的和广播为首的所有大众媒介相关的文献掣肘着这些空想。可泽田丰比古却脚踏实地地进入电视公司的经营领域时，它已不是无法制订具体进攻计划这样困难的空想了。

政治家进入电视界以来，开始明显热心地专注阅读我每星期的大众媒介报告。我在里面不时浓笔重墨地强调一番混杂进去的我自己的电视计划，等待着时机。文教委员会召开以后，我已不是落落无名；我的名声，至少在这一年里，会带着一种丑闻的印象，残留在旁人的心里。利用这一点，我便绝对不会让政治家提供给的机会从指缝里溜掉。要是肯给我机会的话……

在谈及这时机到来之前，我想也应该谈一下对我和政治家在文教委员会胜利的怀疑和抗议。这与大众媒介不同，是通过狭隘的私人场所传到我耳里来的。现在想来，这低沉嗫嚅的声音活像条迅跑的狗的毛皮上叮了只虱子，深切地咬到我的心里，让我意识的角落经常感觉到难以克服的刺痒。

文教委员会最后开会的那天，泽田育子半夜里把一封电报送到了车库的二楼。政治家的女儿从电报局的电话里听到了

它，再用那坚硬不齐的铅笔字，写到笔记本撕下的纸片上面：

哥哥真是痛苦得　非要凶　手自　杀　不可吗？现在也很痛苦吗？我怀　疑

何等可笑，何等可悲，何等叫人落泪呀，弟弟这榆木脑袋！我心里想。我还想朝泽田育子做上副苦笑的表情，或就在这时，政治家的女儿脸的僵硬冷漠，好像是为了拒绝我，也拒绝我的笑脸。

“我真没想到你会受那么大打击，体验着那么大的孤独。对不起啦，对不起呀。”她匆匆地说着，用泥巴堵住了我涌出强装的微笑的孔洞。

泽田丰比古的妻子泽田茂想邀请我和育子吃饭的意旨通过育子传达过来，是那年引起数次洪水、凶暴不定的梅雨初期的事。在关于大众媒介和政治家的报告方面，我这个专业秘书的工作很有成绩，泽田茂说想听听这方面的情况哩。

我一心避开自尊心一时冲动造成的叛乱，便这样想起来：——没准儿，泽田茂想跟我见面是把我当成也许要跟育子结婚的小伙子考察一番哩，可在我这接受吃饭邀请的一方，也有个理由，就是说明一个有关政治家跟大众媒介的报告。现在，我既然作为泽田丰比古的秘书开始了日常生活，回避同老板妻子见面，可是不应该哟！

日常生活中我虽然住在泽田家车库的二楼上打发光阴，可作为文教委员会的证人，我还要过着非日常的生活，异常的生活。在这期间，纵然我跟泽田育子有过密切交往，纵然同泽田丰比古也常能见面，然而我并未觉得、我正深深涉入泽田家的



内部。我想，没与泽田茂见过面，这似乎是惟一的理由。

泽田茂把政治家丈夫放弃的工作承担了起来，至少在表面上，她把泽田家的经济凭借所支撑的家业而维持住。北海道札幌市郊外的泽田轻金属工业公司便归泽田茂所有；她靠朝鲜动乱时制造子弹积累起来的资金进行了体制改良，现在主要生产农机具。有传言说，北海道的农机具公司便是泽田轻金属公司的“前台”，然而它经营业绩不佳，在北海道政府和泽田丰比古之间，颇有贪污味道的动作在农用器具的购买过程中间进行着。

我没有机会同泽田茂见面，有一个理由。据说每个月里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泽田茂要留在北海道的总部里面；而且我出于淡漠的怯懦和敌意，总有意无意地避免与泽田茂见面，这也是一个理由。

怯懦和敌意早在我在神户的旅馆里，从凶器般钝重的话筒中，听到泽田丰比古那句得好好说服她妈呀的警告时，就被唤起了。还有，从我充其量不过是泽田育子的家庭教师时起，就是在移居到车库的二楼以后，我也没觉出泽田茂对我有过一点点的关心，这也促成我产生了这样的感情。

这文教委员会作证以后，我的自尊心眼见着变得肥大敏感，闹得娘们似的尖声尖气。只要想到她泽田茂不想见我，我便觉出一种无根无据的屈辱，仿佛泽田一家慢待了我，拿我当做牺牲品。我睡在车库的二楼，感觉到正房周围泽田茂的气息，我便会觉得自尊心的高涨令我咬牙切齿。为了从这种灼人的耻辱当中解脱出来，我想，现在泽田茂不想见我，是因为在文教委员会召开的那些日子里，我和政治家正是处在非常时期，一俟我们恢复了日常生活，泽田茂自会招我到她家的内部去的。

听到育子替泽田茂捎话时，我那女人一样畏畏缩缩的自尊心正处在忍耐的极限。所以，虽然答应了她，可对于自己脸上表现出来的情绪，我分明觉出了心中不寒而栗的不安。

泽田茂在田村町的中国菜馆订了张桌子，招待我和泽田育子。那是个大雨倾盆的黄昏，从地铁出口到菜馆的路上，擦肩而过的人们都板着面孔，毫无好奇，急匆匆地赶路，仿佛全不把雨放在心上。泽田茂专用的那辆公车停在中国菜馆门前，活脱脱一个小房子一般大小的庞然大物。司机正歪在车里读杂志。比起走进俱乐部似的中国菜馆，我倒真想跑到司机的旁边歪上一会儿。文教委员会召开以来，我常常突然觉出这样一种失调感，流离感，和被迫采取原本不属于我的生活举动的感觉，叫我感到四脚乏力，疲弱不堪。从感情方面讲，这真是一种焦躁的不幸。

泽田育子把我介绍给泽田茂。那女实业家和蔼可亲，无拘无束地把我观察了一番，那一双中年人色迷迷的眼睛活像只锐敏的小猫，仿佛在嘲弄我一般；然而意外的是这种打量却没有让我感到不快，反倒在我的感情中激起我想对那眼睛献媚的态度。——嘿，这些事我从她爸爸那里听说了，我家山猫的描述力可太不够劲儿啦！山猫，说的可不是那政治家，是说女儿哩，啊哈哈！请说吧！您要什么？您喜欢什么？

我慌里慌张地瞧了瞧那奢华菜单的前菜栏，毫无自信，畏怯地说：

“蜇皮吧。”

“您一说蜇皮，我倒好像一下子看见了海蜇，要是你漂在海上，海蜇会螫你穿游泳衣的屁股。一想到吃这种东西，就提起食欲来了，真带劲儿！”

我羞愧难当，低下脸去。我甚至觉出连脖子周围也涨得通



红。——上流社会！High high society！High Society！这丫头要是再敢嘲弄我，我准从那椅子起身，回到从前我贫民窟的住处去！

“瞧呀瞧呀！这山猫可什么时候会游泳啦？还游得挺远，都碰上海蜇啦？在大海里面！这回的男朋友，可是个游泳选手么？”泽田茂敏感地发现了我的不满，于是把话岔开，开始独自喋喋地对女招待点起菜来。

我看得出来，泽田茂比那政治家年轻得多，她生机勃勃，鲜活好动得像条刚打上来的鱼，性欲也似乎旺盛得很，然而最让我瞪目的是，她相当漂亮。看一看泽田丰比古同这肥胖干净又有钱的猪性交那一幕，我想那政治家准一直像是个温文尔雅的迟钝人儿。泽田育子说她读小学时，一家子出去旅游。在旅馆里她看见过父母的性交，她说简直滑稽得把她笑死啦。跟父母比一比，尤其是跟泽田茂比一比，泽田育子那种势不可挡的山猫品性，恐怕绝不是劣性的遗传呢……

“股市上扬，你知道么？”泽田育子突然拿了个跟我从未提及的话题，对她妈妈说道。

“我是经理，怎么不知道。大众投资家们探听到了申请新式冷气装置专利的事呢！住宅区的家庭主妇们，只会斤斤计较，可马虎不得哟！”

“我名下的股票卖得来么？”

“现在别卖。你爸爸拿下了选举，或者，就算他输了，可只要一去台湾，价格又会上扬的啊！”

我跟那股票的话题离得老远老远，只觉出一种切实的孤独。脑袋里热烘烘、黑乎乎的地方呻吟着：上流社会！High Society！她们倒是一面用象牙筷子有滋有味地吃着前菜，一面大谈股票，可真没法忍受……

“台湾怎么啦?”

“现在蒋介石的太太盖了座好大的饭店。八成是无心反攻中共大陆，想当饭店老板啦！这一份冷气安装合同或许我们拿得下来，住宅区的投资家太太们正受证券持有人挑唆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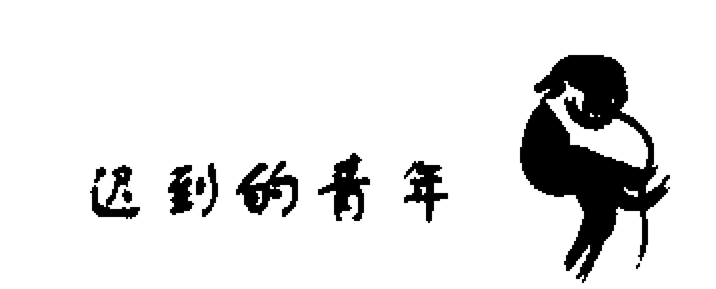
“唔，唔,”泽田育子只顾用她又重又长的筷子乖乖地吃着蜇皮。那食品给人一种畏畏缩缩的感觉，真是滑稽。

“你可真是老实文静。不来点威士忌?”

“好吧。”我说。想到这很像泽田育子津津乐道的英国长诗当中反高潮式的对话，我便努力让我那声音沙哑、畏畏缩缩地回答再客观一点。的确，泽田茂如歌如吟、旁若无人的谈话压倒了我。我那畏葸的心境好生奇怪，它被这一番将我排除在外的关于股票的谈话伤害了自尊，又让泽田茂这么一问，它马上便想道：那个极富抑扬顿挫，谈个不停的喉咙到底会显出自始至终严重的自我中心，可不要上当噢！

而且，我感到很不安，担心同泽田茂初次见面就大饮威士忌，会不会给她留下一种很坏的印象。委员会议之后，我给泽田育子担任英语家庭教师用作教材的一位英国诗人（其实他生在美国，入了英国国籍）的诗篇就吟诵过这样的对话：——真是亲密呀！这个肖邦，他的灵魂苏醒了过来，这可只在朋友中间才能有啊！

总在矿泉水里的威士忌的表面还浮着冰块，我含住它，喝了一口威士忌，立刻，使我打了个草莓气味的饱嗝。我能够辨别出的威士忌的好坏，就是看它有没有草莓的气味。那饱嗝叫我好生狼狈，可奇怪的是，它却分明让我下定了决心。也许打嗝之类等而下之的生理现象发作起来，是我的一切汇聚上流社会习气的努力总归徒劳这种怯懦的自我意识重新抬头了的缘故。我往那带皮的烤鸭肉上沾上带酱的细葱丝，再裹上不知是



用米粉还是用面粉摊成的小饼吃将起来。隐隐的那股草莓气味，好像要让我领略一下沉静的快意。

“不管你的思想怎样，到中共那边去怎么样？在那边可能够吃上烤鸭，天堂一般的烤鸭，可不像这个！可真是好吃！”泽田茂话没说完，只顾长吁短叹，让人觉得吵吵嚷嚷的。那种色情相真招人强奸。而且，挨了强奸，她好像还能满心热情，乘兴再来上一遍呢！要强奸的话，这准是最好的女人。康明治那两种分类，可没包括这种挨强奸的女人的例子呀。女人结婚就是不再是女人了，是有意识的人了么……

“香港也不错么。光是皮的也有，连皮带肉的也有，五花八门，想想也要流口水哩！”

“哟！育子，那是眼前的烤鸭引出的口水哩！才不是想像的烤鸭刺激出来的咧！怎么样，自相矛盾了吧！”

才不是哩，我想。我高高兴兴地吃着这些鸟，这政治家的女儿却接受它背后美味回忆的照片或者记号。然而，威士忌的能量给我的微笑充了电，我满心欢喜，给泽田母女俩投以同样的注视。——屎！要是我呀，我才没有什么美味的回忆，哪怕是忍受眼前现实的条件反射！我对美味的感受，还不就在于填饱肚子的安定感觉么！

“不，怕不是哩。从认识上讲，如今的现实跟一年以前夏天的现实，有可能都是在同样的位置上，也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我像个兴致盎然的人（刚一说出口，我就发现自己竟然兴致盎然，这叫我有些吃惊。）似的插了一句嘴。

“你说从认识上讲，真棒啊。”泽田茂高兴地附和道。或许这不过就是一句附和吧，可我还是决定把剩下的威士忌一口干掉，不去介意它。或许由于冰已经融化，或许由于味觉已经迟钝，总之那草莓的香气已经变得极淡，只像个远方景致传来的

信号。——草莓香！草莓香！接到信号！接到信号！

“记忆中的味道跟现实里的味道争斗一下，根据唾液的自然流出来判定的话，就必须得像瑜伽一样，纯粹沉进味觉的深渊里去才行！”我说。

“啊哈哈，啊哈哈！”泽田茂这样笑起来。看她那样子，仿佛是想显示一下笑气留在了她的胃和气管里。”你说的可真像是旧高中里哲学青年常说的话哟！”

“妈妈年轻时跟那个哲学青年私通来着，那个坚信我是他的精液产生的孩子！就自杀啦！”泽田育子说得极其热心随便，带着种孩子气的不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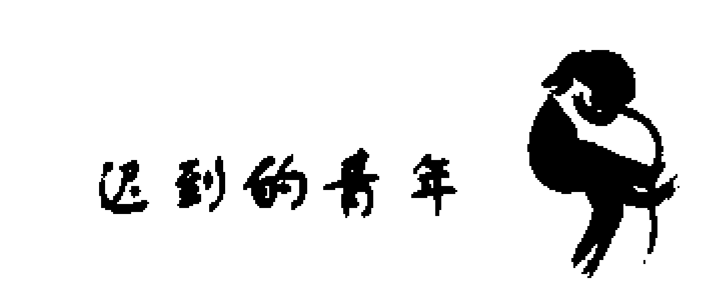
“啊哈哈！啊哈哈！净开玩笑，可真拿你没办法！”泽田茂说话态度也同样是极其随便。

我呆呆地眨着眼睛，手里穷极无聊地玩弄着威士忌的空杯子。——说得太玄乎啦。我用潜在的色情狂的眼神盯住这家伙看的时候，那姑娘又用潜在的弑亲者的眼神瞧着同一个人哩，那本人则像个受了刺激的猫儿，只顾啊哈，啊哈笑！——满眼怨恨的领班叫下属偷懒的幻觉搅得心烦意乱，我便自己过去把威士忌添了一些。我醉了，没顾及到玩弄空酒杯起着一种表示抗议的作用。

“真没办法！什么都是！”泽田育子道，“给我也来点兑水威士忌！一比三的！”

“这么能喝的话，拿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来在这儿兑好啦，我也来点儿！”

“知道啦，”领班恨恨地说。他的手背微微抽搐一下，往灶间飞也似的跑将过去，震得餐桌地板和我们几个人都有些摇晃。——可不怪我呀！可不怪我呀！——我仿佛听得见那迫害妄想狂一样的领班悲切的叫喊。威士忌把我的眼睛和感受外界



的天线醺得暖烘烘的，我便用它们，对周围来一番观察解释和批评；而我蟹肉一般鲜红柔软的内心，却包藏在甲壳里面。结果，是我变成了一只醉螃蟹。

我与泽田茂、泽田育子的会面，就这样至少在表面上充满了无聊狎昵的温情。泽田茂把她生机勃勃满怀欣喜的饶舌，当成空气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不断地散布开来；而泽田育子和我，则叫威士忌醉得绝不会懒得搭茬儿。我渐渐发现，泽田育子那双眼睛带着悲伤，凝望着我和她母亲之间，那双耳朵活像春天植物的幼芽从脏兮兮的头发里面支出来，仿佛正要听着什么（并不是母亲的饶舌）。我很担心却已经醉得不轻；我被关到了有草莓香的令人心旷神怡的孤独瓶子里面了。我们活像三极磁石一样静静地相互排斥着，尽管面对着面，可事实上，本质里我们却是七零八落。订婚的双方再加上一位家长，作为这种组合的具体事例，我们的关系并不赖。想到这些，我照例附和泽田茂的喋喋不休；这时泽田育子说要叫上假杰里·刘易斯换个地方接着喝，便踉跄地站起身来，到黑暗的角落里去打电话。她那张黑黝黝的小脸儿奇怪地冲着这边，两眼悲悲切切地翻看着半空。

“你那关于电视的报告，叫人读着真有趣哩。要是你实际策划一个电视节目，有什么具体想法?”泽田茂突然问道。这会儿套菜的最后一道菜已经摆了上来；她醉得像男人一样严肃（一般情况下，多数中年妇女会变得更加色情性感，可她正相反）的脸上见不到一丝羞耻，可她还是用兴奋得通红的手指把脸遮盖起来。“一个面向青年的严肃节目。”

“让假杰里·刘易斯光着身子去跳舞，很可爱的!”

“我想搞一个以青年为对象的电视采访节目。以前搞的这类采访，要么是挑对方的毛病，要么就刻画个惨得让人没得说

的良知青年，给它赋予探究日本内在方面的意义，都是些下行的节拍，也就是说只能给赞助商带来相反的效果。同样，娱乐节目中让那些无聊的歌手道出些无聊的恭维，这些方法也仍然带有自我厌恶的味道。在这点上仍然是一种下下下行的节拍。不是么？我的电视采访却与此不同。我要访问那些从下层生活当中发迹腾达，在现实生活中欢乐无比的暴发户，还要采访那些认为只要拼命劳动就能终获成功的变型实用主义者。一想到有这样的青年，不管是可靠也好，愚蠢也罢，起的都是上行节拍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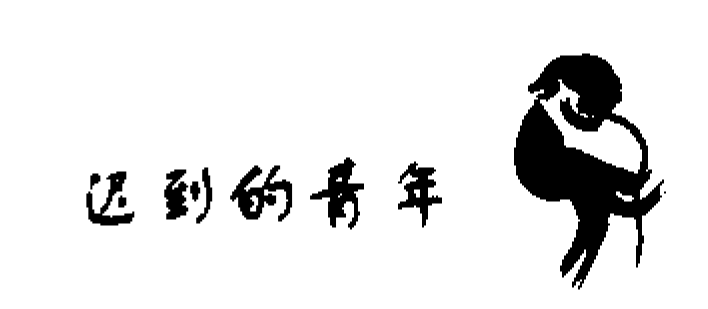
“这样的青年，能有么？现实中？”

“那些从卡车司机变成歌手的青年，那些装卸工变成卡车司机的青年；如果再扩大点范围，从什么地方变成装卸工的青年，他们全都是的！”

“这样的青年生性保守、安于现状，最畅销的经济白皮书，他们省吃俭用攒钱买哩！”泽田育子道。

“嗯，嗯，是群上行节拍的青年。生性保守，安于现状，在这左翼时代岂不挺有指望！真是个好主意！”泽田茂说道。这女儿一派虚无主义，而做娘的，在我看来却是显出种志得意满，果断敢当。“我的公司就是家赞助商呀，从她爸爸的电视上买断点时间，嘿！雇你当采访人，马上就试试，怎么样？”

机会来啦。时机到啦。在那个深夜，送走泽田茂以后，告别了同假杰里·刘易斯去浅草的泽田育子，我便赶过那些让六月的雨水淋湿肩膀和脑袋、在酒店打烊以后疲塌塌地赶往地铁站的那群女人，一溜小跑起来。一首旧日时乡村歌曲，Singing in the Rain（雨中曲），从我那铁一般沉重激昂的胸中响彻出来（第一次听过这支歌，还是在教养院时美军慰问团举行的唱片音乐会上）。机会来啦。时机到啦。我第一次跟泽田育子的母



亲见面，我们没法提到婚约的事，而今晚，政治家的女儿叫来假杰里·刘易斯，让雨水把挡风玻璃淋得透湿，拼命把那黑色的大众车开进深夜街上流言的海洋里去，这小小的报复倒是合情合理。然而，我的机会来啦，我的时机来啦……

直到现在，我还能记起那个深夜激昂的沉重。那时我才感知到文教委员会结束以来那一种萦绕不散的空虚。

我从经济栏目的花边报道当中读到，比起政治家丈夫，泽田茂这个女人要更具有行动的能力。我要承认，泽田茂确实是一个具有行动能力的女人。

在中国菜馆的饭桌上制订的计划，本来带着种偶然的胜负。谁知刚从那餐桌上站起身来，泽田茂便开始不分昼夜，如狼似虎地着手针对电视公司的行动了。四天以后，泽田茂的秘书突然打来电话，指示我当天下午同电视公司的制片人进行晤谈。泽田茂的行动只叫我瞥见了成果，就在那一瞬间，政治家的夫人早已去北海道了。

我在泽田丰比古的事务所里会见了那个名叫田中馆的制片人。(这地点是秘书在电话里宣读的泽田茂留言条中的一项特别的指示。或许泽田茂会认为，靠这种方法，能够给我加上那么点权威吧。)

我和泽田育子走下电梯，看见走廊的尽头，有一个矮个子男人，壁虎似的抓着玻璃窗，正专心地瞧着高层建筑之间倾盆而下的大雨。他只是头大手脚大，身体却小得要命，总之，他的个子虽然很矮，可从背后看去，却带了种奇特的神经质。这个人便是田中馆。

泽田育子从身后走将过去，听那男人正郁郁地反复说着：——净下雨，真糟糕！——可一经开始讨论，他却不使用

他的关西口音，只是那迟钝的舌头动上一动，低低地发出嘶哑的声音时，语言的后面便有了个共鸣词，叫人想到——净下雨，真糟糕——那一番寒碜的慨叹老是在继续着。

田中馆隐隐地有些不快，仿佛他正饿着肚子；我们便从地下食堂要了鳝鱼，好边吃边谈。后来泽田育子向假杰里·刘易斯讲田中馆时，为激起他的轻蔑，她拼着命大讲特讲，说他像个老得死期临近、口髭尽秃的希特勒；其实，他倒是活脱脱一个闲置不用的捕兔诱饵，虽然他不过三十五岁才过几个月。

他那凹陷的眼睛周围满是深深的皱纹，再叫下水道井盖一般厚厚的金属透镜挡个严严实实，一点儿看不出眼睛的表情。只有从圆形铁框眼镜的颤抖中才能看得出他在焦躁地眨眼。我和泽田育子都觉得，仿佛正跟个没有眼睛只有两个黑窟窿的人在讲话。

田中馆对我关于上行节拍青年采访的说明并不显得饶有兴趣，却也并未表现出置若罔闻。听我说完，他说：——那么，开始准备吧。好在赞助商就是泽田轻金属公司，没什么可说的啦。——于是，我们的工作就结束了。可泽田育子，她的心境像个宴会上的女主人，满心想把场面装饰一下，来上点应有的吵嚷，于是，她怯懦然而嘲弄地问了一声：——这工作真够繁重哟——于是，田中馆答道：

“啥？繁重？唔，是够繁重的啦。请看看我，连结婚也顾不上哩！”

这回答似乎一语道破了天机，仿佛直捅了过敏的裸牙。我和泽田育子觉得扫兴，不做声了。

“这雨尽是下呀下，真糟糕哇。那，多谢啦，多谢啦，”田中馆说着站起身来。“吉备向你问好呢。”

“吉备？日本通讯社的？”我略一迟疑，记忆的坝堤可就决



口了。

“他跟我是海军航空队的同届。幸存下来啦……打败才活下来的!”

“让你这么一说，感觉上真是有点像呢，”那一瞬间，我觉出了一种模糊的不安。大概打扑克时，发现自己的牌叫对手看了去，准就是这种不安。

“可是眼睛……”泽田育子道。

“飞机扎到海里去啦。眼睛受了伤，别处也伤着了，所以就怕下雨也怕夏天。”

田中馆坐着电梯往下去。这时，泽田育子的鼻子上出现了几道细皱纹，活像弄了块脏东西。

“你是战中派呀?真糟糕啊，拿腔拿调的；你没见他衣服的衣襟?”她说，“那衣襟，装相，道地的战中派，真糟糕!”

“在我的眼里，战中派，他们是战争年代的英雄!可现在，用你的话说，用你喜欢的话说，我在热情高涨的时候，总是战争派泼来一份反高潮的凉水。那样的人一经出现，我就预感到事情要坏!”

“胆小鬼!”泽田育子嘲弄道。

“唔，是胆小鬼。我可累得没信心啦，尽觉得恐惧兮兮!全因为那战中派木头一样的脸!真扫兴!”我说。

“那干吗，你干吗，拼命地……”

泽田育子住了口。我看出政治家的女儿那棕色阴翳的眼里，涌出种懦怯的抗议和悲切的色彩，然而她立刻一挥而去，重又换上了那种邪恶冷漠的眼神。泽田育子每天都喝下过量的酒精饮料打发日子，把胃也给搞坏了。同时也似乎眼见着一天天成长起来。你会感觉到在她的体内，从成长到宁静地成熟，再到衰变这种生命季节的轮回早蒙上了一层短裤戏装，以及演

员们练功的布衫。可是，我并不是对泽田育子如此关心才在车库二楼生活下去的。相反，倒不如说我是只对电视媒介感兴趣才这样生活下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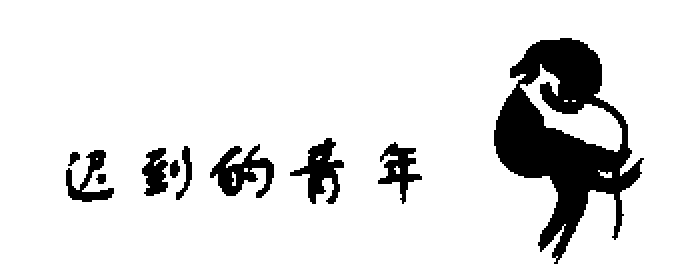
假杰里·刘易斯从我关于流浪汉的证词里面敏感地嗅出了一个秘密，并把它当成了战胜自己隐秘耻辱的方法（尽管如此，也是知道得并不准确，只是嗅得一种感觉而已）。她已经开始公然在我的面前出现；可跟着他周旋到深夜，精疲力竭地回到家里的时候，还有胃疼剧烈、宿醉不醒的早晨的时候，那泽田育子总是坐在我的对面，不说也不动。这政治家的女儿，在肚子里准郁积了许多话要向我说，然而那些话一准是团扎人的棘刺，仿佛重得爬不到唇边，大得不擦伤喉咙就钻不出来，真像个只有绽裂母体才能生出的怪胎！泽田育子只是一声不响，满眼切实的悲哀，咳个不停，吞下直涌到舌根的苦涩胃液。没一会儿，她只好走下车库的台阶。

我不想在沉默当中解读政治家的女儿的那无言的话语，倒是专心在电视媒介上弄清自己的能力。这才是极其自然的发展趋势。

田中馆决不是热情的制片人。然而，我时时注意着不让他镜头后面的眼睛直看我心底，这样，倒能悄然孕育着自己的热情了。我甚至曾经想过，没准儿借助显像管，竟能完成战后第一次热情的自我解放……

田中馆和我的节目，定于七月初开始，每周播出一次，一共播放十二周。泽田丰比古的选举工作已经展开，虽然他说希望从电视画面上得到些侧面的支持，但是对于这一战术，他并未说出任何可取的东西。田中馆和我打算进行一次暧昧的反革新党的有效采访，这便将泽田丰比古的要求放在一边。

我和田中馆所做的准备工作，包括对象人选，以及事先的



采访演习。比如说，田中馆扮个出名的女歌手（通过实际扮演，他那潜藏的特长便发挥了出来），我则来进行提问：——你认为婚外的性关系是不是违反道德？——田中馆便批评道：——这不是上行节拍吧？——不是的。那个少女歌手也许要回答说：是违反道德的！可就不是下行节拍啦！——田中馆便用了种奇怪的声音说：——嗯？这可太违反道德了！而后，他再恢复自己的声音说——在丑闻里见着的该是相反的回答哩。也不知道有没有上行节拍什么的，暂且做一章丑闻篇吧，反正赞助商是咱的自己人。——打从起初开始我便已经想好，要保证我从田中馆那里争取到自由提问的权利。我自由地提出问题，而电视镜头迫使对方做出违心的回答……

或许我深入涉足电视媒介，正给我的所谓新政治主义找了条通道。我埋头准备，终日操劳。有时疲劳过度、失去了信心，一种恐惧样的情感从心底涌起，这时，我便很担心它发展成肌肉疼痛、恶心、头疼、晕眩，我生怕酿成一场肉体上的危机。于是，我钻进深夜时分大东京黑暗的角落，找寻出售那种晶体的人。可以说，这已经变成了我的绝症。

在梅雨幕帘的背后，听得见夏天的戏剧敲击梆子的声音。在那些充满抑郁和轻佻的快活的日子里，我和田中馆按着最后敲定的采访对象名单，奔走交涉。涉及别人的各个方面掣肘很多；尽管我工作一天，正觉孤独，可这掣肘依然紧压着我。我从泽田育子那里把筹得的捐款装进口袋，这是已成习惯的事了。我必须去深夜的街上，把晶体搞到一些！啊啊，今后也总要这样！我软塌塌地咕哝起来……

就在那些日子里，有一天，我总觉得给人盯了梢，便在深夜的人群中间，扭头往站前广场更暗的地方看了一眼。我仿佛被人击了一下，像发烧的幼儿一样浑身打颤，几乎变得不知所

措。我的感情世界失去了平衡，塌陷进暗无天日的深渊。我笨手笨脚抗拒着压力，开始像机器人一样走起来。我不再去找什么卖晶体的人了。一种精神感应一般的东西，像一张罗网，把我兜头带背、连腰带屁股、小腿和脚跟全缠了进去，于是，我弄清了盯我梢的那个家伙之所在。

我的胃正要消化着棘刺、痛苦和恶心叫我满心烦躁。我穿过广场，专选没人的地方，单选别人的眼睛看不见的地方钻进去。我发现我正朝广场中间的那个公厕走。我也不是不想撒尿；然而，我却注意到了自己无意识的计划，一场赌博。这叫我打了个寒噤。公厕后面一片漆黑，车站出口附近的灯光被挡个严实，在那湿乎乎的石子路上，生长着开着夏天红色小粒样花朵的街边树木，一群男妓懒洋洋地候在那里，我冒着危险走进公厕，男妓们便朝我谨慎地——哎！哎！——几声，引诱着我。

小便池是一条硫磺色的臭沟，围着条水泥窄道。到处乱洒着别人的尿，把我的鞋弄得脏兮兮。我便沿着那条窄道，直走到最里边去。在最里边，有两扇门打开着，两个便器被灯光映得惨白，我赌上了右边的一个。

我在那秃秃的水泥墙壁包围的孔洞里面跨上便器，脸朝外侧站好，关上了门，但是没有上锁。在两脚之间，还看得见人粪的尖塔，这叫我一阵恶心。大都市里无数未满足欲望的人，在那粗劣毛糙的门扇上面，画满了脖子一样粗大的阴茎，潮虫也似的毛烘烘的阴户，拙劣到令人落泪的性交画，还写着细小的侮辱性文字。那褐色的文字发着银光，分明是用手淫出的精液写成的；可那色情诗人，并未被射精后孤独的坠落感搅得灰心丧气，倒是在大喊大叫；——真舒服！你也舒服吧！啊啊，真舒服，舒服！



我等了五分钟。门从外面打开，那个家伙怯生生地，却又被厚着脸皮的奇怪自信推搡着，醉汉般踉跄着走了进来。在沉默当中，我们用比泥巴更混浊的眼睛，挣扎着盯住对方。我抽出裤带，把它两端绕到拳头上，我的裤子滑落了下来，那人立刻跪将下来，像野兽一样叹息着，将那肥虫子一样肮脏的手指伸进我的内裤，玩弄起我的生殖器来。他要口淫了，那尖尖的粉色舌头，把黑红的嘴唇舐得湿漉漉的，狂乱地喘动着欲望的气息。

我把皮带套在他的喉咙上面，刹那间，他抬起头来，既未表示恐惧，也未流露胆怯，我倒觉得，他扬起褐色的眼睛，正要向我提出这个天真的问题。我这才发现他的容貌竟然酷似教养院教堂高高的墙壁上那肮脏的木雕圣像。或许应该说他那张迟钝的脸，类似于拙劣的雕工造就出的神圣印象。他那积满污垢的前胸，盖了件冬用棉布衬衫，下身则穿了件黑色的肥裤子。

我心里的黑暗突地膨胀起来，全身热血沸腾。我把右膝和全部的重量放在他肩上，祈祷般把那皮带圈提到了眼前。于是，我的身体觉出了他的抽搐；我颤抖地体验着混乱的恐惧和茫然若失，仿佛和不踩离合器便想变速时一样。然后，他那水一般涌出的重量使得他疲塌塌地变得死沉死沉，瘫在了我的脚前。他的一点点唾液和污血拖着黏线儿从唇里落在肮脏的水泥地上，脖子上勒出斧砍般深深的绳痕；我看了看，心里又觉出一阵恐慌。

我提起裤子，然而我没有那份勇气，从他脖子上的伤口里抽出裤带，于是，我两手按着裤子，跨过他的尸体，从公厕里面跑将出去。男妓们还在游荡着，他们对我一片声嘲笑起来。我横穿广场，径自往暗处跑过去，任凭那些讨厌的嘲弄追在后

面。紫色绚丽的辉光，在我的身后已经涂上东京那不眠的灰黑夜空；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带着种难耐衰弱灵魂的生命力，把它的触手伸展开去，活像繁盛滋生的蔓藤。我向着它飞跑，慌得只顾可笑地剧烈喘息；我觉出我满眼含泪，在恐惧当中恨恨地嗫嗫着：——啊啊，我犯了这样的罪！犯下了如此漏洞百出的幼稚的罪行！岂止是犯了罪！明天就会被捕，这侮辱性的犯罪败露之后，显然会判上侮辱性的死刑！……

第 八 章

七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也是夏天最酷烈的声音开始喊得正响的日子。我在第一次电视采访播出两小时之前——下午七点钟，进入了电视台的候场室里。泽田育子用大众车拉着假杰里·刘易斯到横滨玩去了，我便只好坐公共汽车和都营电车前往电视台。我汗水淋漓，满身疲惫。电视台的扩建工地旁边铺着又干又厚的沙子，把我的脚跟也陷进去；我咯吱咯吱地走将过去，觉出一种感慨。自从迁入泽田丰比古车库的二楼，真还没有如此感慨万千地在沙地里跋涉过哩。这让我越发觉得劳累。从前做家庭教师，总得赶往郊外的人家；那才意味着，我要在这深深的沙地上面跋涉；也便意味着，我每星期多数的夜晚都要如此度过。而今，我活像条蚕，通身给裹在了丝绸当中。我觉出一种模糊的安逸。

候场室里只有群讨厌的孩子演员，满身有种特殊而奇怪的亲昵，活像套了层的童装。他们牵着妈妈，正紧紧地挤成一团。田中馆和采访对象还都没有来。第一位采访对象，是一位正在走红的拉丁歌手，他从点心制作工直到B级自行车比赛选手，既有下层生活者的劳动经验，又有实际生活思想。我和田

中馆，已经把这混血青年了解了个透。我又一次感到了那种模糊的安逸。我想：等那拉丁歌手一出现就向他提问，引导他作出符合我们设想的正确回答，然后结束，就这些。——还有田中馆跟我在一起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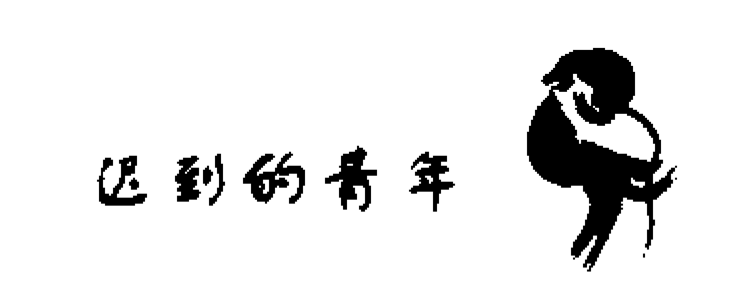
田中馆在接近实际播出的三两天里，突然变得柔和起来。他像忠告一样对我说道：——怎么样？赞助商是你的亲戚，没说的吧！别让什么上行节拍的想法捆住手脚！泽田轻金属公司的空调装置和人工树脂的瓦楞铁皮，尽可以卖不出去；你只管把敌人撵到下行节拍的丑闻泥沼里去就行了。显像管面前的那群善男信女，他们只能领会到一点儿高潮精神！

听到田中馆的话，我点了点头，想：——不错！我只消想法把自己扮成上行节拍，把我卖出去也就行了！

一个警官站在候场室房门那大玻璃板的后面，迅速朝室内扫了一遍。我的安逸顿时给吓得灰飞烟灭；只觉得在我的胸口，仿佛有一只小鸽子给捏碎了，那警官用肩膀撞开房门走了进来，闷得通红的一双光脚上趿了双脱鞋。我的呼吸平静了下来。仿佛叫人搔着了肋下，我孤独地笑出了声。那人是个演员，在一出儿童打斗戏里扮演警官；可真不走运，都四十出头啦，还得苦心孤诣地扮什么警官，跟少年侦探主角演对手戏。

这一种对陌生演员的嘲笑，不过是我瞬间之前恐惧心理的补偿。瞧那个人，要跟浑身傲气的儿童演员说话，竟穿着警官的戏装，满脸堆笑，搭讪道：——太郎宝贝，你好呀！——还屈身做了个滑稽动作哩。我反侧对他产生了一点好感。被赶散的那群安逸的羊，又回到头脑中暖和粉红的草原，重新平静地吃起草来……

田中馆跑进候场室里来。鞋子在油漆地板上面一滑一滑的。那势头叫孩子们刹那间全闭上了嘴；扮演警官的那人也慌



里慌张地直往这边靠。

“泽田丰比古找碴儿啦。从第一次就开始找碴儿！”田中馆活像只恶心的小猫，满脸交织着尊大和哀伤。这汉子心中痛苦，这种印象虽只一点，却感人至深。“第一次哟，本来想收到顶好的宣传效果哩，真糟糕！那个畜生！”

“咋啦？”我立刻觉出新的不安。

“采访对象呗。今天，都到这时候啦，要我们换人！还是赞助商和上层的强制呢。换句话说，是泽田丰比古夫妻俩搞政变啦！”

“是么？”奇怪，我竟非常平静。孩子们跟那警官也好像放下心来，不再偷听我们谈话了。

“你知道了？”见我这样平静，田中馆感到很意外。

“不知道，不过，如果只是换个采访对象也不至于怎么了不得呀。要是和采访对象的演出谈判还来得及的话。”

“哪儿来得及呀！敌人都跑到你对面来啦，一个破烂级的女演员！”

“咋，女演员？”

“那家伙叫石原浅子。知道了吧？石原浅子，是一个保守党政治家响当当的小老婆！若即若离的，还为此闹出个自杀未遂的丑闻来呢！我们这儿至少今晚以前倒还没有公开传播过哩。这个保守政治家，这个了不起的情人，据吉备的情报说，现在正跟泽田丰比古竞争都知事候选人的提名；这阵子他奋起冲刺了，叫泽田丰比古的座位也坐不稳当啦！

“好像是自治厅吧，原来有那么个高层人物，叫做木川田，过去我在周刊上也读过他的一些丑事。可用如此单纯的手段，把木川田的丑闻暴露到显像管下，用的是跟泽田丰比古有关的电视，又是泽田轻金属公司的赞助播映，而且还是通过我的采

访暴露出去，这成什么事啦？做得太露骨，不是反倒招人反感么！虽说知道了木川田的丑闻，可显像管前的当权派们就能决定就投泽田丰比古的票么？也不会的，坐收渔利的是革新党的候选人呀！泽田丰比古怎么要做这么拙笨下流的事情！

“这也是吉备的看法，泽田给人撵得走投无路了吧。你出席文教委员会议之前，泽田好像已经叫党内的头面人物丢在了一边。在文教委的会议上面，总算缓过来点儿，可是那绝境下的学生一自杀，党内就有一些头头脑脑的又开始考虑市民对泽田的反感了。党或者承认泽田，或者承认木川田；就是在考虑派系关系的情况下，也分裂成了两大阵营。一旦派系间的争端发展起来，泽田跟木川田的胜败就更加难以预料了，也许泽田失败的色彩更浓吧。因此，这实在是自暴自弃的一次打击。而且，这一击要打进党内干部正在考虑选举泽田还是木川田的场所，对当权者的反应便可以不予置理啦。真是怪兮兮骗小孩子的把戏。可对保守党头面人物，那帮子木头脑袋，这样的乡下把戏还挺有效哩！再说，木川田这个官僚出身的政治家的丑闻通过电视这么一曝光，推举这小子做下届都知事候选人也是个得有点儿勇气的事哩！”

“媒介会放过这样揭短的机会么？党内的木川田派也不会对泽田丰比古不置一词吧？”

“不止如此哩！如果这是对革新党候选人的丑闻攻击，媒介准会来个大张挞伐。然而在保守党内部争夺提名的阶段就靠丑闻揭短，这样的报道，写起来便会叫人觉得露出些许政治上的中立来。说来有点滑稽。可不管怎么说在现在这个阶段，第一个揭短发难的人非常有利。保守党里的实权人物也知道，如果木川田叫丑闻闹得遍体鳞伤，那剩下的人就非泽田莫属啦。于是，反泽田派也只好眼泪汪汪地支持泽田，直到赢下选举。



所以，泽田跟木川田的斗争并不公开，结果以泽田肮脏的胜利告终。木川田到底出身官僚，泽田却是从鲜血污泥里面打出来的，他们的腕力到底不同哩！"

田中馆和我默默地盯着对方。雄辩之后，他仿佛更加剧烈地嫌恶自己，那张大脸上，更深更浓地渗出了一种印象，活像只焦躁恶心的猫。看到这一切，我感到自己也渐渐陷入了一种深刻晦暗的自我憎厌之中。田中馆那干燥的嘴唇周围，还留了些胎毛一般纤细的毛未刮掉，在那白毛上面还沾着几小滴唾液，亮闪闪的，而他的嘴唇，在那些白毛中间，正哇哇惨叫，如同猫崽子一样像要呕吐出来。

"你真的直到今天才知道泽田的这桩丑闻阴谋？"田中馆没有呕吐，开口说道。我知道，田中馆心中自我厌恶一样的情感波澜，毋宁正是他黯淡疲惫无法抑制的愤激的表现，田中馆正气得要命哩。

"唔，可直到开播几个小时之前，泽田干吗一直装出对我们的节目漫不经心的样子，把石原浅子的事隐瞒起来呢？那旁若无人的家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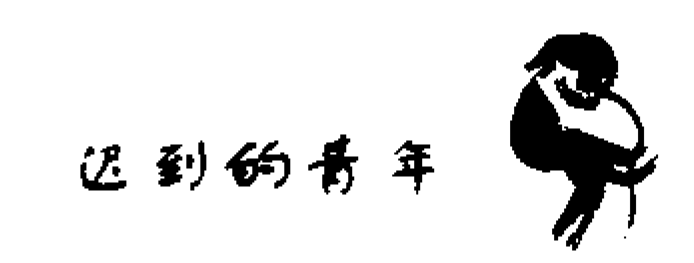
"要是报上的电视专栏里面露了石原浅子的名字，木川田派那伙人准得横加阻挠，这可是显而易见的哩！"这回田中馆那受了惊吓的老鼠一般迟钝的小眼睛里突然闪出了直截的怒火。"你想干么，必须这样给泽田丰比古尽上份情义？那么，嘿！那么，你打算高高兴兴地给泽田这一番揭短揉它几个泥弹？"

尽管田中馆的昂扬颇有可悲的旧军人风度，可我却只觉出一种冰冷的反高潮情感。我觉得自己是在一个临时舞台上，台子的齿轮松动了，脱落了。这样的感觉使得我早失却了对第一次节目的所有激情。我可羞的身体细部全暴露在外面，活像只

裸露的寄居蟹，这让我着实大失所望。——啊啊，怎么是这样！当初泽田茂让我承担电视的工作，我还要叫道，机会来啦！结果竟然是这样！——于是，一种绝望软弱的颗粒，活像大群蝗虫袭来一样，纷纷降落在我的心上，这感觉就像我勒死那流浪汉以后，带着恐慌逃遁时一样。

“你是觉得要是第一次采访给泽田丰比古干了，那下回开始就能干上自己想干的事了？你要是抱着这种天真的幻想，可就大错特错啦！采访石原浅子如果在保守党内部出现问题，泽田也不会抓住选举人提名的交椅不放，为了顾全木川田的脸面，反倒可能停播节目哩！还要辩解说，有一些受我影响的年轻人假充忠良，是他们玩了这场小花招。要是这次采访继续播下去，那准是泽田丰比古把你当成了他肮脏事务的能干的办事员，越发要把你卷到泥坑里去呢。等到泽田的选举一完，你一身泥一身血的，准得比泽田丰比古还要肮脏，那人可就啥也不是啦……”

“这可完全不是上行的节拍啦！”我说，“自从这项采访计划开始那会儿起，直到现在的这一瞬间，我真的一直不曾相信它能够实现……不知为什么，我老觉着对我说来，那种失败的预感，在这现实世界上，经常缠绕着我不肯离去。即便有了点成功，却都是为了旁人，跟自己本质的内心毫不相干，我常有这种断绝的感觉。这确实不是什么上行节拍。纵然是下行节拍，纵然这种无能的预感总像妄想症一样缠着我，但事实上，每当开始新计划时我还是满腔热忱，而且到最后，我也总是大失所望，发现我的预感无不言中。恰似那些满足不了欲望的人，他们对性交非常绝望，却忍不住把女人搂在怀里，他们热心地抚弄屁股，就在射精的瞬间，烦躁地发现性交并不能叫他满足。我就和这样的人一个样！”



“这比喻真可笑。”田中馆的紧张好像被一种柔和的、兄弟般的亲昵慢慢融化，说，“那，你拒绝采访石原浅子?”

“唔，我确实没必要那样拼命。就算拼了命，到头来，我也只是个下行节拍，卖不出去啦。”我满嘴悔恨的苦涩，心灰意懒地说。我想起妈妈的信跟泽田育子的话里，都提过拼命这个词。我真恨这词那空洞的语感。

“你在文教委那会儿发现这些就好啦。吉备也是这样说呢。现在，我才觉出了对你的好感来。”田中馆厚着脸皮径直盯着我说。我觉得一怔。虽只一瞬间，我却满心感动，忘了害羞，回视着他。

“那，怎么办呢?”

“在演播室和石原浅子谈谈吧，”田中馆瞥一眼手表，说道。离我们节目的播出，只有一个小时了。

田中馆和我来到走廊，顺楼梯连走带跑上了演播室所在的那层楼。田中馆这个人，起先在泽田丰比古办公室里见到那会儿，他叫我觉得像一株阴影里面贫弱的植物，而今，他却让种狂热激荡充满了他滑稽的身体，跑上楼梯。——一个战中派，一个战争时没有迟到，还在战场上拼命战斗的被选中的人！人生里有一段上行节拍时光！而对那些端起枪来迎战敌人的汉子，我却无论如何也消除不掉劣等自卑的感觉，就算对着这大脑袋的矮子……我嫉妒地想。

“会让泽田大吃一惊的!”田中馆真勇敢呢。

“可节目单里出了空缺，有个责任问题吧?”

“被革职解雇怕是难免啦，电视公司的工会软弱得很哪。可让那狗屁政治家大吃一惊吧!”

“你可真够狂热的。”我气喘吁吁地追着田中馆，说，“在海军时也这么狂热来着吧!”

“不播石原浅子的采访，改播个动画片什么的总行吧！播个苜蓿老爹特辑怎么样?”田中馆的话里满是过度的勇气。

演播室宽敞得像个仓库，在最里面的角落里那高高的临时板墙前面有一张椅子，一个肥胖红发的女人坐在上面，三台摄像机正枪口一般对准着她，灯光灿灿地涌满她和摄像机的中间。我和田中馆走进去，那女人巨兽似的大脸猛然朝我们转了过来，在那个瞬间，泽田丰比古那重浊的头脑，正映在显像管无数日本人的眼里；在他的头脑当中早已定好了一出政治闹剧。那半老徐娘皮肤粗钝，疲塌塌地沉在椅子上面，湿乎乎的大眼睛兀自好奇地盯住我看。而我，跟这女人演的这出闹剧，让我从头顶到脚尖都气得失血冰凉，抖个不停。

“你们不歇歇么，兴许得换节目哩。”田中馆道。

几层黑色的粗电线缠绕成的葛藤。照明器和电视摄像机和树木。在这密林的阴影中间，几个沉默的男人，静静地退进更深的阴影当中去了。右上方是制作间通明的方窗，那里的人们也正退到后面去。光圈中间，只剩下田中馆和我，再加上端坐椅中的石原浅子。我们的任何方向都没有投影，我们被照了个透亮。一种奇特亲近的静寂笼罩着我们，仿佛英国一百年以前的家庭剧。关于演播室沉默的森林外边狂呼怒吼的大东京，关于敌人和旁人徘徊窥伺的街道，我出神地想，——我可不想从这宁静的森林当中特意把我可笑的肉扔给那群野兽吃！

“我和他商量过了，我们不能为泽田丰比古制作丑闻节目，石原女士。您要揭露木川田这看上去像是您个人的问题，然而我们仍然觉得叫人用泥脚踩到眼睛鼻子和嘴唇上去了。”

田中馆仿佛把过去海军飞行兵的经历掺将进去，用一种貌似殷勤实则蔑视的口吻正式宣布道。他把嘴唇紧紧地咬住，好像再也不会把它张开一样。然后，他喘着粗气，那嘴唇也由红

变紫，失去了血色，再变得暗黑；可那伤痕一般的嘴缝中间却有唾液夹着污血涌将出来。我闻到一股子齿槽脓漏患者嘴里的气味；还发现田中馆正在周身颤抖。如此过度狂热的长者，叫我害怕。儿时那些预备役训练的年轻人回到村里，在他们烂醉如泥开始施暴的时候，我曾感到万分恐惧；这种感觉，早沉到了已化作肉体的陈旧记忆的深底，现在我却分明感到它又浮上来……

“我早就想大概会是这样。”那女演员缓缓地说。她一双黯淡的大眼睛，附满了吸盘的低等生物的皮肤一般，满不在乎地叮在上面，闪电般迅疾地全然变成了另一种样子。她神情忧郁，声音嘶哑，却又让人感到她说话时是在压抑着快活的心情。我们大吃一惊，一声不响地竖起了耳朵。在石原浅子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可称为——演员的力量——的东西，迫使那般滔滔不绝、慢条斯理的饶舌沉静下来，侧耳倾听。这倒真是少见，我仿佛头一次碰到。“我早就想大概会是这样。泽田议员的美男子秘书到我那儿，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那么想哩。我还一度有所怀疑呢，就拒绝了。一度，我这样想，现场的技术人员生气发火，准会当场就迎头反击！我让他给泽田议员捎过话；我觉得，这样利用电视，可不是看重名誉的人该干的事。结果，我想重游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泽田议员说他答应我，这敲诈一样的事儿我就接受啦；我还幻想着：这么一来，如果是佛罗伦萨或者威尼斯，那性感十足的意大利能改变我厌倦的心情，可以说我也觉得自己什么坏事也没做啦。说到底，也不想在你们和技术人员，在你们眼睛鼻子嘴唇上——哎哟，你的嘴唇都叫血给弄脏了——在你们要紧的部位，在人体的花朵上，拿我的泥鞋踩上一脚啊！现在不想，今后也不想，我不想踩上别人的脸；做这样的事，我想，我会犹豫不决，最后翻

船的！”

性感的意大利？这女演员用词真可笑哩。我想。我无因无由地差点儿笑出来。田中馆在衣袋中翻找着；他竟掏出块干净整齐得出人意料的手绢，捂到嘴唇上。仿佛他也从石原浅子那一番悠长的述说中觉出了一种奇特的滑稽，于是我和田中馆、石原浅子三个人的圈子里，便荡漾起了一种协调柔和的空气，一种行迹多少有些可疑的同谋之间的空气。

“那，你打算怎么办？你们是怎么商量的？”石原浅子道。“我倒觉得最好是我们一起逃出这间演播室去！怎么样？”

“石原女士和你呢，节目播出期间别叫电视台的人看着。所谓电视台的人，在这个节目里呢就是我，所以你们不用担心给人发现啦！不妨到帝国饭店酒吧去喝上一杯如何？事完了，我给你们打电话！”

“你打算怎么干？”

“我现在就去说服技术人员更换节目。我播上它十五分钟的漫画总是可以的。上苜蓿老爹的特辑！一定！”

“嘿，这可比采访好多啦。苜蓿老爹，那是漫画电影惟一天才的创作！是绝望、扭曲、极端不幸而温柔的漫画家惊人的创作！而且它几乎不谈性，正适合孩子看！有时他让公鼠仔穿裙子来诱惑别的老鼠，中间还有时讲的是猫去偷羊的故事，这里倒是挺性感，可孩子哪闹得懂啊。反正要是能拿苜蓿老爹的漫画替掉我们的采访，电视前面的许多人会觉到一种意外的高兴哩！”

田中馆焦虑地打断石原浅子的话，朝着我说道：——嘿！我这就得满电视台里跑啦。谈判，强迫，手忙脚乱听歹话，干成了呢就上苜蓿老爹。刚播上两分钟，泽田就会打来抗议电话，真糟糕哟！可是我，我要让他知道，没人向他那种乡间戏



剧屈服哩。

我和石原浅子在一家有电视可看的狗窝般的酒店一角坐下来。我们变得越发振奋，一边等着苜蓿老爹开播，一边啜着加水的威士忌。石原浅子那迟钝的皮肤，活脱脱便像猥亵柔软部位褶皱深处的皮肤一样，染上了牛肉似的颜色。于是突然之间，石原浅子显出种令人瞠目结舌的美艳，十分性感。那才叫性的人儿哩。我仿佛摸到了毛茸茸的女人生殖器跟胳膊肘儿，觉出了一种沉醉。以前我曾觉得石原浅子是那么丑。她那化妆的方法如同作画，拿些惊人自由的色彩，在那张大脸的细部上面一番涂抹；只要脸颊贴近到几乎可以碰着时，就会发现这一点，她也不管含污藏垢的黑色毛孔如何拒绝，将一种奇怪的土黄色颜料刷将上去，于是从耳朵直到喉咙，都勾上了一层耸立的山毛榉树叶一样的颜色，直接唤起对森林的回忆。她的体内回响着病态肥胖的呼声；可这中年女演员却充耳不闻，还是啜着她的威士忌。

“在电视上我见过你作证来着。那种一心复仇的贫乏心情真实地流露出来，催人泪下！有**悲剧色彩**！好极啦！我想你真该把带子借来自己看看！”石原浅子突然扬起头，对我讲起在她胸中那明亮的部分探出头来的记忆。这是她向我说出的第一段话。我们坐石原浅子的车，从电视台直到帝国饭店新楼的酒吧，以至于开始喝上酒以来，我们一直都缄口不言。

“我看。”我顺从地说。

“恐怕这真的很重要哩。人能看到**悲剧色彩**的自己的机会实在太少！女演员也是如此！”

“你刚才说的性感的意大利这个词挺有趣的。”我对石原浅子那可亲的记忆回忆道，“虽说是**悲剧色彩**，却也不是非个性

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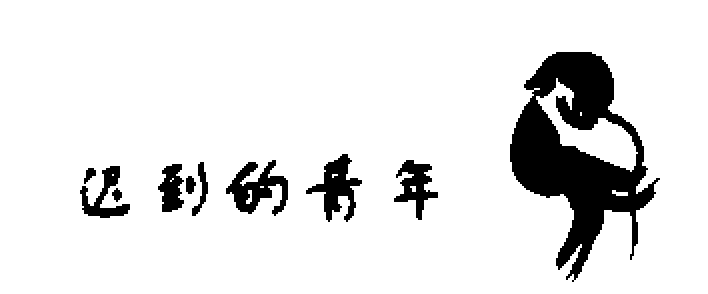
“你是知道我现在正想着意大利才这么说的吧？意大利，我可是老想着。所谓那性感的意大利，只是美好绝伦的意大利的意思，这个形容词，也许是名词？对我来说，听起来就像意思是美妙绝伦的外语单词！”

“你真就是想去意大利，才帮他揭开这丑闻的？还是想要复仇？”

“我才不复仇呢，”石原浅子奇怪地认真起来，那口气好像是老师在责怪不够谨慎的小学生。“我跟木川田做情人，有将近十年啦。男孩子一恳求我，我就总拒绝不开，就跟他睡觉。没什么欲望，只觉出快乐；跟他这么一坦白，却让他给打歪了脸。对木川田虽觉出欲望，可到最后，快乐却产生不出来了。我自杀未遂，起初我努力要说出来我想跟他分手，我讨厌他，可我一旦拒绝他时他竟哭喊着说，那就看明天的晚报好了！就跑下楼梯，消失在黑暗当中。我的床在二楼，有顶盖的床，花了十五万块哩；我想，木川田这是去自杀啦；我急得发疯，给高岛易卜所打电话，开着车满东京找，又朝他家院子顶黑的地方一个劲儿喊他。可是杳无音信，这词有点不恰当，是哪儿都没他。第二天，我发烧躺倒，不安得直抖；到下午，发售晚报那会儿，朋友来了电话。这朋友跟她爱好体育的丈夫一起去王子饭店的游泳池去游泳，看到木川田跟老婆孩子也去啦，还打着狗刨儿绕游泳池兜了一圈！我哭着喊：你撒谎！后来我知道那是真的，就自杀了。说到底，要说为什么自杀呀，是因为我不懂男人了，我感到了一种女人才有的恐惧！”

“木川田可真卑鄙！你不用觉得自己可耻。”我感动地说，“你是性感的人，拿你性感这个词的意思来说。”

“谢谢啦，你心真好。”石原浅子噙着眼泪说。好像声音突



然变得苍老而通情达理起来。

电视机的开关一打开，便放起光来。那侍者事先接受了石原浅子的请求，他发现我的节目的时间已到，便践约打开了电视。石原浅子哭叽叽地嘟哝着什么，朝侍者递了点小费，便抽着鼻子专心看起电视来了。我心里一阵感伤，盯着石原浅子看，看也看不够。石原浅子真是个性感女人，我开始对木川田那男人嫉妒起来。对木川田，对那些哀求过她的男孩子。我喝起威士忌，好换换心情。

泽田轻金属公司提供赞助。日本上行节拍的青年。显像管上映出了这些字样。我一阵紧张。接着另一串字幕闯入者似的出现了。与前面的字幕相比，它完全是胡编乱造：——因故今晚请看苜蓿老爹大集锦。敬请谅解。——然后便是独特得可笑的猫、鼠、鱼和巡警，还有苜蓿老爹那速度惊人的武戏。那只猫残暴自私、贪得无厌，和那肥肥胖胖心地狭隘的巡警大打出手，还有狡猾的小老鼠，昂扬的苜蓿老爹，善人立刻变成恶人，极尽残酷，疾转温存，爱语嗫嚅，可怕的大肚汉发挥到极致。我跟石原浅子忘了换节目的事，只顾笑得流出了新的眼泪；石原浅子呢，笑得手也痉挛起来，把我的大腿抓得好疼……

石原浅子给过小费的那个侍者，从背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来电话啦。我怨气冲天，转身离开电视上的漫画，站到柜台边的电话机那边去。

“泽田丰比古说，要你马上往他办公室打电话！你不用跟他硬吵。你不是住在他家，还要跟他女儿结婚么？还是尽量平和地处理一下为好，妥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谢谢啦。你还来这儿，到我跟石原女士这儿来么，过一会儿？”

“不啦。一会儿我得去见部长他们。撤职怕是免不了啦。改换电视节目，这可了不得哟。可让泽田大吃了一惊，我也就满足啦。苜蓿演得不错吧？就这样。”

我放回话筒，再拿了起来，开始拨号。到第五次铃响，对方拿起了话筒；第五次，这照例也是泽田的政治小把戏。响铃的时候，我还听得见苦闷的石原浅子看电视时的笑声哩。

“是我，田中馆先生刚打来电话。”

“你！为什么抵制了今晚的节目，把责任给我说清楚！”泽田丰比古暴跳如雷，怒吼起来。

我胸闷脸红，膝盖颤抖，直想反抗。我甚至觉得在我的体内，愤怒简直变得比水分还多。

“你打了什么主意，要这么干？还是我的食客哩，这样子背叛我，也不觉得害臊？”

“我不害臊！”我吼了起来。我再也抑制不住了，“在文教委我帮过你的忙；从我这方面，我要报复我受的屈辱！我并没有做你的走狗，我独立平等地帮助了你。我并没有为你献身！可今天电视节目的性质却不一样。你用泥鞋踩我的脸，只是利用我们给你干独身手淫似的肮脏勾当，让我的主体性完全丧失掉啦。我都这样了你还要叫我对你驯顺？”

“对！我要正当地说：对我驯顺！”政治家怒不可遏，他的大嗓门直冲我同样气得滚热沉重的脑袋，在里面敲个不停。“要么，你是个清高无法驯顺的人？你干吗隐瞒了你出身教养院的事实？前几天，那院长寄来密告的信件，我才知道。据说你在教养院，烧了你的所有证明文件？这样的骗子却这么清高，你这叛徒杂种。还有，你明知育子另有情人，他才是胎儿的父亲，可你倒把自己说成父亲！你这诈骗犯，还这样清高！怎么回事，唵？”



"明天，我就从你的车库搬出去！我能准确告诉你的，只有一句话：我不想再跟你撒谎，骗人啦！"

我先暴怒地放下了话筒。泽田丰比古的耳朵准得给闹得听觉异常。这肉体上的打击会让他火冒三丈；而因为我不想承认他的权威而受到的精神上的打击会令他呻吟不止，一面握着自己的话筒敲上一顿。没准那话筒会像那黑瘦的兔子一样蹦上两蹦哩。然而，我刚放下话筒，一种强烈的孤独，立刻地下水一样涌将上来，在我的胸中泛滥。教养院长，那欲望没满足的小耗子！

"真遗憾，你本该跟泽田议员的女儿结婚的吧?"石原浅子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递给我一杯威士忌，嗫嚅地说。

"没什么可遗憾的，我得了阳痿，哪儿还谈得上什么结婚呢。"

"真不敢相信，你……"石原浅子突然带了种深切的关心，叫了起来。"你得了阳痿？不会的！"

"不相信也得信。这样亲切温存的酒宴，它是最后一个节目哩。"我觉得一丝微笑涌到唇边，但是在一种似要流泪的虚脱感中，我平静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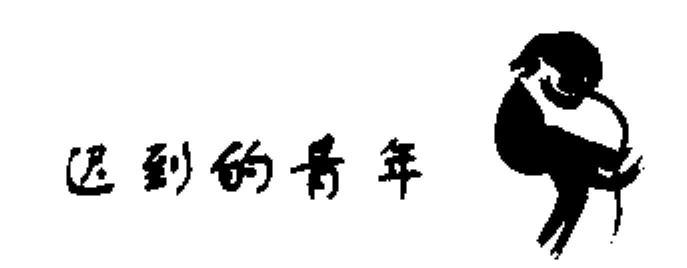
"要是你真阳痿，那你用谎言和欺骗把自己捆住，就是为了要跟那姑娘融洽相处。我自己也有过这种经历，所以我知道；来，把眼泪擦擦干，跟我到另一个远远的地方去，我全说给你，来吧。"

那天夜里，我和石原浅子在千驮谷的旅馆里面发生了性关系，发生了真正充实的人类交往；但是实际上它最初的动机仅仅是这样的一番谈话。我至今仍找不出正当的理由解释，我何以向石原浅子坦白了我自己的性无能；而这个三十五岁的女演员，不仅热衷于苜蓿老爹，而且，对我的性无能，也突然表示

了一种献身般的热衷……

在前往——另一个远远的地方——的车上，石原浅子尽管已经醉得够呛，然而还是动作周到，根据自己的经验，把性无能归纳上了一番：——我迷恋过一个年轻的音乐家，那孩子纯洁无瑕，可把我吸引住啦！我那会儿也年轻，才二十七岁！现在想来，那孩子才不纯洁无瑕，男孩子的那种猥亵他都有哩！为了让我醉心，他伪装自己，装出副纯洁来。装呗！我的心就给爱迷住啦。可因为这个，真的，就因为这个，他变得无论如何也没法跟我发生肉体关系了。有个晚上，就我俩在横滨的旅馆里，我活像头发情的母兽一样；我所有的动作都直奔了他的阴茎，可那个孩子到底对我什么也没干成。他阳痿啦。他装糊涂，伪装起来；可渐渐地倒弄假成真了，当时我哪儿懂这些，只顾光着身子，求那孩子要我；可不管他怎么使劲儿，就像个小麻雀崽儿，到底干不成。早晨，他说，都是手淫闹的，可不是那么回事，是开始的欺骗没让他那麻雀崽儿站起来。两个人欲望不和谐，害得眼泪汪汪，心也疼着哩。我们一块儿喝了暖瓶里的一点苏打威士忌。后来音乐家能跟我真正性交了，那还是第二年，那会儿那孩子跟从前判若两人，变成个大伪恶家，变成肮脏透顶的人出现在我的面前了。为了变成这样子，他也费了好大劲儿；我得了淋病，可一点不恨他。开始时骗人行不通，这世界上有千般恶，最坏的就是撒谎哟。

我并不抱任何希望；可石原浅子说：——只是一块儿洗个澡么，我还没说让你干哩，不用害怕！——这样，我也就没拒绝。在亮得跟演播室似的浴室里面，那蛾子幼虫一般叫那皮下脂肪奇怪之极性感之极地饱绽的性感的人，把那黑魆魆城防般坚固的生殖器周围使劲儿洗了又洗，一面跟我说着：——这呀，是木川田和我在嫖吉原的女孩子那会儿，一起洗澡时记住



的！那女孩儿说她原是东北一个贫农的姑娘，在乡下做农民那会儿，这样洗过镐头；做了妓女，她发现自己不会再回农场，而自己的镐头，就是这儿，她像洗镐头一样使劲儿洗呀洗的。我好不感动，就记住啦！不过，我只是个色情狂，可不是妓女哟！——然后，她和我一起，把我那萎缩的生殖器端详个没完，说：陛下的病情好像很重哟……

可我的生殖器仍然没有勃起。石原浅子便连极普通的性交技巧也不用，单是把她纺锤形不安定的性感肉体伏在我的身上。没一会儿，我叹息着，觉得我正跟石原浅子一起，开始了完全的性解放。这时，我热辣辣充血的耳朵里满是石原浅子的声音，好像还都是政治语言；你已经离开欺骗啦！离开谎话啦！你向泽田丰比古说了声不，所以你离开欺骗和谎话啦！我飘浮在静谧充沛的水波当中，汗也突然涌了出来。那石原浅子兀自喘声吁吁；我不想让她从我的身上滑下去，于是手头用力，叉开两腿，在浅浅的睡意当中，我仿佛正跟那黄金女郎搂在一起。我身在平静之中，杀害流浪汉带给我的恐惧也已经克服干净。那个久久在我梦中萦绕的黄金女郎既然让我恢复了真实，也就让我感到赎清了罪愆。然而，在那个夜里，我何以觉得到了一种基督教的印象啊，我已没法弄个清楚。也许，它原本就没有什么意义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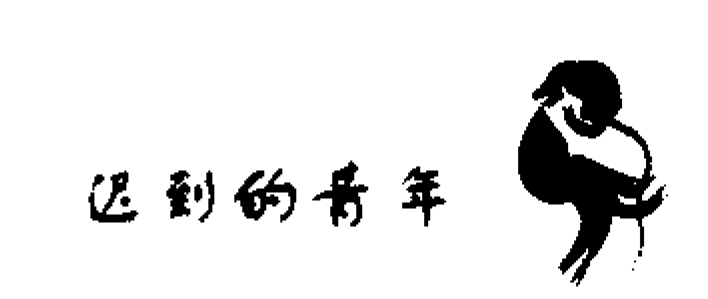
第　九　章

早晨，我回到那城堡般的泽田府邸，到车库取回我的行李。泽田育子穿着外套和长裤，睡在我房间的长凳上面；而假杰里·刘易斯光着上身，长裤倒是裹住了两条小细腿，也在地板上面睡着哩。两个人都弓着身子，静静地睡着，跟两条一动不动的河虾那般有力。我竟觉出了一点感动，颇有一点动物幼崽被遗弃的感觉。我刚一脱下鞋子站到地板上，他俩便睁开了眼睛，依旧蜷曲着身体，把脑袋发芽似的抬起一下，瞧了瞧我。从低处往上面瞧，我准像座大楼一样。泽田育子和假杰里·刘易斯还没有睡足，满腔的惨白肿胀，挺不愉快的眼睛活像柿子汁儿。

“我从这儿给赶出去啦，现在回来搬行李。我可没想碍着你们睡好觉做好爱哟！”

“听说啦，政治家说的，”泽田育子摇一摇头，绝望地叹口气说。昨晚的兜风和缺觉，再加上强给人弄醒，叫她那张达到极限的脸活像只挨了欺负的狗，映在水壶滑溜溜的表面上。“好可怕的脸！像刮了阵台风！可悲哟！”

“可苜蓿老爹倒真好看！我是在加油站的事务室里看到



的！”假杰里·刘易斯道。天真烂熳的十六岁！眉头皱起来，也看得着酒窝；纵然肮脏，也比那十八岁的姑娘要漂亮……

“你是在安慰我。假杰里·刘易斯心眼真好！”我直率地说。在雪天的浅草，我曾把这孩子的脚弄得挺疼，这事我早深深地后悔好几次啦。

“可我倒觉得你不用马上就搬出去。你做了足够的事情，可以住这儿。”

“不了，我要叫我军中午之前全部撤出去！”我坚持道。

“可是，你不是从以前的住处搬出来了么？”到这会儿，泽田育子无限亲昵地只顾关照我；她那黯淡的眼睛周围刻着深深的皱纹，眼皮颤抖个不停，说：“要撤到哪儿去？在哪儿找到了后方阵地？”

“这就去找呗。现在，朋友们都不肯替我寄放行李啦，只好另找住处呗。”我故意装得生性乖僻；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话刚出口，就成了敌人的武器，转过来刺起我来啦，我满身孤独的棘刺。

我一声不响，开始把我的什物，从车库二楼原有的家具、书籍以及杂乱的室内装饰堆里拎将出来。屋里有一只巨大的意大利鸟笼，笼里养了几只白色的小文鸟，还有只走路活像条胖狗崽的猫，那猫早养成一种癖好，经常固执地盯着鸟笼看。这些本属于泽田育子，我便一并留在了屋里。然而，它们让我奇怪地觉得舍却不得，而且，我产生了一种滑稽的错觉，仿佛我是个离了婚、正准备离家出走的人。时间虽短，我却经历了许多的奢华；这使得我那在夏天的烈日下迁将出去，再把自己放到肮脏狭窄封闭的住处的幻想增加了几分恐惧色彩，并且不想接受这个事实。我有点太感伤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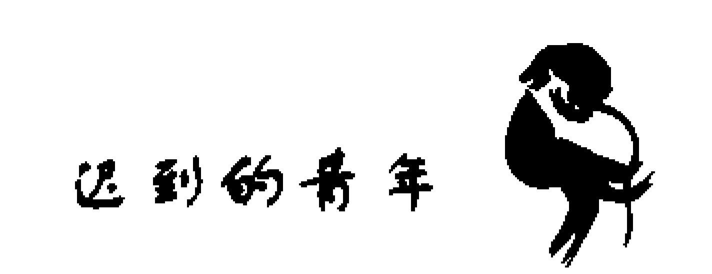
假杰里·刘易斯也郁郁地不做一声。瞧他的表情，有时候

他慌慌张张地想跟我搭句话；一面把我挑出的几件少得可怜的什物，搬到楼下车库里停大众车的地方堆了起来。那不幸的大众车。正在车库前面的车道上，叫七月酷热的骄阳灼烤着。——今天，准该是今年夏天最热的日子的第一个记录。我已经汗流浃背了；白天就是这样，今天晚上，还不得满身臭汗哪，绝对是睡不着啦。做噩梦可别梦见那个流浪汉呀；小时候，有些不想做的噩梦，我就白天的时候在脑袋里想像琢磨，就算做过啦。这是消灾哩，村里有个老人就说他都逐一想像过，所以没做过梦。当然这可完全是瞎说！

我和假杰里·刘易斯干完活，不快地沉默着躺倒下来，听半导体收音机里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测定自己的疲劳度。正在这时泽田育子来了，她做了些三明治，算是我们一顿迟到的早、午饭。如今这时代，美国漫画每天都登在日本最大报纸的社会版上；假杰里·刘易斯便在这样的时代度过童年，这三明治该是勾起他人生最初的欲望的食物，该是漂亮的彩虹和宝石。泽田育子所偏爱的正是少年的这一个方面。这归根到底是因为泽田育子自己也不过是趋向母亲类型的少女么。这些少男少女身处丑陋的星辰世界。然而疲惫和肮脏却使我置身于远离他们的地方，这个低矮阴暗潮湿闷热、地狱一样的地方，极客观地把他们打量一番。是石原浅子叫我改变了性质。至少，我已不想跟泽田育子再做什么性的调情。这样的事情不再令我希望，也不再惹我好奇，连解闷消愁也算不上，活脱脱就是强奸幼女。想一想真叫我不寒而栗。

“你不吃么?”我向泽田育子问道。她裤子的膝部磨得发白，鼓胀着。她抱着膝盖坐在长凳上，一个劲儿盯着自己那双脏得狗爪子似的脚，盯着指甲油剥落的脚趾。

“她一直没食欲。”假杰里·刘易斯仿佛年轻的丈夫一般替



她答道，“她什么也不吃，光是可乐，胃里头。”

有一刹那，我和泽田育子的眼光碰到了一起。不知什么时候，她手术以后奇特的生命力重新衰弱下去，变得活像只动物得了什么病，植物一般苍白憔悴，那眼光疲弱得仿佛给抽出了野性的能量，只剩下一点点微光还在闪动。一阵疑惑，像鸟儿的影子从我头脑的表面掠了过去。——难道泽田育子又怀孕了？——然而我不想把这疑惑说出来。现在她怀孕与否，与我又有何干！起初，是泽田丰比古暗示过要我跟她结婚，然后，我们才开始了那种半死不活的性关系的。可到最后，泽田丰比古那愤怒的吼叫，却使我跟泽田育子重又回到了原来毫无关系的广袤沙漠里，变成两尊石像。我冷漠地想，这该算是那种旧式的，极为旧式的所谓出世主义青年的介绍结婚之失败，是一个临床案例。我不再去想泽田育子怀孕的事。——这政治家的女儿！就算她再厚颜无耻，恐怕也不会让我帮她堕胎了吧，跟我没关系啦！

吃完了饭，我跟泽田育子，还有假杰里·刘易斯，坐上了大众车，冒着热气往大学那边出发了。正是下午三点，街道仿佛险些被夏日那泛滥的光热洪流冲垮，大众车在马路上也烤个透熟。沥青被晒化了，在车轮底下连续发出成千上万的爆米花一般绽裂的声音，远远地能看到交叉路口的人群脚下那陆上海市蜃楼发生时漫起的幻象水流，泽田育子把车开得飞快，那幻象的水流便立即发出耳朵听不见的高频惨叫，逃窜无遗。

“外国小说常比喻说热得活像钻进了**面包烤炉**！看来真恰当！”泽田育子从脸到喉咙全都是汗水。

“用**面包烤炉**烤了两块**面包**，这说的可是把那事干上两回的意思啦。我在色情书里读过哩，那帮子外国种，嘿，什么洛特先生啦，舒尔茨先生啦，烤面包哩，使劲儿烤面包哩！”假

杰里·刘易斯说着，突然清晰地高声笑了起来，泽田育子和我给惊得直打哆嗦。

只有假杰里·刘易斯在那个瞬间焕发起了那种抗拒七月流火的青春，小伙子才十六岁，年纪正轻，不怕热，不怕流汗，可不像我，像片镘刀一样把后背贴在热烘烘的座位上，觉得自己如同一个老头子，疲乏交加，两眼紧闭，听任黑暗中潮湿和暑热直逼身上。——完美性交之后的那种幸福，它往往一直持续到第二天，让人生充实起来！——我在什么地方读过这样的伦理箴言；可它是哪国人信仰的祖露？而今在这炎热的路上，思绪重得让人头晕目眩，昨晚那另一种炎热当中的性行为的印象，已变得辽远微弱，抽象难辨。我甚至已经想不起石原浅子脸上那暧昧的印象了。

“你个鱼狗！”泽田育子仿佛轻轻拍着小狗的脑袋，朝假杰里·刘易斯嗔道。

拥挤的路上，有辆大客车占据了我们眼前的空间，汽车尾气化作黑烟呼呼直冒。我们几乎被毒死慢慢瘫软了下来。可我们的大众车却像个德国人，不屈不挠地只顾快走，那急匆匆的样子仿佛跟我们没了关系，它热得发动机也要融化，又喘又抖的，气急败坏地疾驰向前。

在学生会的住处介绍所，我站到了一大张东京地图的前面。数不清的大头钉标记着住处之所在，我从大头钉最密集的区域，选了处最便宜的房间。我曾经追逐过统治这大东京的幻影，到头来，我却被一个俗劣的政治家吸走了甜汁。在此之后，我要在大东京最深的地段、最窄的地段，把自己埋没下来。想到这些，我满心慨然的感伤。然而，在旁人见不到的地方舔嘴唇一样地纵容自己，会留下猥亵奇特的残渣，让人不舒服。而且，把泽田丰比古叫做俗劣的政治家，本质上这也表现



不出什么……

我在介绍申请表上，填好表示住处的大头钉号码，再填上我的系别、入学时间、名字和学生证编号，递到女办事员的面前。那女人瘦得很，在低矮的柜台后面，正读着毛泽东的《实践论》。她戴着眼镜，长着雀斑，花栗鼠似的脸上瘦得见不着肉。她抬起头刚要接过那张表格，却吃了一惊，连胳膊带身子一起缩回去，只顾仰头瞧我的脸。我把那张表格朝前伸着，盯住她那褐色的眼睛，站在那里一声不响。

学生们早已离开大学，到别处消暑度夏去了。大学的地下，便笼罩上了一种开始耳鸣般沉重的宁静，仿佛地上树木高处那大群知了的狂叫成了保护膜。这时，就算这位研读《实践论》的小姐大叫“狼来啦！狼来啦！”也不见得有谁出来救她，我们默默对视了足有五分钟，满头大汗的女办事员慢慢地伸手接过那张表格，在上面盖了个戳子，再把住处的居住卡放在上面，一起放到桌子上去。我把身子弯在柜台上，快速从桌子上拾起纸片，揣进口袋。在我正要从地下黯淡的台阶爬上去的时候，那女办事员似乎掩口，懊悔似的低声咕哝一句：

“不要脸的!”那声音活像只驯顺的小猫，拿身体蹭着我的后背和屁股。在喉咙深处，我也咕哝着回敬她道：——你个花栗鼠！——刹时，我发现自己感到那暑热活像严冬的酷寒一样叫我皮肤发冷，发现自己正气得发了疯一样。那恐惧的感应在我的心里、在我的胃的周围呻吟不止，预感到我这个连续杀人的凶犯那见不得人的心情，叫我不寒而栗。狂怒的自己令我害怕，我冷汗津津，踉跄着爬上台阶。

我弓着身子，在那漫长朝阳的石路上飞跑，泽田育子跟假杰里·刘易斯认出了我，便把大众车发动起来；等到我恢复了对酷热的感觉，我觉得我救了两只花栗鼠的性命。

“中暑了？脸色跟土似的，”政治家的女儿一阵恐慌，喊了起来，“嘿！可别摔着，到车这儿来哟！”

黄昏，我们把行李搬到了新的住处，我们用带货架的大众车来回拉了三趟。这新住处，我得在这儿猫上整个夏天，得冬眠似的一动不动忍耐过活，可它已被糟踏得不成样子了；流着污物的下水道地沟正在对面，它便要经常受到夏天的烂菜、动物尸体、脏东西，还有泄露的煤气那恶臭及暴风雨的洗礼。立刻，我们全身就叫这股子臭气淋得透湿，连味觉都受了影响。假杰里·刘易斯和我倒是忍了下来，可泽田育子，在第二次往返的时候，便朝那地坑使劲儿吐了起来。于是到第三次，只好光由我跟假杰里·刘易斯干活啦。我俩把货架上的书卸下来时，几个女人在对面暗处低矮的檐下偷着看我们，其中一个人那尖厉的声音故意似的，沙粒一样径直飞到我们的头上。

“那丫头准怀上啦！大个子是它爹！”

一群孩子光着身子，在弯曲狭窄的路上玩。假杰里·刘易斯费劲躲开他们，把车发动起来，上了马路，才呼地加上了速度。我伸出胳膊，从他踩着油门的腿下撑住了手掌。

“怎么？真的？”我问。

“这回可不叫她堕胎啦！我呀，讨厌那种下地狱似的感觉！这话我说过了吧？这回我可不叫她堕胎！”假杰里·刘易斯像一条腿发痒一样，只顾动来动去，也不管我的手，紧紧盯着前面专心开他的车。

“把婚结了，让她生下来？”

“昨天医生瞧了育子。他说再做次手术，大人就保不住命了，这回可没法堕胎啦！”假杰里·刘易斯仍径直看着前面，嘴角仿佛露出了一丝微笑。“我啊，觉得干了件对不起你的事，不是么？可没办法哟！”



“没什么对不起我的，你个畜生！”我更没精神啦，“你要害了泽田育子呀！”

“我怕给扔到地狱一样的洞里，我说过的，记得么？唵？”

“唔。”

“有个家伙在新宿杀了个流浪汉，我想，这家伙一定也怕掉到地狱一样的洞里，总也到不了底。唵？”

“你要告密？”

“混蛋，我？”假杰里·刘易斯吓了一跳，猛地刹住车，闹得后面的车流乱作一团。“我曾经想过，我干了变态的那事，掉进地狱一样的洞里时，有个真正的朋友该多好。不是变态的朋友，是跟女人干那事的男朋友！我找呀找，可老也没找到！真的，没有吧？”

“挺好的，假杰里·刘易斯，”我说，把摸他身体的手抽了回来。我想：——今儿我活像个儿童电视片里的吃人鬼！要是他把我的事情告了密，我就杀了他！我发誓！

泽田育子听到我们的汽车响，便下楼到车库前面。我本想就这样搬到新住处里去，可泽田育子给了我一个装有十万块钞票的纸包。——不管怎么说你给政治家干了活，有权利接受报酬！——她这么说，我便决定用这钱去看康明治。泽田育子要我每天去神户饭店的前厅，看有没有她寄来的信，然后，便和假杰里·刘易斯两个人，把我送到了东京站。

我坐的这趟火车要晚上十点钟才开。泽田育子跟假杰里·刘易斯等得无聊，说要去箱根兜风，于是把我搁到站台上煤粉味和人群味的漩涡当中，沿着微明的台阶朝地下通道跑去了。那假杰里·刘易斯挺着肩膀，扬着脑袋，敏捷得像头野兽，全然不顾及泽田育子，一路跑下去，消失在尘埃般灰黄黯淡的空气当中了。现在想来，对我来说，那纯洁得出奇的身影，便是

她给我最后的印象，她跟我真是满不在乎就分手了……

在铁道济世会的服务台上，为给康明治发上封电报，我打了个公用电话。电报发完了，我的快车却还没有开上被晚上第一场汗珠打湿的脏铁轨。我徘徊了一会儿（我感到自己像是在做什么猥亵的行为。我读过有关德国性变态者的报道。有个德国青年从公用电话亭给不认识的人打电话，哀求对方说给他听猥亵的话；一面听，还一面手淫——或许我突然记起的，正是发现这番坦白时感情的摇曳），重新拿起话筒，拨起号来。铃声响了五次，我就想，到第七次响，对方再不答话，我可就放下话筒啦。可是这时，电话接通的金属音响了起来；然后，我又听见一个缓慢沉重的声音：——喂，喂，是我，喂，喂？——那声音可没有金属的性质，是长满欲望肉刺的舌头吐出的声音。就在我刚想开始讲话的瞬间，对方的话筒却像给厚重的吸音盘之类的东西塞住，我的电话机就像把耳朵压在胸部听对方的声音的机械装置一样；透过肌肉骨头的墙壁，传来的是石原浅子断续的声音，还伴随着淫乱的色情狂一般吃吃地笑声哩：“真痒——真痒……别动咧，我的马儿……”然后便又是：——喂，喂，是我！

我像个愤怒的人一样放下话筒，觉得脸上叫血涨得通红。突然，我大笑起来，笑得全身扭动。——我的马儿！多么有现场感的女人！这么个女人，她又用她拿手的体位骑她的马啦！——然而，我像个发烧的孩子，脸颊发烧，耳滚烫，针扎似的，叫人真不舒服。我强使自己承认，这该是出自刹那之间灼烤了我的五脏六腑的嫉妒。于是，我望见火车惨叫着穿过东京中心；在它经过的高架线上，连笑的灰烬我也没有剩下来，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坠落感，抑郁，绝望，犹如黯淡的怨恨之火灼灼燃烧。便是这种无从把摸的氛围，渐渐占据了我的心，



跟泽田丰比古的争执带给我的激昂却连影儿也不见了。

东京城拼了全速朝我的身后逃去。我见到的最后的东京的信号，表现在东京人生活的信号，是同样的庞大的广告塔群中的一座，是粉红色和暗褐色的新式口红的广告。黑暗的触手扑上那惨淡的灯光，灯光中那巨大的嘴唇活像面灰黑的墙壁，悲切地闭得紧紧绷绷。这真叫下行节拍广告的样本哩……

我心里想：——东京！而今对我来说它成了旁人的城市，它用紧闭的黑暗嘴唇送来问候，那嘴唇，也是城墙呢，东京向我完全关闭了下来，东京不跟我说一个字！瞧沿线那些贫穷的家庭，窗户大开，酷热难耐；窗户后面，女人们身穿寒碜的尼龙裙，男人们贫穷赤裸。我初来东京时自己满口方言，听东京人交谈，感到总有种疏离感；而今他们使我重又有了那样的感觉。他们一准说一口特殊的东京话，说一口城里话。啊啊，口音！我还没能留意自己的口音哩；可是他们，对我的口音却立刻反应强烈，仿佛皮肤上面扎了一根刺。到头来，我还是个城外的野蛮人，还是个讲话谁也听不懂的人，于是，在本质上我跟东京还是完全无关。那些日子我自以为进入了东京，自以为进了东京的内部，其实那不过是一些幼稚无聊的空想。不用东京这个词也无妨；城市，旁人的城市，拒绝了我，放逐了我；更正确地说，正是那一般得心应手的人，把我放逐了出来。我那场奋斗，完全变成了笑柄。

去年年底，在来东京的火车上，我有过一番空虚的激昂。而今，我又怀着一种更加空虚的情感，想起了那一番经历。想跟东京性交，我竟有这样的念头。我确实曾把勃起的阴茎斧头一样挥舞起来闯进了东京，甚至完成了跟这大城市的性交。然而，我却丝毫未曾有什么快感；而今，阴茎射精以后变得萎缩疲软，叫侮辱弄得湿乎乎地，正要被赶到外边。射精，就像流

浪汉洒在我肚子上的那股水样的精液，根本不是为了我自身的快感，而是在什么外在的遥控下干的，单单是为了尽快把我放逐出去。我像惧怕大地震一样惧怕警官的巡视，嚷着：——快呀，快呀，千万快着点儿！快呀，快射呀！快呀，快呀！——那样子就像在公园的角落嫖上的雏妓……

我站起身，想把车窗的百叶窗放下来，好让东京快些自由开去。那汗津津的玻璃窗，便怯怯地映出一张青年的脸，一败涂地，焦头烂额，疲惫不堪，病态失常，毫无魅力，黯淡无光。这副尊容，我连抗议的力气也没有，低下眼睛把百叶窗往下一放，心情沉重地浅睡起来。我知道了那些疲惫的孩子在火车的硬座上面呼呼大睡的真正理由。而且我也知道了，离开东京，给地方出身的野心青年带来了怎样象征性的意义。

早晨，港湾北面丘陵上的车站突然吹来了一阵风，夹杂着潮水的芳香和煤烟的气味。我稍微苏醒了一些。——别绝望！别绝望！至少如今，我不受那肮脏的政治家使唤啦！——我发现康明治竟突然衰弱得像一个老头子一样正坐在凳上，抬脸朝我这边点头哩。我曾害怕叫康明治那如火的眼睛见到我昨晚的颓唐，可现在我把这惧怕抛在了脑后，几乎跑着来到他的身边，喊道：

“嘿，阿康，咋，病了？”

“没有，老婆跑啦，可真受不了哟。我现在失却了威严啦，嗨！”

阿康站起身，却依然低着眼睛，说。我从他的脑袋一直打量到那双灰色痛苦的脚——那脚还给绑了双茶色的破烂木屐。我那肖像画里灼热的印象，已全然寻觅不到了。和我以往任何时候见过的阿康相比，现在的他最有朝鲜人的风貌和体型，活脱脱就像战时村里松松垮垮的那般朝鲜人，就像阿康家里那些



大人们一个样。

“老婆跑了，你不是说过为了回朝鲜只有把老婆杀了么？”我说，突然觉出一种疑惑，声音也低了下来。“杀了么？”“她跑啦。是我被杀了。”阿康道。“嗨！从根子上说，老婆跑了，可是挺难受的，没结过婚的人是受不了；可不结婚，也不会有老婆跑了的事啦！”

一群赶早的姑娘站在我身后等班车。她们又好奇，又厌恶，不禁笑出了声音。康明治突然猛醒一般紧张起来，用咄咄逼人的朝鲜话对那群偷听的姑娘大吼了一气。姑娘们害怕啦，直往站台管理员的身边跑，阿康瞧着她们，吐了口唾沫，又用带了点暴烈的沙哑声音道：

“到海边去吧。等会儿海水就热乎了，对心脏不坏哩。今年夏天海水不好。可也没别处好去。”

站前广场的花园里，寒冬似的一片凋零。花园里那讨厌的花钟的钢针正好指到早晨六点。正是初夏的一个清晨。我接受了阿康的建议。——七月初，上午八时的游泳！它不会对我现在的意识产生恼人的刺激吧。我倒真想光着身子，漂到冰冷的海上去！——同时，我觉得开始理解了康明治现在的感情了。

失业者们在晨光熹微的站前广场随意形成的小圈子，缓缓地踱着步。我们用不扰乱他们队伍的速度，往港湾那边走了过去。在去年的冬天，我们曾走得更加有力，也更有生气。我们曾经走得比造船厂的工人还要快……

“你喊的朝鲜话，可是在吵架么？”

我觉得直接提及康明治妻子的出走，未免叫人憋闷，就避开了这个话题。

“不，完全不是，”康明治郁郁地说，“我说的是美丽的姑娘，呵，纯洁的日本，你们的笑容，明媚的笑容，是七月的玫

瑰！说的就是这些。是我的诗。”

“咋信口开河起来啦。”

“唔。可我真的写了不少诗呢。老婆跑了以后我写了好些诗，”康明治道，“全是写跑掉的老婆。到今天看一看，老婆为啥要跑，我全明白了，虽说如此，我还是心里难受，轻松不起来！”

我们来到了饭店的楼前。我依照跟泽田育子的约定，在这家饭店开了个房间。我打算花掉我西装口袋里所有的钱；而后，我就只好选择我今后的生活啦。我西装口袋里的那笔钱，是我在泽田府的生活胎盘，我会像动物一样把它吃下去，然后开始起步做上些事情。我叫康明治在饭店前面的停车场旁等着，便跑进饭店的前厅预定房间。这也许是我所住的饭店房间中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间啦，至少在近几年里面……

“泽田先生参加都知事选举啦，恭喜，恭喜！”那前厅的副经理来了精神，说。

“没什么好恭喜的。”

“先祝他成功呀，”那副经理毫不退缩，从容地说，“恭喜他啦！”

我不理他，径自出了饭店，跑回康明治低着头等我的停车场去。他正用手指戳点着小虾似的梅塞施米特驾驶台套子。从前，康明治纵然寂寞到死，也不会这副样子呀。

“去海边么?”我把手放到他疲惫无力的肩上。

“不听我说说我老婆跑掉的事么?”康明治沉思着说。

“唔。你说吧。”我吃惊地说。

“一点儿信心也没啦，我呀。”康明治道。

“说吧，我也有话想说给你听呢。我也觉得没信心哩!”

“开始遣返北朝鲜啦，于是，”康明治开始说道。他活像个



身上什么地方刺痒却搔不着的孩子，正琢磨是哭嚎一通，还是怎么着。

“于是，我生怕我妻子的疯病会加重，生怕她怀疑我把她丢在日本，自个儿回北朝鲜去，其实，妻子已经开始重新给金日成写信控告我的罪状了。不管她多么心情焦躁，多么战战兢兢，倡导返回北朝鲜的信啦，唱反调的小册子啦，实际登记手续办理指南啦，这些东西还是从四面八方传到我这里。我慢慢变得不安起来，我不安的是仿佛我恶待了妻子，想独自返回北朝鲜。一听到北朝鲜这几个字，胳膊上的三头肌竟然就要发颤，这叫我越发不安啦，于是，我终于下了死心断念的决心，办手续改变成日本国籍，放弃我的朝鲜国籍。我把这事跟妻子一说，她乐得又哭又叫的，可过了没几天，有一天傍晚我回家——那是我换乐器零件回来——一看，妻子不见了，而且一去不回！”

康明治充满了激情。我们站的地方已经能碰得着大海的触手；康明治大叫起来，仿佛在威吓海里的所有的生物。

“啊啊！这多么可怕！我头一次注意到自己哭，还是像朝鲜老太婆似的又哭又嚎！啊啊，这多可怕！”

“找了么？别是发了疯病，走到哪儿回不来了？”

“找了，现在还找呢。她倒有可能得了疯病，可假如她是疯子，这世上纯洁的人就都是疯子了，一个人是不是高贵，这就像是个标志！”

康明治从深蓝色衬衫那磨得起毛的前胸口袋里，掏出三张折成四折的明信片，递到我的手中。那是康明治妻子的字，用紫色的墨水，写得密密麻麻。那字昆虫一般奇特不整，然而它们铺满了明信片，却相当漂亮，使这三张连续的明信片变得有了一种特殊的个性。读着那些文字，我们的全身强烈地觉出，

在我们沉默的面前，正有另一个巨大苍蓝而且凝重的沉默扩展开来。大海的颜色布满港湾的周边；我们两个人都沉默在大海之中，仿佛化成了两尊端坐的石像。

——我决定离你而去（这不是我的决定，而是我的感觉，诸如性感觉之类，我心中把自己当成了别人的感觉做出的决定。所以，对我来说，它如同强奸的阴茎，又粗又硬、笨拙可悲地强加于人。原谅我！别恨我!)。你决定入籍的那天晚上，性交的时候，我虽然达到了高潮似的呻吟起来（这是我惟一一次对你撒谎），可我**没有任何感觉**，只觉得给人蔑视、给人侮辱。也因为这一点，我想叫你尽快地完事。结婚那年的二月份，你对我肛交的时候，我感到的就是一样的侮辱，一样觉得遭到了 humilier（侮辱），蒙受了耻辱，失去了脸面。当时，我得了病。啊，这些事写这么长，也真没办法，可是，我没法把我地狱般的心境准确告诉你，只好这样说明一下。我实在太笨太笨。我觉得你并不是真正的你。也就是说你不是本来的你，不再做一个朝鲜人的你，并不是本来的你，所以，与这样的你赤身性交，让我觉得受到了侮辱。我讨厌朝鲜人的群体；你要回那边去，不论带不带我，我都不愿意。所以，我并不讨厌朝鲜人内化成日本人，我只是讨厌一个人失却了本来的面目。失却了本来面目的人的特征，用你曾经喜欢的词来说（我想现在你准不再爱用这词了，所以我用了过去式。啊，一想起你来，我想起的动词全是过去式，很久很久的过去式）就是失却了他的威严。依我的经验，没有威严的人，是色情狂。那天晚上你一边想着沉耽于我的肉体，还念念不忘朝鲜的印象；汗出得很少很少，性交却干得没完没了。你那热烘烘没个完的聒噪，就跟个色情狂一个样。去年冬天从三宫去大阪（在普通电车上），有个色情狂拿食指摸我的屁股，这事我已经说过了。我想没有



歹人，也没有好人，我觉得，大伙儿从前知道了这些，所以就把将人分成好伙儿和坏伙儿的共产主义当成一次新的刺激。没有什么好人歹人，只有两种人：坚持他本来面目的人，和卑怯到无法坚持本来面目的人。现在，你要放弃本来面目，做上个虚假的人，所以，一旦叫那绝非本来的你把我性交，我就觉得受了 humilier；而且我自己也失却了本来面目，那简直就无法忍受了！所以，我决定弃你出走。呵，我太累了，不想写汉字[①]和标点了我的明信片希望你按 ABC 顺序来读没有明信片啦我现在是在邮局窗口写呢写得太多了大家看我不写了 P.S[②] 我不像娜拉，像那可悲的冤魂的可怜可爱一脸忧伤的文人，是为成为一个圣徒，以一颗痛苦的心离家出走，我想这样才好吻你。

阿康的眼睛里泪水像中年妇女腹部的脂肪一样涌将出来，被海水映成了一片蓝色。他可真像美国科幻小说封面上画的那种火星人。我也热泪盈眶了，可这是对失却了本来的面目的自己的泪水。——我也不是本来的我啦。我也失掉了尊严，像一个色情狂！然而，我没法离开我自己一走了之；如果可能，现在我只得蹈海自尽了。我对泽田丰比古说了声不，这使我感到振奋，因为我略略接近了一点点我的本来面目。然而如今我的心境简直是一塌糊涂，我真正又深又远地失却了我的本来面目，难道这不是明摆着的么？对泽田丰比古说了声不，这从我自己身上驱除了一个谎言，可事实上，剩下的更多更多的谎言却数也数不清。我觉着我真真是叫这个不是本来面目的我给

---

① 日文一般用当用汉字和假名表记。此前，这封信是汉字和假名并用，此后全部收用假名书号。——译者注

② 意为：附言。

humilier 了！

“你得把她找着！除此之外你还想干什么！”我说。在我的身体里面，也回响着这样的声音：我得找着我本来的真面目。除此之外，你还想干什么！

“还有，你得温和一点！”

“不先把威严重新建立起来，不先找到我本来的面目，光是在北朝鲜再登一次记，也是没有用处！要是我回了北朝鲜，啊啊，她会自杀的，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事！”

康明治抽泣着说下去：

“可不管怎么说我真失去了本来的面目，我得把我的本来面目重新建立起来！”

“我对我自己也是这么想！”

康明治用他饱含泪水的眼睛看着我。眼里的海洋退去了，里面映出的我消瘦苍白，像具给水泡涨了的尸体。

“你真没有威严，叫人打得焦头烂额，消瘦得厉害。在电视上挺胖，又开始那个了？”

“犯了罪的人要恢复他本来的面目，非赎罪不可。这算是坦白么！”我心不在焉地说。

“真正的罪犯，犯罪时就是他本来的面目；处了死刑，也是他本来面目的死亡。介于中间就不行了。我很了解罪犯！”阿康也心不在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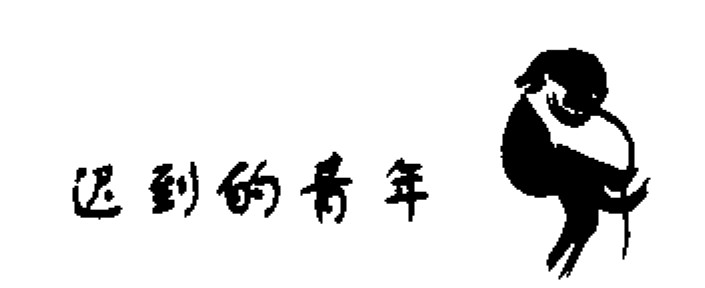
“可是？”

“可是？”阿康吃了一惊，也重复了一句。

我回过神来。我生怕把自己杀人的事跟阿康坦白出来。

“咱去游泳吧。咱俩都变得多愁善感啦！”

“唔，游泳去吧，”康明治也摆脱开了感情的爆发，而且很显然，他的心情正在迅速消沉下去。“赤身才好呢。要是你现



在没勃起的话。”

我当然没有勃起。跟石原浅子在一起时突然唤起的那种肉体的升华，也同远去的东京一起，失去了实际的沉重和量感。而今，它和在俯视这座港湾的饭店七楼上做过的黄金女郎梦一样，依依地带了种苦涩，令我感到一种宛如对过去王国的企望般的心情。我们把瘦削难看的裸体，从贝壳成堆的危险海滩直沉进海水的震颤中去。松弛的睾丸，立刻像被晒干的核桃一样，收得紧紧的，还布满了皱纹。那水冰凉清冽，白花花的仿佛往本来的海水里面注入了石灰；我们踩着水，看着对方萎缩的生殖器和睾丸。我们的情感正和寒冷相反，松弛了下来。

“她是不是藏到神户了呢，可能是去了大阪，或是更远的地方么?”

“到夏天了，在各式各样的海水浴场干活，我想肯定不会有大买卖的!”

我们像不再上岸的人那样，慢慢地仰泳游到浅滩去。阳光从我们的头顶倾泻下来。已是晌午啦。我们往回游，看见一群外国女人，穿着游泳衣，正横躺在海滩上。我们窘得要命，捂着下腹往脱下的西服的那边跑，可她们却视若无睹。现在还不到海水浴的季节哩。沙滩上除去那群外国人，就只有我们两个。我们穿上裤子，折回去，好瞧瞧外国人身穿游泳衣的模样。她们在沙滩上也还坚持着生活中不修边幅的态度。并不把游泳衣像晚礼服那样穿在身上。她们需要阳光。其中还有个金发的中年妇女，穿着洗旧的比基尼，大摊开手脚睡着。她那条短裤跟康明治旧日同事的一样，丝毫不想将搔着大腿皱纹的金色细毛在阳光和砂砾中遮盖起来。我们几乎站到她两腿的中间，一遍一遍地往下看。一种软弱得出奇的猥亵擒住了我们。我们真是色情狂了。我们失却了威严。

想来，我逗留在港湾附近的那段时间里，我和康明治都是这种软弱猥亵的俘虏。那简直就像给人遗弃的幼儿玩弄自己的生殖器一样。康明治已不做脱衣舞剧场乐队队员了。

“在她告诉我说我失去了本来面目的一刹那，我就觉着吹奏乐器强调自我，真是难为情。一个人连抗议的资格也没有，还要去吹奏乐器，真是肮脏下流的勾当！”他说，“所以，我就换了个肮脏下流的活儿干，能跟耗子似的藏到地里去的活儿。”

他那新的低级事务，是给一种秘密的猥亵表演揽客牵线。那是一个胖女人和一个瘦女人，使用溜滑的粉色丝爪扮演同性恋。在没有客人的时候，我和康明治用半价看过了。那胖女人一边跟瘦女人说——往后一天吃一个蛋——之类的实际生活的语言，一面勤勤恳恳地表演那奇特的节目。只有一瞬间，出现了一种委实独特又充满悲哀的形式，我这个色情狂惊愕得连精神中枢都觉出了震颤，真想用电视把它向全国转播。直到现在，电视媒介仍然是我半明半灭的最大热情。到最后，我们不太欣赏，那胖女人便让她那鬼一样的大脸上闪出一丝谦逊的自责，从刚才的男角儿立刻变回了女身，将一个短短的威士忌酒杯当做潜望镜，让康明治和我瞧瞧那活像闭着的眼睛一样的子宫。我们都怀疑那究竟是不是子宫，可那肥胖的女妖却保持她职业情感的平静，我们也只好不做声了。

白天里，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去游泳。站在海滩上凭眺大海，看波涛冲洗着脚边的沙粒，让人觉出一种奇特的动荡。这种心情，直到从海里爬出来，穿上鞋子，走到硬邦邦的马路去，还依稀能够感到。我们晒得比港口城市里的任何人都黑，从而变得越发难看。到晚上，送走去工作的康明治，我就喝可口可乐，喝威士忌，看电视里的西部片。有时候，我也跟康明治一起看电视，一看就看到半夜，醉成烂泥。康明治到底也没

有在他的新工作上做出什么成绩；因此，事实上，我俩是靠我得到的钱生活的。我为此搬出饭店，住到康明治那洞穴一样的家里。很快，海上的人便聚得多起来，每当我们外出，就会没日没夜跟他们打架，有时赢，也有时输。多半还是我们输。康明治新工作成绩不好，也是因为他同客人打架。后来，一阵恶心带着绝望，让我感到了心烦，我便托阿康弄了些那种立时变成粉色的粉末。阿康不但没责备我，还帮了我的忙。我们那重归自我，恢复威严的前景着实黯淡。我们游着泳，突然泪流满面。我们给放逐了，纵然拼死游泳，也辨不出我们本来国度的方位。海滩上那猥亵的雾气翻滚旋转，迎候着那两个瘦削疲惫的青年。有一天，那胖女妖还来了一番精神分析：

“不管怎么强词夺理，你俩到底还是孩子，一点也不自信，只会目瞪口呆！”她马上跟我们俩睡，而今是我们的朋友。这分析倒不算太离谱。只是我们已不是孩子，所以情况便更糟了……

八月初的第一个星期天，我躲开海滩的人群，大白天的喝起威士忌，躺下来看电视里的棒球赛。突然，画面上映出假杰里·刘易斯的照片和撞得一塌糊涂的大众车。播音员用流利低能的声音，正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少年犯杀死流浪汉然后自杀的事。遗书是用支2H尖铅笔写在了高山风景日历上的（这时那饶舌的低能儿无声地笑啦。他无声地笑），下面的诗，诗一样的文字给用框框圈了起来：

“害怕掉进地狱的时候，

软弱的人请相信，一切都可以做！

谎言，卑怯的谎言，杀人

刚才的临时新闻是由番茄收敛剂赞助播出的……”

我骑上康明治的自行车，直奔港湾旁边的饭店。在前厅，

我拿到了泽田育子打来的两份电报。我把自行车往饭店前面的车队中间一丢，便乘上了开往东京的特快。倒不是那电报感动了我。我是觉得害怕，才动身走了。

速来塞尚美容院六五二七育子

速来火速前来育子

这样的电文好不感伤，简直是习惯于负型手淫的护士做出的发明！

第　十　章

“那孩子知道我没法堕胎，又是痛苦又是害怕，还动起蛮来啦。后来，他决定跟我结婚了；可怜他还不到十七岁，该有多么害怕呀。他下了决心去见政治家，可是遭了大殃了。这可怕极啦，政治家对假杰里·刘易斯干的事，再简单没有了，可政治家简直干得不顾羞耻。那孩子吓得要死，这么就回来了。最怕的还是他听到政治家的计划的时候，政治家计划要我跟别人结婚，把那孩子的小孩儿生下来。那孩子痛苦害怕了很久，打算跟我殉情；有一天早晨，他面带羞色，对我就是这么说的。他知道不能事先对我说，所以才满心的羞愧！啊啊，我干了件蠢事！对假杰里·刘易斯！”

泽田育子的一只眼睛和脸颊受了重伤，躺倒在床上。她非常激动，不停地猛烈抽泣，一面不住口地唠叨。泪水和污血把盖住她脸三分之二的绷带弄得脏兮兮的，眼睛虽露在外面，可两只手上的皮全脱掉了，所以流出的眼泪也没法擦，护士跟医生担心她的神经，要为她注射镇静剂，但那满身绷带的患者却尖声反抗，抽泣着要把一切都讲给我听。她包在绷带中间，面临精神的崩溃；在她的身上，竟闪耀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真挚和

热情，在能忍受住那丑恶绷带的东西中，更有一种可算是热爱的感情涌现出来。曾经有一只猫，叫雨淋得透湿，给狗或者别的猫咬得惨嚎连声，死在我膝头。这事出在教养院里，到头来我还是吃掉了那只猫。可它那濒死时绝望的叫声，每每想起来也几乎要令我流泪，即使是在我吃肉的时候。而今，泽田育子正用人类的声音和啜泣，在一种更加复杂的悲哀中，模仿着这样的惨嚎。应该说她比那猫还叫得可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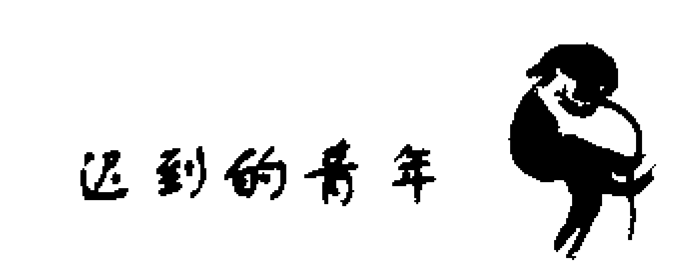
“我跟假杰里·刘易斯决定撞车殉情，是在那以后没多久，我们在横滨修理了发动机，好叫它轻松开出个一百五十公里。死亡需要速度快呀。那以后，又出了好多事情，可我们开车往箱根山腰顶的悬崖去，时速表升到了八十公里的时候，我一直看着那漂亮的指针抖呀抖的。那孩子也说过，死亡需要速度快呀。突然，他伸出只胳膊，打开车门，把我硬推出去；而后，他朝着悬崖摔下去了。一百五十公里呀。他一个人死啦。他独自一人让那小车用一百五十公里的速度狂奔，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呀。可我一想到他推出我去是要只把我杀死，就燃起憎恨，拼着命也要活下去！啊，那孩子，一百五十公里呵，朝着悬崖飞下去，像圣泰克朱贝利[①]一样！”

“不行啦，不行啦，绝对不能再说啦，”医生用手指夹着注射器宣布说。这种语气叫我无缘无故打了个寒战。“开始错乱了，什么圣泰克朱贝利？有什么关系哟。不行啦，绝对不行啦。”

“叫我说，圣泰克朱贝利，跟所有勇敢的人全有关系。”我语里带刺，是为了叫那医生把嘴巴闭上。医生想一想圣泰克朱贝利，再想一想勇敢的人，琢磨起他们之间的关系来了。

---

① 圣泰克朱贝利（1900～1944），法国小说家，飞行家。——译者注



"我在公路下边的草地上，像个血葫芦似的，又到了黄昏，人们光顾着搬动假杰里·刘易斯血肉模糊的尸体，却没有发现我。可饭店经理来找我啦，听到我在呻吟，才把我找到。那家伙总把耳朵和那胖脸贴在邻屋墙上听我跟假杰里·刘易斯的事，他听惯了我的呻吟哩，这头猪猡。然后，经理把电话打给了政治家，又把我藏到饭店里。他跟政治家两个人把与我有关的一切，全给灭迹了，对警察也一准都布置好了。呵，假杰里·刘易斯孤零零的好可怜哟！"

"不行啦，我都说不行啦，不行啦。"

"他的遗书，是怎么回事?"那医生用胳膊肘直撞我，可我还是叫了一声。

"开玩笑。那是可怜透顶的假杰里·刘易斯，是那孩子最后的一场玩笑。也许真是那样……我一点也不爱那孩子；发了疯等你那会儿，我就明白啦，呵，假杰里·刘易斯哟，可怜透顶啦！"泽田育子抽泣起来。

"不行啦，不行，不行啦！"

而后，是一场强奸似的骚动，医生终于达到了目的，泽田育子没有力气再反抗啦。我站在床边，盯着这受了惊吓悲惨奇丑的姑娘，直到她沉沉睡去。她最后一句叫人听得懂的话，是用了女人的声音嗫嚅出来。仿佛在抚爱之后的睡眠当中，回望着留在耀眼的快感中那睡眠的房门，给自己说上一句：——你觉得好么？——她说的是：

"假杰里·刘易斯哟！多可怜，多可怜！"

然后，那裹满绷带的手伸向空中，仿佛要摸索什么东西。嫌恶和柔情交织在一起，我正要把自己的手伸将过去的时候——

"你是来让这姑娘发疯的么！不行啦！"医生愤愤地叫着。

他又一次用胳膊肘推开我，守着他那假死状态的病人。可不行啦，管你做什么！”

当我摆完殉情事件的细节，谈完我自己的条件以后，是瞬间的沉默。政治家和我，在饭店最高层特别室那俯瞰盛夏酷热东京的窗前，听着空调器蜜蜂振羽清凉的声音，一滴汗也不出，对视着彼此率直的面孔。我的第一番进攻结束了，双方暗中估量着自己士兵的损失，可表面上却若无其事地窥伺着敌人的阵地。我觉出，那政治家正叫烦躁的好奇搅得难受——这小子，他怎么如此自信，老想着我准得接受他的条件？——他那双大眼睛浑浊阴沉，政治家准是让眼睛后面黑暗污秽的脑细胞这样盘算起来啦。我给他一番富有效果的沉默了么。

“我得承认，你那小拳头敲打我这副羸弱多病的身子敲得挺好哩！”政治家愤愤地说。他告诉过我，他还是什么拳击俱乐部的理事哩。“可是，你凭什么认为，我会接受你的条件？”

“因为你是政治家。”

“你真会说话啊，”政治家道。

我不管他打岔，忿忿地把条件重说了一遍。

“恢复电视节目，在以后十个星期之内连续播出，不施加任何限制。你还要让苜蓿老爹事件中被追究责任了的电视台人员无条件复职！”我重复道。电视这个词，搅得我心里一阵激动。我觉得又找回了自己，那个迫切期盼着能拥有自由的电视节目的自己！

“你搞不加限制的电视节目，到底是要得到什么？”政治家活像瞧着什么珍稀动物，在黑地里把他好奇心那呆愣愣的触手动了一动。

“对全东京电视机前的人说一声不！不妨说是对所有的日



本人！我只要求这些！”

“于是，你就先来向我说一声不，是么？”政治家道，“可你那关于电视的想法我并不相信。关于政治的思想也是一无是处！”

“即使你拒绝提供电视节目，可那丑闻足以叫你在都知事选举中一败涂地。我能把它挑起来！”我说，“告诉你，我要把对你一个人的丑闻攻击，换成对全日本人的丑闻攻击，这交易不坏么！”

“没错，这交易不坏，对我来说，”政治家道，“可对你呢？它怎么是桩好交易？”

我不说话，尝试着做上个流露敌意的微笑。我讨厌别人把我当成和假杰里·刘易斯一样的柔弱的人。

“你说，你想向东京的人说一声不，想向全日本的人说一声不；可那些都是虚幻，显像管瞬息即逝的虚幻！肯这样做的人，在政治家里也一个没有。你似乎把政治设想成了一个能在全日本人的面前说一声不的工作！可是，它跟电视节目一样，全是些虚幻！”泽田丰比古突然真挚地说了起来，“你自己来把话收回去，好好想想这政治跟这个词的关系。你对我说不，让你沉到丑闻的深渊一败涂地。可这没有——你朝我这样的政治人说了一声不——这种思想上的意义，不过是一个保守政治家的改行转业罢了。——什么是政治？进一步，抓一撮，仅此而已！——这样想的人，你却要去收拾他，在思想上有什么意义！叫我一败涂地，就跟这一样。绝对没有更多的政治意义。破坏了这种胁迫的交易，就算是你让我一败涂地了，得了好处的可是那些保守党的新候补或是只有千分之一的机会的革新党的少壮派。而你，浪费这胁迫中有力的因素，终生无所成就，只满足了你纤小的忿怒。当然，我也不想把自己弄成一具浑身

沾满丑闻泥巴的死尸。好吧，我接受你的条件。电视节目之类，那太便宜啦。可一旦脱开个人，面向群众，你再说一声不，那种冲击的效果可是不好说了。面对大众，你的政治野心，对全体日本人说一声不，也是这样。要想做得成，你得把自己变成一个希特勒！否则，你在厕所小声咕哝一声不，和到电视台去说上一声不，结果都是一样。过了十星期，你会比现在更加孤独。你永远失去了真正的机会！”

泽田丰比古闭上了嘴。他低下眼睛，点着了香烟，火花把脸上的脂肪映得一亮一亮。我也咬着嘴唇，觉出一番僵死的微笑以后，自己那表面强硬的脸正红扑扑的直发光。战争还在继续，可现在遭到攻击的却是我军。

“所以，我来提个新的条件吧。坦率地说，育子怀了孕，而且没法堕胎。这次她出了事故，听说只有肚里的孩子平安无事；这是脏女人的本能么。就是为了让育子避开这一丑闻，我也得让她快点结婚。现在她绝望得什么也顾不得，还能跟谁结婚呢。这世道真是讨厌，有些青年也不管她怀了孕，也不怕她有梅毒，就想跟她结婚！我妻子要是知道你不是育子孩子的父亲，准得马上从那些小伙子里挑个条件顶好的来呢。现在你没有任何理由必须得来做育子的丈夫。所以，我提议的就是这样。你反抗，你想说不，你这些地方我喜欢。跟我女儿结婚吧，在法国呆上十年！相应地，你把那胁迫收回去。怎么样？这交易还不算有利么？电视那反应暧昧的工作结束之后，你会沉到比现在还深的孤独里面去！我提出的可不是这种无谓的交易。你掌握着绝非下层生活者的确证。你会成为现代的精英！如今能在法国过它十年好日子，就是成为一个对旁人能让步的精英。现代的精英，从不同社会说不。他们找个好地方，静静地等待，等待自己的时机。如果你同意，我就跟妻子说，你是



育子孩子的父亲，并说服她。她的道德观念很陈旧，我知道，是只会同意的啦。怎么样？对于我，对于全体日本人，要么来一次个人报复的自慰，要么成为现代的精英？你选择哪个？”

我突然间变得瘦削黝黑。我觉得，我那没用的身体，连那一点点精力也丢了个干净。我感到自己精疲力竭。一刹那，我脑里想起黄金女郎，像对神明一样虔诚地向往着她的幻影。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是觉得，我屈从了那政治家，要跟泽田育子结婚，我心里的某一部分操作起来，敏感地预感了这一切。同时，个人报复这个词空泛，让我满心冰冷。能从杀害流浪汉的现场逃开十年！我几乎要本能地抓住这个机会不放，而且自己也下意识地要接受泽田丰比古的建议。

然而在感情上，我要说，那悲惨的姑娘，她绝望，恐惧，不断地啜泣，我对她的这一切真有种感伤般的挚爱。我接受那个建议绝非出自肉欲，而是出自怜悯的爱，也出自交集着对假杰里·刘易斯敬意的爱，尽管如此，在我的心里，却响彻着一个试图做最后抵抗的声音：我所需要的，并不是我对其只有怜悯的女人，而是黄金女郎！

见我因越发深重的羞耻低下了头，政治家换了种疲顿平静的声音，喃喃地对我说（我想，对他说来，这样的谈话也不太简单哩，这让我略微得了点安慰）：

“先戒掉毒瘾吧。然后，到个安静的好地方，去等待你自己的时机。你已经是现代的精英啦。”

※

我在北海道俄国东正教修道院的精神病院里写下了这篇手记。我听从泽田丰比古的劝告，进这所医院戒毒，已经有十个

星期了。医生说，我的中毒绝不算严重，只是我缺少对自己肉体与精神的爱和热情，使我恢复起来十分困难。他建议我写写自传，于是，我便在精神病患者们的沉默当中，在他们突如其来的喧嚣当中，动手写这篇手记。

我恢复得最为顺利的时期，是我正写第一部的几章，特别是写离开我们村、赶去参加那场虚构战争的部分的时候。到了第二部，我的病情一度复发起来。我要像历史学家那样，依从一定的史观，来写下我自己的历史。一九四五年的夏天，我在战争中迟到了，无可挽回地迟到了。这便是我的史观。我想给我的手记定名为——**迟到者的自我辩护**。

然而，医院里有个批评家（这人是个电影演员，得了梅毒恐惧神经官能症，整日价冷笑森森的），在饭店自由活动的时候，听了我的史观，便说道：

"疯子把什么都归咎于这个世界的历史事实。那，你的同龄人怎么都没疯啊！就说我吧，那女演员的梅毒到了三期，要不是我跟她干事时忘了戴套，我可怎么能发疯?"

我想，我这朋友的批评是对的，它让我意识的血液中成千上万的螺旋体游动不已。于是便马上停止了写作，我的病情也便恶化了起来。当时我做的受虐狂的噩梦，我想最后写下备忘，我将在那里对自己的迟到做更为率直的辩护。

这座旧修道院的建造时间距离克拉克博士时期并不太遥远。修道院的中央有座礼拜堂，外墙上画满色彩绚丽的天堂地狱风景画。地狱里那些灿烂的亡灵栩栩如生，残酷悲哀，它悲伤的表情跟佛教的地狱图不同，充满了荒凉的色情意味。女人给鸟儿一样的魔鬼割肚子扎屁股，她们深深刻着苦闷皱纹的额头告诉人们，就像天堂里存在着快乐一样，地狱里也有快感高潮。你们选择哪个？天堂和地狱，这里就有一个选择的问题。



年轻的精神病患者们手淫出的精液粘在地狱风景画上，这不是由于那上面画着裸体女人，而一定还有着更加本质的要求。

在梦里，我赤身站在了地狱的法庭上。我屁股上有两个洞，是被抓时用魔鬼的锥刺扎的，露出里面红不红黄不黄的颜色。那孔洞深处还能看见子宫口，活像闭起的眼睛。这仿佛是同性恋者的标记。那些魔鬼听完我的申辩，传唤那梅毒恐惧神经官能症的电影演员作证，然后宣判了我的死刑。我窥见在地狱深处黑暗中的公厕里，流浪者正欢呼雀跃哩。这时，刽子手把我推进一个圆锥形的坑里，从后边用刺棍直戳我的屁股，想把我给挤死。我觉得在地狱里再死上一次，实在出奇；可不管怎样，当我知道对我的死刑宣判全然要由这般刽子手实际施行时，地狱的快感便用一种紫金的光辉把我周围锥形的坑壁照得晶亮透明；在那空间里只剩了一种番红花颜色的暗影，我便从这空间当中窥见了天堂。天使们把林中的妖怪打倒在地，小耶稣基督唱着：——我们的地方多美！我们多美！——我呢，因为要给执行死刑，便从迟到者的地狱中被拯救了出来，作为一个迟到者的证人，加入了圣者的行列。那教堂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原，在那里从巴卜①到摇滚、爵士乐、斜纹短裤一应俱全的地狱当中，因自杀而得到救赎的假杰里·刘易斯的证人兼圣者，像腐烂的植物一样，坐着破烂不堪的大众车，带着悲切的微笑，被风儿吹得疾首蹙眉，一阵风似地疾驶而去。他也是个真正勇敢的圣者。

做了这个梦以后，我又找回了热情，要把这篇手记继续写下去。我计划在最后的部分里，让一个虚构的英雄——那英雄便是我啦——登场，我让他杀死泽田丰比古，最终作为连续杀

---

① 巴卜，四十年代兴起的一种节拍强劲有力的爵士乐。——译者注

人犯受到应有的死刑判决。我应该能够完成这篇迟到者证人的自白，而且在最后的一页，我会把自己写成个英雄，正带着威严的瑰光登上绞架。那个我不再卑怯，也再不会把罪行转嫁给假杰里·刘易斯，默然向泽田丰比古屈服了。那是真正的英雄，是我最强烈地憧憬的英雄。然而，我的手记终究没有写上最后的部分。因为那读懂了我潜意识中杀人意向的医生太诚实，他否定了我的计划，然后把我的出院提前了两个星期。

而今，在十月中旬的东京，我所做的事便是准备和妻子去欧洲旅行。都知事选举已经延期到十一月份举行；在选举之前，我们得离开东京，把丑闻的萌芽摘掉。妻子该在法国生下假杰里·刘易斯的孩子；而且，只要丑闻不传开，泽田丰比古会在选举中获胜，而我便成了这统治东京的巨人的乘龙快婿。泽田丰比古已被确定为保守党的都知事候选人，开始了他揭短的热身战。在选举的高潮，我们该从巴黎发回电报，宣布我跟妻子正式结婚的消息。

在决定下来跟我结婚、生育孩子以后，妻子突然从一切强制观念中解脱了出来，丢掉了悲剧性的情感，活脱脱成了无聊孕妇幸福的典型。我不得不养成习惯，每天和妻子进行怀孕、生产之类沉稳平板的谈话。奇怪的是，现在妻子好像坚信那孩子真正的父亲就是我。她的右眼终于失明，脸上也留下了又深又长的伤疤，可她仿佛也开始相信，那些伤也是跟我一起在一次交通事故中留下的。我爱抚着这丑陋的孕妇，几乎得上了中年男人才有的那种忧郁症。

如此平常的日子只有一个消息很有戏剧性，那就是康明治终于找到了他的妻子，两人决定一起返回北朝鲜（或许至少，只有康明治才恢复了他的尊严）。十月的第三个星期一，办出境手续时接受注射，这让我回忆起过去的恶习，成了我近来最



最剧烈的危机。我觉得正给人牵去新宿设有公厕的广场。那粉末的噩梦绝未留给我任何愉快的回忆，只叫我想起了拼死戒毒的那些日子里可怕的痛苦、无法成为任何事物的痛苦，以及坠入荆棘丛生、黑暗森森的深坑时的恐惧。然而我还是给吸引到深夜的广场，那里有满脸忧郁的贩毒者。

我借口到书店找些喂养婴儿之类的书籍，让妻子先回家去。我见到一本书，封面的照片上，一个赤身的金发小孩，正跟个魔鬼一样就着个大盘子吃东西哩。我把它买下来，在黄昏的广场下了出租车。我到处寻找卖主。然而我没找到，仿佛是见我走近，他们全都逃到了黑暗里。这种受虐妄想没准儿真对哩；这么个胖得圆滚滚的青年，橙黄色的皮肤热烘烘的富有光泽，整洁利落，还夹了本儿童喂食的书！要是谁肯朝这么个青年兜售毒品，那他准是权威破坏者，是革命家。

然而在那个时候，我和鸽子一般迅疾逃窜的卖主捉起了迷藏，我却从因此而产生的心理上的强迫妄想中回到了中毒最深的时刻，何谈常识！在十月的夜风当中，我微微出汗，冷得直抖，在幻影的感逼之下，呻吟着，踉跄着撞进公厕橄榄色的阴影里去。突然，一个浓妆艳抹的高个女人，用她那结实得难以置信的手掌，紧紧抓住了我的肩膀。我把唾沫雾一样喷到嘴唇上，气喘吁吁地盯着她，于是我明白了，眼前这个极其色情的女人就是我杀人的那天晚上看着我跟流浪汉走进这家公厕的那个男妓。一阵恐惧将我击得焦头烂额。这性变态的告发者会把我没有廉耻的罪行高声喊叫出来；站前黑压压的那群人，会把我扭送给警察。那男妓开了口，我便在恐惧的深夜里变得全身麻木起来。

“咋？有孩子啦？你已经不是玩男妓那么年轻了么！”那奇特的浓妆女人发出一种狂野的男声。他嘲笑着，松开了我的肩

膀。

逮捕、审判、死刑。这些恐惧的幻影崩溃了。与此同时，迟到者证人那紫金色诱惑的影像也消失了。我弯腰捡起那本儿童食品书，一种酸楚苦涩的吃吃窃笑，开始震动着我。

不错，我早觉得不年轻了。肚子堆上了脂肪，肩膀变得硬邦邦；在黎明和黄昏，我会觉出一种莫名的悲哀和孤独。我正一步步走向中年，是个不再年轻的人了。正像政治家所说，我不会就这么向社会说声不，而且在什么好地方安静地等待下去，等待我心中已经萌芽的——已成过去的青春——臻于成熟的时刻。然而，那不是我的时机，是我心中旁人的时机。我会经常惊栗于罪行败露的恐惧以及充满自我厌恶的那种对那不幸的勇敢少年卑怯的爱。我会逐渐变成一个同性恋者。

而今，我完成了这篇手记。我已经不是激发人类热情的英雄，也不是任何人的证人。我，和你一样。

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一　东京，Sophia

（王新新　译）

环火鸟





所谓（我的灵魂）无法言说

我把那证据告诉你吧

上面这节诗，从我年轻时和它邂逅以来，虽然其透明的意思并不能经常显现，但对于我实在非常重要。并且，最近我有了一种体验，一束新的光芒洒进我和它的关系中，于是我决定写一篇短小的故事。诗作者的性格，似乎不是大声张扬一类的，这在作品中也看得出来。我也知道，诗人死后，有一些研究者和他一样以令人钦佩的沉静态度注释、编纂他的遗作，但在我们这个国家的风土里，为数更多的评论家不断发出异样的共鸣，用扭曲的浪漫主义语调追怀作者，所以，我也就没有向人说起自己对这首诗的理解。

本来我相信，那么年轻便和这首诗相遇，那时候我已经完全理解了它。因此，对于研究这位诗人的著作，我既无关心的能力也无留意的余暇，甚或可以说，我是有意识地回避那些权威性的解释（至少在某一段时间里是如此)。那期间，我对这首诗的认识固执得无法更改。而现在我则对柳田国男派的教育体系心仪不已：年轻时追随良师“学习”诗的读法、用身体的感觉“记忆”，更在灵魂中“感悟”……

谈到年轻时候我在赤手空拳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和这首诗的相遇以及留下的深刻印象，首先要说说那位诗人在上面两行诗后述说的童年往事(诗人那时只有二十多岁，却把这首诗当做“老年人的诗”来写，我觉得，这就是同为少年的我被吸引的原因)。

每次到一位住在深山边缘的朋友家去玩，他总是面对山坳吹着口哨，唤来黄鹫，让我听黄鹫唱歌。不久朋友到市里的医学院读书，直到两人都头发斑白的时候，我才和这位已经在城里当了医生的朋友重逢。但是，说起这件往事，他却说已经想不起来了。

但（我的灵魂）记着
并且，一首连我也不敢相信的诗篇
涌到我的唇边
为了你的老年　我把它
记下

少年的我读到我以为是这样构成的诗句，体味到了迄今为止通过印刷品从未感受过的激烈感情。身体里燃着火球，那热气嗤嗤蒸腾，眼泪像水珠一样喷出，茫然不知所措……

确有此事，我深有感触。那是新学制高中三年级的暑假，我回到也是位于深山边缘的家的事情。现在翻开这位诗人的年谱看看就明白，那年七月，不知为什么，我本能地被创元社出版的丛书中的这部诗集所吸引，立刻就去买了回来。被狭细的溪流分割开的栗子树林里，布谷鸟的啼叫，让我直接想起此前回乡时听到的鹫鸣。在这里，也有一位会巧妙地唤引黄鹫、并且从山谷的植被到宇宙的构成都能给予我包罗万象的指导的朋友离开了村子。本来我也到城里去了，却觉得朋友离开村子不大应该。以后我们无疑也会相逢，相互扬起斑白的头谈话的时候，朋友会承认把当年我告诉他的最重要的事情给忘记了吧。尽管他会**微笑着说：想不起来了**……那时候，我能够怀着沉静的自信回答说**但（我的灵魂）记着**么？**所谓（我的灵魂）无法**



言说，可是……

这首诗的每一个字的写法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虽然我按照在新学制教室里养成的习惯，非常熟练地把小时候按正体字记下来的汉字改换成了当用汉字①，但我确实可以感到，诗人所使用的汉字和假名，每一个都是不易移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为自己的老年而写下的东西……

鶯，在中考用的数学草稿纸上写下这首诗然后去打量的时候，我曾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文字，翻开直到父亲去世之前一直放在他枕边的字典查看，上面却只写着“小鸟的名字”和这个字的读音。我很失望，突然想到另外一个字，翻开一看，果如所想，从那以后，字典便开始对我有了特殊的意义。

螢，即“𤇾”（环绕着火）＋“虫”，意思是发着光作环状飞行的虫。那么，鶯不也像是环绕着火，发着光，一边歌唱一边作环状飞行的鸟么？前面说到的那个春天，在栗树林和小河中间的竹丛里啼鸣的鶯完全就是这样的……

现在，通过在自己耳边复甦而又瞬间消逝的鶯鸣，我理解了鶯这个字几千年前的字形和发音，以及外国人对此所做的解释。我觉得，就像以前我通过暮色降临时分河岸上肯定飞起的片片流螢的意象媒介，领悟高深的秘密一样。我所领会到的内容，用自己的语言还无法表达，但那不会是别的，应该是和我抄录下来的这首诗密切相关的东西……

所谓（我的灵魂）无法言说

---

① 当用汉字，日本政府于1946年规定公文、法令和报刊杂志等使用的汉字，共一千八百五十字；后曾做过增补和调整，1981年改称“常用汉字”。——译者注

我把那证据告诉你吧

现在，我已经渐进老境，如果用自己的语言把十八岁时所感受到的内容记录下来，可能就是这样的吧——像一只萤火虫，朝着超越个体而又包含个体（我的灵魂）的聚光点飞翔，我由此而充满活力。这样的事情，很早以前，和（我的灵魂）密切相连的自我已经清楚；而这以外的事情，只要是（我的灵魂）以外的存在个体，就永远不会明白……

在那以后的第十个年头出生的大儿子，因为头盖骨缺损而造成的残疾，使他六年来不能通过语言和做父母的我们进行交流。儿子最初积极地发出自己的话语，是通过鸟的鸣叫这个中介。他出生以后，虽然一直沉默不语，但听觉是很敏感的。我和妻子注意到，收音机和电视里一响起作为效果音的野鸟叫声，儿子就会表现出一些细微但很新鲜的反应，于是，我们就用录有野鸟鸣叫的磁带代替了摇篮曲。那时，一位外国诗人住在东京，我们颇有交往，最近他的记忆发生了一些混乱，在寄给我的圣诞贺卡上竟这样写着：你的家在森林旁边，经常有鸟的叫声，真让人怀念。

录有野鸟叫声的磁带，是NHK技术部录制的，每一声鸟叫后面，都由一位女播音员以非常平静的语调播报鸟的名字。当然每次都是把鸟叫和播音连在一起听。这样过了两三年的时光，我们带着仍然沉默不语的儿子到群马县北轻井泽的山间别墅去。妻子打扫房间的空隙，我把儿子扛在肩头，站在初夏时节高原上的桦树林里，暮色宁静而浓重地垂下。不远处的小湖，是法政大学的学者们在二战以前组织的工会把从湿地流出的小河堵截起来而形成的。在这很有些来历的古老的别墅区，

我们也有幸被允许建造了一座山间别墅。

在那个人工湖里，不断传来秧鸡的啼叫。我正这样想着的时候，那一瞬间，肩头上的儿子发出了清澄的声音：

是秧鸡呀！

从那一天起，我和妻子开始用录音机和儿子游戏，在播音员说出鸟的名字之前按住暂停键，让儿子回答。有时还到能够直接听到野鸟叫声的地方，享受儿子告诉我们这个那个鸟名的乐趣。儿子似乎提不起特别的兴致，但从声音里感觉得到，他是在凝神倾听并认真思考之后才告诉我们的：这是山雀，这是燕雀，这是三光鸟呀……

在我听来，大多数的野鸟叫声全都一样，啊，鶯！在儿子开口之前突然听辨出来的时候，我喜不自禁，又抑止住几乎脱口而出的冲动，和着儿子的声音说：这是鶯呀！

那样的时候，我常常回想起二十岁以前，自己被那首诗深深吸引、翻开字典查阅鶯字正体的情景，进而又想到那位少年时代的朋友像诗里所写的那样，用我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口哨（我感觉他那尖得刻薄的唇形自身就含有音色的秘密）呼唤黄鶯的往事。

于是，我清楚地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在诗人和他的那位朋友的少年面影旁，我和我的朋友、儿子（既然我和朋友都还是少年，和儿子在一起生活本来是很不合情理的）一起坐着，像重叠的赛璐珞画一样。

所谓(我的灵魂)无法言说，我明白了，这一行诗的意义就生存在我的内心和身体里，而那时早已死亡的友人的灵魂则像鶯鸣一样漫山遍野闪耀着光芒，我自己的灵魂和儿子的灵魂恰相一致，与此呼应，这就是诗里所说的**但(我的灵魂)记着**……

另一方面，即使青年时代过后，我和因事故不幸死去的朋

友之间也有各种各样的心理上的分歧，儿子也很明显地以和我全然不同的性格成长着，就算是由一个记忆连接起来了，那把友人、儿子和我从内部系在一起又从外部覆盖起来的令人怀念的东西，称之为（我的灵魂）无法言说。作为一个孤独的灵魂，我也加入其中。

儿子进了小学的特殊年级①。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很不可理解，那时他既没有发作癫痫动作也很灵敏，所以过了一年就可以独自上下学了。空闲下来的妻子便在房前房后的空地上种植了很多和“杂树”名称很相称的小灌木。从高原边缘的疏林一直延伸到邻居家的绿色通道和我家的小灌木连接上了，于是庭院里开始有小鸟飞来。绿眼鸟，山雀，鹎鸟，特别是鹎鸟，经常出现。和其他小鸟相比，显得粗野的兰鹊也来光顾。早春时节，盯着绑在石榴树初露嫩芽的浅墨色柔软枝条上的肥肉干，黄鶯也显露了身影。

儿子不久以前还对录有野鸟啼鸣的磁带十分热中，可对实际的野鸟叫声却毫无兴致。用三棱镜片矫正以后眼睛仍不太正常的儿子，要看到在那细网状的树枝之间快速跳动的小鸟当然是很难的，但小鸟经常是停在庭院里的树木上啼叫的。

清晨，我看到几只山雀匆匆飞来，像阵雨一样急促掠过。第二天早晨仍然如此，我深感奇怪，过了几天，一个朝露未消的清晨，我抢在山雀前头去一看，瘦弱的杂树上缠绕或悬挂着的小青虫密密麻麻，让我吃了一惊。此外，妻子也经常给小鸟补充一些饵食。

---

① 日本的一些小学为了照顾身患残疾的儿童而设置的特殊年级，一般把小学六年分为两个或三个年级。——译者注



就这样，小鸟日渐增多，并不停地啼鸣，儿子却没有对此表示出兴趣。

义幺听磁带记住的野鸟叫声，可能和这一带的野鸟叫声的音高不太一样吧，那准是在深山里幽静的地方录下来的。我说。

——不管是在北轻[1]还是在伊豆，儿子的耳朵都是那么灵敏，连老远老远的夜鹰叫声都……

妻子带着一种很怀念的情绪回答，其中也表示出对我打诨式的支吾其词的微妙批判。那时候，儿子的身体和心理明显处于向另外一个层面移动的阶段，妻子首先表现出了不安，——我的内心似乎也有共振——所以，那意味深长的对话就留在了记忆里。

总之，妻子一方面为儿子升入特殊年级而高兴，另一方面，也在体验儿子倏然间把多达几十种的关于野鸟的认识全部失去的丧失感。他的感受性好像被笼罩上了特殊的光环——用一种和超越了我们日常经验的东西相关联的方式。如果确实如此，就让儿子留在家里，不去打搅儿子和小鸟啼鸣共度的时间就好了。我们是不是没能够准确理解孩子在和小鸟的声音一起成长（用妻子的话说，就像阿西西的圣·方济各[2]似的）期间发出的话语呢？

可是，当我从搁置已久的磁带中选出飞到院子来的野鸟叫声想让儿子重新学习的时候，妻子好像担心将会出现不自然的

---

① 北轻，即前文说到的“北轻井泽”的略称。——译者注

② 圣·方济各（1811/1812～1926），出生于意大利翁布里亚地方的阿西西，天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各女修会的创始人，据说以对小鸟说教而闻名。——译者注

逆转一样制止了我。儿子因为和那些看来大体相似、细细观察又各有不同残疾的朋友们的来往，特别是因为他在教室不断听到调频广播节目，所以，便急速地表现出对人工制作的音乐的兴趣……

是一个星期天。和儿子一起在餐厅时，黄鹭突然叫了。——只有我“嗯?!”地反应了一下，妻子欠身看了看那个小小的鸣叫者是否啄食到了用麻绳绑在枝条上的肥肉干，然后讲起了一个让人感觉可能是偏离了她的心中所想的故事。

过早辞世的做电影导演的父亲那时因为结核病而卧床度日，他给落到院子里、叫声特别好听的鹭起了个名字叫“小式部”[①]，我自己呢，则给一只还很幼小、在“皓皓开可”的叫声后面总要再加上一声，听起来像是“皓皓开可匹”的小鹭起名叫“可匹助”[②]。虽然还是小孩子，但我也感觉到，与父亲相比，自己的语言表现不够文雅……儿子呢，对鹭叫和我们的谈话都毫不关心，从那时起，他沉湎于周日早晨吉田秀和主持的好像永不中断的调频广播节目里播放的莫扎特。

也就在这一时期，我因为被京都的法国文学研究者S氏的一本著作感动而读了他所写的关于那位诗人的书。迄今为止，所有的导读者都对那首我以为极为重要的诗表示冷淡，这次我却读到了S氏恳切的解读。但那解读却颠覆了我从少年时代起形成的确信！

虽然这么说，但还是能够理解，作为那位诗人的专业研究

① 式部，日本古代宫中女官的称呼，明治时代（1868～1912）后期也曾被作为女学生的别称使用过。——译者注

② 助（suke），在日语中作为接尾词使用时，多用于名词性词语后，使该词语人名化，并表示该人的某种特征。——译者注



者，大概只能这样解读，因为他坚定地按照刊印诗集时作品的前后顺序来理解，并把那首诗蕴含的思想联系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阐释框架里。

首先，S氏给这首诗和排列在前面的一首诗《毋宁说他们在歌唱我的今天》赋予了一种关系。

人们歌唱
辉煌而短暂的日子

可是我并非如此。诗人继续讲述对他非常重要的隐喻——广阔延展在世界上的“泥沼”，通过他所喜爱的纪德的作品，这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

我不歌唱
短暂而辉煌的日子
毋宁说他们在歌唱我的今天

而关于“鶯”的诗句，则是作为一位老人从诗人那里看到这首诗后所做的回答而写下的：是呀，**所谓（我的灵魂）无法言说/我把那证据告诉你吧**。老人深信，住在山边的儿时朋友的灵魂，就是用口哨唤来的黄鶯。可是朋友却连那往事也想不起来了。所谓灵魂就是这样靠不住的东西。**所谓（我的灵魂）是无法言说的。但（我的灵魂）记着**。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那只鶯忘记了的，也正是（我的灵魂）……

按照S氏的解释，诗人并不相信灵魂的自发性，认为是来自外部的东西把乐器般的灵魂敲响的。**毋宁说他们在歌唱我的今天**。灵魂外部光芒闪耀的日子们造访我的灵魂，像把灵魂这

个乐器敲响了似的，那就是**他们在歌唱我的今天**。不存在自发地唱出中心力量之歌的所谓（我的灵魂），可是（我的灵魂）记着作为乐器被敲响的歌……

此外，还有一首短诗（作者不详）作为被这样记忆着的内容附录其后。S 氏提醒人们注意：最末两行字数相同，和前面的诗的结尾用意一致，是相互照应着的。

吞食水上的暗影
虽与花香和谐异常
音乐会却无尽无休

我被这种解释说服了，但幽深博大的寂寞也随之而来。少年时代那个特别的日子，身体里燃着火球，热气嗤嗤蒸腾，像水珠一样喷出的眼泪。难道那仅仅是一个对诗的语言毫无经验的少年误读的结果么？还有，死去的友人的灵魂，像鷲的鸣叫声一样漫山遍野地闪耀着光芒，我的灵魂追逐他的灵魂，相互重叠，又和智力发育迟缓只能理解野鸟叫声的儿子的灵魂相互映照，这样的感受，难道也只不过是建筑在误读之上的沙垒么？

通过 S 氏的文章，我获得了不曾达到的明晰理解，体味到了一种愉悦，而悄然涌到脚下的幽深博大的寂寞，其规模也是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朋友去世好多年了，过了壮年的我也离死不远了吧。剩下有残疾的儿子。那时候，本来就分崩离析的三个灵魂失去两个，一个残破，所谓（我的灵魂）之类，无论对友人、对我还是儿子来说，不过都是脆弱而不确定的东西……

这认识应该是正确的。可是在我的心里还残存着“或许、或者”一类的留恋，并由此去寻找不易公开的通道，我感觉到



一种恭谨的灵魂慰藉升腾而来。而且，受一种表现欲望的鼓动，我很想写一首诗，就用老人的语调：**为了你的老年我把它**记录下来。至于那个你是谁，则茫然不知……

这是发生在暮春时节的事情。为了送儿子去乌山的一家福利培训所，我们早早就出了家门。天空晴朗，巴士也不拥挤，几个一看就知道是刚刚入学的小学生表情都很快活。我抓住车厢上的管状扶手，一边跟儿子搭话：上培训所已经好长时间了呢，几年了？今年四月十号就第六年了。儿子以他独特的正确表现方式回答道。

在电车中转站，并排站在被长长的石斧状上下行线包围着的月台上，我们不再交谈。下行线一侧水泥铺设的斜坡上，只有青苔和开放着的蒲公英，我所面对的上行线一侧的斜坡上，则簇生着青草和也在开放着的诸葛菜。少年时代，从自家旧宅整套的有朋堂文库丛书中拿出《通俗三国志》借给我，告诉我山谷河岸上茂盛的油菜科一年生植物是疏散到山村的城里人播撒、名字叫诸葛菜的，就是那位我称之为格兄的朋友。在那个月台上，我反复回味这件每年都会想起一次的事情。生长着青草的斜坡上并排站立着吐出细芽的光叶榉，从光亮的深紫色的枯壳里伸出长叶的朴树，坚固地缀满厚实花片的八重樱，在那对面，则有竹丛在摇曳窥望。从那高坡处马上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警报响了起来……朝那个方向上行的电车开进来了。

我想，就因为我侧耳倾听时产生了放心感，才忽略了儿子像突然发热似的异变的前兆。（虽然急救医院的医生说过，身体整体舒缓地运动也是可以挽救生命的）朝着那辆放慢速度要停下来的车身，儿子像被缓缓地吸引过去似的倾斜。我想从斜对面把他抱住，但动作比想法慢了半拍，一个巨大而沉重的东西把我耸出的肩和头部的一侧，就依那样的顺序一击，两击。

我抱住儿子的身体，仰面朝天倒了下去。很短的时间里，我感觉我昏了过去。

……伴随着浓重的怀念，我回到那个春天的一个瞬间：我和格兄非真非假地格斗着从庚申山的斜坡上滚落下来，头部被打击了一下。同时，又为心里明白自己是在努力不让儿子的脑袋直接碰到月台而感到安心。是一种分裂的感情状态……

随后苏醒过来一看，自己的两只胳膊什么也没有抱住，像枯萎了似的被放在身体两侧，并不冰冷的水汪在半边脸上，我用一只眼睛望到眩晕的晴空和遮在上面的黑色的头，也知道周围已经围起了窄窄的人墙。我想从水汪里抬起头，半边脸很疼，又害怕地停住了。我看到儿子胆怯地在我的额头擦拭着的整齐手指沾着红色污渍，也就明白刚才觉得是水汪的原来是我自己的血泊……

这样的话，在车站的站务员分开人群叫来急救车之前最好还是不要动弹。还应该鼓励仍在癫痫发作后遗症状态中的儿子，让他不要再摇动。于是我试着发出了细弱的声音，却似乎不能回应头脑里的念头，结果变成了非常滑稽的醉汉般的语气：——义幺，义幺，好难受呀，究竟是什么呀。

随后，针对从斜上方的竹丛里传来的鸟鸣，很明显，还针对着比那更高层次的东西，儿子回答道：——那是黄鹂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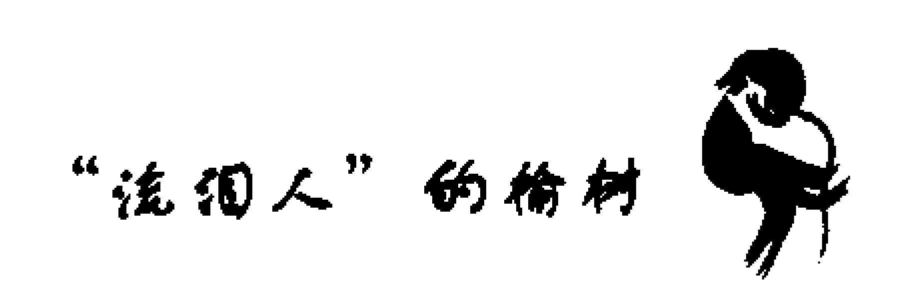
所谓（我的灵魂）无法言说
我把那证据告诉你吧。

*本作品从杉本秀太郎氏编著的岩波书店版《伊东静雄诗集》和筑摩书房版《伊东静雄》获得了教益，仅在此致谢。

（王中忱　译）

『流泪人』的榆树





我和妻子在N大使官邸的厢房度过了比利时之旅的第一个夜晚后，又在大使夫人的悉心关照下，享受了惬意的早餐时光。N先生肤色略显晦暗，但依然保持着利落庄重的西餐礼仪。然而，他对夫人却像个撒娇的小弟弟，说了些"人生已过午，余生何以堪"之类伤感的话。我比大使只小两岁，对此也不无寂寥的共鸣。……不过，大使的确给我留下了奇特的印象。比方说，刚坐到餐桌前，N大使就简要地谈起了从东京寄来的《尼伯龙根的指环》①全曲录像带的事。他说，录像带中新近的这场演出是由德国老艺术家演奏的，其初衷就是为日本的爱好者们录制的，结果一面世就销售一空，这还是费了好大力气才弄来的云云。"这不正表明了日本人的文化活力和精力吗?"大使说这话时的语气略带揶揄的味道，而他自己已经看过了那套录相，可见他的文化活力和精力也很充沛。

关于N大使在他所担任的工作中取得的业绩，我已从有关专家那里听说了。昨晚，我们搭乘N大使夫妇的车，出席了在布鲁塞尔市中心举行的EC犹罗帕利节的"日本特辑"纪念晚会，那里距离坐落在山丘上，可以隔林远眺湖水的大使官邸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

在晚会上，我听熟识的比利时大使和参赞说，身为EC大使，N先生在对日赤字不断扩大的逆流中，为减少同EC各国

---

① 《尼伯龙根的指环》，瓦格纳于1874年谱写的歌剧。——译者注

的摩擦提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议案，朝着EC议长、委员长与日本首相缔结共同声明的方向，建立了全新的协调关系。当然，这一切都有赖于EC高级官员对N大使个人的信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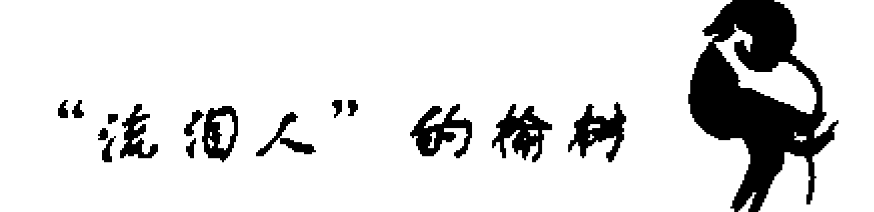
此时，被我们议论的人正坐在不远处的一张餐桌前。我注意到N先生面色凝重，目光直视着客人们肩与肩的间隙。他的脸色有些黯淡，表情沉郁，我甚至有点儿担心，作为一位声名卓著的外交官，在如此正式的场合，这副神情是否合适。沉静的N先生与正引导着席间的高谈阔论的夫人形成鲜明的对照，却丝毫没有不协调之感。

妻子也顺着我的视线望去，脱口道："大使穿上晚礼服和带镶边的衬衫，整个儿一个《摩洛哥》里的阿道夫·曼迪，就差了撇小胡子。"

从官邸的正房穿过暗渠般木砖铺地的回廊，回到自己富裕农家的仓房或修道院的房间一样宽敞的厢房时，我感到大概是自己神经过敏，才觉得晚会上N先生有些抑郁。不过，当我们在洒满干爽秋阳的日光室里，享用着喷香的面包和果酱、鸡蛋的时候，我重新认定N先生有些轻度的忧郁。

当然，N先生的动作并没有半点迟钝的感觉，他伸手从餐桌上拿起面包或用小勺浅浅搅动着咖啡时，他的肩膀与头的角度以及眼神的调动，都能让你感受到他那恒久不变的生活习惯，让你觉得进早餐也是成熟男人需要正视的工作。对N先生而言，即便是在繁冗的工作之余，看《尼伯龙根的指环》录像的那几个小时，恐怕也谈不上是松弛神经的享乐，倒像是依旧在工作，这不是与恢复身心疲劳的初衷背道而驰了吗？想到这儿，我觉得似乎可以把N先生面色不佳的轻度抑郁从他的内心剥离出来，理解为单纯的劳累过度了……

这时，餐桌上仿佛罩了一层薄纱般的——我曾把它归咎于



大使的忧郁——不太轻松的谈话已转向了莫斯科。从东京来这里的途中，我曾在莫斯科逗留了一个星期。N先生分析了几份当天早上的欧洲报纸并发表见解道：苏联和东欧民主化的势头不可逆转，但也不是一派光明。

N先生还援引了乔治·凯南的评论，我想起去年夏天在普林斯顿偶尔从他的同事那里也听到过。"虽然多年来感到强大的苏联是很大的威胁，但弱小的苏联才是世界的头号威胁。"我还联想起不久前读过的雷蒙·阿隆的论文，便说道："他们两人的观点真有些不谋而合啊。"

N先生将他那沉郁而不乏犀利的目光转向我，这是今天早晨他第一次对我的正视。

"凯南也好，阿隆也好，我觉得他们是一些与你的世界观完全相反的人。"说着这话时，他的脸上浮现出揶揄的微笑，但决非是嘲笑。

"没错，尽管在有关核的问题上，我从凯南那里得益匪浅，但我一直是在抵触情绪中被他们的预见性所吸引的。"

"在抵触情绪中啊。……先不谈凯南，你对阿隆也感兴趣?"

"上次在巴黎，是您介绍我们买了几本阿隆的新作的。"

N大使像是对妻子的插话感到意外，将严肃的面孔朝向了她。妻子继续解释说，在从法国回日本的飞机上，我就开始读了，回家后还一直在读，和编辑朋友谈论的也是书上的内容比实际见闻要多。当人家问及巴黎七叶树的花是粉红色还是白色的时候，我却一本正经地说，在巨树环绕的大使馆庭园里举办纪念《日本短歌集》法译本出版招待会时，还未到七叶树开花的季节呢。于是，这天早晨头一次四人同声大笑起来，笑声洋溢在被云翳一时遮蔽的阳光室里。

早餐后，大使要去布鲁塞尔市办事，我也返回了厢房。我是被邀请来领取犹罗帕利文学奖的，需要准备一下在一个叫做“高卢人”的法兰西语系比利时人的集会上的讲演稿，为了使空气流通，回廊两侧新近粉刷过的小房间的门都敞开着。我走过小房间时，向里面瞧了瞧。

“早餐的时候气氛沉闷，我真有些担心。”妻子说道。“你侧着身子坐，以便看不到那棵大树，挺不自然的。夫人一定是听说你喜欢树，才特意用那棵奇特的大树来接待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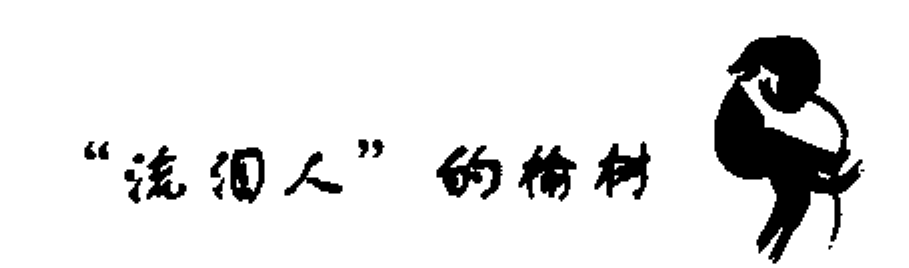
“原来你是为了把话题引到树上去，才扯到七叶树的呀。不过，忧郁的是大使呀。尽管如此他还是尽了地主之谊。或许人家是不想让我们为难，而有意识地避免开玩笑呢。……其实我也看了那棵大树几眼，只是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忧郁的N先生身上去了。”

“那么稀罕的树，你瞥两眼就完了？还是不太自然嘛。以往，你早就过去摸摸树干什么的了。我看，人家大使夫妇是希望那样能使你开心呢。”

“你说的也是。我以前也跟你说过，我一想起那棵特别怪异的大树，心里就感到郁闷，虽说这些年不那么忧郁了。”

“我也想到了。如果N大使真的有些忧郁的话，说不定也是你瞥了两眼那怪树，而不自觉地忧郁起来，并传染给大使了呢。”

“N先生真是个敏感的人啊，虽说他在社会上工作经验丰富，又官运亨通。他在精神上应该是个硬汉子，听说他在老挝还向青年海外协作队员学过空手道呢，所以肉体上也差不了……要是N先生注意到了我的忧郁，我是不是该跟他说说我和这种怪异大树的因缘哪？看来，我还不能逃避那棵大树，应该过去好好瞧瞧它。”



我疾步迈进房间，走到面向庭园的窗前，窗上挂着厚重的蓝色窗帘。高高的天井处露出粗黑的横梁，我一拉开从那里垂悬下来的窗帘，一棵枝叶繁茂的巨大栗子树便出现在眼前，足足遮住了半扇窗户。妻子曾从窗帘的缝隙中，窥见过它的果实在夜间噼里啪啦地掉下来。对面，与正房和厢房构成三角形的另一个顶点，是一棵缀满茶红色叶子的大树，它那长长的枝条直垂到了草坪的边缘。仔细看去，我不得不承认，我是见过它的。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大树的风貌唤起了我久远的怀念。这棵树和常绿在我心中的那棵树也许同是榆树吧，可这二者又分明相去甚远。这棵树猛然挑起了与记忆中的那棵树相连接的导管，将我的思绪悬吊在半空……现在伫立在眼前的大树，其实是同根生发出的两株树干，由此而联想到我记忆中的树便是很自然的了。我心中的树是株春榆，遭过雷击，树梢被弄得曲里拐弯的。眼前这棵树也是同样的光景，树梢如同折弯的手腕。这些弯曲的枝条宛如垂向根部的手指，细小的叶片严严实实地裹着枝条，活像两个巨人，披着长及脚踝的雨披，相对而立。

早餐时还很晴朗的天空转眼间布满了阴云，垂枝上细密的树叶也不祥地蒙上了阴影。我叹了口气，躺到整洁的床罩上，思绪回到了我的幼年时代，这样沉郁的心境大概要纠缠我一两天。也许是身在异国的缘由吧，我似乎是主动地要把它们拢到一起。我不得不承认，记忆中的情景从今天一大早就暗中控制了我的心绪。昨晚，乘坐大使的车驶进皎洁月色下的宽敞院落时，以及今天早起散步时，我都曾不经意地瞥见弯曲的树梢，却又随即移开了视线，装作没看见。起码在意识的表层算是成功了的……

我意识到，刚才不过是出于一闪念才对妻子那么说的，可

是到了这把年纪，当真要对什么人讲讲记忆中那棵挥之不去的怪树的话，大使才是最理想的听众。我当了这么多年小说家，四国的森林峡谷我写了又写，却从没有写过我记忆中的情景。能够说服自己的理由是，这些情景中有的地方模糊不清，如果壮着胆子将其写进小说，并赋予它想像力的合理性，那岂不是会现世现报，给我对父亲晚年的回忆投下阴影吗？我这人就是这样的个性，身上永远残留着幼儿的痕迹，回避正视记忆中的情景……

眼下，在布鲁塞尔郊外的这套深宅大院里，有一棵能让我想起那棵树的大树，还有对文学理解深刻、对外部世界经验丰富的N大使。我忽然觉得对他讲讲我的内心的话，或许可以使我找到某种新的看问题的角度。

然而，实际一谈起来，才发现我对年幼时某一光景的记忆，完全是个虚无缥缈且无法捕捉的东西。同时，我也切身感受到，对我那些无法公之于众的小说家的内心私语，大使确实是位宽宏大量、独一无二的听众。他默不作声地平和地看着我，目光从容而机敏。如今，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无法看到这种眼神的时候，我的这种感觉越发强烈了……我甚至怀疑，这次最后的交谈是天意的安排。

我们坐在客厅里，宽大的落地玻璃窗外，是那棵整体感觉有些毛骨悚然的垂榆。从斜下方峡谷射来的夕阳，为大树染上浓葡萄酒的色彩。我恍惚觉得，与压迫着树梢的无形的力量相连接的东西，也许正在什么地方照拂着我呢……

“那是我五六岁时的记忆。背景的树木等等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脑子里，宛如一幅画面，可是构成记忆中情景的人物却全都模糊不清。这样的记忆纠缠了我这么多年。对后来发生的事



情，我还隐约怀有罪孽感，对我自己和对我父亲……可我自己和父亲究竟干些了什么，却是朦朦胧胧的。所以，这些记忆无法写到小说里去。一遇到机会，这些记忆就会浮现到记忆的表层，我的心情便会随之消沉下去，并且要持续一两天。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开始意识到了罪孽感，就一直持续了下来。

“我想把这些都讲给您听。现在回想起来，岂止没在文章里写过这件事，即便对妻子，也只是在结婚前提过那么一次，所以很容易回想起当时对她讲述时的情景。那次也是在桂离宫附近的树林里，我们看到一棵与我记忆中相似的那棵大树，我便渐渐沉入了回忆之中，神情也黯淡下来。尚未脱尽少女稚气的她显然感到受到了伤害，我便告诉了她一切，我必须求得她的谅解，因为我本来就是为了和她商量婚事而去京都的。

“比起桂离宫树林里的那棵老树来，在您的院中看到的这棵树本质上更接近我记忆中的那棵树。所以，今天早上我又犯了忧郁病，您大概也注意到了吧。虽然夫人告诉了我树名，可我总觉得它是欧洲，而且是这个地方才有的特别的树，因为我在日本的大百科图鉴上从不曾见过。也就是说，四国的森林里不可能有相同的树种，但它确实让我联想起我记忆中的那棵树。记忆中的树长在墓地深处，树名应该叫春榆，被雷电击得弯弯曲曲，枝条全都下垂着，就像你院中的那棵……

“我五六岁时，是个乖僻的孩子，总是一个人在林子里转悠，直呆到傍晚才回山谷里去。有一回，我在林子里发起烧来，三天没回家，最后还是被消防队给救回来的。打那以后，我就落下个‘天狗相公’的外号。就是在那段日子里，一天傍晚遇见的情景长久地烙在了我的记忆中。一棵枝条下垂的大树仿佛垂榆一般立在林边，晚霞的余晖笼罩着整个树林，夜幕向着那棵高出周围的挺拔的大树压了过来。我看见树下站着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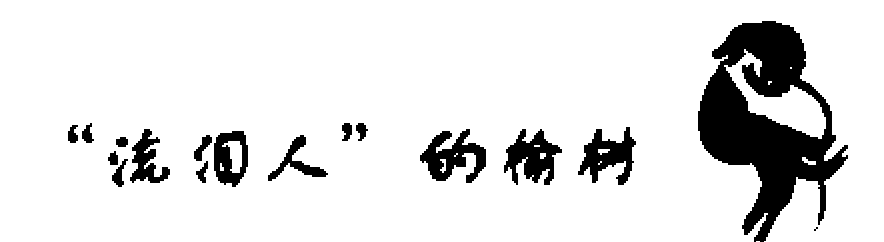
个大人，他们的脚下挖了个黑洞洞的大坑，足有成年人的一抱那么大。

“大人们的模样都很怪异，我甚至怀疑那是被小孩子夸张了的梦境。大人中有个女人，她很年轻，头上蒙着白布，怀中抱着个长方形的包裹，那包裹也是白色的。女人穿着普通连衣裙，是按村里的便服式样制作的。她的身旁站着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男人，他头上戴着黑色的无沿帽，手里拿着一本黑色封面的书，那模样活像是漫画里的魔术师。还有一个老人和一个小伙子，老人穿着扎口的肥腿裤和布鞋，也像是马戏团的，小伙子拿着洋镐，上身着白衬衫，下身穿建筑工人的裤子，还打着绑腿。戴无沿帽的男人一直说个不停，那声音很像小鸟唱歌。这时，从被灌木覆盖成隧道模样的山路上钻出个孩子，他们便屏住呼吸朝这边张望，只有那女人除外……这情景就像活动起来的画面，深深印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是一个乡下孩子，没有那股子机灵劲儿去和陌生人打招呼，管他是外乡人还是天狗。我应该照直穿过通向墓地的旧石路，跑上通往菩提寺的台阶，然后再沿着河边穿过山谷，走上回家的村路。这是孩子们从林子里下山来的常规路线，应该是没错的，但我只记得大树下的那些光景，其他一切都记不清了。

“因此，并不是说另有一个在我心里扎了根的成见，作为实际的影像映到我的视觉中了。毋宁说是梦中的气氛倒更合适些。半夜里，父亲和我家那已归属于内阁印刷局的祖业黄瑞香工厂的年轻人一起，拿着洋锹洋镐，全副武装地进了林地……

“很久以后，有一天我忽然灵机一动，把这两个记忆——最初的那个清晰的情景和后来那个差不多半是我臆想出来的，只是气氛上印象极深的东西——联系了起来，并生出刚才对你



说起过的那种罪孽感。我拿不出具体的证据，但我觉得在最初那个记忆的情景之中，这种罪孽感就已经印在上面了。有时我也在想，或许，是在受到惊吓时才梦见第二个记忆中的景象的。

"如果那真是个梦，那么我从年幼时就在臆想着：那家人想把孩子的尸首埋在村子的墓地里，但遭到了拒绝，便埋到了墓地边上，恰巧让我给撞见了，而我的父亲听了我的报告后，就指挥着小伙子们把它掘出来扔到了林子深处。又过了三年，我父亲猝死的时候，我怕得够呛，暗地里想，一定是那件事闹的，我还记得，葬礼过后我都不敢去墓地给父亲下葬。从那以后，我再没独自进过林子。"

N大使英俊而机敏。我在他的葬礼上致悼词时曾说过，他的容貌，一望便知曾经是一个令母亲、师长和朋友们为之骄傲的少年，同时，他还是那种具有锐利洞察力的人。听完我的讲述，他反刍般地沉吟了一会儿，好像把一切都看透了。

"如果说那时候你五六岁的话，太平洋战争还没打起来吧？这么说，到四国村子里来的虽是外乡人，但并不是疏散来的人。你在作品中经常写道，为了把采伐下来的木材从林子里运出去，引来了许多朝鲜人，他们逐渐在靠近河滩的地方聚居起来。如果你写的这些都是事实，你记忆中的情景不就得以解释了吗？

"你小时候看到的如果是一家朝鲜人，年轻的母亲戴着块白布的话，不就是信仰基督教的人们吗？那场面不正是朝鲜人偷偷把神甫请来在给孩子下葬吗？朝鲜工人的村落里没有墓地，要是埋在河滩上，准会被大水冲跑的。林子里只有那一小片地，要说能下葬的地方，自然就靠近村里人的墓地了。

"从村里人这边来说，即便没有特别的歧视，把外乡人尤

其是朝鲜人的遗体埋到祖宗传下来的墓地边上，不也会感觉心里不舒服吗？把这些联系起来想一想，你一直拼命逃避的创伤的根源不就清楚了吗？

“可你这副无精打采的模样，还真让我琢磨不透哪，哈哈哈！那棵枝条下垂的榆树，正如内人所说的是 orme-pleureur，这 pleureur 就是枝条下垂的意思。而这个单词的字面意思是‘流泪人’的榆树。这棵树确实有种受委屈的感觉，不光是你，我们也说不定被它感染了呢……”

这一年的夏末，N 大使因身患肝癌而溘然离世。我在悼词中讲述了关于这棵树的回忆，现引用如下：

“一天黄昏，我们接到夫人从清晨时分的布鲁塞尔打来的国际电话，她声音悲戚地向我们告知了大使的不幸逝世，于是，整个夏末我都被覆盖在 orme-pleureur 那茂密晦暗的阴影之下。

“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朋友，尽管我们不是同行。我和他曾共同开辟了这个世界独特的侧面，现在这侧面也离我而去了。我反复地想着这个问题。在与现实或外部世界的关联上，他的经验之丰富是我所无法相比的。是他，为我开启了一扇超越自闭意念的希望之门。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我变得容易接受一切了，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时时感到，我是借助这种希望才获得了一些可能和积极的东西的。

“借助回忆这些往事，我悟出，如果说自己变得多少坚韧成熟些了，那也是得益于与大使交往的那些时日。同他在一起，我享受到了针锋相对而又丰富多彩的交流。

“N 大使，现在我依然能够感受到，您正在用那种坚韧成熟而又纯粹的目光和略带揶揄的微笑俯视着我，这一感觉将伴我度过余生。”

葬礼之后，在雾气笼罩的蒙马特山丘上，我和大使共同的一位友人——她曾留学巴黎学习钢琴，是个直率的人——声音低沉地对我说起了关于N先生的往事：

“在巴黎留学时，同样在那里进修的N先生曾对我吐露过自己的内心，但由于他的表述过于暧昧，过了十几年之后，我才弄明白了他的真意。

“N先生出任旧金山总领事时，你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巴克利分校的特别研究员，并且受到日本研究所的邀请，为了市民服务项目去海湾一带做过巡回演讲吧。你的英语很糟糕，结结巴巴的，大家都知道，N先生当时对你进行了攻击。他向你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例如‘日本的近代化是在没有绝对天皇制的情况下实现的吗?’等等……就是从那次交锋开始，你们成了莫逆之交的吧，你们男人可真有意思啊!”

“是啊。过了两三天，他招待我在他的官邸共进了晚餐。别的客人走了以后，他领我参观了他丰富的藏书，直到第二天清晨。他那纯粹的爱书家气质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可是，倘若你具有与你的年龄相称的成熟，不也是作为小说家的成熟吗！你在悼词中说你是在这位外交家引导下走向成熟的，我觉得这有些不可理解。”

出席葬礼的人也许大多不太相信这一点。出了寺院后，走在坡道上，四周都是身穿丧服的人，我无法详细向她述说内心的感受，便约定给她写信，在信中表述潜藏在悼词中的经历。其实，这篇回忆文章便是将那篇草稿充实而成的。

在布鲁塞尔，长期萦绕在我心头的回忆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那是一九九八年的秋天。那一年年底，我回了趟四国老家。一天，一大早，孩子们就唱着圣诞歌，排成小小的队列，经过我正睡觉的房间，走上了通往河对岸的林地。

“红鼻头的驯鹿哟……”吃早饭的时候，我问妹妹，孩子们怎么晚一天过圣诞节呢？她告诉我，山谷里的孩子们把邻镇保育院圣诞晚会上用的金银纸装饰啦、假花等等都要了来，供奉到对岸山脚下那家黄瑞香工厂的废屋后面的墓地去，至今已经坚持三年了。对岸正在铺路，原来那片杂草丛生的斜坡被清理出来时，露出了一块长二十厘米、宽四十厘米的厚厚的碑石。这块石碑上刻着十字架和莫名其妙的文字以及在五十年前还十分罕见的公历。墓碑四周堆着坚固的石围。干活的人中，有人认出那些字是朝文，写的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和年龄……

孩子们是为了那个朝鲜的幼小死者，供上那些装饰物的。孩子们乐得为此把节日延长一天。

“那一带原先不是我们家的山吗？”

“那都是哪辈子的事了。奶奶倒是时常念叨着修路总该给点儿补偿什么的，没道理呀。……等来年开春，路一铺完，孩子们的乐子也就要和墓碑一块儿被埋到地底下去喽。有人提议把墓碑迁到地藏菩萨旁边去，可怎么说也不是一个宗教不是？……我活着的时候，这山谷里怕是瞧不见什么新气象啦。”

妹妹上了年纪，说话的口气也有些悲观。我的心却昂扬起来，这实在是难得。幼年时记忆中的情景，是我每每见到枝梢弯折的树木就情绪消沉的根源，而今，我仿佛已经洗刷掉了其中阴暗的部分，并与早已作古的父亲达成了真正的和解……

以布鲁塞尔的 orme-pleureur 为契机，N 大使将我推向了新的危机，虽说痛苦万分，却是实现即将到来的幸福的必经之路。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够说，正是他给我的生命注入了坚韧与成熟呢?!

（王新新 译 竺家荣 校）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迟到的青年
作者＝（日）大江健三郎著　　王新新等译
页数＝４０４
ＳＳ号＝１０４２５９５５
出版日期＝２００１年０１月第１版